

主編 楊奎松 編纂 嘎拉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部隊記聞 之八 上海圖書館藏文獻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的

凌空等 著

空軍戰鬥實錄

楊凌霄 編

保衛祖國的領空

大風等 著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次霄等 著

光榮的記錄

丁布夫 黃震遐等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10个系類 108部報告 123卷本】

| | |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九一八”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一二八”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華北危機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七七事變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八一三”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戰區記聞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部隊記聞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戰役記聞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戰時雜錄 |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 戰勝紀事 |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部隊記聞

【11部報告 11卷本】

部隊記聞 之一

抗戰中的第五路軍 譚希培 編著
火線上的五路軍 珠江日報社戰書部 編著
五路軍在前線 品之 編
東戰場上的五路軍 抗畫 編
往兵佳話 品之 編

部隊記聞 之二

抗戰時代——第八路軍行軍記 黃峯 編
抗日的第八路軍 趙姚琳 編著
八路軍怎樣作戰

部隊記聞 之三

出動中的新四軍 夜軍 編
新四軍漫記

部隊記聞 之四

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 旬吉堂 編

部隊記聞 之五

火線上的閬川健兒 楊昌漢 編
悲壯的騰縣之役 方秋萍 編
民族戰爭川軍戰蹟史料存要 傅雙無 編著

部隊記聞 之六

中日空軍大戰記 伊蘭 編
空軍一年記 克明 編著
空軍足以摧毀日本論 龔德柏 著
空中搏鬥 鄧若軍等 著

部隊記聞 之七

中國空軍英烈全傳 陳思文 編
“一二八” 武漢光榮的空戰 黃震遐等 著
空中英雄 孫桐崗等 著述
廣西空軍在抗戰中 梁上燕 編
空戰實錄 黃震遐等 著
中國新空軍的神威 黃震遐等 著

部隊記聞 之八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的 凌空等 著
空軍戰鬥實錄 楊凌青 編
保衛祖國的領空 大風等 著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次青等 著
光榮的記錄 丁布夫 黃震遐等 著

部隊記聞 之九

空軍抗戰紀略 張雙羽 著
人像 朱民威 著
中國空軍血戰記 崔秉鈞等 著
空中榮譽歷險記 葉東書 著
飛將軍抗戰記 鄭振鐸等 著

部隊記聞 之十

海軍戰史 海軍總司令部 編印
海軍抗戰事蹟 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 編輯

部隊記聞 之十一

八路軍將領列傳
抗敵將領印象記 陳文樑 編著
前線抗敵將領訪問記 田漢等 著
蕭江紅 江翰等 編
抗戰中的女戰士 沈茲九 編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

凌空等 著

空軍戰鬥實錄

楊凌霄 編

保衛祖國的領空

大風等 著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次霄等 著

光榮的記錄

丁布夫 黃震遐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部队记闻 / 杨奎松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0
ISBN 978-7-5426-5327-7

I. ①抗… II. ①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②中国军队—抗日战争—史料 IV. ①K265.06
②E29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728 号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部·队记闻之八

我们怎样轰炸敌人的凌空等著

空军战斗实录 杨凌霄编

保卫祖国的领空大风等著

中国飞将军的自白 次霄等著

光荣的记录丁布夫、黄震遐等著

主 编 / 杨奎松

总 编 纂 / 嘎拉

编 纂 / 马笑然 赵思问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风

责任校对 / 江岩

监 制 / 李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ipcl932.com>

电 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本部字数 / 461 千字 全套字数 / 4088 千字

本部印张 / 36 全套印张 / 319.75

书 号 / 978-7-5426-5327-7/K. 341

定 价 / 1690.00 元 (全套 11 部 11 卷本精装)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編委會

顧問：唐培吉

著名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歷任上海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上海猶太學研究會理事長，上海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史研究會副會長。主編並著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抗戰史專著）、《抗日戰爭與上海》《中國現代史大事年表》《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兩次國共合作史稿》《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抗戰時期的對外關係》等作品，均獲各種優秀成果獎。

主編：楊奎松

中共黨史、中外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歷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共歷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合著）等作品。

副主編：童志強

中共黨史、抗日戰爭史專家，編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研處處長、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處處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社長。長期從事抗日戰爭及新四軍史和皖南事變研究，論著多次獲獎。主要有《抗日戰爭初期津浦路南段正面戰場述略》《抗戰時期華中敵後軍事鬥爭述評》《新四軍成立經過新探》《新四軍首戰時問考》《劉少奇在發展華中敵後抗戰中的歷史作用》《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饒漱石與新四軍》《曹甸戰役與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考》《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等。參與編寫了《安徽現代史》《安徽大辭典》《安徽現代革命鬥爭史資料長編》《高敬亭傳》《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革命中堅》（主編）《皖南事變研究與爭鳴》（主編）《中共安徽黨史綱要（1919—1949）》（主編）《中共安徽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主編）《安徽近現代史辭典》（副主編）等多部專題史書。還著有《外戰中的內戰》（合作）《新四軍發展史》（合作）《關於新四軍》等。

副主編：周德明

圖書館學、歷史文獻學專家，研究員，上海圖書館副館長。

編委：

- 陳啟甸 上海三聯書店總經理，編審。
- 黃韜 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編審。
- 黃顯功 歷史文獻學專家，副研究員，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
- 樊兆鳴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
- 陳果嘉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圖書館員。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序

楊奎松

首先要說明，我算不上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專家，參與這套書的編定並為序，實乃盛邀之下不得已而為之。其次要說明，我同意參與編輯並為序，只是想要對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各同仁借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卅周年之機，將館藏抗戰的戰時舊書編輯出版的作法表示支持。

記得將近三十年前我開始接觸抗戰史之際，因為民國舊書不像舊刊，可以借助于《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必須要一家一家圖書館自己去找。結果，花了不少時間在跑路、查書、提書和摘錄，工作效率極低，跑的圖書館有限不說，即使能進去查目的圖書館，因為根本不可能根據目錄卡片一本本調出來看，最終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最該看的東西。

最近一二十年來，整理出版民國舊書，包括編輯刊佈民國舊書目錄者越來越多了。在出版方面，規模最大的整理出版要算是上海書店出版的那套《民國叢書》和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史料叢刊》了。前者收錄出版了126種舊書，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又影印出版了約400種舊書。如此規模的舊書再版，對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從事民國史研究，包括從事近代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問題研究的學者，幫助之大，一望而知。但是，由於兩套叢書的編者主要著眼的還是搶救和保存「基礎文獻史料」或曰「第一手文本史料」，因此對大量涉及1931—1945年間中日衝突及其抗日戰爭問題等出版物的收錄，還十分有限。

近十年來，網路上各家編輯的民國舊書目錄亦逐漸豐富起來，並且還開始出版有專門為抗戰史研究者編輯的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不過，泛泛地整理發佈民國舊書目錄，同樣難以說明到抗戰史研究的專業學者。因

為在浩如煙海的舊書目錄中，要想找到有用的書目如同過去在圖書館查找卡片目錄一樣，仍舊是一件費時費力，卻未必能有可靠收穫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即使找到有用的書目，讀者想要讀到它們，也還是需要千里迢迢跑去藏有它們的各有關圖書館去調閱和摘錄，這不僅很少可能性，而且還是達不到把它們變成方便利用的手邊資料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我非常看好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同仁們今天所做的這項工作。在我看來，對於研究1931—1945年期間中日關係以及抗日戰爭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情。

二

根據改革開放後北京圖書館編定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年至1949年9月間中國出版的中文圖書，至少有12.4萬種之多，其中僅政治、經濟、文學、軍事類圖書，即占到半數以上。這中間，1931—1945年十四年間與中日關係和抗戰問題相關的出版物，最保守的估計，恐怕也在千種以上。如此大量的舊書，是否都值得再版呢？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開放了數量龐大的官方檔案和個人書信、日記、筆記材料。就中文檔案史料開放的情況看，許多都涉及到1931—1945年這一時段。因此，當今的研究者研究中日關係和抗日戰爭問題，更多使用的早已不是圖書館保存的舊書刊，而是這些第一手的檔案文獻史料了。民國年間這些出版物與大量第一手的檔案史料相比，其史料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

但是，任何資料都有其自身的價值。特別是對於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包括新聞、教育、文學、衛生及身體史等不同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反映當時狀況和時人觀感的文字，甚至可能遠比那些形成甚至作用於幕後的官方檔案，更有利用和研究的價值。就是從閱讀、考察和研究的角度，許多記錄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十四年間政府、黨派、知識文化界及軍隊和民間人心變動、意見分歧的文字，哪怕是那些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性的文字，同樣對我們真切瞭解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政治生態，具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

比如，在這套資料書中收錄的《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就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政治文化各界的部分代表人物政治主張的輯錄。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這些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知識人或政治人，對這場事變及其中日關係問題的解決辦法和看法主張一開始就大相徑庭。有相信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的，有認定這是日本奪取滿蒙的具體步驟的；有主張談判交涉的，有主張絕交對抗的，有期待國聯干涉的，有倡言長期準備的，有呼籲馬上開戰的；有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有強調外戰可息內戰的；有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全民動員，用經濟制裁打敗日本的，有公開宣傳推翻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才是抗日救國的康莊大道的。並且還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對我，我無能力去跟他戰，亦不必跟他戰。「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主張學印度的甘地，「設法使國人向理性方面去發展」。

知識份子最講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糾結於戰爭的利弊得失。這種糾結不是怕死人，更不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是害怕戰敗亡國，真的淪為「亡國奴」，再無翻身之日。因為當時條件下中日之間的差距是明擺在那裡的，即使強硬地主張開打的人也並非不清楚，靠中國當時的軍隊是打不過日本人的。

梁漱溟、胡適等都發表過類似的觀感，即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不過是最近百年上下歐洲工業文明征服世界過程在東亞的延續。日本既然走上了工業文明之路，就很難不步歐洲殖民主義擴張侵略之後塵，中國既然還是落後的農業國，也就很難不成為日本擴張殖民的對象。稱「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著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

直至戰爭全面打響，再無其他道路可走的時候，蔣廷黻也還是明白地告訴國人稱：今日「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必遭慘敗」。

顯而易見，在這樣一種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人侵越是加深，愛國的知識人、文化人，包括眾多政治家，難免越會意見分歧，什麼主意都可能提出來。哪怕原本持同一觀點的人們，思想主張也一樣會因形勢危

急而分化。像自由主義刊物《獨立評論》的同仁們1933—1935年圍繞著該不該求諸於獨裁制度來救國而展開的那場爭論，以及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經決心抗戰之際，胡適、陶希聖等人不僅加入到主和的「低調俱樂部」裡去，而且還幾度上書寫信，甚至當面請求蔣介石同意對日讓步，以換得一時的妥協等情況，都清楚地說明當時國人對和戰選擇意見異常分歧的情況。

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理性地考慮和戰的利弊得失問題。在這套書中，相當大量的內容是對軍人、軍隊及其抗戰準備和作戰情況的報導、書寫。從日本人侵到戰敗整整十四年中，許多軍人，通過記者、文人的報導和描寫，給億萬國人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他們的思想是簡單的和直線的，他們只知道遵從命令，盡職盡責地達成衛國的責任。正是由於當時還有相當多的軍人具有著這種對自身職任的毫不動搖的堅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拼死一搏的壯舉，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抗戰的宣傳鼓動，增強了許多憂心國運的普通人與日本一戰的決心。這種情況，以及文化輿論界發出的這種聲音，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改變了政府和民間中人，包括眾多理性知識份子在和戰問題上曾經有過的猶移態度。

這裡不妨抄錄一段1933年2月28日中央軍第二師受命開赴長城前線官兵誓師會上黃傑師長的講辭，即可一觀當年那些抗日將領不惜犧牲的精神狀態。他的講演充滿了鼓動性。他宣佈說：「我們是國家的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國衛民。今天國土被侵佔，同胞被屠殺，是國家的恥辱，更是我們軍人的恥辱，因為我們軍人沒有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本師已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即將離開潼關，北上參加對日軍作戰。這是我們全師弟兄報國的最好機會，希望大家要認清倭寇的企圖。此次發動侵略，不但要亡我們的國家，而且要消滅我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必須擊敗日本人，否則，不但國家不能保全，我們的同胞以及後代子孫都將永淪為日本人的奴隸，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鮮亡國後，日本人在朝鮮的橫行霸道，朝鮮人民所過的悲慘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國的朝鮮人流離失所的痛苦情景，你們都是知道的。你們願意步他們的後塵嗎？你們願意你們祖先的墳墓被敵騎兵踐踏嗎？願意你們的子孫永遠做日本人的奴隸嗎？」

可以肯定，直至抗戰結束，中國在國力、軍力，乃至作戰力上，都比不過日本。除去「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主動避戰的情形不談，從江橋抗戰開始，自東北至河北，至各個戰場的作戰，中國軍隊整體上都是失敗的。

就整個國家的組織力而言，就許多方面來看，中國當時確實還稱不上是一個成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一直把中國當成未開化的落後民族，而不以為戰爭對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怕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們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國人從1931年以後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組織起來了。也正是在應對現代侵略戰爭的這種組織力日漸形成的過程中，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中國，一步步開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七七」事變後，中國能夠通過動員全國之力與日本一戰，能夠通過把這場異常殘酷和規模宏大的全國範圍的戰爭曠日持久地堅持下來，也就必然會迎來日本戰敗和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那一天。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是出乎時人的想像之外的。

三

在這裡需要特別說明，我之所以注意到中國從一個沒有嚴格的主權、邊界觀念和國際關係視野的古代國家，或日本人當年所說的未開化民族，迅速轉向日漸具有組織力的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抗日戰爭有密切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已故的劉大年先生的啟發。

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參與抗戰史的集體寫作，是九十年代初。那時我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不久。由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再加上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宣傳需要，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波「民國熱」，特別是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逐步被學者和大眾所瞭解，因而極大地衝擊了大陸正統教育中對於抗日戰爭史的說法。注意到這種情況，文革前做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革開放後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的劉大年先生，顯然認為需要出來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既不贊成回到文革以前用突出政治闡釋事實的做法上去，也不同意只從打仗大小、犧牲多少的角度來講抗日，尤其不同意只從一黨一派的角度來瞭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因此，他委託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張海鵬先生出面組織了所裡和軍科的七八個研究人員，一同來編寫一部他認為比較能夠反映歷史真實的中國抗戰史。

大年先生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並且是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成長起來的，算得上是一位「老革

命」。他們那一代「老革命」，即使強調「實事求是」，要求歷史研究必須反映歷史真實，多數也離不開政治的考量。記得我在參加這個寫作組不久，對大陸傳統史書中所講的八路軍平型關戰鬥的史實問題進行了一些考訂。初步考訂即發現，無論是作戰性質、作戰物件、作戰規模、作戰經過，包括殲敵繳獲與己方損失的數字，都和傳統說法有出入。大年先生聽說了我的看法後，非常重視，馬上把我找到他在木樨地的家裡去，很仔細地詢問了我資料的情況和主要的論證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年先生對於要不要把這樣的考訂寫到書中去很慎重，也很猶豫。他之後專門打電話給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負責人，和他們交流了這一情況，然後告訴我說：「你的這個研究可以繼續去做，但我們這本書還是要按以往的寫法來寫。」

由於當時資料和研究的局限性都還很大，大年先生主持編定的這部抗戰史，沒有能做出實質上的突破。包括對抗日戰爭上下時限的界定，也受大陸正統觀點的束縛，最後仍舊以「八年」為限。因此，他當年給寫作組提出的研究思路，實際上沒有能夠實現。不過，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他對中國抗戰史意義的思考，還是頗有見地的。

大年先生對這場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地位、作用的想法，集中體現在他當年提議的主書名上，即「中國復興的樞紐」。他的意思很清楚，正是這場抗日戰爭，把百年來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的中國，一步步引上了民族獨立、統一和復興的新的歷史起點。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把對這場戰爭作用和意義的觀察，從習慣上所說的「八年」拉開到「十四年」，即從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當不難更清楚地看出這一漸進的，卻又是異常明顯的變化過程。

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不是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的戊戌變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認自20世紀初以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的興起，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及其延續至1927年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對國人觀念意識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於億萬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遠離城市現代氣息的農村人口來說，如果不是1931年日本開始大舉侵入中國，直至占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脅甚至侵害到他們的利益，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大多數國人的家國觀念怕仍舊是傳統式的，而少現代的意

識。像巴金筆下的覺慧，老舍筆下的李景純，祁瑞全那樣，心系民族國家命運的知識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還是極少數。「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要說形成舉國一致的抗日訴求，就是想要形成一個能夠得到建立在家族、地域、軍事基礎上的無數大大小小的利害集團認同的中央政府，都還做不到。

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周錫瑞教授前幾年寫了一本講家族史的書，中文版名為《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他就特別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的書很具體地考察了中國一個舊式官僚家族幾代人因時代變遷發生的聚散離合經過。他發現，該家族的前四代經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種種內憂外患的歷次重大變故，家族的凝聚力始終未受破壞。清末民初，他們由內地安慶遷至當時中國最具現代性的重要城市之一天津之後，即使經歷了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家族內部也沒有發生巴金在《家》《春》《秋》所描寫的成都高家那種衝突與分化。用周的話來說，直到日本人侵，要麼大家一塊逃，要麼一塊抵抗，葉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在應對外面的變局。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軍不僅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一步步逼近了華北平原，最後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葉家第五代的孩子們因此再也無法按照過去的傳統方式行事了。他們不僅無法在家國觀念上取得一致，就是在如何救亡的問題也開始意見分歧。大家庭被戰亂打散了，弟兄們政治上各奔東西，終於以個人為單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發展道路。

「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二十世紀所有落後民族的獨立、建國乃至發展的過程，都是漸進的，而且還是在二十世紀歐美政治發展提供的多種道路選擇和觀念衝突中曲折前行的。「九一八」事變後葉家第五代兄弟與父輩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包括他們兄弟幾個不同道路的抉擇，本身就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艱難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縮影。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舉入侵，也並不意味著國人從此就都會幡然覺悟，「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中國社會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戰爭的醞釀、發動與堅持，特別是面對如何抗戰和將來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的問題，在「九一八」，甚至於「七七」以後，也都還是一個積沙成塔，反反覆複、曲折且艱難的選擇過程。但第二，也是最明顯的，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血親家族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正在被迅速打破，一個日漸多元的矛盾衝突劇烈的新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

我們這套戰時民國舊書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現象，卻始終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急劇變化的過渡時代。這套資料中的一些內容，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識來看，甚至是不準確的，各種資料互相之間甚至存在矛盾衝突，有的資料更是明顯地具有政治偏見或虛假宣傳的色彩。但是，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這也是那樣一個轉折的或過渡的時代所具有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未必都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沒有時間推敲與核實事實的緣故。

如此複雜的矛盾變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周錫瑞所指出的，根本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變動所帶來的。由於日本入侵的步步深入，對葉家兄弟影響更大的已經不再是父輩和家庭，而是現代社會關係條件下的同學、朋友、同事及其社會團體。尤其戰爭打響後，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越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就越容易意識到國家社會對自己的不可或缺性，越容易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主動性的「政治人」。政治一旦介入到人與社會的各種關係中來，不僅家族血親地緣的影響作用會退居其次，而且不同政治傾向與政治選擇之間的矛盾糾葛，既會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對立，也會因政治利益衝突而衝突。當然，就記錄歷史真實的角度，我們反而需要把它們盡可能全面的展現出來。故只要可能，我們不打算刻意去遮蔽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上海市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除國家圖書館和重慶市圖書館外，在全國應該算得上是相當豐富的了。但是，和全國範圍內各個圖書館，連同海外一些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的總量相比，上圖這方面的藏書還是有限的。因此，我們這一次影印出版的，還只是初編（第一批）。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將這段時期涉及對日戰爭的相關出版物集中地提供給學界利用，上海市圖書館的同仁們還準備將這一工作繼續下去。對此，至少我是抱以相當期待的。

2015年3月10日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出版人的話

20世紀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戰爭從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經過了十四年艱難曲折的歷程。我們從這十四年間出版的記述中日關係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數千種書籍中，首批篩選出300餘種反映戰時情形的書籍，按戰爭的時間、階段、事件、戰區、戰役、部隊、兵種等側重面加以編纂，形成10個系類、108部報告、123卷本，用以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記述。如此大規模集中而又專門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書籍文獻，在我國（包括海峽兩岸）尚屬首次。這體現著當今國體的意志和整個中華民族對曾經奪取勝利的珍視！

抗戰勝利後出生的人們所瞭解的抗日戰爭，大體都是戰後的著述，而對戰時的記述見之較少。當然，後來的著述也是依據當時的史實，其真實與可靠沒有問題，還應該更為周延和理性。

還原當時的記述是在證實所發生過一切的真实、可信、有據可查，是任何健忘、懷疑、篡改和居心叵測的對證。我們稱這套書為「抗日戰爭戰時報告」，是將發生在抗日戰爭各個時期和階段的各類事件的當時記述，報告給今天的人們，用「貼近史實的述說，直面現況的描摹」去瞭解和認知那場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創造了弱國打敗強國的光輝業績，同時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是這場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因此，戰時各種文獻的記述，大多以整個中華民族的英勇抗敵為基調，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階級與黨派等等，都融入到了全民族抗戰的大場景中。「戰時報

告」盡可能搜集並選人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相關的書籍，並且盡可能選人當時革命的、進步的作者所描述的關於正面戰場的書籍，比如：田漢、夏衍、郭沫若、范長江、丁玲、田間、鄒韜奮、謝冰瑩、姚雪垠、劉白羽，等等，反映出作為倡導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推動積極抗戰的歷史作用。統攬這套書的全部，不難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共赴國難，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場決定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抗日戰爭中，以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反侵略戰爭的歷史豐碑，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史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年餘了。當時那些記述抗戰的文字，飽蘸著血雨腥風和戰火硝煙也都有七八十年了。歷史是由文獻記載並相傳的，文獻是歷史的見證、佐證或旁證。抗戰時期戰時的書籍，是處於戰爭期間不斷遭到襲擾、破壞乃至出版者不斷轉移的狀況下出版的，當時印行數量少，且紙張品質差，能傳留至今天實屬不易，非常珍貴。當我們要重現曾經的記述來實證發生過的一切，為著那場令人刻骨銘心的戰爭搜集過去的文字時，才體察到那些不足百年的文獻所遭受的缺損，以致總要為此困擾。當終於梳理並加工重現出抗日戰爭的戰時文字時，我們欣慰於將歷史、現實與將來再度鏈接的價值和意義。

在此，有必要將著名戰史專家柳茂坤的評述載錄：

閱覽這些書後，總的感覺是珍貴、真實、豐富、值高。

所謂珍貴，就在於它是古本，是七八十年前出版的書籍，是當時遭受侵略，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以血和淚寫出來的，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是今人無法複製出來的。

所謂真實，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資料、戰地日誌，而且有當事人的筆錄和回憶，還有作者和戰地記者的實地採訪和記錄。從總體上看，都是中國當時社會的真實記錄，是其他東西無法代替的。這與道聽塗說，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史料是完全不同的。

所謂豐富，史料涵蓋面廣，內容翔實，看法各異。從範圍看，不僅涉及敵、我、友的面貌，還包括有關方方面面的情況；從時空看，不僅有年年的情況，還涉及到月月以致天天記錄；從規模看，大的、長的一百多萬字，小的、短的只有三五萬

字。另外，同一個事件，如「一二八」「九一八」等，不同層次、不同觀點的人員，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最後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這是很自然的，它有利於前後上下左右印證，更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

所謂價值高，就是學術、史料和使用價值都高。在學術價值方面，這些圖書中蘊藏著許多寶貴的東西。如：藍天照在1937年12月出版的《九一八以來的抗日戰爭》一書中，首先簡要敘述了「九一八」六年以來日寇侵略與我局部抗戰的情況，接著分析了歷次局部抗戰失敗的根本原因，然後指出：「一時的局部的抗戰必須代以持久的全面抗戰，而後始能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這是最早提出六年局部抗戰的觀點，並把它同全面抗戰聯繫起來的人。

在史料價值方面，更是顯而易見。如陳覺的《九一八國難痛史》，長達二卷，一百多萬字，其中有很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如《楊靖宇和抗聯第一軍》中關於南滿根據地建設的史料，「一二八」抗戰中關於歐美列強參與調停的史料，以往都不見其詳。這些史料的影印出版必然受到有關學者、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歡迎。

在使用價值方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一部很好的傳統教材。這裡只要讀兩段當時的老讀者的觀感，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如：有人在讀了韋息予、王臻郊編著的《滬戰紀實》後，發出這樣的感歎：「我們內審國情，外察敵勢，確已實逼如此，無可諱言。失地的長官既力持「不抵抗」於先，怎能望他出兵犧牲，重完全甌。國聯的架子雖望之儼然，而其真實際等於裝塑的土偶，更何能向它乞靈，救我垂危之命。」只有大家起來奮鬥，才是真正的自救。」又如：吉黑救國義勇軍軍事委員會編的《血染白山黑水記》，記述的是「救國殉難之同志及抗日作戰之事蹟」。序的作者鄧建中認為書中「所記載的每段事蹟，我更敢說都是用頭顱換來的」，可見其實貴。最後跋的作者栗天雄讀了義勇軍的事蹟後寫道：「其所遭顛沛流離之苦，其所遇殺傷荼毒之慘，其所曆衝鋒陷陣之險，其所樹滅賊克敵之功，前跌後起，可泣可歌。」令人讀了這些，怎麼不感人肺腑，讓人落淚，激人奮起呢？！

……

必要指出的是：「抗日戰爭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以及政黨、社團和風氣、民情等等，都經歷著一個錯綜複雜的演變過程。直到今天，人們由於立場、觀點的不同，往往對於同一史實產生

不同的認識和矛盾的評價。」(著名軍史專家程金明)這畢竟是一批對於七八十年前抗戰時期戰時出版的書籍文獻的影印複製，那些因歷史的背景和當時的各種主客觀原因所打上的種種印記，總會在意識的表達、相關的稱謂、觀點的闡釋以及對有關事件的詮釋等方面時有顯露，用今人的眼光和認識來看，個別之處顯然具有政治的偏見和表述的當時化。儘管這些都顯露出作為歷史文獻的基本特質或特徵，我們仍需慎重申明：此種情況的出現並不代表編者和出版者的觀點和態度。對於歷史的文獻，可以質疑、指誤並考證，但不宜刪改。相信廣大讀者和使用者定然會用歷史的眼光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審視這套盡可能保持文獻完整的書。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的十個系類凡例如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九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戰時報告」的這一系類輯入圍繞「九一八」事變記述出版的書籍。餘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再現了當時人所看到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和東北人民奮起反抗的種種情況，同時也再現了國人當時對事變、對國聯及其調查團所進行的調處的不同看法和意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一二八」

「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救國的英勇犧牲精神，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這一系類輯入了時人記述「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書籍。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從不同角度再現了當時國人眼中「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經過，和抗戰軍人的精神面貌和奮戰實況。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華北危機

「華北危機」反映的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年間國人對當時日本步步躡食和各種局部抵抗的觀感和認識。由於此「戰時報告」已將「九一八」和「一二八」獨立形成系類，故這一系類輯入的主要是時人記述華北局部抗戰的書籍。種，編纂為「部報告」，主要再現了發生在熱河、榆關、長城、察哈爾、綏遠等地抗日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端。這一系類主要輯入的是時人記述事變經過和事變後華北局勢的書籍二種，編纂為兩部報告，主要再現了「從盧溝橋事變肇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八一三」

「八一三淞滬抗戰，是「七七」事變爆發以後，中國軍隊發起的抗击日本侵略軍的最重要的一場戰役行動，历时〇個月之久。這一系類輯入的是時人記述這場戰役的書籍〇種，編纂為〇部報告」卷本，主要再現了這場戰爭的前後經過和各路軍民英勇犧牲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區記聞

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政府即開始劃設戰區。隨著戰爭全面化，陸續將中國主要區域劃分成為九大戰區。這一系類主要輯入了時人記述抗戰中各個戰區及其相關戰場情況的書籍〇種，編纂為一〇部報告，旨在將全面抗戰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正面與敵後為抗日而戰的戰時情形反映出來。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部隊記聞

戰時情境下中國軍隊的建制，是在全民族共同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所形成。全國多數軍隊都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並做出了英勇的犧牲。這一系類輯入了時人記述中國各個軍隊對日作戰情形的書籍〇種，編纂為二部報告，主要表現了戰時中國軍隊各兵種、各部隊的抗戰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役記聞

抗日戰爭是由一次次艱苦的戰役或戰鬥所構成的。這一系類共輯入時人記述歷次戰役或相關戰鬥的書籍〇種，編纂為二部報告，主要反映了時人眼中具體的抗戰場面和作戰經過。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時雜錄

這一系類輯入了二〇年出版的關於分析評論和揭露日本侵華歷史等有史料價值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一〇部報告二二卷本，主要

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這場戰爭發生、發展及其前途的思考和討論。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勝紀事

這一系列輯入了記述抗日戰爭勝利和日本戰敗投降等情況的書籍。一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主要再現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過程和國人的喜悅與思考。

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十幾位具有研究員資質的專家學者的審讀把關。他們為此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全力的支持，不僅充分肯定了這套書編纂出版的巨大價值和意義，還中肯提出了對有關問題妥當解決的方式方法，使這套具有「珍貴、真實、豐富、值高」的抗日戰爭的書籍文獻，在「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歷史意義」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做好這件事情功德無量」的客觀評價中得以出版。（括弧語，分別為幾位著名戰史、軍史專家的點評）

感謝上海圖書館提供了珍貴的版本文獻，其中許多已成孤本，有些已經金貴得不可能借閱，甚至連掃描都成問題了。因此，本套書輯錄的舊書，雖大多經過修補，還是會存在因原書破損、殘缺而有缺字、缺頁的情況。這一情況也充分說明了搶救這些戰時舊書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把當時各種與抗戰問題有關的出版物整理再版，介紹給後人，也為了加緊這些舊書舊資料的搶救工作，我們還將在初編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搜集的範圍，不斷推出續編。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能忽視或遺失曾經付出巨大犧牲用鮮血和生命取得艱難勝利的記載。「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面世了，用曾經的文字將歷史報告給今天和明天。相信這不僅可以滿足今人閱讀與研究的需求，也會使其內容和形態流傳得更為久遠。

2015年8月15日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

凌空等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

目錄

| | |
|---------------|----|
| 飛京轟炸記····· | 一 |
| 第一次空襲經驗····· | 一二 |
| 八月十五日的回憶····· | 二一 |
| 北戰場蒼茫的上空····· | 三〇 |
| 毀滅匯山碼頭····· | 三七 |
|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 四五 |
| 擊落三輪寬····· | 五一 |

| | |
|-------------|-----|
| 我飛炸蕪湖的經過 | 五七 |
| 薄暮飛炸寶山 | 六一 |
| 空之祝福 | 六五 |
| 戰地書 | 七一 |
| 十二分鐘擊落敵機十二架 | 八二 |
| 我們的炸彈爆發在台北 | 九四 |
| 空中英雄高志航 | 一〇一 |

飛京炸敵記

一夜狂風，刮開了往日的陰霾，某日，天氣分外晴和，殷紅鮮麗的朝輝輻射在大地上，象徵着又是東方民族流血的日子，靠天候活動的我們，不用說心裏來得特別起勁，這個久雨的晴天，確實有力的在慫恿我又騰上了撕殺念頭。約莫是上午七點，×司令很能迎合心理似的給與我們一個命令：「天氣許可，去轟炸南京敵人的機場」。這個任務，正合我的要求，我非常高興，高興得不知怎的踏上了這數千里的征途。

由出發點到南京這條航線，在我開始學習長途飛行的時候，就已認識過了，這種駕輕就熟的工作，很有裕餘的能力把航程上所遇到的天候，氣流，地形

等小小的艱難克服下去，因此任務上預先隱伏着一個圓滿的結果。

我們的高速度輕轟炸機值得稱道大合我們的要求了，掛上幾百公斤的炸彈和我們三個殺手，竟能在我們的預定時間之前達到目標，他的靈敏迅速，常常使敵人的砲手觀測錯誤而白花了彈藥，迅速即是安全，迅速是飛航員的生命，我有多次被陷在敵驅逐機重圍之中牠竟能以其最大的航迅把我救出了敵人集中火力界而慶生還，因此牠深深地感動着我，要想在這危難之中，挽救黃炎子孫的厄運，凡是在國防前線活動的人，應該有牠同樣應付事物的姿態。

飛進戰區驟然感到進入了荒涼之境，一塊一塊瘡痍滿目的人地，在機翼底下不住的刺激我的瞳孔，尤其是接近蕪湖的大官山灣沚一帶；遍野的彈坑，掩絕了人類生活的痕跡，房屋被燒殆盡，縱然有幾棟僥倖保存他們立體的原形，可是沒有一絲炊烟表現「鷄犬桑麻，依然人家」。

爲恐驚動敵人的耳目，領隊帶着我們避開了江南鐵路航進，敵人雖然奪有了京蕪，可是他們的勢力只能沿着鐵路成線的發展，在京蕪路兩旁的空間，仍舊是我們游擊部隊的天下，敵不可能在這些地方設置防空監視哨以張其耳目，領隊高超的觀察，探出了敵人這個空防的弱點之後，我們即有了可能實施兵家認爲最能佔住上風的「攻其不備」的上策。

當我們闖進京市上空，卽向光華門外大校場敵機場進襲，誰知敵人也想趁着這個好天氣向我們打劫，我在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裏很清楚的發現大量的敵機，排列在場面正準備出發。我向下約略的瞭一瞭，輕重轟炸及驅逐機共有四五十架之多，有的開了車正要起飛，有的還在添油掛彈，一大羣機械飛行人員，手慌腳亂的正在準備其殘酷的武器，對人道正義，又想來一次惡狠的摧殘，可是他們只知道一味向人家打主意，却想不到竟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冤冤相報

的來臨。

這些該死的寇仇，那裏料到禍從天降，一個個很得意的蹲在場中工作着，這時我們好像餓鷹發現食物似，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大施轟炸，我們的高度不大，視界很好，風速也微小，因此彈着點偏差極小。炸彈個個湊巧，一時烟塵冲天，敵置於場中待用的油彈頓時爆發起火，幾十架飛機也延燒起來，火光燭天，形成未有之奇觀，我們是這樣的從容在其上空通過一次，不知報銷了「皇軍」多少從其平民身上榨取出來的軍費，當時我發覺了「皇軍」并不如自詡的那樣英勇，其實同任何人一樣，也具有不可打破的貪生怕死的慣性，當我們的機聲，震破了他們泰然自得的意志的時候，接着是一陣驚恐的奔逃，明明知道來不及了，却仍然想在加速下墜的炸彈底下保全骸骨，驚惶神氣找不出絲毫武士道所薰陶出來的慷慨切腹的精神，可是我們的炸彈同他們平日一樣的不講

人道，當他們在死線上求掙扎的當兒，把這些大陸政策的實施者，支解得血肉模糊，想不是在我們預算之外，不期然的了結了從九一八至于八一三陸續所積下來的一批鮮紅的血債。

本來我們的主要企圖是破壞敵人機場，使其喪失東戰場空軍活動的據點，敵自佔有京蕪後，卽利用南京我已破壞的機場，爲其空軍根據地，該場原爲我蘇浙最大航站之一，面積闊大，接近京滬津浦江南各路，故補給運輸非常便利，是最合軍事條件的兵士要點，在東戰場該站的地位於戰略上能使飛機的威力，上溯可達武漢宜昌而至四川，西北可囊括津浦隴海各路地區，東南的閩贛各地，更在以此爲中心航行半徑之內，最近在以杭爲起迄蕪的東戰線和津浦淮南各路我軍陣地肆虐的敵機，都是由此地出發的，所以這個機場是敵人保持東戰線陣地和打通津浦路的第二步軍事計劃中所運用的空軍唯一據點，敵人飛機和

油彈都大量的集積於此，以便整批的向我軍陣地裏移送，詎料爲惡徒心勞日拙，反被我們算中了，只這一次炸掉了他們的飛機四五十架大批的油彈却成了他們自殺的導火物，從這次以後，我想執刀的昭和青年們更應該有了覺悟，要想在東亞大陸上刮些油水，除非「皇軍」的血，塗遍了「支那」大地。

在任務中得了勝過企圖十百倍以上の結果，這不能說不是意外的收獲，這次轟炸的成果，不僅是破壞了敵人的空軍根據點和幾十架飛機而已，在另一方面影響東戰場和津浦線敵我軍事很大，敵人地面部隊作戰全靠立體兵器發展威力來幫助，我軍因此在其陸空協同之下，死得很多，目前敵人正集中兵力想打通津浦線，更需要大量的空軍掩護合作，這次給與敵人的損失，滅殺了不少敵在前線上空中活動的力量，卽就是免除我軍作戰時上頭的顧忌，而能運用全力與敵作地面上的馳騁。

敵方防空兵器確實不少，尤其是機場的附近砲位佈置特別的多，當我們到達機場上空的時候，一個一個的高射砲彈爆炸的黑烟團在周圍曇花似出現着，砲彈在空中爆發，把空氣激動得十分厲害，我們的飛機隨着有劇烈的震蕩，有幾個同時爆發在距我機尾一十餘米的空間，直把牠震撼得幾乎使我不相信牠再有回頭的能力，我一面很小心的操縱駕駛桿亟予以改正，一面對這些烟團作一番的研討，敵人砲彈爆炸範圍大概有四十米直徑，當時我距離他們的威力圈至多不過兩三米，甚至我的航線，已成爲砲彈威力圈的外切線，假使敵人的砲手早發十分之幾秒，我卽逃不出他們的炮口了，真僥倖，這次生死的分野，可說是間不容髮，我料想當時地面的敵人，一定在伸長脖子拍手叫跳的等待我增高他們的紀錄，同時又準備在我掉下來的遺體拾取跨耀同伴的戰利品。

可是我被當作彈靶已經好些時了，在槍林彈雨中出入確實有着血的經驗這

不但使我無絲毫的恐懼，而我自從在國防前線活動以來，很希望多有幾次這樣突發的環境來尋求整個精神與生命充分活躍的機會，因此我們偏偏在這些黑烟團裏傲然獨步，故意娛樂了敵人炮手一陣，直到覺得已使倭奴明白了我們的輕視以後，才打道回家，當時敵人也不肯示弱更不住把從日本平民身上榨取出來的軍火，無所顧惜地向我們亂射，直到我們離開了下關，還是碰命把大眾的血汗往半天裏撒。

任務完畢在陵園上空集合，集合後大家向總理陵墓繞了一個圈子表示敬意，自首都失陷以來，總理受到他信徒的參謁，恐怕以我們爲第一次，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這全國人民信仰由歸的總理陵墓久陷於強寇手裏，不能說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我們應該有着十字軍奪取挪路撤冷的精神趕快收復這東方的聖地，應該激起這民族解放的歷史洪流，洗滌一切殘暴侵略的外來勢力所給

予我們的奇恥，幸而陵寢無恙，雄偉的陵上建築仍很完整的屹立眼底。這大概是總理的人格道德對於兇橫的敵人有所感化而未敢加以破壞，總理的偉大，更使我得了一層深切的領悟。

南京陷於敵手不過兩個多月，而「國破城荒」的慘象，幾乎使我不相信此處是曾住過一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平時最熱鬧的太平路一帶，僅僅有幾個類似警察一樣的人影兒點綴強寇控制下的市面，中華門夫子廟朱雀路及陵園新村所有的高大建築被燒無遺，只剩了一點給人憑弔的痕跡。可惜近年來政治文化所孕育的一點尚未發育長成的繁榮，被炮火洗刷得干干淨淨，當年洪楊浩劫，我想也不過如此，尤其是歷史上有名的金粉勝蹟，經過這次烽火以後，餘存在我眼底下的，真個只剩有「蔣山青，秦淮碧。」

在我注意之下發現了一件最痛心的事，全城所有的學校和文化機關，統統

給敵人炸的炸了燒的燒了，僅僅有一二個國學圖書館的建築，好似還未破壞，敵人這種殘酷手段明明昭示我們，要消滅我們民族必先從破壞我們的文化着手，是想用炮火把我們屈服以後，再將我們推到一世紀以前的愚昧世界裏去，使我們永不會更生，留下來的二三個文化機關，並不是敵人刀下留情，或是替我們保存一點國粹，敵人看出了這些都是中國固有的線裝本，沒有多大價值幫助中國民族的復興，日後假若他們的大陸政策能走上實際的階級時，這些故紙堆還可以利用來籠絡我們做「日本的順民」，這在敵機只炸南開大學，而不炸蓮池書院的先例便可以看出來。

在歸途上順便在蕪湖一帶偵察了一遍，敵我在蕪湖附近的大山上一帶正展開着爭奪戰，敵全靠密集的炮火維持陣腳。我們抑不住熱血的沸騰，鼓餘勇按下機頭，又捲入了鐵血交流的漩渦，在敵人陣地上空用機槍向下不住的掃射，

把他們的頭壓下去讓自己的地面部隊好向他們瞄準，在這樣二對一的局面之下，事後據報我軍在不利的情況中，又收復了好幾個華里的版圖。

十三時以前我們凱旋的飛機，都已安全回到原地，然而整整幾個鐘頭的長征，幾乎使我應付預知捷訊的同事的祝賀的精神在沒有了，都修養室從烟捲兒一個一個的烟圈裏，檢討今天光榮的戰績，使我從未滿足過的「獵取本能」達到了一次飽和的境界，連日因天氣不許可和出發機會不均等所給予我的抑鬱，隨着上昇的烟圈消失無遺了，晚間在床舖上心境十分愉快，無絲毫平日因抑鬱影響安眠的毛病，直到勤務兵把我喚醒，才知道在愉快的心靈中追尋了一夜甜夢。（凌空）

第一次空襲經驗

到達××縣的前進飛行場天快黑了，一天長途的疲倦，雖然這時我們睡在破廟裏面，但我睡得也很舒服。睡得正濃的時候，突然被粟分隊長把我喊醒：

「明天早晨和谷雍兩架機子出任務。」

「目標在那裏？」我朦朧中間他。

「轟炸崑縣北的的集中敵人，你當時還可以斟酌情形另尋輔助目標。」

「你可別叫驅逐捉住啊！給你買棺材都不好買。」田柱旁邊說。

「那可不一定，回來帶一顆蛋（彈）給你吃啊！」我笑着答他，我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可是心房跳得太厲害了，腦子裏盤旋着一些未來的景象，敵人

的驅逐機，高射炮，目標的找尋……都一湧的浮上來，精神興奮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安睡了。

我想，四點鐘時天還黑得很，起機太成問題，別要撞在場邊的堤上，或者掛了樹上那就糟糕！

兩點鐘時我才睡着。

x
x
x
x
x

還沒有到四點鐘就起來了，天陰着，暗得看不見一點東西，沒有一顆星，心裏有些更沒有把握。

量好了地圖，決定了航路，把時間計算得很準確，又和谷雍討論了一會，就套上笨重的飛行衣，走進機場，叫機械士裝上炸彈，開了車，我便跳上座艙。發動機噴出藍色的火燄有些晃眼睛，外面更看不清楚。隊長有些不放心，告訴

我起機怎樣注意，進入敵人陣地時怎樣……我耐心的聽着。

「我們僅僅就這麼幾架機子，千萬要小心，要損失了怎樣辦呢！」隊長很懇切的告訴我，這句話是最後說出來的，我記得最深刻。

本來像我這樣一個剛剛畢業的學生，戰鬥機僅僅飛了幾個鐘點，就在夜間出任務，那真是一種冒險的舉動，稍一顧及不到那就完結，同時載着炸彈，那更是令人不放心的東西，而且在山西全是高山，在這樣的黑夜裏，撞上一點，那就會完結。

以前在學校時的夜間飛行，有龐大的照明燈，全場照耀得和白晝差不多，高的建築物都有紅燈，機場的邊界燈像提燈會似的排得很有規律，全機場的輪廓都很清楚，所以那種夜飛行太妙了，可是在這裏一片都是黑的，一點標示也沒有，高樹屋房都像在等待我的飛機去撞牠，在看不見的場邊矗立着！——何

况又是陰天。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整個國家都是在貧困艱難中掙扎，什麼不是冒險硬幹呢！

敵人的驅逐機有很好的速度和性能，無法脫離牠的攻擊；而我們的驅逐機因為油量的關係，不能掩護我們去作任務，所以白天有些深入敵人陣內的任務是作不來的。祇有夜間，假如夜間再不冒着危險出去，那就脆乾倒在棺材裏好啦！

更不應當說什麼「危險」，中國那一個人不是處在生死的關頭嗎！處處都在危險中包圍着！並且在我們身後有千萬可憐的同胞，在期望着我們，迫切的渴望着我們能打退敵人！自己一點的血便可換取很大的代價，同時祖國的生存和個人生命比較起來那一個大呢！所以用這種理智能把每一個人的良心喚醒過

來，那麼自然有勇氣了，而這種勇氣是長久的。

最後田柱還親切的叮囑我，這是令我怎樣的感動啊！

我不顧及一切，我把油門開大，飛機向前拚命的跑，不久就離地了。起來後我並不太高興，祇是稍有些放心。

谷雍那架機也起來了，他開着航行燈，他是領隊，我便跟他走；但不能靠近。

我在黑漆漆的空中飛着，小心的校正航路，地上一點也看不清，偶然可以看見一兩個村中微弱燈火。我盡力的爬昇高度，以超越大山。發動機聲音很清快響亮，吐出藍蔚的火苗，我心裏好像很安慰似的。啊！這一匹忠實好馬，你把我帶到戰場上去吧！

遠遠的看見一大堆的燈火，慢慢的便看出是一個城，我一算時間恰是太原

，航路一點也不錯，很正確通過太原的上空。

那時在城外突然有一隻信號彈打起來，接着那附近有許多的信號彈連續的打起來，還有手電筒一明一滅的照射着，我很疑惑，爲什麼打信號槍呢？這無疑的是漢奸打來作目標，以爲我們是敵機。

× × × × × × ×

進入敵人陣地之後，谷雍就把航行燈關閉了，從那時開始就看不見他飛機的蹤跡，我依然按着航路飛。

地上的情況一點也看不出，敵人的集中部隊和運輸狀態那裏能夠看得出呢！祇能看見模糊的河流。忽然有一個很大的東西由我右邊過去，我曉得是一個山峯，差一點撞上。

進入陣地已經有三十多分鐘了，天漸漸稍有些亮，忽然看見我的前面地上

，向我射出一條光綫，秒幾鐘就熄了，接着又是一個射來，這樣繼續不斷，並且不止一個，每個都在我的底下爆炸，我斷定這一定高射炮正在向我射擊，朋友，你打我吧，我將下幾個蛋送你吃。

我飛着曲綫的航路進行，以躲避高射炮的射擊，牠愈打愈兇起來，我的四周不斷的爆炸，我的飛機也有些不穩，每逢牠爆炸便影響得跳動，我走到高射炮的上空時，我就看出一塊很大的長方場子，場子的西邊好像一個村莊，前面一條河流，再西邊是一個山。這是楊明堡敵人機場！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嗎！我想那裏的汽油和材料一定放在村子裏，並且飛機也一定擺在靠近村子的地方。于是我決心下彈，放開炸彈保險鈎，把機頭推下，作峭峻的俯衝。那時發動機瘋狂的怒吼着，好像牠也在向敵人示威。我把瞄準具對正之後，便連續的把十個炸彈投下，接着就作個上昇轉灣。我回頭

看，那一個地方爆炸的火焰衝得很高，我的飛機不覺的一動，接着那裏就起火
了。

高射炮也不再射擊了。

我得意的向自己陣地飛回。走了很久之後，還可以看那裏的火光，心裏說
不出的痛快。

我不斷的搜索敵機，後面的射手也緊握着槍柄，在等待敵人驅逐機的到
來。

到了自己陣地之後，天已經亮了，可以看見我們陣地上弟兄們。他們很狂
熱的向我招手，我也向他們作一個蜻蜓點水的玩意。

到機場時，谷雍已先我而到了，我跳下座艙之後，他們跑來向我握手，把
我抱圍了，就是連場外的人都很歡喜。

我叫人立刻掩藏飛機，恐怕敵人會來轟炸的。

果然停不久，有幾架轟炸機在大批高速的驅逐機掩護之下，飛到我們這裏來；可是我們早把飛機藏好了——空城計成功。

添寫完任務報告之後，田柱拿一杯咖啡給我。他對我說：

「當谷雍一個人回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你完結了。不是被驅逐機打落，就是中了高射炮；再不然就是撞山了。大家都在擔心，並都要去找你的紀念物呢！」

「你沒有去給我買棺材吧？」我笑了笑回答他。

停了停之後，隊長叫立刻裝炸彈，繼續派人出發。（英）

八月十五日的回憶

一個近似黃梅天氣的八月十五日的午後，我們從六百公里以外的地帶飛抵了南京；而在剛剛馬虎地用過了午殮，我們也就首次的在首都的上空領略了偉大的空戰的一幕。

是在將近一點的時分，我們在微雨中降落大校場的飛機場。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飛機，在場的四邊牽成個弧形，這便是我們抗敵的急先鋒。所以我們看見了，都深深的會覺到年齡雖然十分幼小的中國空軍，也將得展展他的羽翼了。

午餐間，見了許多久未見面的相識者，相問之下，知他們也剛從各地結集

此間，且在最短的期間內，就要肩起我們偉大的任務，去轟炸上海的楊樹浦。

——昨天在杭州曾擊落十二架的敵機，並俘獲敵空軍人員數名，中有一名跳傘下降，見我驅逐機近前便要揮手表示不要開槍，落地後，又雙膝跪在地上向當地的人民求降。周君說話時的態度一如從前，總愛用大姆指頭來加重他的語氣。

——今早我們剛離了南昌，聽說就遭了敵機的襲擊，唉！真可惜，假使我們遲走二小時，不，一小時，那我們也就可以和敵人見見面，準定不讓他回去！他是驅逐隊裏服務的，他對此次機會的失去，引為莫大的惋惜！

——小弟：不怕他精，不怕他呆，只怕他不肯來，你愁沒有機會麼？滑稽的張君說得大家都笑了。

我們談到各自的別後，談到今後的努力，忽地間，警報聲從飯廳的四壁反

響過來，音調尖銳而悲沉，象徵着瘋狂的敵機在多少時間內，就要到來幹他殘酷的殺人的工作。

我們連忙跑到機場去打聽：敵機二十八架是在浙省的邊境正向首都飛來，場裏的人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防空的部隊也抬出他們的高射機關槍，安置在築好的陣地裏了。我隊飛機已趕不及加油，因為當地的飛機實在過多，僅有的機械人員都在忙着開槍，發動機的爆發聲也就在不久之間蓋住整個的大地。

十五分鐘以後，緊急警報放出了，和城裏的警報聲適切地共鳴着，場子附近的居民望着天空在逃跑，以冀遠離機場，淒淇的號音把整個的首都陷于從未有過的嚴重局面。

我們的驅逐機三架，五架，一隊，二隊向南起飛了，灰黑的暗雲低垂在空中，我們的飛機高過一千公尺，就得鑽進雲裏去。

我和幾位同事，站在機場的緣邊，和看一個奇蹟一樣，並不存半點害怕的心理：眼見着我驅逐機在京郊護衛的森嚴，不相信盲目的敵人，真的會來瞎撞。二十分鐘過去了，雲比前好像更要低些，且似欲再下微雨的樣子。我們以鷹隼的視線注視四方，還是看不見敵機的蹤跡。

再過數分鐘，在西南方遠遠地有雙發動機的飛機四架正朝着機場飛來。

——我們的轟炸機回來了！顧君指給我看。我看看來機的形式，跟我的轟炸機完全相同，恰巧我們的四架轟炸機於警報前離開機場，所以我也以為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全副精神注視着來機，但正在這剎那間，我京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高射砲也連珠似的響着，一縷縷的黑烟圍繞着四架來機的方向直至機場上面的空際。

——敵機，呀！不是我們的，顧君叫我一齊蹲下來，四架的敵機剛好在我們的頭頂飛過。敵機貼着低垂的雲幕橫過機場，雙尾巴，翼底的大陽徽，都清楚的可以看見了；炸彈和小缸子般大的從機底掉下來，不久，聽見炸彈在空氣中磨擦的『初初』的聲音，接着，就是連珠式的洪亮的爆發的巨響，有二個炸彈正落在離我們的百餘碼的空地上，我們幾乎可以聞着炸藥的氣息了。

敵機放了炸彈後，拉高機頭向雲裏躲着了，但另又有四架從雲隙裏出來，城裏的上空同時也出現了四架。向南飛來的四架，我一時一刻的注視着並担心着牠的投彈，因為他的航線正在我們頭頂的上空，我這才覺得有點危險，地上的防空隊咯七地放着機關槍，可是，總看不見敵機的下墜，我想走過我附近的一座機關槍陣地裏去，我自信着以我飛航的常識，必可打中一二敵機來。

南飛的四架敵機正在我們的頭頂投彈了，一個，二個，五六個……：……：可

是，我心裏不驚慌，我也學過投彈，我知道炸彈尚有相當的時間前進，所以我是很安定的。

投了彈的敵機飛入雲端，但在光華門的空際又有四架出現了。且很清楚的可以看見炸彈掉下地來，接着是一連好幾發如雷的巨響，響聲過後，一縷縷的黑烟直冒上空，我心裏想：那裏準定死了不少的無辜的同胞，他們都和他家裏所有的東西付之灰燼了！

好，我們的驅逐機從郊外看見家裏起火了，他們就執行他神聖的任務，在京郊攔截敵人，現在回頭看見這乘隙而入的強盜，心裏更加憤恨，開着最快的步子來追他。我也懷着滿腔的熱望，望着我驅逐的隊伍能夠破空殺敵，我並以全市的人民生命，財產付託他，好像覺得：你能把敵機打下來，就無異救了一百幾十萬的生命，反之，你不衝下去，你自己准然可以活着，但全城燬滅了！

果然，我們兩架驅逐機迫近敵機了，我們很清楚的聽見空中略略的槍聲，不久，敵機起火了，我們都不自覺的拍掌跳將起來，而對我們那位英勇的戰士，懷着無限的敬意。

剩下的三架敵機，朝着東方逃走，我們的另一架驅逐機又追上了。和先前一樣的分明，另一架飛機油箱又被擊中了。此時，城市的上空，我驅逐機又追着另一隊的敵機，我們簡直目不暇接，歡喜把所有的人都狂跳起來了。

我們眼看着敵機的墜落，給侵略者以打擊，我們神聖的抗戰，在首都發出他的信號了。予敵機墜落的一剎那間，我不禁代敵自問：「懷着侵略的目的從千里外來到此間，而得到如此的下場，你將作何感想」！

——真倒霉，我們應該給敵人以甜頭的，今天却白白站在地上，反受到敵人的苦頭了。四週進攻了敵機，我心裏如此私下地嘲笑我自己。

——我們明天就得到上海去對敵人作個痛快的回答。陳君高聲這樣地說着

忽然，機聲又漸漸近了，我們抬頭一望，見我們的驅逐機一架正追着一架失蹤的敵機入雲，過後只聽見機槍的響聲，機聲又漸漸地遠了，直至完全消沉。

解除警報的號音嗚嗚地響起來，同事們也從蔭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我們都懷着輕鬆的心情。忽又回到機場裏，想探問一個究竟。

空中寂然無聲，敵機除墜落者外，餘的都狠狠的逃散了，回想他們在數小時以前，浩浩蕩蕩的殺崩前來，很夠起勁的，可是，現在呢，有的幸而脫險，但眼見着伙伴們一個個的墜落，和回到他們的根據地裏看看座位前後的機關槍洞，也就夠使他們寒心；嘆盜匪之不應做了。

解除警報的號音長長地鳴着，一般市民也從各自掩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消

息很快就傳了過來：遠在機場數百里米外炸死了三個工人，機場除炸了兩個大洞外，一些也沒有損失，我們走回站本部。那邊已擠滿了一羣一羣的同事們，在大談其英勇的戰績。機場裏的兩個洞，約有一丈的寬闊和一丈的縱深，站裏有的建築和宿舍，棚廠，油彈庫等都還驕傲地矗立在那兒。我開始否定了炸彈的威力，而對於敵人漫無目標的投彈，更使我們給敵人以強國空軍的一個否定。

——如果敵機下次再來，我們還是就在站裏好了。大家都如此地說着。因本日敵機的投彈，反把離開敵人投彈標的——飛機場的人們炸傷了。

解除警報後的三刻鐘內，站裏就連續地接到幾起的報告：已經證實的，有五架的敵機墜落，餘的尚在調查。再過不久，敵機的機關槍，地圖，飛機的牌碼也送來了，此外還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日本女人的一千人針一，約有二寸的見方，聽說那便是日本軍人靠以打仗的唯一符咒，哈哈！（紀人）

北戰場蒼茫的上空

當「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的時候，我們這一大隊駐防在西安。活潑堅毅的同志們，都抱定了一種「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切望着出發命令的立即頒下，好去爲國家殺滅野獸，爲我同胞雪恥復仇。

我們移防洛陽的消息。是在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早上才發表的，所謂移防，其實是參加作戰的一種暗示。記得那時有一位同志問我：「移防嗎？爲甚麼我們還不出動？」我當時就很誠摯地告訴他道：「同志，不要着急，我們移防洛陽，說明白些，便是殺敵兵。因爲洛陽可以做我們的空軍根據地，太原，安陽，鄭州，臨汾，綏德等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飛行場。」他好似被我提醒了，快

樂地舉起手和我道別——大約整理行裝去了。

到洛陽不久，我們就接到出發太原的消息。在這個時候，我全身的毛孔緊張着，一腔的熱血沸騰着。心裏好像在吶喊：「拚命的時間到了，撲滅日寇鬼焰的時機來了！」

在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就從洛陽飛到太谷。落地不久，隊長就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司令官由太原打來的，要我們全隊武裝，聽候命令；可是很不幸，當天下午氣候突然變得異常的惡劣，不得不無條件地中止出發。翌日早晨，不知怎樣我的飛機和機關槍都發生了毛病，檢查結果，發動機中的滑油回路不通了。隊長就派了數位機械人員負責修理，要到十四號才能動用，這使我感到萬分的納悶。

好容易到了十四日清晨，全隊担任工作的人員，很早就離開溫暖的被窩，

因爲隊長在昨天晚上已經發表當天的任務：須在今天早晨五時起飛，前去轟炸原平。匆匆盥洗之後，先把地圖以及應帶的物品裝好。哪時天空還張着一層黑幕，直等了數十分鐘，東方才慢慢地發白。隊員們全都集合在飛機場，飛機的溫度和溫量，都已配好，只等待着起飛的命令。不久命令下來了，我們迅速地跳進座位，檢查飛機，立時從地面升起。我是排在第二小分隊的第二僚機，一行十一架，怒吼着向目的地邁進。只須五十分鐘目的地就呈現在機翼底下了，隊長做個投彈的記號，大家一齊把炸彈擲向敵人的陣地上。轟轟轟……黑烟冒出五六丈高。當我正俯視着敵陣上混亂的情形，兇殘的高射砲彈，恰巧在我的機尾上爆炸起來，空氣激烈的振盪，使我的機頭像斷了繩的野馬似地往下直衝，經我拚命操縱的結果，不旋踵就恢復了常態。我忙向機尾上檢查——還好！尚能自由地昇降，轉彎，我很興奮地飛舞空中，瞥見敵陣上有一羣東西蠢動着，

像汽車，細看又不像，像坦克車，又辨不清，我們就把吊在翅膀上的炸彈一齊投送下去；敵人的高射砲彈在我們飛機的周圍爆炸着。任務既已達到，大家就跟隨隊長安祥地飛回防地，這天轟炸的成績，根據敵方的報告，損毀坦克車二十餘輛，高射砲五六門，炸殺鬼子一百多。初次出征已夠使敵喪胆了。「瞧吧，下一次更厲害！」我心中這樣想着。

返防不久，司令官來了一個電話，要我們這一隊趕快武裝，掛好炸彈，等候二次的出發轟炸。是的，在戰鬥員的心理，任務愈多，精神上越是興奮。大家吃好飯後，穿上飛行服，到機場坐着，一面警戒，一面靜候命令。不料到十二點多鐘，來了警報，說有敵轟炸機十二架來襲。同時接到司令官的命令，要我們飛往長治，準備明天工作。因為長治站沒有炸彈，所以每架機都滿載了炸彈去。在敵機還未達到之前，我們已經昇空，飛向長治去了。到長治後，大家

都去站上休息。想不到該站的設備如此簡單，連吃，睡都發生問題，直到晚上九點多鐘，縣政府才派人來領我們到一所學校裏去，這也可說是特別的優待了。在十點多鐘的時候，縣政府送來一個電報，隊長拆閱後，馬上就向我們宣布，要我們明天早上出發炸崞縣。好，又有了殺敵的機會！我總覺得我們飛行人員，只要飛上天空，比什麼事情都來得痛快，尤其是大隊的出發。

十五日晨，我們起得很早，瞧瞧天，漆黑的。隱約地看到屋瓦上都被水浸濕得發亮。「毛毛雨又在作怪了，」一個同志這樣說。由於天氣的惡劣，大家都不同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失望。到上午八點多鐘，天氣似乎又在轉好了，隊長召集擔負任務的同志們到飛行場去，掛好炸彈，檢查發動機。在十一點半鐘奉命昇空，當天的任務是破壞崞縣東北路上的一座大橋，炸燬了它，可以使敵寇三四天內不能運輸，在軍事上是有很大價值的。

飛了不久，就到了太岳山的空上，因為氣流太壞，非得拚命地緊握操縱桿，休想操縱住機身！我想如果在學校裏使用這種飛行的技術，早被教官開除了。跨過太岳山就是壽陽，再過壽陽，用不到三十分鐘便抵達崞縣。當我們飛進目的地的上空時，全隊分列為四個小隊，向右排成「T」字隊形，拖長到數十丈長。每一小隊採用俯衝投彈，假使從地面仰望天空，真像一條巨大的蟒蛇，張牙舞爪地翻滾而下，去攫取牠愛吃的食物。我們從容地行動，並沒碰到什麼障礙。

完成任務之後，我們依舊列隊飛回。到了忻縣上空，忽然我的機不受操縱地離開了隊形，振盪得非常厲害，使我全身的神經因受不了過分震動的刺激而發生了疲倦，好像感覺得發動機架快要和機身脫離關係一般。看一看地圖，太原快到了，我於是鼓起勇氣繼續前進。那時的轉數已降到一千三百轉，把油門

開到底，反而減少到一千轉左右，我只好重新關起油門，再來檢查油溫，油壓，及汽油壓等錶，全部好好的，那一定是斷了螺旋漿！這時亂風呼號，連我的眼鏡都戴不住。好容易到了太原，着地之後，急忙檢查飛機，果然四五寸長的螺旋漿被吹斷了。經司令官的允許，在太原換了一叶曾經被槍彈打穿兩個洞的螺旋漿，很擔心地飛回洛陽。臨別時，還囑我再來加入這個戰團。（唐子靜）

毀滅匯山碼頭

七七事件爆發的時候，我們的空軍第七大隊正駐紮在西安，蘆溝橋的砲聲，激動了全國大眾的人心；站在國防前衛的我們，更爲前線將士所發出的反抗的槍聲而熱血沸騰，等待着殺敵的命令，去效命於遼闊的天空中。

報章的消息一天天地緊張起來，敵人陰險的挑釁，已給我前線的將士以當頭的攻擊了，戰事很快就擴展開來，我們讀着號外的新聞，心裏在興奮着，但同時都一致的驚相疑問：「爲什麼我們的空軍還不出動？」

是在豐台車站曾一度爲我軍收復的前後，同事間不知那兒吹來了這樣的風聞：我國空軍第九中隊，有九架的飛機，帶了九十顆的炸彈，去轟炸敵軍陣地

，這消息，給乎我們以「或許」的慰安，但隨此而來的是：「爲什麼我們這個大隊却仍沒有出動的命令呢？」

真的，積在我們每個中國人心頭的苦痛，已至無可復忍，非起來幹牠一下不可了。我們焦急的等待，已經是不耐其煩，熱血在我們胸中奔流，我們開始怨艾我們的上官，怪他爲何不在敵人未曾料到之前，以迅速的動作，來給敵人以一個猛烈的炸擊？

我們在天天期望着的出動的命令，終於×月×日以秘密的形式頒下來了，敵人在上海的挑戰，我賢明的統帥已知道二十一年春浙滬的悲聲劇一定要重演，但此時既非彼時，站在國防前衛的守國空軍，不在說，要在我們的肩膀上負起我們神聖而偉大的使命！

我們以「枕戈待命」的準備，很快就打好了我們簡單的行裝，上峯的命令

是「克日抵京」，所以雖然風雨俱來，我們仍得冒雨而進發。我們跟着領隊的安全隊長，飛得很低很低。我們跨過田野，越過河川，過了一程又是一程，每經過一個市鎮，一個鄉村的上空，都可以看見有無數的人頭仰起來，有的且不斷地揮手，好似民衆們也知道了我們是出發前方，而揮手慶祝我們的凱旋。

將到首都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風也發威的狂吹，震蕩着整架的飛機，兩邊搖擺不定。於是，我們只能賴着我們的飛機和精神和風雨搏鬥，這搏鬥無異啓示我們！你們於未臨敵人之前的一刻鐘，都得隨時隨地的鍛鍊你自己。

我們終於安全地降落在大教場的飛機場了，可是，不久，敵襲的警報就發了出來。我在擔心着我們可愛的飛機會遇到意外的不幸，給敵人的炸彈炸毀。

『我們從遠地送了這東西來，現在趕不及添油起飛，如果給敵人的賊眼看見，豈不是白白送此無謂的損失？』

但敵人的眼睛畢竟是梟鳥，放了好多的炸彈，都在平民的住宅上，平曠的田野間爆發了；解除警報後，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還平安地擺在飛機場邊，我見了，恍如陷入於童話的傳說裏，對着我們要好的友朋，不禁說聲「無恙！」當天的傍晚，我第×中隊輕轟炸隊，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從上海前線回來了，多言而綽號「了哥」的吳君得意地述說着他的經驗談，「敵人的高射砲雖多」他告訴我說，「但你用不着懼怕，他的射擊是漫無標準的」。

八月十六日的早上，我們圍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安隊長用了他的紅鉛筆對我們劃示了敵我陣勢的地圖。那時的敵人正擬以優越的砲火欲效一二八的故智從北四川路衝過來，但他們的計劃是失敗了，他們的援兵不斷地從國內運來，而我們是日的任務就是轟擊楊樹浦的敵軍碼頭，以制阻敵人的登陸。

我們親自檢查過已經安掛好了的炸彈，然後，依着隊長的指定，一架一架

的起飛。我們在機場的附近盤旋了好幾分鐘，集合了我們的隊形，取得了相當的高度，便直向上海進發。

隊長所取的路線，是從句容趨金壇，直過大湖的邊緣，當日的天氣雖是雨後新晴，但一片片的白雲，仍充着多量的水蒸氣，或濃或淡地在我們週圍掠過。我俯瞰着我壯麗的山河，知道牠正委身於我們鐵翼的保護中，多水的禾田，蒼翠的青山，江南的佳麗，盡在我們的機翼下。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馬達的聲音互相唱和着，一路都顯得異常良好，出發對於我，這是第一次，但我自始就保持着興奮而痛快的心情。我沒有立功成名的念頭，給侵略者以打擊，我惟覺得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全力以赴的戰爭。在蘇州的附近，我們碰見了一隊的同路人，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回來，他並曾用信號打了個招呼，意思是說：『大家是同志。望你好好地豎立

起你們光榮的戰績』。

那日我們適碰到我們航空中所慣用的名字 Head Wind 鼎頭風，所以飛行預定的時間，距我們的目的地尚遠。不久，終於到了真茹了，我得了隊長の指示，遠遠地望見總有十架以上的飛機，高過我們二三千尺的空際向我們繞飛過來，我立即回過頭去，通知我後座的同僚，但見他早在緊緊握住機關槍の把柄，在找尋適口的獵物。

飛機不斷地前飛，上海北站的鐵軌最顯明的指示了我們一個路向，我們儘在可能範圍內，把我們的飛機密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敵人斜角度的高射砲，在我們的前面爆發，表示歡迎了。

先前所看見的十多架飛機，現在是益發和我們接近了，他是我驅逐第幾隊，他們穩穩地握住上海的領空權，不讓敵機來對我們的轟炸隊施行半次的衝

擊。

我們的隊伍既經入了市區的天空，敵人除了拚命在開着高射砲外，顫慄在我們鐵翼掩蔽之下，再沒有了其他的抵抗。市區中黃磚綠瓦的房屋，一座座的映入我們的眼簾，我們都很清楚的俯瞰着虹口，黃浦江；浦東也遠遠在望了。敵人的高射砲益發密集起來，一眼望去總有四五十發在我們的左右同時爆發。可是，牠對我們一點也沒有傷害，只見一縷縷的白烟球。在空中逐次疏散開來。最後，安隊長找定了匯山碼頭的目標，一個信號我們就請登陸的敵軍吃了七十顆的炸彈。

我們飛過了浦東，頭上有我們的驅逐機在迴旋，陸上有我英勇的部隊在歡呼，就在如此簡單的序幕中，我們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我回頭遠望，見落彈地點正冒着濃濃的黑煙，那裏原是通商的碼頭，『但

敵人用牠來作攻我的前營』我私自的想：『只好對不住了』！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我們以輕鬆的心緒回抵了南京，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出戰。——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紀人）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我們從平漢路歸來，天色已經將晚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歡慰的人們，殷勤地招呼我們進食，而我們內心却迫切地感到但求休息的時候，傳令下來，又是立刻準備。

從大隊長那裏聽取了軍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地圖上翱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齊起飛。

這一次，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在那邊偷圖登陸的敵人。

從機場到吳淞，我們事先不但從未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夜晚襲擊，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胸，是漲滿着『保衛國土』的勇氣。什麼都不怕的！

x

x

x

x

x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作戰，我們正在裝架炸彈，準備飛滬；而敵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們眼看着敵機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那最後的一分隊忽然搖擺起翅膀，照呼它的同伴，說明已經被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還來不及得到命令，然而我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這抗戰中最可貴的武器任人轟炸，我們是必需起而迎戰的。

我們匆忙地僅僅起飛了四架——我們有一架是在匆忙中還未升空而翻了的——而敵人重量的炸彈已經擲下來了。

我們趕上了一架敵人的重轟炸機，我們無情地襲擊，我們自己都奇怪，平時的射靶練習也不會如此準確過；而這次都異常順利地被擊下來。

事後調查，此次共擊下六架敵機。

敵人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x
x
x
x
x

憑着這空戰的實際經驗，我們心中更有了確信，勝利的前途是被把握着。跟隨了隊長。差不多半個多鐘點以上，我們飛近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在北方所見的盡是高山叢林，現在，遙望前面，白茫茫大海，霧一樣迷濛，十餘艘敵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我們尚未飛近，高射砲的火光，像流星般紛飛了。

不一會，敵機也在左角起來了，在相距千碼以上的遠空，敵機上的機槍也

軋軋地遙擊過來。

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不是充分地表現了敵人的膽怯！』

天，已經不讓我們看清楚那陸地上的一切了。

有一架我們的轟炸機，拋下一個照明彈去，而機身立刻向左旁讓開的時候，一架敵機却在它的背後偷襲上去，我們正處在敵機的上空，我們迅速地對準了瞄準器，撥動那開關，前面機翼地四挺機槍就一齊射擊了，這時候，坐在我身後的R同學，也正在努力上掃射追擊上來的敵機。

射擊！射擊！追逐！追逐！

緊張，興奮，充滿了這一刹那。

然而這場面，僅僅是一刹那，敵機好像不見了，而我們的轟炸機已經完成

了它神聖的任務而歸去了。

我們能見的，一架單翼的攻擊機還和我們在一起。

同時，我們更發覺了敵人的高射砲是如烟般密集過來，血紅的子彈如雨點般在胯下飛射。

爲了比較可以避免高射砲的威脅，我們於是藉着房屋和樹木掩護，作幾十尺的低空飛行，我們看見了大隊敵軍的陣地。一個圈子繞了過來，地上的民房起火了，火燄上升，它使我們機身不能逼近地面，我們只得沿着火繞飛。

火光映耀，它指示了我們以目標，拉起那炸彈架，五十公斤的炸彈便弧形的下去了。我們也用機槍掃射，人，馬，一排一排的傾倒下去。

而地面上機槍的火花，還是燄火般狂飛。

我自覺，我忽然地自覺機身的速度減低了不少，汽油表的指針，漸漸地低

落下去，顯然地油箱被擊漏了。

身後的R同學，忽然又打亮了一次紅燈，我回頭去一瞥，祇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裏，他那挺自由活動的機槍也懶懶地掛在一旁。

立刻，我們立刻離開那戰地。我很明白，我們已經處身危險中。但是「冷靜」，「冷靜是力呀」！

機身迅速地被降低，汽油表筆直地落下去，我們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來，我回頭招呼R同學，他還是那樣微笑地橫着，而鮮血却濺遍了四週。

在他那座旁的機壁上，我還可以看見他自己的鮮血寫成的。

「保衛國土」四個大字，點滴的流下來。（俞中人）

擊落三輪寬

昨天晚上，敵機來我們剛到不久的太原附近襲擊，經過口口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果，打落了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剛發亮時，距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北地的秋天，已是夠冷，括了一夜的西北風，水銀柱因而又降低了數度。風不但沒吹散了雲，反是帶來一塊塊黑的堆積在那裏，好像担心着可怖的空戰又將爆發，裝出這一副鬱悶的面孔。

不管天容的喜或悲，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到敵機來襲的消息

，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上九架「霍克」機。準備竣空為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見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他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地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天空前後飛着。老黃亦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機身老是搖擺不定，尾部還不時冒出慢長的黑烟來。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敵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敵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是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的爆烈

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之後，用鷹隼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架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架亦集中全力，向敵人的轟炸機攻擊，敵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描寫在封神榜裏的「鬥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洩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可是如果你有閒心，翹首東望，灰淡的陽光這時又分明躲在雲堆裏去。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敵機越打越多，當陳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屈：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令人乍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又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敵機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

北上空和敵機正在酣鬥，脫離不得。他就決定，親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直向魔鬼跳舞的地方衝升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地失縱了。老黃血戰一場，不能避免魔手的槍攔，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闖抬頭，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就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章。好像染滿了無辜的中國百性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擔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口口的戰鬥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振作盲目地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敵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聳，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格就一陣機關槍彈直打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臂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敵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敵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擊射中，不知怎樣一來，敵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烟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寇機就埋葬在這烟火裏面了！

「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腴的大祭！」

奇光達到了這偉大的任務，我們相信一定又在那裏哼幾聲老調的！但是當他覺到臂部的刺痛，他想這該是轉頭的時候了。

敵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隕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一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麋鹿的似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迸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将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五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敵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

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凡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人家爲什麼會給他「英雄」的緯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敵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方明）

我飛炸蕪湖的經過

大概是一月二十六日吧，我們曾經到蕪湖去投了幾顆炸彈，轟毀了寇方的幾架飛機，我永遠不會忘那一天的，牠在我底生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那天清晨，我從木板的牀上爬了起來了，桌上的一瓶臘梅花便映入我底眼簾，牠是美麗的，向我飄着美麗的淺笑；於是我想起來了，這束花是女師的同學送來的，民衆對我們是這樣愛護，我們多麼的興奮，最好幾天呢再去炸死些寇軍，心裏才舒服些。一個月以來，我們幾乎每天在空中生活，真像鳥一樣，在白雲裏翱翔着，情緒也是飄飄然的。

吃過了早餐，正想到機場上去作一次閒逸的散步的時候，立即接到了命令

，叫我們到蕪湖去轟炸，小胡高興得狂叫起來，忙穿航行服，現在穿航行服的技巧很迅速了，只要幾分鐘就好了。走上機場，登上了早已預備好的轟炸機，我這架機裏，只坐我和老馬，老馬是我底小同鄉，一個小小的個子，他說：「我們要投得正確些。張張面子」我微笑地向他點點頭。

我們是結隊而飛的，我們的一小隊共三架，排成三角形，因為大家心裏很焦急，所以都開足了四百匹的馬力，恨不得立即飛到我們的目的地，到蕪湖去的航空線我是熟悉的，將近到達的當兒，我們就分散了，我先把自已的機躲在白雲裏，因為我是準備最後一個去投彈的，朦朦的雲塊堆在臉上，心裏是很輕快的，要是在平日的話，我一定要打幾個盤圈，鑒賞一下空中的雅景，但是現在却不能，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同伴的飛機，我看得不大清楚，大約是小胡的飛機吧，牠先取了個靈捷的姿態，像速逝中的光線般的飄了下去，投下兩顆炸

彈，突然有烟火冒了上來，我想一定有幾架寇機被命中了，寇軍對這突來的空襲起了恐慌，凌亂的發高射炮，一陣白烟在空中漫瀰着，並沒有射傷我們的飛機。

等到其他的飛機一連擲了七八顆炸彈以後，我便從白雲裏溜了下來，在蕪湖的上空繞了一週，蕪湖市我以前是去過的，那是中山路，那是車站，城郊的一片大空地是機場，我看得很清楚，我忙飛了下去，將近一千公尺高度的時候，立即投下了兩顆炸彈，那都是四百公斤重的，一顆丟在空地上，一顆剛中了一架寇機，烟冒了起來，我快樂地堆起一抹笑，在空中繞了一個圈子，在想飛回去的當兒，突然從西北角上飛來了五架寇機，像在追逐我們的樣子，我們的飛機便飛回來，大家都分散了，採取包圍的形勢，我向其中較大的一架寇機側方飛去，企圖來個奇襲，不意那寇機早知道我底用意，向我亂射機關槍，我也

以機槍還擊，格格的声音蕩漾在空間，我的機翼上吃了幾顆子彈，但沒有關係，仍舊可以飛，我看見奇襲的計劃失敗，便陡然飛上高空，在一堆白雲的上面，盤旋在他們的頂上，憑高臨下，採用攻擊的方式，向下飛去，寇機看見局勢不對，便向西逃遁了，我忙擲了一顆燒夷彈，也沒有觸到它，這時，其他的伙伴也把另四架寇機趕跑了，我們便結隊飛了回來。

在歸途上，我的心是愜意的，用四百十五匹馬力的速度，飛回我們的陣地，踏下機板時，隊長和同伴們都跑了攏來，我們欣歡地握着手。（黃依凡）

薄暮飛轟寶山

從九月到十月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江南朗潔的晴空，幫助了×大隊完成不少的任務，在東戰場幹了兩月餘的夜襲轟炸，堅實的鐵拳，粉碎了倭奴淞滬一帶的陣地，熊熊的烈焰摧毀寇敵無數的軍火與生命。

十月二十二日好天氣，不括風，×大隊最能利用這種機會出發送給敵人大量的禮物。當夜航燈車由××地開進機場時，成隊的鐵鳥已從根據地飛到待命，在機場中擺成一字隊形，那雄偉和奇壯的姿態，正像徵着今天出動的勝利。

張代大隊長趕來宣達命令：「諸位同志，今天的任務是轟炸寇軍正在寶山趕修的飛機場，由××大隊所屬××兩隊聯合担任，×隊派機×架，×隊派機

×架，×××同×××駕駛×號機。一經大隊長一一派定之後，大家急忙準備，穿好戰衣，整隊走向飛機場。機聲拍拍鼓舞了戰士的勇氣，激動了雪恥復仇的雄心！

深秋的白天，好似加速地縮短，一刻前曾高掛在西方的太陽，這時已漸漸向地面沉沒，在時鐘上祇不過是四點三十分的光景。這便是在戰術原則上所選定的起機的時間，我們十位戰友，一齊迅速地爬進派定的飛機，梯次地踏上征塵。

那天陳副隊長領隊前導，餘機成隊緊緊地跟隨在後，抬起機頭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朝着目的地飛去。這條航綫已是我們的熟路，不到幾十分鐘便見浦江如帶淞滬在望。可是那血紅的太陽，完全沉沒了，夜幕籠罩着大地，偌大的寶山城好像變成一座昏暗無光的死城。設非寇敵用探照燈和高射炮編成一串串

紅綠彈光，也許我們找尋目標還沒這樣容易。

黑暗中我們搜索所要轟炸的目標，靠領隊機敏銳觀察好不容易發現了有點可疑的地方，一賴照明彈投送下去，寶山機場的輪廓就在我們視線中展開了，同時在照明彈的光耀底下，隱約中看見敵人驅逐機連續地起來了八架，我們用同時投彈法，將各機所攜帶的××公斤禮物送給那塊見方形的平地，剎那間塵灰四起濃烟似地蔽滿全場，但那八架怪燈一般的寇機却也漸漸地飛近，我們竭力保持隊形，大家緊握槍柄，構成雄厚的火網，預備和倭寇拚個你死我活，可是漆黑的天空，使我們在保持隊形上發生了相當的困難，既不能開燈，敵機又漸漸地迫近，大有發生纏鬥的可能，爲避免相撞起見，我們便化整爲零，各自散開來應付這場的惡鬥。

拍拍……好像敵機在黑暗中不能發現我們，開槍探求，我們沉着應戰，寇

機沒法進攻。拍拍拍敵機上的槍聲又在連續起發響，這一次却不是試探，因為另一種由我機發出的不同槍聲，清楚地聽到，原來我們的領隊機已經與敵機接觸了。可惜天空太黑，無法戀戰，並且我們已達到了轟炸機場的目的，就開足馬力，安然飛返。

（家朋）

空之祝福

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微有幾朵白色的浮雲遊戲在碧色的天空中，把遠遠山巔的廟宇搬在人們的眼前。這是自從抗戰以來僅有的好天氣。

「喂！粹剛：祝你們隊士今天好運！」我懷着一般愉快興奮的情緒，踏進休息營的門，向人堆中找到了劉隊長，突然地用這麼一句代替了「早安」。

回頭，我又看見高大隊長（志航）也在這裏，我忙着問他：「呵，你爲什麼這早便來了，還穿着飛行衣？」——因爲他現在患病初愈，尙不適於飛行啊。「鳥不能離開天空，飛航員不慣久居陸地上，何況作戰期間，我不能看着鬼子得意地欺侮我們。」他極度興奮而鄭重地述明了他是特地來參加戰鬥的。

「！還是等着完全好了再幹不遲。」

「不，不，我不能再忍受了，我有我的信心，我底傷口會幫助我，你看罷，今天。哈哈！」

屋裏頓時肅靜了許多。僅僅極少數的仍然躺在屋角的藤椅上，其餘的都圍攏前來，聽着我們底對話。大家望着高大隊長激昂慷慨的神情，各人面上也都飛起了一種特別興奮的光輝。我們一抬頭便看見紫金山。紫金山敵機來的時候，總是跨過它而向京郊進達，所以當我們看着它時，我們還有另外一顆心在想着另一樁氣憤的事情，但是今天又有些不同的新情緒，同樣地大家在望着紫金山。

時間大概快到十點多了，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地向着紫金山眺望，都是望它底頭上給我們發現完全滿意地一種光芒。

『回來啦！回來啦！』這誰聽得出是總站長的聲音，一口山東腔，又響亮，又滑稽，他雖然日夜辛苦，可是總是那麼樣起勁。

我們空中英雄斃敵紀錄創始者的高大隊長同戰侶劉粹剛黃泮揚兩位英雄，笑容滿面地給我們帶來完全滿意的新消息：「敵人的兩架都完了。」粹剛說完了這話，拍拍我底肩膀「怎樣？高興吧？」

有什麼話說呢？勝利的欣喜充滿着每個人的心房。伙伴在午飯時可吃苦了，因為每個人底食欲却擴大了，但是伙伴底手脚，好像也比往日靈活了：平常呆板的面孔，今天却現出一種孩子般地表情，老掉牙的嘴巴，張開便合不上，頭上赭色的縐紋好像也添了新紅的色彩。

時鐘的告訴人們是下午兩點鐘了，太陽直射在天空，一陣陣青草及黃土的氣味，薰人欲醉。機匠們都躺在這頗有春風意味的大地上，作短時間的休息。

他們實在是太疲倦了，祇有興奮和忠誠服務的心在營養着他們。

大家正在閒談的時候，忽然雷大隊長由樓上下來，滿臉的笑容，從容不迫的對大家說道：「敵機又來啦！我們馬上準備起機。」于是他便展開地圖，給全體飛行員指示攻擊的區域及方法，全體飛行員一面自由裝束，一面傾聽着命令，在緊張的情況下，每人都懷着一般「機會來了」的戰鬥慾望，一個個臉上都浮出一層紅紅的光彩。高大隊長及粹剛等更興奮得不知怎樣向隊員們講解與鼓勵才好，結果，大家都含笑會意地各自揚手向自己的機器邊去。

這時機械士早得了開車的命令，每個發動機都似要吃人般地發出強暴的吼叫，等待着它的主人命令，好去吃那不速之客。

一隻，兩隻，三隻，……上升，上升，一直升到在地面上只能看見幾個黑點為止，大概牠們都圍着首都兜圈子，監視着敵機的偷襲。

忽地，兩架飛機蔚藍的天空裏，斜刺地竄下，一前一後，都用着幾乎扯破翅膀的速度拚命飛行，一直降到五百尺的高度，前面的一架忽然來個倒轉，於是兩架飛機便在京城上空，給市民表演着最緊張，最兇險的一幕苦戰了。這時誰都不分那一個是敵機，那一個是我們的勇士。一霎時，敵轟炸機已到了我們的場子上空，炸彈像雨點般的落在我底左邊，火藥味暫時包圍了我的四週，濃烟遮住了我底視線，破片的聲音並不比炸彈爆炸的聲音好聽，我急忙逃出彈坑的範圍，就在這一煞那間，我機已在那架破產後的拉長的火焰上，開着小速度，在做着得意地飛翔了，那活潑的姿態，那勝利的飛翔，啊！就是那一瞬間，在那緊張的片刻，我機做一個羨美的動作，釘着了敵人的後腿，噠……鋼彈之流，驟然變成一道火光，燒穿了敵人殘暴的幻夢，射殺了他那被軍閥利用而不覺的可憐的軀殼！

這是我光榮的回憶，而現在則什麼都不忍說了。在這篇記事中的人物，現在大都已成民族的烈士，願他們英靈不昧，呵護着我們的新的空軍的更勇敢的戰鬥吧！

（毅夫）

戰地書

我親愛的戰友：我的身體受了傷，我的精神依然無恙，現刻我坐在醫院的療養室中，傷口在微微地作痛；可是，前天的空戰，仍如剛才的事一樣的呈現於我的眼前，我的心在興奮，血在狂奔，我於是向一位看護討了信紙信封，盡可能地把我受傷的經過爲你道述出來。

前天的上午，我們得到空襲的警報，我們卽九機成隊，以英勇的姿態，準備痛擊敵人，我們升到一萬尺的高度，俯瞰着整個城宇，盡在我們鐵翼的保護之下，太陽懸在空中，發動機的爆發聲咚七共鳴，我仍盤旋了好幾分鐘，尙不見來襲的敵人，不久，在東邊的空際，敵人果然來臨，起初，牠們的機影如一

羣小的麻鷹，漸來漸近，才知道牠是轟炸的機羣，我們不欲它侵入我們的市空，不欲牠害及我們任何一個人，所以我們在郊外就向牠仰擊俯衝，槍機一動，他們失陣離羣，因為領隊的機首次應槍而墜。

戰友，你不能想像得到，敵人的驅逐機隊，還遠高在他們的轟炸機機隊的上空，因此我們不能回頭先去撲擊這鷹隼般的敵人，以除去後顧的禍患。敵人的驅逐機數，總有十架以上，他們瞥見我們嚴正的隊伍，以他們「皇軍威名」的驕傲，竟也以戰鬥間所保有的間隔，掠而空來，我們不負偉大而艱鉅驅逐的任務，在稀疏的白雲之間，和敵人開始搏鬥了。攻擊的信號和舞場裏的音樂一樣，音樂響後，我們便各自找尋舞伴去了，我的對手，他表現得十分高明，他不讓我有瞄準的時間，且常常逃到鄰機的搏鬥間，欲藉此而轉移我的視線，我得了很多的機會去協助我友好的同僚，空戰如比賽足球，你不能只圖自

己的成功，盤球直進；你應該給人以良好的地位，并且讓他射擊，我一方不放鬆我高明的對手，他方也會給我同僚合作幫忙，在數分鐘內，共擊落兩架的敵機，在實質上說來，敵機在速度這一點上，要比我們稍勝一籌，但在靈活的使用上，他顯然是遜色多多，我曾親眼看見，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背後，正給一架敵機急追過來，我捏了一把汗，對我那位同事，閃過「完了」的念頭，就在千鈞一髮的時間，他作了一個急遽的翻騰，反咬住敵機尾巴了。這樣一來，敵機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跑，但在他剛剛要起步的一剎間，同僚追了上去，把他瞄準射擊，使成螺旋的狀態墜落了。

我高明的對手，只要一有機會，就在拚命爬高。佔着較高的優勢，原為空中鬥士所必爭，但一味背着呆板的據典，不管局勢如何，倒反會因此而失算，我自始至終都針視着我周圍的敵人，有一個時間，會有二架的敵機夾攻過來，

但不等到跟尾的敵機開槍，我來一個急驟轉灣，反佔了優勢，把另一架敵機咬住了，我開了最大的速度在窮追，一連擋了幾下機關槍，尙未將敵機擊中，好，他又來他拿手的法寶——上升爬高了。我不失我良好的時機，板動槍機，即見敵機停止了上升，然後是轟然爆發，敵機的油箱中火了。我監視着敵機的尾旋，火光從四面濺出來，這真是一幅罕見的畫！可是說來奇怪，我發現我的腿子酸軟，我幾乎不能置信於我自己的眼睛，一顆應該爲我們所咀咒的敵彈擊中我的右下腿了，這樣。我還苦苦地支持了好幾分鐘，因爲敵人雖是戀戰無心，但尙未完全遁去。戰友！以後的情況，就連我自己也迷糊了，救護的車子，醫院的前門，一一都經過我的眼簾，實在的情況呢，却確確實實不大十分清楚了，戰友！我只恨我文筆的拙劣，不能把前天空戰的一幕，再詳盡的告訴你。我知道，你得了我受傷的消息，一定在爲我担心，可是，當你知道了我傷勢的輕微

，一定又爲我慶幸。真的，我也如你一樣，當我發現我的右小腿受傷流血的時候，我私目的想：死亡抓住了我，此後是不能再有什麼作爲了，但當我曉得我的傷勢並不嚴重的時候，我又安心的說：此後還多着殺敵的時機呢！戰友，敵人這次大批的來襲，總算給他以相當的「膺懲」了。告訴您，若在平時，湯一頭牛，殺一只鷄，我幾乎如一位迷信婦人一樣也不大忍心的，但給敵人以討伐的膺懲，見他潛然下墜，我反覺痛快萬分！戰爭，戰爭誠是件殘酷的事情，可是，我們這次反侵略的求自由的戰爭，却是神聖而偉大的，殘酷的字眼，只能適用於敵人屠殺我無辜的人民，焚燬我美麗的都市與鄉村，至于我們這樣給侵略者以打擊，這種反侵略的抗戰，却是光榮的，神聖的，壯烈的，堂皇的，我們唯有以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并有萬衆一心驅除殘酷的野獸，所以我們對於我們的敵人，不能有半點寬大和容忍，只有以最激烈的手段，給他以

毫不留情的打擊。

戰友，我們數年來所身受的恥辱，委實是太多了，我們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如墮入黑夜的沙漠中，何時才得重見天日？蘆溝橋的巨炮，激動了全國的人心，有不少的人，他們如同夢中醒來，舉目四顧，家庭却隨祖國的河山破碎了，他們無家可歸，家產蕩然，他們的生命遭受到從未有過的磨難，他們即幸能活着，也只能在喘息中求生存吧了。更近一點來說吧，我們此次無端的別離，究竟誰爲厲階？這不是明白告訴我們。大難臨頭，再不容我們有和平的生活，而需我們以最大的努力去死中求生了嗎？看吧！強盜既經佔據了我們溫暖的巢窩，假使我們再不從速起來鬥爭，就得與淪陷地區中人民的遭遇一樣，屈辱去爲人奴隸，供人役使！

昨天寫至此處，因一位舊同事汪君的探望而中止了，他現在既是一個獨腳

人，他的右腿已經醫生替他鋸截去了，他扶着一枝鑲着禾雀杖頭的杖子一傾一跌地蹣跚進我的房門，我雖然不能步行，但我竟不自禁的趕快伸手扶他，他的受傷是在×個月以前，是往上海轟炸的時間，且不道是第三次的出發，他常說：爲了民族的獨立，戰死正是光榮的事情，但敵人所賜給他的却是個半身不遂的殘軀，活着不能效命於疆場，這才是一生一世引爲莫大遺憾的。

現在每一個人都感到國破家亡的危險了，我曾經看過一位河北同事的家信，是從淪陷後的家鄉寄出來的，信中說你不要再顧慮到家裏所有的人，你一心去替國家出力，打倒日本鬼子好了，又有一位同事的太太，剛在家裏臨了盆，鄉村就淪落敵手，於是她不能不負病逃跑，足足走了三十多天，才達到她的目的地。同胞們在淪陷地區中所遭受到的苦難，請你從報章的記述中，雜誌的通信報道中去認取好了，我們的同隊中，好幾位就已經沒有了家庭的人，因此由

於他們的不幸遭遇，使我們每一個人更切實地瞭解敵人兇暴殘酷的情況。戰友，回想我們在校讀書的時間，不都以身許了國家，時時默念着領袖的手錄「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要與敵人的陣地兵艦同歸於盡」麼？我們不常常回誦着領袖的錄語「本校教育的成敗即中國革命最後的成敗」麼？我們受着國家多年的培養，有幾許的相識者在鼓勵我們？有幾許的不相識者在期待我們？我們不能負了民族和國家，也不能負了自己和後裔，所以我們就必須振奮起來，趁此祖國垂危，轉瞬就將淪為人奴的時候！

我們空軍物質的不足，年齡的幼稚，這是我們於戰前時常引為焦慮的事，但自發出神聖的抗戰的信號後，自我空軍參與實際的戰爭後，我們的自信力增加了，我們的經驗隨抗戰的展開而日益豐富了，在八一三以後的數月中，我們無可否認的，我們所用的武器，都比敵人的要差得多，不論在東戰場，北戰場

，我們在物質方面不如敵人，但我們仍舊不斷地鬥爭，恃着我們的熱血與雄心，去和握有優良武器的敵軍奮鬥，南京劉粹剛的力戰羣魔，太原陳其光的擊落敵大隊長三輪寬，皆是空戰中不可多得的光榮，賴着我們的血和肉，始能有這偉大的收獲。

九個月的抗戰，是把我們的意志鍛練得益為堅強，我們的物質也日益充實起來了。我們的飛機，不論在數量上，質量上，都比前加強得多，隨着抗戰的進展，敵人「消滅中國空軍」的瘋言，不僅與事實不符，竟得到相反的佐證。戰友，你們數月來的戰績，確確實實是光榮極了，你們在前線無情投送了幾百噸的炸彈，對敵人的一「中國鴉片飛行員」的侮蔑，作了個堂正的回答，戰友們，我們的職責在捍衛國家，空軍之在今日，決不只是裝時髦，擺門面，我們一面要保持過去艱苦的功績，他方呢，還要發揮我們更大的成就。過去的成敗，

我們不因牠而驕餒；我們要準備長期的鬥爭，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去爭得最後的勝利！我們知道，前次的世界大戰，延長至四年之久的時間，現在的西班牙，也既一年有半，就是亞比西尼亞，亦有八個月的抗戰，但還不算屈服，敵國首相近衛文磨近在國會中狂言，宣稱對華的侵略戰可謂正在開始。所以我們必須以最強韌的耐心，來驅除這兇惡的敵人，我們不能一味等待敵人崩潰而自餒；我們要不停地打擊敵人。「國土未復，軍人之恥」我們認定一日不把失去的土地恢復過來，便是我們莫大的恥辱，我們的工作也一日不停止！

親愛的戰友們啊！我們抱復仇雪恥的念頭，繼續奮鬥下去吧。我們一念及已死的戰友，便常要感到分外地激發，他們已以整個的身體，爲國犧牲了；我們呢，我們幸而活着，就應該感到責任之更加重大。國土日蹙，戰事日烈，我要高呼我的戰友，大家加倍努力。誓踏着已死先烈們的血跡前進！我因爲流血

過多，所以手是非常乏力的，我希望二星期後仍舊回到前線，和你們再在遼闊的空際與敵人誓死週旋：（克凡）

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一時頃，前方二千里的戰線正在流血，光華燦爛的早春之艷陽曬在大武漢的頭上，當是時也，英雄而年青的中國空軍××大隊全體戰士們，在祖國美麗青天之上，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中強盜們，機對機，槍對槍，呼號肝烈，在一百五十萬的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過的惡戰的結果，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在十二分鐘之內，擊落敵機十二架，為民族爭光，為抗戰盡粹，為萬千死難同胞呼出一大口冤氣！這是年青的中國空軍龐大勝利的破曉，英雄的××大隊永垂不

朽的奇勳。

但勝利不是傲倖換來的，白熱的興奮過去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同志（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鵬程夭逝，永不再飛了，爲個人計，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男兒死得壯烈。爲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終是一個悲哀永恆的損失。

青年戰士的熱血飄 在大武漢的青空，滴落在祖國的大地。英雄「二一八」悲沉的「二一八」啊！四萬萬五千萬人仰望蒼空，爲青年將士一灑哽咽感激 熱淚。犧牲的「二一八」，壯烈的「二一八」，永遠成爲寇方空軍之「喪節」的「二一八」，××大隊的「二一八」啊！我們永遠紀念中國雲中的翼陣，領空的長城！

（一）侵略者之大羣

「二一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逼漸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是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已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一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這是敵方空軍戰略的奇襲！過去多次空戰，吃虧已不少，這次非給我們一

個大破壞不可，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

鳴——鳴——鳴，大武漢悲沈的警報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淺明的，稀疏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蟄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似的。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二) × ×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

就在此剎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

陣裏去，

×××隊和×××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也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

同時，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裏坐着年青的呂基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被我軍戰略奇襲的動作粉碎了。

(三)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轉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凶猛個別的「纏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快，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劍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

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四)嗚呼，大隊長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五)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

劉志漢 機關槍是一串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黑——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飄墜下來，敵機追蹤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一九六式」驅逐機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掙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很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煙，火，血花，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敵人號稱精銳的「一九六式」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

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六）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凶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電子。方向舵打壞，機

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彎。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七)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隊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落地逃走。有好多架遍身穿洞，搖搖擺擺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十二分鐘前，三十八架敵機是抱着殲滅的快心來的。十二分鐘後，他們被××大隊殲滅了！我訴人們一個祕密，當半年前，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參閱本刊第一期大風作：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曾於六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目前，在「二一八」，便仍是這同一的××大隊，在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可說一部歐戰史，無此『奇蹟』可尋。

××大隊不常戰，而戰必勝，非勝不戰，他們是算橋的學生，鐵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全國沙裏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

今天，××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可以測知的，僅是他們許又在辛勞，又在盡粹。也許又在為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

今後，在他們長勝的陣翼之前，將有一道光芒，在永恆地牽引，誘導着他

們，爲民族先驅，爲空軍前衝，向青天而進，抗戰前途而進吧。這一道光芒，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

遺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二二八」——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

（黃震遐）

我們的炸彈爆發在台北！

「二一八」之役，我第四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的窮酷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播！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露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徽」，給弱小民族以遠天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

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一）松山機場的毀滅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壯美麗。有祕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的棚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飛行團的據根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巨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線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引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以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的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女婦老幼無辜民

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要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加緊，一天天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瞬」的寶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恰當的時候。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担任任務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隊的調動，

非常機密，担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偵察起見，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的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空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尺高空昇進。

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見杳遠。遠遠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了。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馬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馬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地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驚慌奔

避的人羣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死花，巨大的雷震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煙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

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處，熊熊的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烟的地點，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數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煙。

松山機場毀滅了！

(二) 新竹大電力廠的破壞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

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警報一聲，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地收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尖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煙柱直衝上一千米達的空中。

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電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後（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

（三）任務達到！

下午三時三十分，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煙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哭哀聲接

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阪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感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鋼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翱翔，回到中國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慶祝。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多大的前途和意義、

戰士們，你們可還記得：

得遂凌雲願，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

（航校校歌）

空中英雄高志航

只要看見或聽到「志航」兩個字的，便會聯想到我們的英雄是怎麼樣的
一個人了吧。

高君，號志航，遼寧通化縣人，現年三十一歲。幼時極頂聰慧，而有大志，在他十六歲的那年，就已修畢奉天中法中學的四年舊制課程，考入了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立志要做個軍人。可是當第一次日俄戰爭結束以後，東北實已在日寇勢力下支配着，志航身為東北人，自然是更能體驗日寇的壓迫的滋味的。所以他決心學習航空，來救他的國和他的家，

一個剛只十八歲的青年，遠渡重洋而去有詩意的巴黎，投入法國牟拉納高

等航空學校肄業的，那便是有志於航空的高志航了。也許「志航」那個名號是他這時才改稱的吧？也許「高」和「志航」這三個單純的字，在他的身上一定要到了這時才有它實際的意義，也才名符其實的吧。

在志航年將弱冠的那個年頭，他在牟拉納畢業了。我們少年的飛行家不以爲足，因再求深造之故，他又轉到法國義斯特陸軍航空戰鬥學校去，隨即在法國夜間爆擊二十一團見習，結果，他的學術兩科的成績，都特別的優良，爲法人士所津津樂道不置。

民國十六年的革命大浪潮，把中國所有熱血的青年都捲抱起了。我們的英雄高志航，自也有動於中，這年，他回到他的祖國，旋任職於東北航空飛鷹隊。「一九一八」事變起，中國歷史的輪子已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志航更感於救國救家之初衷心切，乃投效中央，充航校中高級飛行教官，想訓練大批傑出的

航空人才，築成中國空中的長城。一時受教於其門下者，如最近「二一八」武漢空戰死傷的李桂丹，劉志漢等，均係優秀幹練之才，奠定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基礎。

民二十四年八月間，中央要想改革中國空軍，成爲國防上之一有力支柱，就屬意高志航赴義國考察空軍驅逐。他在義國各驅逐航空團見習各級指揮及飛行，對於驅逐，深得門徑，翌年五月再回到他的祖國，將其細心考察研究並見習的結果，全盤獻給中央，並任空軍教導總隊副之職，以展其所長。

蘆溝橋的大炮聲響了，「八一三」上海也狂吼了，整個的中國首腦部是不能再忍容下去了，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咆哮起來，一致決定，抗戰！予打擊者以打擊！就在八月十四日的這一天，我們的英雄高志航奉命率隊飛杭。那知甫到杭州，便得到敵機來襲的消息，於是英雄首先起機迎戰……啊！這

是好男兒殺敵和報國救家的大好時機了！

「無空防即無國防」，當敵機進入杭市的上空，我們的英雄早已一機當先，攔住敵機殲殺起來，一時衆戰鬥員們亦各英勇的助戰，只見天空中無數鉄鷹，有的俯衝下來，有的却仰攻上去，翻騰旋轉的殺得滿天的黑煙圈，原來我們的英雄已準對着敵重轟炸領隊的那隻機，槍起機落，首開記錄；其他戰鬥人員，也各合力把敵機擊落了五架，敵受此重創，轉機狼狽逃去！這一場空戰，是○對六，是我們第一次給敵人點顏色看看。我們得到了偉大的勝利，粉碎了木更津，全世界看見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力量！

八月十五日的上午，來襲杭市的還是木更津，有八九式艦上攻擊機十架。我們的英雄高志航再度率隊昇空迎戰，空中遭遇戰開始，槍聲與風聲交鳴，日光和機身互映，一架，兩架，四架，六架，冒烟着火，還是○對六，木更津又

吃着個癩！但英雄高志航在獨力擊落敵機兩架之後，仍奮不顧身，續攻另一領隊，竟被流彈射中了左臂，乃負傷降落，赴蘆山休養。這時，他得上峯之命，進級為中校本級大隊長，得獎金一萬五千元。

我們的英雄雖負了傷，殺敵之志却時時湧上他的心頭。因此，他等不及他的傷勢痊愈，於十月一日就重返首都，担任空中的警戒，直到現在，曾給敵機以多次的打擊，完成了他光榮的偉大任務！

x

x

x

x

x

空軍英雄高志航，非特是個忠勇的戰士，而且是一個對工作極肯苦幹到底的人。他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堅決精神，如他在民國十八年，任東北航空大隊少校中隊長職內，曾試飛由x x到x x一段的艱苦航程，他受了重傷，經九個月的長期醫治，始告痊愈。可是他經過了這一次的失敗，不但對於航空不灰

志不前，反而加倍努力的勇敢邁進，終於達到成功。同時，他對於部下，也還用這同樣的精神去訓練他們，管束他們非常之嚴勵的。記得有朋友問他爲什麼需要這樣過於嚴格的訓練呢？他回答的好，「空中作戰，勝敗僅取決於數秒鐘內，若平日不將紀律養成，不服從命令，有如散鴉一羣，就說有優秀的技術，又何足以致勝克敵呢——！」

還有，他對工作責任認真，常對他部下的軍需說，關於經費手續，或其他應辦的事項，必須每天有個清理與結算。因爲他覺得担任空中作戰，是隨時隨地都可犧牲的，如果有個萬一的不幸來到，那末，一切辦理的不清楚，祇交出一本糊塗賬，不是對不起國家了嗎？

這難道說，我們的英雄竟是個扳起面孔的「鋼」人了麼？不，決不是的。英雄高志航對事認真，對人却和平不過。他在以前就娶了妻室，生有一子二女

，家庭中一團融融之樂，那還是和一般人一模樣兒享受的。他在廬山休養的時候，曾將所得的一萬五千元獎金，給予他的愛妻，並對他說，「我平日沒有什麼多的積蓄，對你們不無一點顧慮；現在這筆獎金，你就拿去好好的過着快樂的生活吧」。可見兒女情長，原是英雄本色，我們的高志航，何獨能例外！

想凡認得我們的英雄高志航的，都知道他是挺括括叫的一個聰明能幹人。他擅長法俄二國語言，說得和法俄人一般好的話；因為他去過義大利一次，所以對於義語，也還講的流利。他在航校任職期間，並曾首創反筋斗動作的飛行絕技，據說，在我年青出的中國空軍飛行人員內，這還是創舉哩。

x

x

x

x

x

空軍英雄高志航，實在是個現代的模範中國人；尤其是個現代的模範中國空軍戰鬥員。我國學習他！我們要崇敬他！（仁人）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我們怎樣轟炸敵人的

著者 凌 空 等

發行所 自強出版社

漢口統一街民權路口自權坊二號

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空軍戰鬥實錄

楊凌霄 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目 錄

-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一
- (二) 中國空軍的訓練與建立……………一〇
- (三) 中日空軍戰略……………二三
- (四) 武漢大空戰……………三一
- (五) 轟炸台灣……………三八
- (六) 轟炸東京……………四八
- (七) 敵人轟炸南京……………五七
- (八) 中國在空襲下……………六五
- 附 錄
- (九) 西班牙的空戰……………七二
- (十) 蘇聯的降落傘中隊……………一〇〇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在未來戰爭中，空軍究有多少作用」雖是個尚未解答的問題，但不論是在過去與現在，空軍在戰爭中的威力，已爲大家所公認。歐·亨利『在希脫拉進攻蘇聯』一書中，引述德意志狂人戈林將軍的計劃，是以數萬架飛機密集的轟炸來燬滅敵人，即所謂『將來德意志的光榮在空中』。在弱小民族的國家，要保衛其祖國，『無空防即無國防』，實是至理名言。

中國國力增強，表現於空軍勢力的發展上，是很明顯的，如英文大美晚報所載：

在一九三二年『上海戰爭』時，日本的空軍可以在中國的高空中自由飛行，毫無阻礙。但在目前的戰爭中，日本空軍却遭到了極強頑的抗禦勢力。在這短短的五年之中，中國空軍已有着極迅速的進步。

在一九三二年戰爭結束以後不久，中國在杭州笕橋設立了一所中央航空學校，成爲訓練軍事飛行員的中心。在這以前，空軍的訓練祇是很小規模的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

校中舉行罷了。

一九三二年日軍第一次侵犯關北，命定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航空部將成爲中央航空學校的前身。那時在軍官學校航空部中的唯一的外籍教官是美國飛行員蕭特中尉，他就是蘇州附近和日機激戰時不幸殉難的那一位。他自告奮勇地爲中國而戰鬥。『爲朋友犧牲性命是人類間最偉大的愛』，這是上海虹橋飛機場上紀念這位青年美國人的碑文上的字句。

中央航空學校從來沒有請過外籍教官。祇有十位外籍人士擔任顧問，其中大多是美國人。那些中國教官們都是在外國訓練成就，或在國內有長時期的實習和經驗的。

根據該校的章程，必須高中畢業生才有投考的資格。而當每次考試時，總有許多大學學生來參加。入學的標準非常高。每次投考生中祇有百分之十的人可被錄取。

那些航空生在畢業以後除了少數成績不及標準者之外，就都立刻被派至各空軍隊伍中去。然後，他們必須再受短期的研究科訓練。

在一九三二年以後，該航空學校的好幾百畢業的飛行生都已參加這一次的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了。

參加目前戰爭中的中國空軍力量，並不是全由中央航空學校的畢業學員所構成的。當一九二一年時，在北洋軍閥政府之下，就建立了第一所航空學校，地點在故都的南苑。中國「基督將軍」現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他就曾在南苑設立過司令部。

至於那些在南京訓練出來，並曾受過進一步的訓練的飛行員，在目前的戰爭中，可說是中國空軍的元老了。

在瀋陽事變以前，東北也曾有軍事航空的訓練。張作霖在一九二四年在瀋陽建立了二所東北航空學校。日軍的侵佔滿洲使中國犧牲了這一個訓練空軍的中心，並犧牲了三十架飛機。那些被日本奪去的飛機和中國現在所有的飛機比較，是非常陳舊的了。

在這次和日機的戰鬥中，由瀋陽的東北航空學校中畢業出來的飛行員，憶念着他們

的母校，很建了許多勳績。

另一飛行學校是在一九三〇年在廣州設立的西南航空學校。陳濟棠部下的許多航空員就由這學校訓練出來的。這些廣東人是出名的勇敢善鬥的戰士。在目前的戰爭中，分佈在華中的許多航空隊隊員，許多是曾隸屬於廣東空軍的。當一九三六年陳濟棠企圖叛變時，這些飛行員就離開廣州而參加了中央政府的空軍。

據中央航空委員會宣稱，迄目前為止，被燬的日本飛機已達二百架，大多數是在激烈的空戰中被中國飛行員所擊落的，而中國損失的飛機却祇及日本犧牲數的三分之一。

瓦特金氏(John Watkins)申述中國空軍的發展也提示了我們許多有趣的材料(Pof-
nular Aviation)……

幾年前，中國領袖蔣介石將軍斷定，假使中國要保持一個獨立國家的話，中日間的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認爲一個強大的空力是中國勝利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因素。得到這個結論以後，賢明的中國領袖，認爲這杯預備請日本客人喝的苦茶中最好的成分，是飛機。同時，因爲飛機需要熟練的機師駕駛，爲訓練未來軍事航空人員起見，自以負有世界最佳機師之譽的美國人最爲適宜。

因此，蔣將軍就聘請一個美國人去改進他的新的空軍，使他成爲不可侮的力量，同時創辦一個航空學校以訓練中國青年，使他們能駕御這新的戰馬。這個美國人就是朱愛德上校 (Colonel John H. Jouett)，以前飛行隊的教官，也在法國服務過，可是一九二九年因爲煤油的關係而辭職。他同時又獲有四種軍事資格——氣球偵察員，飛機駕駛員，飛船駕駛員，和飛機偵察員。

一九三二年，在日人向國聯瘋狂地抗辯，和美國國務院放棄自己的責任而不顧中國的安危時，朱上校和十個在飛行隊中服務滿期的官佐，五個頭等飛機機械師同十五架練習機（和蘭道夫機場用的一模一樣）乘船來到南京。

有三年的時間，這位美國教官很有効地在忙於訓練駕駛員和建立一個足夠成功地抵抗日本進攻的空軍。在這三年中，他買了一百架美國練習機，靠了牠們他練出三百二十五個駕駛員。他以為受了美人訓練的中國航空人員，和平均的美國機師的能力不相上下。他說，「根據兩校（蘭道夫和南京）的紀錄，我發現他們的進步的快慢差不多，只要有了一百小時的飛行經驗，中國和美國的學生可以達到同樣的程度。但是，在初學時，中國的青年往往比我們（美國）的孩子學得更快一點。

當空校在最吃緊的當口，這個美國人還要做另外一件工作——就是建立強大的空軍。他貢獻一個五年計劃，使中國空軍在一九三八年能擁有九百架新式戰鬥機和一千位駕駛員。

一九三六年正月，朱上校回美不久，蔣將軍已有五百架頭等戰鬥機——都是現代最新式的，其中大半為美國所製造，而且都是用最快的方法來製造和交貨。

中國現用的是諾士羅伯輕轟炸機，最新的海軍用的可塞偵察機，寇的士，萊特和意

大力的飛阿特追逐機，在去年更定購了一百架高速福爾替單引擎攻擊機。

就在巴爾替摩，離開寫這篇文章的地方不到五哩，馬丁廠(Gleenn L. Martin)正在為中國製造雙引擎轟炸機。這些飛機和普通軍隊所用的不同。牠們比馬丁廠賣給軍隊用的飛機，更是迅速，更是優良，在任何一方面。每架都裝有兩個九百匹馬力的萊特引擎(Wright Cyclono Engine)中國空軍的張隊長就留在馬丁廠中，監督他們履行合同。第一批的兩架馬丁轟炸機已於正月由英國貨船載出。

雖然商務部對於輸到友邦的飛機的種類，不能加以宣佈，但是斯特郎，航空商務部的統計部長，曾經告訴著者，「從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商務部的記錄指示出有四五三架，價值一〇，五八一，六八四元的飛機運到中國去」。因為中國的商業飛機的用途極為狹小，我們可以假定至少百分之九十八的輸出飛機是在軍事上的。

這並不是一個國家極度地武裝起來侵略他人，而是日本的企圖已為中國所深知的緣

故。朱上校說，「日人自以爲在道德上，精神上，體質上優秀於世界任何民族，所以他們明顯地要統治全世界，同時他們知道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遠東。」

這兩國間的戰爭——覺悟的中國對着傲慢的日本——在三年之中必然會爆發。朱上校以爲只要中國能等到完成時期，那末中國不僅能勝利地抵抗一個世界最強的軍事機構的攻擊，而且還有作高度的攻擊戰的可能。

在他們第一道防線——空軍——之外，蔣將軍正在悄悄地建立一個巨大的軍隊。在深深的內地，聽說有五十多萬人在受着最高效率的訓練，有最新式的機關槍，和其他戰器。這種軍隊，沒有向任何敵人用過，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他們要「留」住等到在真正的戰爭中應付日本。日本深知這位中國領袖對付他們的計劃，朱上校以爲日本正在分化中國，使各部單獨地不能作有效的抗戰。

蔣將軍知戰爭不可避免，但是他以小處讓步的方法來延遲戰爭，等到他的陸軍和空軍能達必要的力量時，「不幸得很，」朱上校說，「蔣介石也許無法拖延到中國準備完成

的時期。假使他能拖延的話，自然這是日人所不願的，中國大有戰勝的機會。但是，在現在看來，戰事好像隨時可以爆發」

假使現在就發生戰事，或者在本年內爆發，那末中日戰爭將是現代空戰的第一次在真正試驗。目前的西班牙內戰並不能算是一個轟炸機的真正試驗；馬丁本人不久曾和我說過，兩邊的駕駛員都沒有科學轟炸的設備，他們也不想有。他們祇是飛越對方的戰線，胡亂投下一些炸彈而已。

現在朱上校是歸國了，四個年青的美國教官還留在校中。以前受他訓練過的中國人現在都在担任教官，同時造就第一流戰鬥機機師的工作也在興高彩烈地進行着。事實上他每年有二百五十個機師畢業於該校。抗戰爆發後，受過訓練的中國機師，已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二) 中國空軍的訓練與建立

在中國空軍建立的過程中，朱愛德上校 (J. H. Jonett) 是個主要的人物之一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字報告他在中國怎樣訓練空軍戰士，以及中國空軍已往的英勇的奮

鬥 (Hsia)：——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五年間，我擔任中國中央政府陸軍航空顧問之職，同時管理三百五十個飛行員的訓練，這些人現在正在攔擊日本的轟炸機並與其護送的飛機格鬥。

聘請我到中國去幫助建立中國的空軍——包括創辦一所近代化的航空軍校——這件事是突如其來的。老實說，我接受這個位置的時候並不十分熱心，雖然後來我很欣幸有這個幫助中國的機會在我服務於美國陸軍二十年之後，我已經辭去了職務，想安定下來過一過平民的生活。我已是一家煤油公司內獲的一個極好的有實權的位置，我的同事也和我很好，很合作。這好像正是我享受一個有興趣的平民職業和停止軍隊的流浪生活的

機會。

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空軍，並且需要西方國家的有良好訓練的代表來開始她國防中這一部門的發展。駐在上海的（美國）商務部的商務參贊是一個老飛行家，並且是一個對於航空事業非常熱心的人。他和中國的要人十分接近，經了他的建議，一羣退伍的美國公民受雇於中國來完成這一工作。商務部中有關的人員對於這個發展都很熱心，對於組織和遣送我們這些航空教官都極大的幫助。

當時中國的情勢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滿洲和一九三二年的「皇軍」進攻上海這兩件事，使中國政府相信她被迫而作生死決戰之時已經不遠。要建立一批有訓練的海軍人員需要好幾年；而船隻本身就需要成千成萬的金錢——而且還追不上日本。中國開始明白中國和外界的貿易必須依靠海洋，控制着航路的國家就控制着了貿易。日本以她的地理位置控制了這些航路，靠了擁有堪察加以南的島羣和台灣，她可以封鎖亞細亞的海岸，這威脅了中國紡織廠及其他工業的出產；而對着這種情勢，中國中央政府

斷定一隊轟炸機，助以驅逐機，攻擊機，偵察機和運輸機，可以在較小的代價之下發生有效的防禦力。

在不到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內，我從紐奧蘭飛到華盛頓，將我的條件電致中央政府，隨後就得到他們接受的回覆。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檢查美國陸軍航空學校二百個畢業生（現在都在後備役）的成績，在這些人之中，我選出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以D. H. 羅蘭德爲首，機械師，以O. B. 克拉克爲首，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下都做得十分好。）一個美國第一流的航空軍醫，五個機械師和我的秘書完全了我們這一行。護照很快地就辦好了，同着妻兒，我們來到了中國。

在途中，我們訂下了學校的課程並購買最新的教本。自然，這些都是以我們陸軍航空軍校的教程和原則爲藍本的。我們將從事軍事航空中所學到的每一件事都供獻于中國的中央政府。因爲看上去美國是決無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性的。我們並沒有參加戰事致損害我們美國公民的地位，我們的工作粹純是顧問的性質。

因爲美國將「庚子賠款」都用作教育經費，中國大部份留美學生，現在中央政府握有權位的，都是親美的，同時，美國的航空設備是被認爲優於任何國家。這兩個因素使我們這些非官方的使節，沒有被一個歐洲獨裁者所派遣的「官方的」使節所壓倒。這位歐洲的使節有着他的外交的和領事的人員做後盾，而我們則一離開美國就全靠自己了。

可是我們是慣於自立的，我們和這個學校一起向前邁進了。在用熟了美國的商用和軍用的飛機之後，中國在頭兩年中購買了二百架各種式樣的飛機。五所混凝土的飛機庫及一所近代化的飛機工廠也是在華的美國公司所建的。但我們個人的興趣是在教練中國青年去駕駛飛行。

當時，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有五十架飛機——英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和二百個左右飛行員，其中有許多曾在美國學習飛行；有許多至少飛行了五年。他們參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戰事，並且轟炸過中國的盜匪，軍閥和叛軍。想起來，他們自然是知道如何飛行的。可是，在檢驗之後，發現了這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多缺乏能力和敏捷；他們

夠不上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因此，需要將他們剔除。

自然，這些失望的飛行員都要「上天入地」地設法重新回到他們所選定的志向。可是我們預先想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必會發生利用政治勢力和其他方法的事情，我們和蔣委員長成立一種私人的諒解就是已經「清除」的學員或飛行員決不能用任何理由重行回到學校中來。委員長是忠於他的諾言的，如他所作的，對這個學校有關的，一切事情一樣。

要找到補充的人填補到規定的數目并不困難；事實上，我們雖然就只計劃以一百個練習生來開始，可是應募的人是如此之踴躍，第一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大部練習生還只是孩子，在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庭，朋友和父母，從中國各省跑來，他們知道一旦入了空軍以後，他們必須將他們的全部生命供獻給政府。在服務期間，他們可以結婚，但是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許！

作為政府的航空顧問準備建立戰畧的飛行場地點，接濟的根據地等等計劃，和建議各戰鬥單位所在地的地點等都是我的責任。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般人都相信日本還

有五年就要斷然以壓力使中國降服；換句話說，就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根據了W。密琪爾將軍的原則，我深信他的建立一個獨立空軍的理想，我將他的理論在中國找到了實行的機會。因此，一個空軍總司令部就建立起來了，所有戰鬥單位都在唯一的一個指揮之下，這恰恰在美國施行這個辦法的一整年以前。當時——和現在——蔣委員長是最高司令。蔣夫人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周致柔將軍為航空總隊長；毛邦初將軍為前敵司令。中央航校的課程，是四個月初級訓練，四個月基本訓練，四個月高級訓練；與美國相同。E亞當博士，是我在美國仔細選出來的，教授中國的軍醫如何挑選那些具有良好的平衡感(Sense of equilibrium)，良好的平均發展的肌肉，目力完全健全等等的練習生，亞當博士創立了航空醫校，並在各方面加強了這個學校制度的效率。

幾世紀來一向過慣地上生活的，這些中國的孩子們感覺不容易——我們也都這樣的——使自己習慣於航空的環境，因為這需要能對距離有準確的判斷和敏捷的決斷力。在空中，一個人須在高速速度，高空中，及嚴寒劇風等條件下航行，所以，必須極其仔細地

去挑選飛行員。軍事駕駛員須忍受的困苦是地上面的人所體驗不到的。

我們試着選擇那些具備軍官的質地的孩子們——即畢業於高等學校的，能够吸收關於軍事航空，無綫電，盲目飛行，氣象學等的教授。他們必須活潑精幹，富有進取心，同時能準確地完成他們的工作，不論是測繪地形圖或者是裝置一個Cotter qin。因為訓練一個人學會飛行要花去中央政府一萬五千元，我們不能讓一個愚蠢的學生隨便燬掉一架二十萬元的全金屬轟炸機。

自八月間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以前的學生也許已經死了不少；但我們祇知道兩個——梁鴻雲和陳山康（譯音）。中國自然還有其他許多航空員生存着來講他們空戰的故事，被大家認為民族英雄。也許最傑出的一个要算我們學校中一位英勇的老同學——周延芳（譯音）了。這位青年——他現在應該是二十五歲——照我回想起來，有着非常之好的平衡感，對於驅逐機飛行特別有興趣，超過了轟炸，攻擊，或偵察的飛行。在八月間，當一大隊日本轟炸出現於他所駐紮的城市上空時，周找到他的機會了，他升到轟炸機上面很

高的空中飛出那些保護的戰鬥機的視線之外，突然直落到他們的隊形之上，打下了六架。這幾架都是大型的兩引擎的轟炸機，每架中有六個人，祇是飛機本身每架值十五萬元。而且，據中國官方的情報，機中還有一位將軍；他也和其餘的人一同被打死了。當時中國軍已懸賞捉到一個日本的將軍，賞洋二萬元，不論生死，周照理可以領到這一筆大款子。可是他將這筆錢悉數捐助政府購買軍火了。

現在，據中國駐美的官員稱，在戰事的頭兩個月中各式的日本飛機被打下的是一百多架；還有兩艘驅逐艦，一艘砲艦也被炸沉。

總之，中國的飛行員已經表現得非常好的。一九三二級的畢業生，現在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升任大小隊長了。其中有許多孩子，在畢業之後，被派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飛機工廠和航空學校以求深造。自那時起，洛陽和廣州的航校爲中美兩國的教官設立了。在訓練期間——現在是三年——練習生必須經過最嚴格的訓練。每年兩次，總有一萬人左右來投考，其中只收四百名。頭六個月是在洛陽受訓。在那裏及格的再派到杭州去受訓

六個月。然後他們到南昌去研究。

每一個練習生在畢業時，成績上必須有二百個小時的飛行，這等於繞赤道環飛世界一週。平均在投考的人中約有百分之十四能通過筆試及體格考試，在這些人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能在航校畢業。實際上，這個百分數和美國陸軍航空學校的數字相同。而且，奇怪得很，在這個很少有機會乘座機器腳踏車和修理及駕駛汽車的國家中，他們的飛行成績和我們的陸軍飛行學生的成績極其近似。

自然，日本人的勇敢和愛國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美國人看到日本軍人和其他領袖們利用這種特點來侵畧他人，無不義憤填膺。日本人唯一的信條，就是愛國。爲天皇而戰死的人，他們異常崇敬，視爲不朽。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是不受文官管制的；不像美國那樣。陸海軍的首腦祇對天皇負責。任何內閣的選舉必須能得這些軍官們的滿意。他們形成了一種軍事集團，只要他們一開始侵畧——如一九三一年在滿洲和去夏在中國的事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就要攔在他們的手裏。大衆的情緒變得如醉如狂，和一九一七年美

國民衆的情形一樣，當海陸軍從事於侵略亞洲大陸的時候，民族的尊榮迫使大眾完全做它的後盾，否則就要被認為是叛國而受處罰了。

現在，日本希望實現她的征服亞洲的迷夢，或者，至少將中國置於『日本門羅主義』之下。她派遣了半數以上的空軍和三分之一的海軍去轟擊中國的城市並且實行封鎖了八百英里的海岸綫。她具有第一等的空軍攻擊力量。在最近幾個月中，她也許可以使一般平民發生恐怖，但是她並沒有能完成軍事上的目的。甚且在頭兩個月的戰鬥中喪失了一百多架飛機和駕駛員。這對於她們的驕傲是一種如何的打擊！

任何空軍的效率是有賴於個人的精神和其領導者的品行；飛行的技巧和使用機關槍的能力；飛機的質地；飛行場的設備和飛機的機件；國內的工業；訓練很好的補充駕駛員；和國內的機械工程師，發明者，及飛機設計家。

我們試看，日本的軍事精神是第一等的。他們改進了機械的技巧，並且他們射擊也非常準確。他們最大的缺點是在於缺少機械專家和飛行預備員。他們的飛機，從前都是

由外國來的，現在，在美國人和其他製造者的設計下在日本國內製造了。我們知道在強大的空軍國家中他們的設計家最少；並且日本於改進飛行貢獻也極小。他們自己所製造的飛機，式樣都很陳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却是直接從外國買來。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航空方面費了六千萬元；她擁有二千多架軍用飛機。中國空軍的實力，從來沒有公佈過，她的飛機和引擎大部購自外國；不過在數字方面不很可靠。日本認為中國有一千架飛機；據我的猜測，各式各種的大約有七百五十架。但是沒有人確實曉得；因為飛機絕不會在白天陳列在那裏供人參觀——或者讓外國間諜去統計。

自從一九三五年我們的合同滿期離開了中國之後，中國主持空軍的當局加強了很多空軍實力並且增高了牠的攻擊力和機動性。爲了預防日本從東面和北面的進犯，於是建立了一種防綫制度。大體上看來，散佈在東北的防綫好像扇子的形狀，集中在中國中部的一點上。爲了適應大隊飛機的需要，建造了許多前綫的飛行場，在這之後是聯絡機場，再在這後面是根據地機場，這樣形成了基本防綫。

可是，這些飛機場的選定構造祇是問題的一部份而已。更需要的是連絡處所和材料貯藏所，可以貯藏彈藥，飛機另件，和修理的部分，這些貯藏所必須位於交通和運輸的幹綫上，但是仍須儘可能地不易受空襲。只有軍事學極好的人才能算出一個空軍所需適當補充的材料之巨大數量。祇是汽油和炸彈，一隊飛機所需的噸數已經十分巨大了。這些問題，空軍却必定要碰到而且要將它們克服的。據我所知，在短短的三年中之中國做成了許多事，而中國空軍之所以有如此的表现，受助於這個接濟的制度的地方實在不小。

因為中國空軍在數量上佔劣勢，中國駕駛員不能與每一次日軍的空襲相拚。要這樣做是很笨的，因為中國損失一架飛機的影響要遠過於日軍的損失一架飛機。

這種在數量上較少的原因迫使中國保全他的力量來作空襲軍事目標時之用，而不能從事於大規模的沒有什麼大意義的『混戰』，照一般軍事家的意見，一次決定的空中轟炸攻擊是不能阻攔的，尤其是如果被炸一面的空力較弱。

到今日為止，日本空軍轟炸戰術好像有兩個目標。一個顯然是爲了威脅。另一個則

是有着軍事價值的——阻止援軍和接濟到前綫上來。這後一個目標是聰明的，因為在現代戰爭中源源不斷的接濟只要短時間的中止，損失就很重大了。中國也明瞭這一點，他們正在努力保全空軍的實力，以便在目標良好，擲彈便利的時候，打擊日本的接濟。

中國是警醒了。歷史顯示了在過去六十年中，外國割去中國的領土達二百五十萬方哩，換句話說，他所失去的土地多于他現在所擁有的。他在商業上被人榨取。在絕望之中。他終於開始了戰鬥。我從三萬多里以外的地方望過去，衷心慶幸我們曾幫助了幾百個她最有希望的青年學習在與空中敵人戰鬥時，如何照顧他們自己。

(三)中日空軍戰畧

敵人海軍少將松永壽雄比較中日雙方空軍戰畧，雖仍爲其本國作自大的誇耀，但已不敢抹殺中國空軍的優越性，在他的論述中又暴露了敵人自己的弱點，及其作戰的方針之所在：

如果就中國飛機的性能加以檢討，則彼等所自誇的羅斯洛機，以之用作輕轟炸機，實具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至於中國的戰鬥機又怎麼樣呢？若將該國所有的蘇聯製造E一六飛機或美國波音機

，與日本南鄉大尉等所使用的新式戰鬥機相比，它們的性能都不相上下，殆均爲相當優秀的飛機。

那麼，它們爲什麼無法活動呢？原因非常簡單，蓋敵我的實力，尤其是於精神方面，相差太遠了。

上海事變爆發後，於八月十三日，彼方即首先從事挑戰的轟炸。我方於八月十四日即還以顏色。此次的轟炸，是中國方面首先發動。這就戰略戰術上說，都頗爲不利。至於日本施行的渡洋空襲，是開戰後二三日才舉行的。又，照目前的情形看來，說不定敵方會逆轉來到日本施行渡洋空襲。

四機戰勝二十七機

於此，且就空戰中所見的加以一述。決定空中戰鬥勝利的果是什麼呢？那就是於空中與敵機遭遇之際，較敵方先發見敵機。這點，有不少的實例在。

八月二十五日在寶山縣上空發生空中戰，當時我方編隊隊長鈴木中尉，率領了四機

，從上空掩護陸地上鷹森部隊及川井部隊等。其時有擺開堂堂陣勢的敵方二十七機，以九機作成三個美麗的編隊，各隊分爲保持三千米，四千米，五千米高度的三層，迎面飛來。我們即以四機接戰，大混戰的結果，我方一機不損，而敵機則有十一架被擊落。

若問這種大勝利的原因何在，那就是其時我方老早就看到敵方的大編隊而於急遽中擺好了戰鬥體形的原故。蓋這樣之後，敵方是不能夠容易地見到我方底飛機。即是說，因爲我機較敵人之先發見敵機，所以能獲得這種顯著的勝利。然則，敵方何故不能夠先發見我方的飛機呢？其間自有理由在。

中國的飛行員殆全部是由美人指導的，但美國習用的空戰方法，其編隊是作成美麗的密接的隊形。恰巧那一天，它們也是以出現於閱兵式中那樣整然的編隊飛來了。本來那麼緊密的隊形，真常常不免有兩機機翼接觸的危險。稍爲衝撞，就會墮落。因之，各機對前後左右均須非常注意。特別是編隊隊長所乘的飛行機，不能不非常賣氣力。這麼一來，注意力被束縛，因而所謂「敵狀監視」，就不十分容易執行了。

反之，鈴木中尉的四機，互相稍爲離隔，作成「柔軟性」的隊形，於電綫般靈活地動作的隊形中，經常毫不疏忽於對敵監視。這樣，發見了敵機，出其不意地加以急襲，先發制人，敵方於是乃陷入了狼狽景況之中。如是，四架先被擊墮，接着是五架。

空中戰是這樣施行的

現在先一說每個空中戰鬥施行的方法。大概最普通的情形，是兩機從正面遭遇。其時，雙方若仍陸續前進，那它們當然祇好在空中發生正面衝突了。大體戰鬥機是將機關鎗朝前方安置，以便與敵機迎面會合時可以射擊敵方。這時，無法避免射擊的，就要受傷。蓋那時雙方均不容易改變形態。又，若兩機發生互撞，就祇好雙方同歸於盡了。

鈴木中尉所遇到的情形究怎麼樣呢？那時是我方的四機，以敵方二十七機爲對手。因此，一機與一機衝碰，太不合算，於是它們一變而轉行使用「急半轉」(Half turn)或「英麥曼轉法」。所謂英麥轉法，是歐洲大戰時德國勇士英麥曼所發明的空中戰法那就是迎着突然飛來的敵機，我機稍將機首向下，順勢翻一個跟斗，然後於跟斗的頂點，作一

百八十度的廻轉，回復了普通的飛行姿勢。這樣，直飛而來的敵機已飛在後面。我方便可形成緊咬住敵機機尾的「追擊戰鬥」形體。到這一步，敵機就入於無法使用任何射擊的一死角。「我機對之射擊，大概二三發便可將它置之死地。

其次所謂「急半轉」，那是於敵機的正面作一百八十度的半橫轉，自然地再回復平常的姿態，咬住了敵機的後方。但此時敵方也往往會感到形勢不佳而翻跟斗圖逃，於這種場合，我方最好隨敵機一齊翻跟斗如敵方爲了逃脫而更從事幾次的翻跟斗，則我方屯應當跟着翻幾回。總之，以緊緊咬住敵機機尾爲佳，這就是所謂「包圍戰」。

但也有由訓練不足而失敗的例子。譬如說，爲敵方追趕的場合，是可以用翻跟斗或用側滾的方法逃脫。但是，這麼做而敵機却不直突入大輪的中央，則彼我的勢態，會大大一變的。這種原則與方法，中國的飛行員是從意大利及美國教官的教授中充分地知道。可惜他們施行的時候，略嫌過早。即是當與敵機的距離尚有三百呎或四百呎時，它們就慌忙地施行側滾，原意固在待敵機過去了而追住敵機的機尾，但結果，却在橫轉的終

了之際，而敵機恰恰跟在背後，造成了一種似乎有意等待敵機來攻擊的形勢，於是立刻被擊墮了。

這當然不過是一例而已；要之，中國機的如上述般的失敗，是爲了雖知方法而訓練不足的緣故。

應用高等數學的空中航法

所謂訓練云云，當然是除了前述的空中戰鬥外，更有轟炸，雷擊，空中航法等各種訓練。然則，其中所謂空中航法，究竟怎樣從事練習呢？其主要點，就是訓練通過不見島山的渺茫大海飛行幾千哩及歸還根據地等等。例如於時時刻刻變化莫測的海上作戰中，於攻擊幾百哩的遠方敵人回來的時候，己方的航空母艦，適爲了敵方潛水艇的來襲不能長泊一處，而從事移動了。那時飛機又不能不大事找尋，以圖回到那一不知跑到那裏去的母艦之中。駕駛者對此種情形若稍有不安，則他是不能作越海的行動。

於廣漠的大洋中，找尋母艦的事，是非常困難的。這種工夫，是要以微積分，弧三

角，解析幾何等有關高等數字的學問爲基礎的。因此，當事者不能不全部瞭然於這種非常複雜的跑到科學尖端的事，那實在是不是容易的工作。

還有一點，那就是無線電的利用。現在，有所謂「無線電歸投整器」，又有所謂「自動駕駛裝置」。這些，殆都是跑到科學尖端的學術所構成的。若這些能夠做得好，就可不怕海洋，又可飛到山嶽重疊的內地，自由在地行動而安心地歸還根據地。

悲壯的急降轟炸

其次，是有關轟炸的話。於戰爭中，普通大概施行所謂「水平轟炸」；至於此次我方空軍所盛行的「急降轟炸」，因其會受到非常密集的敵彈，實在是極危險的轟炸法。這種方法，是自三千米左右的上空，一口氣急降，衝至離地五百米或更低一點，幾乎可以用說是用垂直的或直角的角度降下，擲落炸彈，然後再翻身上昇，這是危險多而命中率亦非常之大的方法。

施行從上空急轉直下的「急降轟炸」，再起舵上昇，此種動作，只要畧遲一秒鐘的幾

分之一，由於這種兇猛的速度中的急轉直下的氣勢，大有將飛機碰到地面上的可能。目前就有因為突降到離地三尺，乘坐者竟像「比目魚」般壓爛了的例子；亦有因衝入海中致死的。總之，急降的危險率是非常之大的。

還有，於急降中會受到的非常劇烈的衝動，那就是氣壓及地球引力所給與身體的影響。譬如從三千米或二千五百米的高空急轉直下，則飛機因了地球的引力，速率非常之大，有時一點鐘可以達到四百公里的速度。然而，要從這種急降姿勢急迫地翻起，那時所坐的離心力，非常利害。它的引力要五六倍於地球引力。那時，於自急降下翻起時，乘坐者的頭部就會日然地傾到下方。這時，要伸起手來，都不容易；那真是非常的力量。但當這時更不能不盡量利用種種衆多的儀器，以對準敵方的位置，使炸彈可以命中，而敵方恰又於這時揮命地密集射擊。這真是一宗艱苦萬分的工作啊。

(四)武漢大空戰

武漢的一次大空戰，奠定了中國空軍的光榮。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是空軍戰鬥史上少見的一頁。

『二一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逼漸近，利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有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二角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已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

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嗚——嗚——嗚，大武漢悲沈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疎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蟄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的，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 ×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

就在此剎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

× × × 隊和× × × 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他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同時，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 × × 隊——最先頭一機裡坐着年青的呂基

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錯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兇猛個別的「戰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快，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劊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

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求，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兇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關槍是一

串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煙——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用，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飄墜下來，敵機追蹤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但他現在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逃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狠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他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兇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雹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變。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了，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

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五)轟炸臺灣

「二二八」之役，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的窮酸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插！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霧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徽」，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

壯美麗。有秘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的棚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飛行團的根據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巨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綫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引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畧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以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的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要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地加緊，一天天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瞬」的寶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機。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担任任畧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隊的調動，非常機密，担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視察起見，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的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空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尺高空昇進。

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見杳遠。遠遠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了。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馬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馬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地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驚慌奔避的人羣

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死花，巨大的雷震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烟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

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滅，熊熊的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烟的地點，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數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烟。

松山機場毀滅了！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警報一聲，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地收

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尖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達的空中。

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后，（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

下午三時三十分，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煙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哭哀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版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減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銅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翱翔，回到中國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慶祝。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多大的前途和意義。

戰士們，你們可還記得：

得遂凌雲願，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

.....

在一位參加轟炸的戰士口述中，更可知當時偉烈的壯舉：

鏢針正指着四時三十分，我們現在是在五千尺高空。遼遠的天邊滿堆着飄逸而透明的夜雲，璀璨的陽光已經開始從蔚藍的天幕後面滲透出來了。從大隊長的左肩上，有一點晨星在閃光着，寒冷的晨風吹到臉上來——我愉快地笑了。

我們的一架是英國 Glouster Gladiator 型雙翼重轟炸機，我們是在向台灣飛行。我是一個幸福的擲彈手，因為我的任務是把翼下十八隻二百五十斤的炸彈扔在敵人的土

地上。

在我們這B十一號機裏邊，除了我以外，都是有着國際聲譽的空中魔王，坐在我後面的機關槍手×××有着在×××擊墜十七隻Fight的紀錄，至於大隊長更是無敵的怪物。就是最不行的我，也曾在吳越平原上面把七隻中島式的驅逐機，像脆弱的麻雀似地射了下去。

七點鐘的時候，在遼遠的地平線上出現了大海，從水面上反照通過的朝陽，光耀得連眼都睜不開來。機身稍會震動了一下，迅速地向上面騰了上去：八千尺，一萬尺，一萬二千尺，一萬五千尺……終於到了二萬尺！在我們脚下懸掛着一茸茸的白雲，我們像是在一個四大皆空的宇宙裏邊，向空間和時間的界限外面飛翔。望着前面藍得脫了底似的，明亮的天空，我感到一種渺茫的歡喜。

我們向前飛着飛着。忽然×××在後面推了我一下，像是突然從夢中醒似地，我的神經一剎那間異常地緊張起來。×××緊緊地抓他的機關槍，坐在我右前方的×××

射手也興奮地看着前面。我直覺地感到我們已經在台灣的空中了。向旁邊看時，只見大地像模型似地，整齊地展開在底下。在綠原的那邊，台北市的建築物在白雲上描着灰色的弧線。這時，我們的隊形開始變成戰鬥序列，兩翼向旁伸展開來。我覺得有一些輕微的震蕩，不知道是我心理上的幻覺，還是機身因為急遽的側滑而起的搖擺。

飛到台北市的上空時，我們依然保持着一萬尺的高度。敵人似乎完全沒有知道我們的到來，街上的車馬和行人一點也沒有倉皇走避的模樣，也聽不到警報的聲音。對於狂放的法西斯日本的空軍，我們這一次的奇襲完全是出於意料的打擊。

我們在空中迴旋了一下。在市區的東南方靜靜地躺着一片遼闊的草原，這就是日本荒鷲重轟炸機隊的根據地，有名的台北飛行場。於是我們降低到三千尺，再兜了兩個圈子，仔細地看清了我們的目標。這個安靜的現代都市給突然從白雲裏直劈下來的，我們飛行隊的巨雷樣的轟響震撼得神經錯亂了似地，一下子就發了瘋似地騷動起來。汽笛狂叫着，人們在街上亂雜雜地竄走。台北飛行場的左方有一列雄偉的建築物，一些螞蟻樣

的，接腫的人們正從門口湧出來。場中停着六隻一列的五行單翼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我是很熟悉它們的，在上海，在南京我都曾碰到過它們。在那座雄偉的建築物旁邊，還有連在一起的，幾座漂亮的格納庫。

大隊長做了個手勢，表示他要 Dive 下去了，我平躺地上，手緊緊地抓住擲彈架的直桿，機身向前一側，眼下的房屋突然擴大起來，機上的六挺機槍同時在射擊，我只覺得×××的脚用力地踐在我的小腿上，而××是在大聲地罵着，停在場上的玩具樣的重轟炸機忽然變成現實的龐大的東西了。我的手震動了一下，只看見兩個屋柱樣的地雷爆炸正對着地上的機直墜了下去，我還看見有一個日本的航空員正在一面縛飛降落傘，一面蹣跚地向一架戰鬥機走去，這時我的身體像給什麼東西重重地壓着似地，連氣都喘不出來，——我們的飛機正在向上升騰，接着機身劇烈地震動了一下，我聽到兩聲幾乎是同時的，驚天動地的爆炸聲，

第二次俯衝下去時，飛起在空中的格納庫的屋頂正在變成一小塊一小塊燃燒着的鋼

鐵，向地上散落下去，巨大的火焰從格納庫和建築物裏面噴吐出來，我們一隊三十架飛機已經把這座遼闊的飛行場變成火海，變成地獄了，

我們一共轟炸了四次，三隻一列地接連俯衝着，完了我們所帶去的炸彈，

我從機底站起來，我的任務已經完畢，這時我才知道汗珠把我的頭毛都浸濕了，我們在場上巡視了一下，最後在台北市的八百尺低空徘徊了三十分鐘，然後把我們的機首指助西北。

(六)轟炸東京

中國空軍顯示了甚優越性後，敵人是很恐慌的，三島彈丸之地，不堪一炸，尤其是敵人的心臟——東京，隨時有被毀滅的恐怖，「如何轟炸東京？如何空防？」是開戰以來敵人所最關切的問題。敵軍陸軍少佐片岡稔對空襲東京，作了一個假想，他的意見如下：

「用什麼飛機空襲日本」如果以海參威，堪察加，小笠原羣島或上海為空襲日本主要部分的根據地，那都必須作來回二千四百公里的續航。續航力與搭載量有因果關係，這必須用卞卜洛尼九〇型，薩皮雅S八一型，替卑三型等優秀飛機，而且還不能搭載過二噸。這種能續航二千五百公里以上的飛機在蘇聯據說有一百架或二百架，至于中小型的飛機却是不能衝擊日本的頭腦和心臟的。

日本的重要都市都是接近海岸，就在不接近的方面，也因為國土全體是細長形，對付

現時的快速飛機也很難得有二百杆的陸地。因爲最前線的監視哨與都市間距離太近，所以空襲警報和空襲中間的時間相隔很少，都市中準備的時間極短，甚至有時受到全無警報的急襲。例如，從江之島或九十九里濱方面取直路侵入東京時，在現代的新銳機只要十五至廿分鐘。防空飛機很難在敵機投彈以前迎擊，除非時昇在空中，而且有時只好由地上防空機關單獨担任對空戰鬥。尤其都市其都市的構造完全非防空的，簡直可說是可燃物的堆積，就轟炸技術說，那是很易收空襲效果的。

在特別的場合，也會有中型飛機來襲。雖無有「無敵海軍」存在，航空母艦在近海出現的事不至頻發，可是不能保證其絕無，又有利用空中給油之法可以使續航力延伸四〇%即，帶了油飛機同行，在全航程一半稍弱的位置，行空中給油之後，油飛機飛回。如此則優秀的輕轟炸機也可以空襲日本。此外還有單程飛行法，即根本不預備飛回去的空襲，這是以較優秀的輕轟炸機都行的，日本有認真講求對策的必要。

『用什麼方法轟炸』轟炸分水平轟炸和降下水轟，炸平轟炸有行於低空，超低空和高

空之別，依晝夜天候氣象，地形地物的狀態和防空力的強弱精粗而適當應用。

轟炸都市大體是用大型飛機的，降下轟炸或超低空轟炸在實行上都很難。降下轟炸是向目標驟然降下，然後在適當位置上移於水平飛行，在那一瞬間投下炸彈。這樣，飛機的速度非常增大，在快速機達六百至八百千呎命中精度和效力都很良好。但此法在重量大的飛機，則因運動量之大而易起空中分解的危險，尤其在變換方向時，最容易被擊中，此法在空襲日本的重量機不能實行。

超低空轟炸是竄越地上物體，串過其間隙而接近目標，加以襲擊。此法好在飛機的爆音遠處聽不見，在遠距離時，地上也看不見，很難攻擊牠，而且從地上對這種低空快速目標的射擊，因角和速度的關係，很感困難。但是攻擊高建築物多的大都市時，這却不是萬全的方法。當轟炸時很難發現目標，操縱者也非常疲勞，且在有名的飛行家才能收預期的效果。

那些空襲日本者所用的一般方法大概將是這樣的：白晝則以編隊在高度三千米至一

千米內外，行水平重層轟炸，夜間則以雷機在一千米內外行水平轟炸，主要是撒布燒彈，所謂水平轟炸就是：在轟炸時從描準到投彈的五六十秒間保持水平，等速，直線的運動，適於編隊攻擊，這可算轟炸法的主體。

『空防』防空機的任務是在空襲者出現於都市上空以前，盡可能在遠方擊破之，利用操縱性的輕快，速度優越，追空襲者放棄其企圖，這依邀擊和追擊的性能，而有單座和複座的，但是最近轟炸機進步，防空機漸有不能保證絕對優勢的傾向，他的攻擊法也將起變革。本來專是侵入死角用機關槍擊落的，現在機關砲，快要代替機關槍，用空炸炸彈的空轟炸也實用化，最近更研究有以特殊性能的飛機行自發的空中衝突的。

其次要說到地上防空各機關的綜合威力，聽音機照空燈，高射炮等的威力無論怎樣進步，還是有限制的，所以要依力所及的範圍而周到配置於都市周圍，對於任何方向來的機敵都能戰鬥。從都市外圍一百五十軒到二百軒處為第一線。設深八十軒至一百軒的防空監視哨的廣大圓形地帶，但是空襲者還是可以用優秀機在八九千米的上空，使發動

機緩緩回轉而通過，所以監視哨的間隔距離要適當。種種特殊器材的新發明還不能實用，飛機到底還是要憑眼和耳去捕捉，因此要有補助器材。從監視哨的發現到他們報告到防空司令部，其間時間越短，市民準備的時間越寬裕，但市民的準備必須以最大速度完畢，以期萬全。

監視地帶之後設飛機戰鬥地帶，要有二十五杆左右的深度，這是防空機對空襲機突擊格鬥的地方。夜間則由聽音機和照空燈的協力而進行戰鬥。

再後是一個深約十五杆的地方，以約三杆的距離間隔配置着聽音機，由牠們測定敵機的高度和速度。又後方是深二十杆的照明和射擊地帶。務必使飛機戰鬥地帶漏過來，使敵機在這裏絕不能通過，所以這在地上防空機關中是最着重的地帶。這個射擊地的外圍，成爲第一綫高射砲威力圈的前緣，必須在圓周上併列高射砲廿五中隊一百門。在第一綫的間隙後，要以魚鱗式配置十九中隊七十六門的第二綫，再後則有十四中隊五十六門的第三綫。在都市內都高射砲威力有所不及處，在這裏也要配置四中隊十六門，以期

發揮充分力量。這全部六十中二隊二百十八門之數，大體與倫敦巴黎相當。因爲這威力圈的深度有二十四籽，所以時速三十籽的飛機以最短距離突破，要費四分五十秒左右，四百籽的飛機要三分三十秒左右。

在這樣配備之下，對於向都市中心强行侵入的敵機有七至十中隊，即二十八至四十門可以射擊。射擊時間從少計算，對於三百籽級的有三分五十秒，對四百籽級的二分三十秒，因此集中於飛機的彈數，若以每分鐘發射速度僅只十五發計，在前者，最小限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發，在後者，最小限有一千零三十六發。戰時命中率的低下以一半計，四十發有效，那末，時速三百籽的空襲機從一方向侵入時，在此地帶均可擊落四十架，四百籽的約可擊落二十六架，但是每四十發中有一發有效，精密訓練還是必要的。此外還要仗着防空飛機隊的奮鬥，防空氣球的威脅，才能得到某程度的安全。

蘇聯替卑三型級的飛機時速是三百籽，要侵入東京而成功的話，單對的高射砲也須使用四十架以上。不過這是紙上談兵，實際上還要有多少差異。這種飛機的續航力是二

千五百料，搭載量二艘，據外國報告，在遠東至少有八十架。顯然的可以斷言東京是在不可見的敵人空襲之下了！

『瓦斯和燒夷彈』瓦斯誠然是可怕，不過沒有一定濃度也不能傷害人畜，而且還必須具備有利於瓦斯空襲的天氣氣象條件，所以還不用杞憂。至於濃度問題呢，毒化東京的市的市區全部也可以辦到，但是在一時性瓦斯要五十尅炸彈六萬四千發，持久性瓦斯要十六萬四千發，以替卑三型級來說，在前者要一千六百架，後者要四千一百架之多呢。可最近市民對瓦斯的注意却非常之高，防毒面具已到處賣完了

燒夷彈有在低空炸裂時，有碰炸與物體衝突而發火的，重量自一尅級至十尅。在碰炸時，像日本房屋那樣脆弱的屋頂，當然要被突破而使內部燃燒起來。而且爆裂炸彈和瓦斯彈原則是投在都市內重要部分的，但是燒夷彈可就不然了。敵人可以任意集中投下或撒布投下，全然無須瞄準。尤其夜間空襲時，將以這種燒夷空襲爲主體。市民啊，在空襲時熄滅燈火是好的，可是不要睡覺啊！試假定一千發燒夷彈對於可燃物一齊命中吧

！那要有比大震災多十倍的發火點在驅逐着無路可逃的市民，在日本的心臟部宣告大恐怖。全體市民準備起救火的裝備吧！防毒實在還在其次呢！

在這時最可怖的是水道的斷水。水道的總管必須深深保護在地下。但是關於這點，筆者爲了日本人全體意志的消長，却要對當局提出質問！

『低空防禦』如果飛機速度同樣，那末高度越低，在單位時間內的變化越大，而對空射擊動作就越困難，像高射炮那樣重材料甚至有時完全不能射擊。在快速機の場合，在高度二千呎以下時，高射砲已感射擊操作的不自由，到一千呎就困難起來了。在七八百呎以下時簡直就陷於不可能的狀態，不過在遠距離的場合相當緩和而已。爲此，輕量而操作簡單自如的高射機關槍和高射機關砲就成爲必要。但是這些輕高射兵器沒有測定飛機高度速度和飛行方向的東西，只依平常的訓練，在一瞬之間來判斷這些。因此，射手的能力必須非常優秀，除了特別依對空目標而受訓練的人之外，是不能命中的。低空防禦是特別困難的，如果沒有充分的久經訓練的射手，單靠配列多數兵器是沒有用的。空

襲下的東京的低空方面，當局也要當心些，據說蘇聯的超低空轟炸達到二十五哩至五哩呢。

『防空砲台』雖然在都市四周可以遍布防空器，但是依海岸河流的形狀遠近，有時這種配備是不容許的。雖然也有千噸左右的防空船裝載着防空兵器，但是不能作三百六十度射擊的高射砲，被波浪左右前後搖動着的高射砲，她的命中率是可想而知的。爲了東京海正面的防守，應該有防空砲台一個，最好兩個。其他海岸都市也都需要。不過有的地方因爲海岸的狀態而不能建造，也是無可如何的。

(七) 敵人轟炸南京

中日開戰以來，敵人最活躍是空軍，但其空軍的技倆，除了暴炸無抵抗的非武裝人民外，對於我國的軍力是很少有什麼作用的。如下面敵人空軍隊長平本的自誇，以其轟炸南京的情形為例，即可見其除了侮蔑與自大外，其自蒙的空軍也祇是「泥腳」的一部份。

下面便是平本寄給日文亞細亞雜誌的「自白」：——

時間是在八月十五日的清晨。我們出乎意料之外的接到一個命令。連軍號都沒吹，就命令我們飛過大海去轟炸南京！這個命令，在我們的一生之中，雖然是大刺激但是這個機會，確是千載一時而為我們所長久夢想的。

我們排成了隊伍，每隊面前放着一架巨型「雄鷹」機。

我走到飛行員前面，接到了他們「業已準備」的報告，轉向空軍根據地的司令官報告。他以簡短的命令對我們說：「立即出發轟炸南京。」

像觸電的蝗蟲一樣，所有的人員迅即爬上載着日本和遠東命運的巨機。

飛機立刻平靜地離開了推動機漿的人員，一架一架升到天空，我駕駛的一架領着前導，升到空中以後，每架飛機都依次排成隊形向海面進發。

天空很沉黑，爲低氣壓的層雲所掩。俯視大地，一無所見。我們知道颶風正在向着上海方面推進。而我們却一直飛向大風暴的核心，在我們下面，海洋發出白色的怒浪。我們以七十公尺的高度在海面上飛行。不久我們覺得風暴從南方方向我們打擊過來。機翼不斷地振盪，究竟能否吃得住，我們也顧不到了，總之一路都在惡劣的氣候中過去。

在我們無數次的演習中，從未遇到過這種情形——這種在大海之上與颶風搏鬥的轟炸飛行，但是我們的心中都藏着一件事，使我們絲毫不顧風暴以及與風暴以俱來的危險。一天以前，正在八月十四日，中國軍用飛機飛到上海南京路口最熱鬧地方對上海非武

裝人民——日本人，中國人，和歐洲人——施行了大屠殺，並且炸壞了華懋飯店和滙中飯店。中國的空軍正像他們的陸軍一樣，是空中的強盜。我們之所以要報復者，正在於此。我們熱切地等待着這個機會的到來。而現在我們要給他們嘗嘗真正的討伐是個怎麼樣子。給這些夜郎自大的空軍受些教訓。

我們在雲霧深鎖的山頭飛行了幾小時，終於發現了上海的模糊的地平綫。不久又在雲際裏望到下面一個太湖——太湖。我們升到三百公尺的上空。

立刻有五架敵軍戰鬥機不知從什麼地方出現，向我們勇敢地衝來。雙方的機關鎗聲組成了一個合唱。雙方的飛機組成了一個圓舞。但是正像你開照相鏡頭一樣地快，我們射下了兩架敵機。我看見有架敵機尾部冒着烟火跌落到湖水中，另一架却盤旋而下，跌到田地上着火。

其餘敵機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迅即和我們告別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空戰，我似乎感到不滿足，那是太短促了。我看到敵機下墜

，心中受着刺激，但是現在一切都已過去了，像夢一般地過去了。

我們掉轉方向，朝着南京進行。

我們早已望見南京的天空，我們的敵人，必定已經得到我們來襲的消息。所以拱衛這座古城的山頭，鳴着高射砲向我們敬禮，而在紫金山上的砲聲，尤其響得厲害，儼然領導着合唱。

南京埋在密佈的彤雲之下。我們必須飛得很低，才能把目標找得正確。我們是知道低飛足以使敵人高角度砲火瞄準着我們的。如果我們像那些抽鴉片的中國飛行員那樣糊塗疏忽，我們就可以完全不被中國高射砲陣地所望見，而在雲上很高的高度丟下炸彈，不損一絲毫髮飛回本國，然而我們並不是空中盜匪。我們對於每顆炸彈，都要用得够本那是很費錢的，要費許多錢的，而這些錢都來自納稅的農民，他們得之匪易。我們不能隨便靡費一顆炸彈，而必須瞄準敵人有威力的軍事設備和武器，更甚於這些的打算的是：我們帝國海軍的嚴令，決不肯在任何情形之下，轟炸非武裝的平民。這是有關皇軍榮譽

的事，而這當然比生命更加重要更加寶貴。

所以我們在無數高射砲彈之中來回盤旋。那些高射砲位，有許多設於城裏面。而在我們愈飛愈低的時候，望到許多受驚的南京市民，紛紛向避難室奔避。我們並且看到他們被自己的高射砲彈所打傷。最後，我們正確地找到了目的物。不但如此，我們還能夠清楚地看到詳細的情形。下面是大教場軍用飛機場和故宮飛機場。

我們轟炸機像信鴿子一樣向目的物擲彈。我飛得很低，甚至爆炸的震動都可以感覺到。飛機庫的巨大屋頂飛到空中，像麈毳飛到火山口上一樣，而在口上冒出紅裏隔黃的火烟。雷雨似的炸彈，把飛機庫和附近場地炸成粉碎。那裏面大概有二十架飛機。當烟消火熄的時候，這個偉大的軍用飛機場已經化為斷垣殘跡了。

我們在那裏的任務完畢以後，就注意第二個目的物，即城內的空軍根據地故宮飛機場。這裏又重演了一套大教場的故事。當我們丟完了炸彈完成了任務以後，我們就向本國飛回。這時正在下午三點零一些。這其間，我們成了城內外山上的高射砲火的共同目

標。整整三十分鐘之久。我們有幾架飛機的確吃了好些子彈。

我們離開南京城時；有五架敵機從雲端裏出來。我們立刻以機槍互相交換敬禮。說時遲，那時快，我們打下了兩架敵機，其餘就立刻逃跑，我從來沒有看到軍用飛機逃跑得這樣快。我看到我們的四號機出了毛病。牠的發動機已經不受指揮，牠落在後面不能歸隊，敵機便集中火力向之射擊。我看見牠冒出烟火跌下去了。

我們駕駛的是架領導機，我們當然以指揮者應有的態度注意各方面，一等空軍兵曹 Watanabe 立時陣亡了。一顆子彈打壞了我們的無線電，還有一顆子彈完全破壞了我們的一座發動機。我們的速度減了一半並且逐漸失去了升高能力。凡是能够棄脫的東西，我們都把牠們丟到機外，以減輕重量。我們只用一架發動機，在大海之上，與惡劣氣候搏鬥着飛回。當我們最後到達本港的時候，許多担心我們的日本戰士都模仿着半歇斯迭里亞的小學生，瘋狂地歡迎着我們。「謝天謝地」，空軍司令官高喊，「我以爲你們這些傢伙也遭了四號機同樣的命運。你看，自從你發出電訊：只用一架發動機行後，到現在

足足有七個鐘頭我們未曾接到一些消息。我們大家以為你們一定完了。」後來我小心地爬出了我這架可愛的飛機。

我一數被敵人槍彈和炮彈所受的傷洞，足有四十八個。因為在我們第一次轟炸南京中，我們始終保持高度極低的飛行，所以我們的擲彈異常準確。然而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們所付的代價——所受的損失——較以後任何次轟炸南京都要重大。可是在我們第二次轟炸南京時，這一切我們都報復了。這是四天之後事情，

天氣已經晴朗了。我們準備在日落不久之後轟炸南京。我們從從容容地就飛到了。正和我們第一次轟炸南京一樣，我們環繞着這個城市飛行了許多次，仔細地選擇了目標。從紫金山，從城牆上以及從城內，所有的高射炮都對準我們開起來了。夜色突然間充滿了，從高角度的高射砲和機關槍放出來的子彈，死亡整個地控制了這個古老的城市。

可是這些子彈，好像幾萬顆五光十色的繁星同時在這城市所有的上空爆發起來。如

同東京一年一度的，我國小孩子們所引領長得第一的大放烟火的奇景，與這比起來，簡直是一根將熄的火柴的最後一瞬而已，紅的，藍的，橘色的火焰在不停爆炸着，佈滿了南京的夜空。

八時過了一點，我們找到了南京中央軍校的一叢建築，於是請它吃了十顆炸彈。所有這些建築，一時間都化爲灰燼。然後我們又轉向參謀本部的建築。也請它吃十顆炸彈。在又做了幾件輕鬆的工作以後，我們飛向家鄉了。

晶圓的明月在我們的上面，籠罩在無限的銀光之中的大海在我們的下面。而最妙的是第二次南京轟炸，我們未損一機。因爲這一次日本的「雄鷹」是十分完好。在飛機裏面，一共四個飛行員，除了駕駛員，都受到了天賜的一場無夢的甜睡。

(八) 中國在空襲下

抗戰爆發後，日本飛機在中國非武裝區內盡量地轟炸非戰鬥人員，在防空力素弱的國家，總理結果是很嚴重的，但中國人民敵愾之心，使敵人的爆彈失却了効力。蔣委員長夫人在 Forum 中所發表的一文，充分的表露中國偉大民族在敵機翼下的堅勇毅的精神：——

此刻我正在靜待日本空襲者的來臨，同時執筆寫此文。警報已於十五分鐘前發出，我照例到外邊來觀察空襲，並細看我們的防禦設施。當敵機來到時，我將把我所看到的——記錄下來。

自從日本在上海開始攻打我們以來，迄今已有兩月。在這兩個月內，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是不可言喻的。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說，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是今日的西

班牙或在世界大戰時，他們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殘酷的，有計劃的空中轟炸與砲轟，像日軍現在所施於我們的配備不全然而却很英勇的兵士們的。這些專家又說，他們不能理解，怎麼中國的血肉之軀竟能抵禦人類所不能忍受的事物。

世界大戰時，空軍的根據地離前綫都有數百哩之遙，轟炸機在一天內也許可以往返二次，如果對方沒有強有力的空軍加以阻撓的話。但在上海，現在我們並沒有飛機來抵制那些日機，牠們至多只要飛行五哩，就可以回到根據地去重裝炸彈。牠們自由自在我們的陣地上翱翔，丟下密集的炸彈來，只要不飛入我們所僅有的少數高射槍砲的射程以內就得了。也許你們覺得奇怪，怎麼我們還沒有空軍來抵制那以上海為根據地的四百多架日本飛機，（他們一共有三千多架）。你們該記着，中國的空軍年齡還不到五歲，而且其中有幾年是因對於此種新式的武器缺乏經驗而浪費了的。

因此當侵略臨頭時，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防空準備，不得不向美國等處定購大批用品，並且希望能儘速運到。我們早知道日本將給我們些什麼，但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

，也萬萬想不到美國……

空襲

現在我可以看到那些日本轟炸機了——「三只——六只——九只，」小傑喊道，這孩子具有着極銳利的眼睛，所以我把他帶在身邊。

此刻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四十二分。天氣很明朗。天上有一堆堆的積雲。更在牠們以上，佈滿着整齊的卷積雲。三架日本的重轟炸機從那些積雲中間的一條青色裂縫中穿了出來，由北飛向南。後面還有三架。高射砲在打頭的三架周圍滿佈了一叢叢的黑煙。現在牠們對着後面的三架轟擊了。這邊又來了三架——所以一共是九架。在那些雲層上面，我可以聽到驅逐機的聲音。高射砲的爆炸聲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在我的前面，離軍用飛機場不遠處，可以看到高射砲的閃光——那些轟炸機正向着飛機場飛來。我們的驅逐機有幾架出現了。牠們本來都飛在雲上面。機關槍聲現在在我上面的高空中的響着，那些飛行員正在雲端裏交戰。那九架轟炸機爲城市上空不住地前進。牠們要擊中其

目標，不能保持着牠們的陣綫。打頭的三架現在已飛到南面的城牆上了。

兩點四十六分——大股的火燄噴上來；一柱柱的濃煙與塵埃直向上住。牠們已投了幾箇炸彈。於是牠們分散了。我們的有幾架驅逐機正在追擊。在我北面，一場空中惡戰正在進行着，那是在兩點三十四分開始的。所有的轟炸機現在都沒入了雲中，看不見了，但有幾架日方的驅逐機依舊被我們的戰鬥機圍困着。

兩點五十分——西北方的空中在交戰。一架敵機很快地掠下來，有一架「鷹」式驅逐機緊跟在牠後面。敵機消失在紫金山背後了。那些戰鬥員正在雲端裏飛進飛出。打頭的三架轟炸機，已丟下了他們所帶的炸彈，正在迅速地向東逃走，飛回上海附近的根據地去。其他的六架，被我們的驅逐機衝散了，正在南方的雲層內外盤旋着，企圖一擊其目標。

兩點五十一分——突然，在城市的西南方，有很大的幾股濃烟，火燄，與塵埃湧起來。又有幾架轟炸機完成了他們的使命。

兩點五十五分——北方空中依然有幾處在交戰，機關槍聲格格地響個不住，另外幾架轟炸機趁此時機，疾飛到南方去，把他們的炸彈投在飛機場上。

兩點五十六分——又有幾個炸彈落在同一的地方。在稍爲偏西的高空中，空戰正在進行着。在城市上空，另一場空戰正在大家的眼前進行。一架中國的「鷹」正在追逐一架日本的單翼機。他們盤旋迴翔，倏然迅速地掠下來，倏而又嗡嗡地急升上去。他們的機關槍格格地響個不住。那敵機似乎打中了我們的人；不，他逃走了。他們遠遠地彼此飛開，各自兜了一個圈子，隨即又迅速地彼此撲攏來。猛烈的高射炮火對那些正在逃走的轟炸機放射着。那只單翼的敵機似乎在半空中停住了。他已被擊中了。我們的「鷹」又疾飛回來攻擊牠。牠停止了一會兒，於是就頭朝下直落下來了，火簇沖了出來，這架將要毀滅的敵機向着本城南門附近的一個人烟稠密的區域落下去。橙黃色的火焰，拖着一條慧星尾巴似的黑烟，劃破了天空。我們的「鷹」在上面盤旋着，看牠的敵人墜地而毀。

兩點五十八分——現在敵機彷彿碰着了本城的頂端，發出了一大陣黑烟與火簇來。

接着發生了一陣黃烟——一所房子在燃燒了。我們的「鷹」又盤旋了一會兒，才飛向北方去，因那邊的天空中又在響徹着戰鬥的聲音。在東北方與西北方的雲層內外，許多飛機正在交戰。這些空戰在三點零三分以後就在分別進行。

三點十分——我們的一架飛機大聲地咆哮了一聲，迅速地掠下來。從雲層後面，來了三架日機，都在追擊牠。有一架緊跟在牠後面，好像鉛錘似的直撲下來，但牠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三點十七分——現在已看不見一架飛機了。遠方的引擎聲僅隱約可聞。在日機墮地毀滅的地方，還能看到一股濃烟。

三點二十分——現在空中已寂然無聲。此次空襲，歷時約四十分鐘。我將照例去察看勘損害並統計得失。我驅車往日機墮落的地方去。人們都在街道上，彷彿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故似的。做母親的和兒童們，雖曾看見或聽到一只火光熊熊的怪獸在他們附近的空中咆哮着，墮落在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因而發生了一大陣火燄，但似乎這跟他們並無什

麼重大關係似的。救火員帶着皮帶和水桶在場施救。火已經撲滅了。我穿過了幾道門戶，走到一堆出烟的，燒焦的木料附近；人家告訴我，日機的殘骸就在那裡。要檢出牠們來，是相當困難的。人家又告訴我，在那燒焦的木料堆中，可以看到一個日本人的毀傷得很厲害的頭，但我並沒有去看。我急於要知道，有沒有我的同胞遭難。大家都不知道。一個警察告訴我，他們必須把那些燬壞的木石移去後，才能知道這個。回到家裡時，我才得知日機被擊落了三架，而在上午還有兩架也被擊落。這兩架是在中途被截住的，並沒有飛到南京。此次來本市空襲的，共有九架雙引擎重轟炸機（每架載飛行員六人）和六架驅逐機。我們的損失是兩架被迫降落——但有飛行員四人受傷，一人殞命。

附 錄

(九)西班牙的空戰

菲尼克中尉(E. Finick)是一個美國人，於一九三六年九月赴西班牙擔任政府軍方面的飛機駕駛員，經過八個月的艱苦奮鬥，終於在一次空戰中受了重傷，現在他已準備回美休養。下面的譯文就是他在西班牙醫院中向美國記者司徒氏所談的種種空戰經驗。全篇充滿了美國人天真豪爽的氣概，坦白地將一切驚險萬分的故事平敘出來，好像一篇冒險小說似的，非常有趣。但是，在故事的後面，我們可以看見西班牙政府怎樣在艱苦萬分的環境中建立起新的偉大的空力，現代空戰的戰術，以及僱用外籍機師的利弊等，

我最好還是從頭說起吧。我是從紐約來的。生長在意賽(East Side)，現年二十五歲。我的祖先是波蘭人，母親是捷克人。父親於世界大戰時投効美軍參戰，爲了保衛民

主而戰，和我現在所做的一樣，最好我插上一句，我是一個天主教者——一個美國的天主教者。人們好像忘記了西班牙共和軍的弟兄的最大限度都是從小信奉天主教的人。

父親死後，我不得不離開學校來幫助我的母親，兩個姊妹，和我的小小弟弟。我變成辟茨菲（Pittsfield）和紐約的福特修理場的汽車機械師了。但是我一心想學習飛行，在週末我總是跑到佛羅·貝納（Floyd Bennett）和羅斯福飛機場的附近打轉。運氣好極了，我認識了吉美·可林斯——高速飛行機的頭等政府試飛員（tester），我們最偉大的航空家之一。吉美變成我的好朋友了。謝謝吉美和其他友人，我居然能受到飛行課程，我在一九三一年開始學習，在我赴西班牙的四年之前我得到一張紐約州的學員執照。我從來沒有得過正式的駕駛員執照，因為我付不起執照費，所以我就經常地在週末練習飛行，只要有機會。

於是戰爭在西班牙爆發了。我一開頭就想去投効，爲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並且我相信法西獨裁是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的自由的自由的最大威脅。我說我是美國人。是的

照我的見解「美國主義」就是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怎樣被管理。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在佛羅貝納機場和場中幾個駕駛員熱烈地辯論起來了，他們有的幫佛朗哥，有的幫政府。不用說，我自然是站在共和政府一方面的。這時有一個傢伙從頭到尾祇是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裡靜聽。當辯論結束的時候，他將我拉到一旁，問我願不願到西班牙。我說我十分情願。

原來他代表着一羣關心西班牙民主命運的人，我非常贊成這個念頭。終於我有機會去參加了。

但是你不要以為我不過是想冒險出風頭或者找一個機會看看世界。我非常冷靜地考慮這些事實。我知道這時政府方面是十分散漫無組織的；佛朗哥正從塞維爾向北推進，每天都攻陷下新的村鎮；而且他的優秀的意大利飛行員都駕駛着「菲亞」機（Fiats），爲了戰爭而製的現代飛機。你到各報上去看吧，共和軍有沒有一架飛機和駕駛員是值半個小錢的。我又沒有軍事經驗，我想我也許祇能過兩個星期。

九月中旬我離開紐約。九月廿四日到達馬德里，當時立即被傳到空軍部去。

在這個秋天，還有一些美國人來參加的，都變成了大混蛋。還是不要提他們的好。我不想提出他們的姓名，哼，他們是很值得這樣待遇的！其中有一位從西班牙友人拿去了（旅費之類）七千多披士塔（西幣）。到了他應該飛上前綫的時候，他就生病了，於是他要離開這裡到瓦命西亞去看他的太太，照他的說法。自然，以後我們就看不見他了。過後還有一些傢伙爲了大價錢的合同而來的，簡直都係大壞蛋，以致他們有好一些時討厭美國人。我們之來並不是爲合同或者什麼容易錢。而且你也不要以爲我是一個赤色份子，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什麼政黨，我想你可以稱我爲自由主義者。

現在，我們到馬德里了，但是，我們在那裡等了八天才飛行，在這個時間內我們就把馬德里調查了一下。到了第九天他們將「勃里格」(Regret)轟炸機來試驗我們。這些「勃里格」——都是十五年到十八年的陳貨——每小時只有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差不多

每小時只能飛行七十哩。駕駛起來非常笨重，簡直慢得該死。

這時在我們第一次起飛的時候，佛朗哥的叛軍正向多勒杜（Toledo）推進，離此地只有二十哩。當時毫無辦法停阻他們。我們沒有任何軍隊。我們只有一群沒有訓練的志願兵——簡直連來福槍都不大認識。他們被火速地送上前綫，一車一車穿着工服的年青的傢伙，有些拿着古老的槍枝，有的根本沒有。這並不是法西斯的勝利。那些可憐的西班牙人簡直是被屠殺掉的。

我們的職務是盡我們可能給他們以援助：就是飛出去轟炸叛軍正在前進的道路，阻止他們向前。可是我們這一邊的弟兄毫無經驗，連自己的飛機和法西斯的都分別不出。當我們飛過他們去轟炸叛軍的時候，他們對着我們射擊。在最初，我們怕自己的軍隊甚於佛朗哥的。

我們第一次飛行是六架裝載了炸彈的「勃里格」機。目標在多勒杜的前面。我們的任務是襲擊那裡集中的叛軍和砲隊。在那些時候，法西斯們是沿着道路作集羣行軍的，於

是我們就轟炸道路橋樑。彭李德和我在一隊。隊中還有兩個法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捷克人，這時，在十月初旬政府只有幾個有訓練的西班牙籍駕駛員，他們都分配在指揮或行政的職位，因為政府決定不將空軍的行政權放在外人手中。

在這一次空襲中，我們有一架五歲的「波音」(Boeing)戰鬥機，拉卡里——你聽過他的名字麼？他是西班牙人中最好的一個，我打賭他可以使李霍芬之流望而生畏。拉卡爾就駕駛這架破舊的「波音」機，另外我們有三架紐坡特(Nieuport)機。它們都是大戰終了時所造的過時貨，在美國早已陳列在博物院裡了。而當時西班牙政府所有的就是一些大戰時的寶貝。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空襲。我們飛到那裡投下炸彈，可是還沒有擲完的時候，我們就被十五架左右的「菲亞」機圍攻。這時所有能够保護我們的。是六架驅逐機，就是適才告訴過你的大戰時的寶貝。當叛軍飛機向我們猛撲的時候，拉卡里的一隊在三千呎的上空，我們在八百呎的上空。

以六架「菲亞」機組成的一隊向我們的「勃里格」轟炸機撲來；其餘的都去追逐在我們上面的拉卡里的戰鬥機。自然，這些「菲亞」都是被熟練的意大利軍事飛行員所駕駛着。這些意大利人自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在西班牙飛行了，而且人數一天天多起來。現在他們有一頓很好的野餐了，他們的飛機比我們的快上幾倍。而且操縱自如。坐在我們這種古老笨重的轟炸機裡面，唯一的辦法就是拚命往家逃。我們的飛機開足馬力只有一六〇公里的時速，而他們那些嶄新的「菲亞」機有三五〇公里，比我們的「勃里格」快三倍左右。

當你碰到這一類困難而且是性命交關的時候，你只好亂來了。你要在樹頂上擦過去，使你的敵人不敢開足馬力向你俯衝起來。這全要看那些坐在「菲亞」裡的傢伙的射擊技能是否高明了。我們以密接的隊形往家逃回，這樣使敵人不能從下面仰攻，同時對於自己的尾部也可有一點保護，因為己方的機關槍手可以向上撒一層保護火網。這樣，我們唯一的弱點就是我們的正前方和側面了。你知道，「勃里格」是沒有前發槍（forward Gun）的，而且在兩個側面祇能有半轉火力。他們就抓着這個弱點。在瘋狂的十二分鐘內，我

們損失了六架「勃格里」和三架「紐坡特」。拉卡勒和達爾隊長（他是頭等法籍駕駛員）在這種困難之下以全力苦鬥，打落了三架「菲亞」機。假如我的飛機和他們的差不多的話，我們早已殺得他們落花流水了。現在我們損失五架，他們只損失三架的原因，並不是駕駛得不好，實在是我們沒有飛機。

這是我們第一次從法西斯飛機那裏吃到爆彈（explosive bullet）他們也是從這次起開始使用這種子彈。當我們駛回的時候，我的飛機的機架上都是拳頭一般在小的槍洞——被爆彈炸去的。你可以想像如果這種子彈擊中一個人的情形是怎樣了。可是我和我的機關槍手都沒有被擊中。

在這一次之後，我們從基太夫又作了兩次空襲的企圖。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到達過目的地，因為在到達之前我們就被攔阻了。而那些算是保護我們的驅逐機總是丟下我們就逃，那些驅逐機的駕駛員大半都是貪財的壞蛋——爲了五萬佛朗一個月而駕駛的，簡直是一羣匪棍。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當佛朗哥將軍正在撞馬德里的城門的時候，我們沒有一架從蘇聯，法國或其他國家來的現代飛機。我們被調回到摩西亞等候算是就要運來的新飛機，同時奉派巡察（用我們舊的博物院的「勃里格」）加大幾亞至亞里堅特一帶的地中海岸，偵察航行的船隻，報告它們所懸的旗幟航行方向。可是到了十一月底，我們聽說有一些新飛機終於運到了。在佛朗哥從德意那裡弄到飛機的四個月之後，然而我們終於要有幾架真正的飛機來飛行了。

它們都是雙葉的「佳多」機（Citas）此後即變得很出名。自然，我們在最初祇能有很少幾架。可是它們給予我們以一種的生命。我們有了這些新的寶貝還有什麼不能做呢。在這個時候，西班牙政府於十月一日左右創辦了一所航空訓練學校。他們用「勃里格」和「摩斯」Mots機訓練西班牙青年。

校中的學員都是步兵中的青年士兵，爲了他們的勇敢，聰明和有希望而選拔出來的。在二個月或二個月不到的時間之後，這些孩子們就被派在前綫去了，他們只有四十小

時的飛行經驗。假如你不是一個飛行員，這句話對你也許沒有什麼大意義，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真是一件難得透頂的事，我奉派到卡太堅納附近去擔任這轟炸和機關槍手學校的駕駛員。我還是駕駛着那同樣的舊「勃里格」機，有時是「架舊的」[維克爾] (Aiker) 魚雷轟炸機。我留在那轟炸訓練學校一直到一月十日。於是被派到多杜勒省去駕駛我們的新轟炸機了。這是多麼好呀！它們的時速是二六〇公里，並且能攜帶足夠續航七小時的燃料——以前那些「勃里格」祇有四小時的航續力現在我們可以載足二十四枚炸彈（三百公斤炸彈），一個駕駛員，一個機關槍手和機首的四架前發機槍。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我擔任駕駛員——乘了這些轟炸機之一在中部戰線作第一次轟炸飛行。

當我們有了這些轟炸機，我們是第一次和叛軍站在相等的條件之下作戰，我們着實給地們一次教訓，使他們好多時還忘不掉。這時叛軍正在向瓜拉馬綫進攻。我們飛了起來，以十五架轟炸機組成一隊，另有廿五架戰鬥機擔任保護，統統是「佳多」機。

我們在一千呎的高度飛行。我們的目標是轟炸爪拉馬前綫的部隊集中地和那裏的戰壕。在我們快要到達目標地的時候，我們把三機爲一機羣的隊形緊接起來，同時增加每羣的距離。當我們距目標三千呎左右時，我們開足馬力向下俯衝。以四十五度的角度猛撲下去，同時對準戰壕發射。我們每一架飛機有四架機關槍，每槍每分鐘射出一八〇〇——二〇〇〇棵子彈。這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刑罪；這也就是我們的弟兄忍受了兩個月而無法還手的同樣刑罪。

當時的戰略是：在一千呎的高空時開槍，一面急降至戰壕上空一百呎的地帶。我們三架飛機的十二架機槍於同一時間一齊發射，這陣彈雨簡直無法忍受。這時我們恰在戰壕的上空，於是擲下所有的炸彈——七十二枚炸彈從三機的機羣投下來。這是沒有人真正能吃得消的。我們看見叛軍士兵開始崩潰逃走了。這些可憐的混蛋却吃不下照開的藥味。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機關槍巢，瘋狂地四散逃開找蔭蔽，好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我們每一架飛機投下它的廿四枚炸彈。地面上簡直成了一個地獄——在一陣子彈的暴雨之後

繼以炸彈的迅雷。這就是一個月以後瓜逃拉佳拉的意大利人崩潰的原因。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仗——簡單地就是受不了。這裏，在爪拉馬，我們停止了法西斯的前進。使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建築防禦工事。在這一類空中攻擊之下，只有這樣是唯一的保護。

我們這樣地幹了好幾天。在第一天，我們嚇壞了全綫的叛軍。就在這一天，我們作了三次轟炸飛行，最後一次是下午三點鐘。在這一次，我們受到三十架至四十架意大利飛機的攻擊。我們是十五架轟炸機，只有十五架「佳多」驅逐機保護着我們，所以他們在數量方面勝過我們，滿以為可以將我們打得粉碎了。這時我們的驅逐機分爲三機羣，每羣五機，飛行於我們之上。一〇〇〇米到三〇〇〇米的上空。當時我們已完畢轟炸的工作，正在航行於五〇〇〇米的上空準備飛回去。

法西斯的飛機趕來了。一部份向我們的轟炸機撲下來，其餘的向我們上面的「佳多」飛機進攻。因爲我們飛得太低。他們不能從下面我機尾攻擊我們，他們不知道我們這種新型飛機，所以他們陷於致命的錯誤，從正前方來攻擊我們——他們有十五架左右，我們

所有的機關槍都盡力發射起來，在第一個回合，六架叛軍的飛機被擊墜，粉碎在他們自己的戰線中。

在這時候，其他意大利飛機也紛紛從我們的上面掉下來。「佳多」正在掃蕩它們，其間大部份都毫無控制地墜落了。在那一次混戰中，我們擊墜九架「菲亞」，而已方一架都沒有損失。這是我們在西戰中第一次將法西斯從馬德里之南的天空中肅清。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擊落任何叛軍的飛機。因為在這種三架一羣的密接隊形中飛行，你們都對進攻的機羣發射猛烈的火網。要知道誰的槍火真正擊中敵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今日的空戰與歐戰時不同的地方。從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大部份都是個別的廝殺。而現代的空戰則全然是機羣的廝殺。整了戰術就是保持你的機羣隊形；兩架進攻敵機或敵機羣，第三架保衛着其餘兩架的機尾。總之，這是機羣戰。

這一夜，我們安然返防，一架都沒有損失。我們興趣十分之高，我承認。老實說，平時我們在回來和出發的時候並不感覺有什麼兩樣。我們總計劃夜晚回來做些什麼事情

○當我們決定看影戲的時候，我們就買好戲票並把它帶在身邊。我們總希望能回來看戲。○我們的機場距前線約一百公里或更多些。但距離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我們轟炸過柴拉果柴(Narvaona)叛軍的兵營和塞維爾叛軍的機場。有了我們這種飛行半徑，這是非常簡單的。佛朗哥將他的重轟炸敵機藏在儘可能的遠離戰線的地方——在葡萄牙邊界附近。○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要強迫進襲的機隊在返防時不得不作遠距離而且危險的飛行。○我們的「佳多」戰鬥機簡直殺得「菲亞」落花流水。○那些意大利駕駛員也拚死苦戰，但是我們在速度和動機方面都超過他們。○我們幹掉十一架敵機而已方未失一機。○是的，我們有兩個機關槍手被殺死並有三架飛機被迫降落在己方陣綫的後方。○但是，紀錄依然是：共和軍，十一架飛機；佛朗哥。○從這一次起，法西斯們顯然奉到特別叫他們小心的命令。○他們此後再也不企圖從前方或下面攻我們了。

到了一月底二月初的時候，我們的空中戰事轉到瓜拉馬戰綫。在這之後，我們安靜

了一些，直等到叛軍大舉進攻，突破瓜達拉佳拉，從後方進逼馬德里的時候。你記得麼？在那裏他們配置了四個師團的意大利生力軍，人數在三萬至四萬之間。

瓜達拉佳拉一役是我們共和軍空軍和步兵真正合作的第一個大模範。意大利人的潰退大半是由於我們的空軍。這時，我們每天的飛行較任何時都多。在所有的天氣我們都保持着不斷的空中攻擊，有時天氣簡直惡劣得可怕。可是我們不得不如此來解救這次進攻的威脅。我們將那滾滾而來的機械化的進攻打得粉碎。

我們以十五架一隊的隊形飛行着，一隊接着一隊。我們向敵方作波浪式的進攻，在一隊剛剛完畢它的任務時，第二隊立即接着在原来的地方幹下去。我相信大部份時間內天空中總保有八九十架飛機。這真正阻止了意大利人的推進，並且給予我軍以反攻及建築工事的時間。

這裏有近四千的意大利人突破了我方最弱的一點。他們都是徹底摩托化的；坦克和摩托運輸車載滿了士兵。他們沿着那條碎石路上隆隆地逼進了。他們在數量上佔着極大

的優勢，並且乘我方毫無準備的時候。你從天空望到這個黑壓壓無盡長的縱隊時，他們的聲勢真是可怕。一整個軍團在車輛上儘快地緊跟着在前面清路的坦克。

我們的命令是阻止領頭的前進，將他們從路上炸去我們飛到了，十五架一隊的密接隊形。我們將所有的炸彈都對着領頭的坦克和道路投擲下去——好多噸猛烈的炸藥。我們投彈時飛得很低，所以目標絲毫沒有錯誤。在兩分鐘內，坦克和道路變成一團糟了。坦克都被炸掉，倒翻過來，亂七八糟地堆成一團。接着我們又轟炸了在運輸車中的部隊——同時在所有的時間內，我方的步兵却緊跟在後追擊。這是一次真正的步空協同，是如此大規模作戰中一次最完美地執行了的戰略。

大部份意軍以前都沒見過真正的陣仗。或即令他們到過阿比西尼亞，也不過使他們對戰爭得到一錯誤的觀念而已。總而言之，這是他們忍受不了的。——而且現在更糟，因為他們的軍官告訴他們，可以一直開進馬德里，正和他們進阿狄士阿巴巴（阿比西尼亞首都）一樣。我看見他們從坦克中跳出來，加上成百成千從運輸車上跳下來的士兵，四

散逃走——只有恐怖到極點時才會這樣地跳走。他們看上去都是很小的黯黑的形狀，扭着，轉着，互相打倒；在死亡的暴雨下瘋狂地尋求蔭蔽。現在道路上完全阻塞着了。這些卡車綿延數哩之長——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卡車不能向後退；它們不能掉轉頭來。駕車的人已經逃走了，現在只能自顧性命了。田野裏充滿了奔逃的士兵。我們的弟兄對他們發射猛烈的槍火，同時另外的機隊正向遠在縱隊後方的意軍給養車投擲他們的三百公斤的炸彈。爆炸的聲音在地上一定震耳欲聾。我們布馬達的騷音中都能聽到許多。

這時，無千無萬的意大利人都在奔跑逃命。他們是如此的驚惶以致有許多直向方的前進的部隊的方向跑過去，這些法西斯們已經拋棄他們的來福槍，背包，以及一切東西。他們只有逃走這一個念頭。當夜色來臨，我們最後一次飛行完畢時候，他們還在亂匿。我本來預備裝載他們衝進瑪德里的一長條空空的卡車和滿載彈藥的車輛都被遺棄在這公路上一整天，那裏簡直是天翻地覆。我知道這是可怕的，但是誰先挑起這戰禍的呢？

我在什麼時候腿部受傷嗎？這是當我們第一次進攻瓜達拉馬綫的時候。這次攻擊開始於五月卅一日清晨三點鐘。我們企圖攻取戈塞維亞。我們這些屬於共和軍空軍隊的整天的飛行着，一天作了五次飛行。他媽的，打得真厲害。

頭兩天平安的過去了。到了第三天，六月二日，敵人越發勇猛起來。那一天，我們正以為工作已經完畢時，那知又奉到命令要我們立即起飛，在七分鐘內我們都在天空中了，那知當我們飛離地面的時候，突然來了一陣暴風雨真是糟糕得很，雲層又黑又密，當我們飛近戰綫的時候，氣壓非常之低，所以我們不得不上昇穿過雲層以便飛越瓜達拉馬山峯。

我們一共是四架轟炸機——我和平常一樣駕駛着其中之一——同時我們還有二十五架驅逐機在一起，但困難的地方是其中有十五架為新駕駛員所駕駛，他們奉命和我們一起飛行以便認識路程，上面命令他們不准與敵人作任何激烈的戰鬥，我們這四架三引擎的重轟炸機則奉命去消滅拉瑞文加地方的砲隊集中——這是我們這一天的最後一次工

作。

在我們飛越瓜達拉馬山以後，我們從雲層的空隙中穿過去，看見拉瑞文加已經在我們的面前了，同時我們也看見了一大羣「菲亞」和「漢克爾」機，它們正在忙於轟炸我們的部隊，這時是晚上八點十五分，由於風雨和時間過晚，我們並沒有想到會在空中遭遇任何敵機，同時它們也必定對我們抱有同感。

來不及等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和叛軍的飛機攪在一起了，但是我們還不以爲它們有這樣的多，在最初我們只看見十五架左右，我們的七八架驅逐機就向它們迎擊。這時我們轟炸機正在高得很危險的高度——在一千八百米左右的上空飛行。在我們穿出雲層的時候，我們看見戰鬥已經開始。我們想我們的『佳多』是不在乎眼前這幾架叛軍的飛機的。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一共只有十個有經驗的戰鬥員，而且我們也沒有想到空中一共有五十架左右叛軍飛機，它們大部份都隱藏在密雲之中。所以我們四架轟炸機決定照樣完成我們的任務。

我們打開油門，開足馬力直趨拉瑞文加，投下我們的炸彈。正在我們投擲的時候，那些法西斯們，向我們猛撲過來。我身旁的一架飛機立即起火，可是駕駛員將它救熄。我們知道沒有時候去四面投擲了，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將全部炸彈——二十四枚炸彈——共投擲下去，其中有許多擲中炮隊集中之所；消滅了他們。我們的機關槍手一直不斷的在開放機關槍想攔住敵方的驅逐機。這是我們性命交關的時候。所以我們將炸彈一起擲下以後就向家飛行了。正在這時，法西斯戰鬥機飛到我們的下面迎擊我們。像我們這樣大的轟炸機，這是最最脆弱的角度，我們巨大的軀體全部呈露於它們之前。惡劣的天氣使我們不得不在離地很高的上空飛行，同時這種突然的遭遇使我們沒有機會低飛轟炸。這些叛軍們傾其所有地向我們猛烈發射。我聽見爆炸彈呼呼地穿過我的機翼。於是 Cileron Control (我機兩旁保持平衡之小翼) 被打壞了，我知道我已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候。

在下面，步兵的戰鬥已經停止了。我正在曲折的飛行，並且以一個角度俯衝下去，想使他們描不準確——而他們的射擊技能也實在太差。可是因為 Aileron Controls (飛

機兩旁保持平衡之小翼）已經損壞了的關係，我不能十分玩花樣。於是一個嘯聲擦過我的耳邊，突然間我的全部控制板（Control Board）也完蛋了。我也來不及知道自己是是否被人擊中。在這種時候你根本也不會感得到一隻膀子或者大腿所受的傷。火焰在艙前爆發了，在我脚下和頭上的油箱也同時着火。一剎那之間機身全部完全燒着了。我喊叫我的機關鎗手跳落下去；同我也開始解開縛着我在座位上的皮帶。你知道駕駛員就等於一隻船的船長，應該先使乘客安全脫險的！

這時飛機雖然還沒有完全失去控制，可是兩個艙的兩面都着了火。我從火焰中跳了下去。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小雞被烘烤時候的滋味。我拚命拉扯那根皮帶，不過我記得那時我心裏有兩種意見在爭鬥着，應該將馬達關上呢還是聽它開着？我不情願我們的一架轟炸機降落到敵軍的領土上去。我決定讓馬達開足，這樣這架飛機也許有機會可以降落到自己的防線裏去。

在這時，我在找尋解開皮帶的紐結。烟迷着了我的眼睛。我逐漸昏暈起來。以後的

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一定已經失去了知覺，可是我一定要將皮帶放鬆，並且想法子跳出去。其次我記得我睜開眼睛並且覺得非常涼爽。我跌了下去。當我身體翻轉的時候，我看見這架飛機好像是支發光的火箭一樣。它繼續向前直飛。

我急轉了下去。在我四面的東西都似乎在翻筋斗。我知道了我是在什麼地方，並且去拉開降落傘的扣索，這是一頂伊爾文（Irving）式的降落傘。我一向非常信賴它。我往下看見地面一點點接近了，而降落傘還是拉不開。我想「這傘也許拉不開了」。我還是跌下去，傘還是沒有打開。於是我問我自己，「死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會不會感受到痛苦？」我想，「祇要這麼可怖的一震你就會什麼都不覺得了。在你知道之前什麼，已經完啦」。

我還是在繼續降下去，這時我斷定當我觸到地面的時候什麼事都不會知道了；我一定會這樣死去的。我有點瘋了。我想，「你駕駛過各式各樣破舊的寶貨而沒有受傷。你同人家混戰過多少次而沒有被人射中，你避開了三四架叛軍飛機的子彈——可是現在因

爲媽的傘打不開你可得死了」，我從來沒有這樣瘋過的。

那時真的是瘋了，可是，扣索終於被我弄開來，我拿著了降落傘並且拚命去撕開它，我將它拉了開來——用力過大以致拉掉了我三個指頭的指甲，可是那時我一點都沒有覺得，於是傘張開了。

可是別忙，你還有不知道的事呢。我開始向週圍看了一下，我覺得我的身體一部份是着了火了。幸虧我是穿的皮衣。不然的話在我沒有降到地面以前就會給燒死的。祇有我的臉，頸，手腕和腳踝露在外面。這些地方都被燒得很厲害，可是因爲我戴了航空帽和眼鏡，所以我的眼睛和頭的上部沒有被燒到。

我看見我的皮衣是在慢慢的燒着。我用手打滅我腿上和體上的火。於是我起始向四面觀看以便決定我的方向。我發現了風將我吹向自己的防線裏去。我真是喜歡極了。我計算我的高度足夠降我到自己的防綫內。我將我皮衣上的餘火撲滅。

我想什麼都好轉了。可是突然間好像有什麼東西呼呼地飛過我的身邊——非常熟悉

的機關槍子彈的聲音。一會兒功夫一架「菲亞」機直飛過去，我知道它是飛回去的。我的心又慌了起來。我希望能夠飛快的降落到地面上去。

所以我開始搖動這傘，先拉這邊然後再拉那邊。這樣我就變成一個活動的靶子。運氣好一點也許可以不被人家射中。於是我就拉動繩索使得可以快點降下。這時我降下的速度更加快了。但是那架「菲亞」機又飛了回來。它用一個角度從我下面飛過。機關槍向我掃射過來。我猜想就是因為有了這個角度之差所以我得以安全。子彈從我身邊擦過，可是沒有打到我。

現在我拚命的搖動，地面飛快的接近了起來。我斷定一定會有第三次的射擊。果然，我看見一架單葉機飛來，我想，「這次可完啦」。最初這架看來好像一架海因克爾機，同時我前後擺動，等候子彈光臨。於是我看到這是我們的一架單葉驅逐機，它是來援救我的。看見沒有「菲亞」機在它後面。以後過了多時我才知道這次我們損失了三架，其中兩架是轟炸機，在個整戰鬥之中我們打下九架敵機。

現在下降簡直快得有點可怕。我是在跌下去——不是飄下去。我對我自己講，「你是就要撞死的了。」於是我看見底下是一片森林。我計算我一定要想法子落到樹的空隙之中。

這些樹像特別快車似的跟我接近起來。我看見了兩顆樹的頂和其間的空隙。於是我就向這很小的一塊地搖擺我的身體。降落傘穿過樹枝突然停止了。當我落下的時候我聽見幕布撕碎了的聲音。於是我突然被拉着了。樹枝使我沒有掉了下去。它救了我的命。不過我被吊在上面，離地還有二十五呎高。這時我忘記了我所有燒傷的地方。我想我「好啊，你終於沒有死掉。」於是我想怎樣才能下去——正當我想的時候，降落傘撕破了。於是我也下來了。我的兩條腿重重的撞在地上，右腿壓在身體底下。

我不覺得有什麼痛苦。我祇覺腿上有點毛病。我睡在地上，氣喘得非常厲害。於是我又聽見機關槍和大砲的聲音。這使我想起也許我還是在叛軍陣線以內。我勉強坐了起來。

來，我看見我的腿凸了出來。我想，「我怎樣才能到自己的陣線裏去呢？我不能走很遠的路了。我向四面一看，我看見樹旁有塊大石。我用我的兩隻手和膝蓋爬了過去，我開始感覺到腿上的苦痛，同時燒傷的地方使我覺得非常難受。

我睡在大石的後面，心想如果我是在敵軍陣線裏面，那我可怎麼辦。我斷定我一定是在敵人陣線裏面，所以我將我的手槍拿了出來。如果有人來，我決定打他。我睡在那裡差不多有三分鐘。突然我聽見有叫喊的聲音，好像是一羣印地安野人似的。一羣士兵由山上向我這裏衝下來，他們從一顆樹上跳到另一顆樹上並且開始向我射擊。子彈轟烈的射在我的週圍。我想，「這次你一定完了」。於是我準備回射，正當我要開槍的時候，我看見這些人中的一個的帽子上的紅星。我想我也許是神經錯亂了，可是我又看了一下，我看到另外一個紅星。

這才知道是我們自家人。他們以為我是法西的駕駛員所以向我射擊。如果我也回射的話，我知道我一定完蛋啦。他們走近了些，總是躲在樹身後面，於是我將手槍插回

皮套裏去。我想我不回手，他們一定也可以停止射擊，同時他們也的確停止了。不過還沒有用。當他們將我包圍了的時候，有十幾個人向我這裏衝過來，我想盡力喊出我是政府派，可是他們不聽我，而雙方的制服也實在太像了一點。他們突然抓着我，大罵「法西斯走狗！法西斯走狗！」他們拖我出來有，一個拉着我的傷了的腿。他們對我拳打腳踢。我試用西班牙話同他們講，他們仍然不理，一直到來了一個長官，他們才放手。他看見了我的文件，這羣人都像小孩子似的感覺得非常慚愧。他們可以看到我受了很重的傷。

他們抬我走了半哩多路，將我背上一輛破舊的救護車，走了二十五基羅——走了許多世界上最壞的山路——到了一個山上俱樂部改的臨時醫院。

屋子裏非常擠擁了。它祇能容納一百個人，而醫生却是很少。醫生和看護有四夜沒有睡覺了，並且他們也沒有電燈。於是他們將汽車上的燈掉轉過來使它照射在一張所謂手術檯的上而，同時替我注射使我睡覺，過了幾個鐘頭當我醒來之後，我的腿已經夾在一

個石膏模型裏去了，我的眼睛不能張開，在我一生之中，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痛苦。此後我被轉送了好幾個醫院，又來了幾次手術，醫生告訴我這條腿祇是要比那條稍微短一點點，這就是說以後我還可以飛行。

惟一的麻煩就是要等候一個非常長的時間，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此地沒有很多美國人來，並且此地也沒有許多英文的書籍雜誌可讀，我有時候要害思家病，可是我到此地我是做事的，如果當我可以不用拐杖而戰事仍在進行的話，我當然還是先去完成任务再說。我唯一着急的事就是我的母親，妹妹和小弟弟，他們住在東二路，如果你回去的時候看到了他們，請你告訴他們我在這裏很好。

(十)蘇聯的降落傘中隊

一九三三年，蘇聯先於世界列強，組成了降落傘降下中隊。降落傘中隊所保有的大威力，給列強各國以極大的驚異。大為新規兵備揚眉吐氣。這正是利用新時代的兵器而完成的奇襲戰法之結晶品。

『降落傘降下中隊』——假使我們用極簡單的話解釋降落傘下中隊，那麼，它就是由於降落傘的積極利用而組成的急速的空中移動部隊，換句話講，即用了大型輸送機，輸送大量的兵器，糧食及兵士，把一集團部隊佔據或者奇襲敵人後方地域或優先地域，是造成一種使友軍的戰況有利的機會的誘因部隊。

『降下中隊的編成及其用法』——如機關鎗員和斥候用降落傘，可以使單獨的或小團體行動，擴展成集團的大部隊。部隊編成時，使有可注意的威力，這尚須加以充分的研究；這種部隊，因為是特種部隊，非隨應其兵種的，性能及機能，運用與歷來不同的用法

技不可。

用法的適宜與否，對於統帥，集團的行動作戰及戰果，有顯著的聯繫，所以對於本中隊的編成，各國都在熱心地研究。蘇聯關於這一點，特設一研究的機關，因了某種成算與國勢上的理由和航空立國的國是，就達到了編成及實行的頂點。

降下中隊編成的可能性，各國不同。即因了從國防戰線的長短，全國的地勢，假想敵國的位置等；它的成效就大大地不同，蘇聯具備着對於降下中隊之利用頗為適合的各種條件，因此他當然在各國之先，編成及實施了。

關於這大量空中輸送和降落傘下的武裝中隊這個懸案，是七八年前美國已在研究，一直到蘇聯編成的現在為止的充滿了新意味的兵備，蘇聯現在的編成細目，非常的機密，不易窺知內容；但由于各國的軍事研究家為編成這種中隊而發表的一二例來推測，可以得到相當正確的結論。降下中隊運用的主要元素，為大型輸送機，從他的能力上來推量，也是一種方法，但是因為要使他成為新兵備，所以由于今後的研究及演習定會有相

當的變化吧。德國西特伯克將軍案：輸送機一六五架，驅逐機一〇架，轟炸機五架，火砲四門，迫擊砲六門，機關砲二門，重機關槍一八銃，小口徑自動槍八銃，輕機關槍五四銃，小槍一〇〇〇銃，人員九六三名，和蘭博克門將軍案：降下步兵一隊人員一六〇〇名。火器、彈丸、其他總重量約二噸。

依據上列的例子，可以知道，降下中隊的達到其任務，主要體素爲航空輸送機的能力所左右，結果以其有效搭載量爲中心而編算。

所謂有效載量，是指作戰上必須的兵員武器和其他與直接行動有關係的材料之總重量，與直接作戰沒有關係的東西都是死荷重。所以應該努力從輸送能力上減輕死荷重而增加有效荷重。用輸送機的輸送方法，兵器是分開了投下的，兵員是都武裝了的，帶有相當的軍火，大約每一架輸送機雖有搭載四十名的能力，得減至二〇—二五名左右。

在蘇聯基也夫地方演習時是：降下高度標準六〇〇米突，每架輸送機搭載的人員約三五名降下總人員九〇〇名。

蘇聯的降下中隊員的常備兵力很少，一旦有事時，可以急募有「降下適任証」的人編成許多強有力的降下中隊，降下適任証在降落傘降下學校及各重要都市所設的降下練習塔，修畢降下訓練之後，通過了一定的檢查試驗，便能得到。

降下中隊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A)不爲到目的地爲止的地勢所左右，有隨時連用的可能，並且機動性很大。(B)可以立刻攻擊，使敵人沒有防禦及攻擊的餘裕。(C)作造成決戰的機會。(D)有徹底的破壞力。(E)使敵人的意氣沮喪。(F)對於敵人後方的一般人民，有顯著的威赫的效果。(G)奇襲的效果很大。

缺點：(一)受到天氣的限制。(二)由於空中遠距離輸送而發生的障礙。(三)費用浩大。(四)補給的維持很困難。(五)犧牲率太大。(六)復活困難。(七)有反擊中心的集中性。降下中隊組織上附帶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一)可以作重轟炸機的代用品。(二)當地上輸送部，有機關毀損，或有緊急輸

送的必要時，較爲有效。(三)不受地形的阻礙(如湖川山谷。)

缺點：(一)大型輸送機的動作不活潑，必須多數的掩護機(爲驅逐機，戰鬥機)相隨伴。但是這個缺點，可以用下面的理由解釋。搭載降下中隊中的最大音量的大型輸送機，動作比較鈍重，容易被敵方作反擊防禦的中心點，所以必有充分的火力的防護，除了驅逐機戰鬥機之外，輸送機本身也須有常備的防禦力。但是，當中隊員降落後，飛機防禦力當然也降落了，那令其防禦力不足，但因爲機內的最大重量那時已減輕了，所以機能便向上了，就是速度增加操作圓滑，使自力復活，以補償其不足。

『降下中隊使用的降落傘』一平時中隊員練習下降時，須找一個比較容易降落的寬敞大空場。降落時，攜帶預備降落傘，但是遇到在實戰時，就不能攜帶預備傘了。戰時的武裝，總重量增加因而動作也不活潑和不自由了，所以使用的降落傘，須選擇性能優秀，圓徑比較大些，抵抗力大些的，給與緩慢的下沈速度和迅速展開，以補足其缺點，致於它的降下法，如平時個人訓練時，可以採用自由落下，手動的開傘法，然而因着各人

巧不同，所以行動不能一致，有集合時間遷延的弊病；又，自由落下距離的延長，引起超速的落下速度，開傘時受到很大衝擊，這樣，在不以單純的降下爲目的而着陸後還以目的之達到爲必要的隊員，是很不適當的，所以必須使用有沈下速度轉換裝置的降落傘；并須避免大打擊，同時，使向着目標作迅速而且安全的降落。

在蘇聯，由基也夫地方演習結果的判斷結果，爲防止集合時間的遷延。遷延有希望裝置完全的時計式延期性的自動開傘的傾向。他們不考慮到下沈速度轉換裝置與時計式自動開傘裝置的費用。

據專門家的觀察，我很有點不了解。蘇聯降落傘的使用如此激增，且有多次的塊實驗，然而從沒有遭禍的報告。反而頗爲疑惑，對於他的能率不免發生疑問，以爲不是真實的。

『降下中隊的任務與目的』——降下中隊的使用，不適合於作戰區域內，祇限於特別狀況；因此，其用途可分爲兩種：用於作特種的攻擊，及成爲破壞中隊。

中隊的行動，非在敵人的戰謀策之外不可，換言之，奇襲的任務是本中隊生命寄託處，他效果很大，本中隊的任務及目的是：在交戰期間，變更作戰指揮、做擾亂工作，或者選定戰線中兵力最薄弱地點，作迅速的降下攻擊，或者占據兵力移動很困難的有利地域或者敵軍預測外的地點布陣等。

本中隊的行動，已如上述，依了敵人的情況，作隨機應變處置，它的機動性很大，被利用的地方，往往很難預定。它的威力的確很大，其計劃目的完全實行時，有意外的威力。但是本中隊不是決定戰果的中隊，最要緊的，是由輔助軍隊給以決戰的機會，自己已成爲誘因的犧牲部隊。

當本中隊作爲破壞部隊而活躍的時候，以公算率大而能作澈底的破壞的，是最好的中隊。就是，用相當大規模的轟炸編隊的襲擊，都不能破壞的諸破壞目的物（如工業諸設施，燃料，倉庫，橋梁，鐵路，發電所等）它都能破壞。

降下中隊的降下時期與場所的選定

當大馬力的輸送機載了多數的編隊襲擊敵方的時候，雖則可以作了高空飛行及用消音裝置等而不為敵人發見，但是到底還免不了相當的強音，容易為敵人觀破輸送機機的位置，給敵人以作防禦工作和逆襲作戰的機會。所以，中隊的降下，雖則要受反擊，應該有勇氣去要達到其任務及目的。要達到這目的，應該選擇最便利而且有多數人降下的可能的廣闊的場所，且作迅速的行動。輸送機在把降下部隊送下之前，須與掩護機共同協力，掩護該中隊，餘力，轟炸敵人的設施物。降下中隊員並以其火器，兵器，及其他

的搭載準備，以在夜間舉行為原則，襲擊當在拂曉。這樣，公算率最大在必要時，可依黃昏，日中及夜間的順序施行，但是效果較小。

在夜間尤感不便，雖則可以藉照明彈的使用而降下，對於多數人同時下降，很感不自由，動作也欠敏捷，容易因錯誤而發生混亂，時間便遷延了。又容易被敵人發覺，對方可以增大他的防禦力。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最好避免夜間降下。統率者應當豫先明示目的，決定各部署，調查下降的地形和風位與風速等，而適當地下指揮命令。

『降下中隊的軍裝與兵器』——降下中隊的軍裝，須穿獨特顏色的服裝，使在空中容易識別彼我的軍隊。這是當明瞭地知道了中隊着陸後的行動和結果的時候，在與掩護機的連絡上是必要的，並可以避去敵機的攻擊。在可能範圍內，最好穿輕便的服裝，必需的兵器如輕重機關槍，彈子，燒夷材料，炸藥，化學彈，信號材料，腳踏車，防毒面具，無線電信機，小口徑自動槍，戰時食糧等，因了目的不同而各異。

從本中隊的性質上說，它不能保持完全強有力的兵器，與友軍分離，兵力的長期繼續不可能，反之它容易增加敵軍的防禦力和攻擊力，所以應該用迅速的方法達到目的，並且考慮迴避敵人的攻擊主力的方法。降落傘，其顏色與式樣應當各不相同，使降下中隊各隊長使用，以便降下兵知道屬隊長的位置，然後行動才能迅速。

『降下中隊的維持與復活』——降下中隊是後援性極少的，貧弱的獨立部隊，達到目的後的維持與復活行動，有相當的困難。

例如缺乏彈子糧食的時候，雖可應用降落下傘，作空中補給，但是，不能不預想，

那時因敵方的地上部隊空軍的充實，會受到最大的壓迫。就是友軍的後援機也容易受到抵抗而不能達到目的。在如此情形之下，他的維持力勢必減少，復活可能性也格外薄弱了。

如上所述，降下中隊的運用與復活維持，是達到目的後最得努力的要點，以最小的犧牲而達到最大的目的是有困難的。

關於復活作業的方策，應該使用下列的方法：(A)掩護空軍的活躍 (B)地上友軍部隊進出，互相呼應。(C)在大型輸送機能够降下的廣闊場所上，依着航空力量能再回來。(D)空中吊上去。(E)擊滅敵機與回避受擊

依着情況的各異，施行適當的處置。

『對於降下中隊的防禦』

當敵方有降下中隊前來襲擊之時，應該軍民一致協力作適當的防禦，以妨害敵人的達到目的

(一)當發見襲擊輸送機出現時，該立刻報告友軍，使友軍以防禦機迎頭攻擊。(二)敵軍人數多，不能攻擊時，可以切斷它的歸途痛擊它，使不能反覆襲擊。(三)認識清楚敵軍降下中隊的着陸地點，在那個地點的空中飛行，監視敵軍的行動，并減少其襲擊的機會。(四)敵人的降下部隊着陸後，在他們發動之前，進行攻擊。(五)將防禦兵力集中于重要地點，如此可以隨時發動，并且保持警備範圍的平均。(六)考慮降下的豫想地點，在該區內散播傳染病菌和毒物，再計劃設置假壕溝。(七)可能地預知敵軍的襲擊。(八)以先發制人的方法，反擊敵人的集合地或根據地，使失去能力。

以上所述，祇是講述一股的降下中隊之外廓。

空軍戰鬥實錄

版
所
有
權

實價每冊二角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編者 楊 凌 霄

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出版者兼 羣力書店

廣州：惠福東路十八號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新民圖書雜誌社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保衛祖國的領空

大風等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保衛祖國的領空

目次

| | |
|-----------------------|-----|
| 封面（京郊空戰圖） | 胡克敏 |
| 1. 掃蕩東線上空南××大敵 | 大風 |
| 2. 毀滅瀋山碼頭 | 紀人 |
| 3. 擊落三輪寬 | 方明 |
| 4. 八月十五日回憶 | 紀人 |
| 5. 空軍「東海」大隊東海奮鬥記 | 黃震遐 |
| 6. 西綫上空的突擊兵團 | 紀文 |
| 7.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 人中俞 |
| 8. 八百呎低空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 大年 |
| 9. 月夜轟炸楊樹浦 | 家鵬 |
| 10. 薄暮飛轟寶山 | 加鵬 |
| 11. 「皇軍」俘虜羣像 | 姚中言 |
| 21. 冬日南昌上空 | 嘉鵬 |
| 13. 魯南上空殲敵記 | 符祺 |
| 14. 「二一八」武漢空中大戰 | 黃震遐 |
| 15. 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 大風 |
| 16. 「一四二九」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 黃震遐 |
| 17. 「五三一」武漢第三次空戰大捷記 | 丁布夫 |

縱橫東線上空的X大隊

大風

歐戰當年的血錄

(德)第三狩獵隊：三年中：253架

(英)第五十六隊：三年中：406架

(法)S.第三中隊：三年中：330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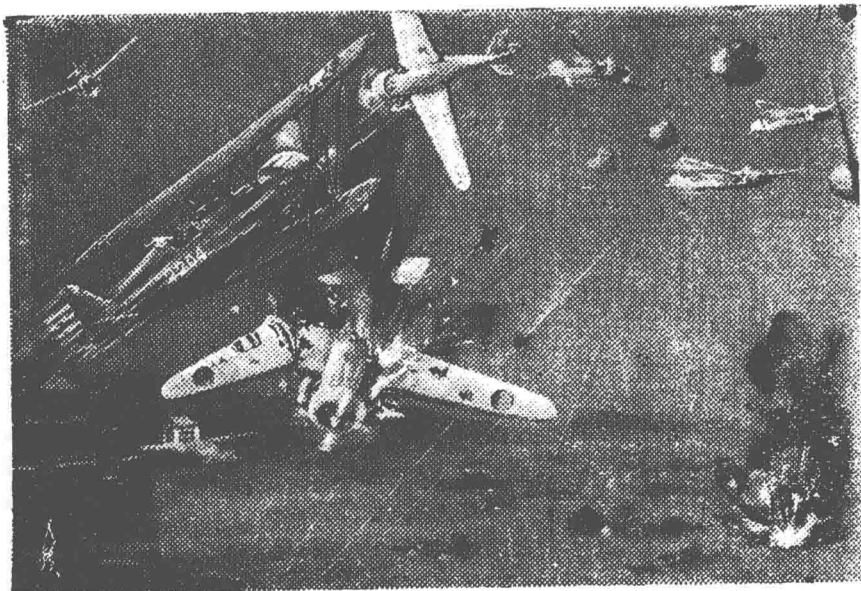
(美)九十四中隊：一年中：91架

中國X大隊七天內：60架！

(一)

戰爭，侵略的戰爭。

從七月到八月初，整個日本帝國的內部機構在瘋狂的準備着，蠢動着，北海道旭川一帶的壯丁，完全抽空了；東京大阪神戶長崎橫濱佐世保各重要核心的一切軍事工業，全在騷動，平時慎密儲藏的軍火庫，汽油庫和被服庫的大鐵門完全打開，傾吐出無限的戰鬥資材來。一天到晚，在東京譯，金澤驛，久留米驛，普通寺驛的縱橫鋼軌上，幾十列幾十列的兵車川流不息地馳過，裏面塞滿了面無血色的，醬黃制服的青年徵兵，背井離鄉，到軍部所宣傳的「恐怖」的中國去送死。



北海道大掾，御前會議，近衛內閣在三井大王操縱之下，發出了「滅亡支那」的勅令；杉山，寺內的大計劃付諸實施，荒木真崎的血劍拔出來了！從七月初到八月初，喘息的日本動員了一百萬人。

就在這全國緊張的時刻，日本海軍航空隊，奉到密令了，平時躲藏在千葉木更津木鹿屋附近的最新銳秘密的兩個航空隊——總共約一百架全金屬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綜合約十五萬匹馬力的大機械化攻擊兵團。在炎夏的七月×日×時，接到命令，悄悄地出動了；木更津先到達了台灣北部，木鹿屋在日本海岸×地待命。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中國心臟部的鐵的前衛，一百架全金屬的日本航空工業之寶的祕密怪物，在杜黑主義者的少壯參謀計劃之下，要使中國一切的軍事機構，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全部陷於癱瘓麻痺，不能抵抗。

縱橫東線上空的×大隊



杭州緒戰
胡克敏繪

(一一)

八一三，在世界的東方着火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時在河南省一個古城旁邊的一片廣場上，二三十個活潑潑的青年正聚集在陽光底下，一面擔心着遠方的母校的安全，一面又爭鬧着看報，驚歎於我陸軍同志在上海奮鬥的英勇。大家都奇怪着爲什麼上峰還沒有命令下來叫出動，好把多年宿願一雪。

果然，姜參謀接到命令，×大隊全體在八月十四日下午開始出動！

二十五架新銳的驅逐機破空而過，××隊在前，××隊在中央，××隊在後，各層間隔距離×米。這大批無腳的怪物呼呼地向東飛去，祖國浩蕩的長江，首都紫金的山頭，都在高速猛烈的歷程中消失掠過，下午四時頃，全×大隊在高大隊長領導之下，梯次順序到達美麗的杭州廣德上空。

這是祖國大空中戰略機動的初步，在此雄偉的鐵翼掩護之下，平時集中在地面上的大量的教育資材，開始移動了，向後方安全地帶，作有規律的戰略撤退。

八月十四日下午，當木更津航空隊冒台灣海峽之風暴，跨越福建省的高峯而將到笕橋廣德上空時，木更津隊長尙以爲見到的必將是堆積成山的軍用品，滿滿的倉庫，塢上散佈了鮮明的飛機，和密集如蟻的驚慌的人羣，好讓三菱三井的機槍炸彈大肆蹂躪。不料越飛越近，眼看着錢江如帶，半山在望

了，却忽然馬達如雷鳴，機槍如鼎沸，風聲起處，天旋地轉。

×大隊和本更津遭遇，在空中劃了一道長城！

就在這一天，日本少壯空軍參謀的杜黑主義的奇襲，碰到×大隊的迎頭痛擊而粉碎！

×大隊血戰一日，木更津損機六架，大敗而回。第二日，長谷川再以航空母艦二艘，搭載大批八九式艦上攻擊機來戰，八月十五日，空中會戰開始，八九式艦上攻擊機的雁陣又完全崩裂，油煎火化，粉身碎骨，隨着撕裂血污的「日章旗」，淩落於半山錢塘的沼地。

八月十六日×大隊旋轉航路，發揚十萬馬力的威風，向上海前進。日軍的高射砲，高射機關槍，步槍手槍，一齊亂放，滿天星斗，一萬尺，五千尺，三千尺，不慌不忙，仔細照準，五百公斤，三百公斤，土崩瓦解，水柱山立，全城震撼。

這是中華民國萬千大眾血汗捐來的鐵拳，兜胸打在三蒸海軍工業的心臟上。

任務完畢，當天下午，趕回首都加油。喘息未定，又見遠空雁行成列，木更津木鹿屋侵略者的大羣蔽空而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呼呼然急上昇，如流星一般，射進敵軍陣中，格格格格格遂，一架，兩架五架，冒烟着火，翻騰旋轉，觸於大地，「日章旗」粉碎！

木更津木鹿屋侵略三日，損機三十餘，大敗而回。

鳳翔龍驤兩航空母艦出動數次，損機二十餘，亦大敗而回。

八月二十日，祖國的江南之空肅清了。×大隊奮戰七日，僅以死一傷一的代價：擊落敵機六十架，傷斃捕獲將士一百五十餘人。

東方破曉了！這是壓迫者最大的吼擊！

毀滅滙山碼頭！

紀人。

七七事件爆發的時候，我們的空軍第七大隊正駐紮在西安。藍溝橋的炮聲，激動了全國大眾的人心；站在國防前衛的我們，更爲前線將士所發出的反抗的槍聲而熱血沸騰，等待着殺敵的命令，去效命於遼闊的天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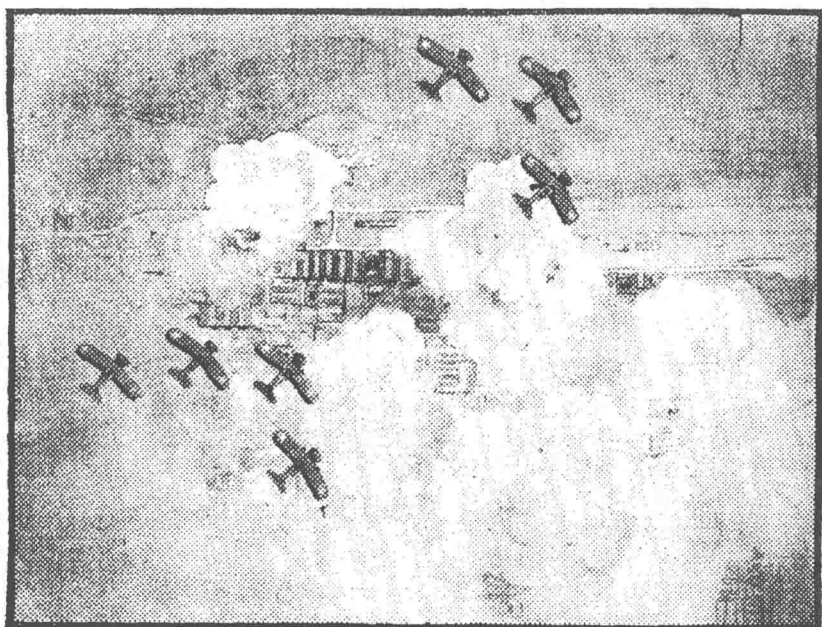
報上的消息一天天地緊張起來，敵人陰險的挑釁，已給我前綫的將士以當頭的攻擊了，戰事很快就擴展開來，我們讀着號外的新聞，心裏在興奮着，但同時都一致的驚相疑問：『爲什麼我們的空軍還不出動！』

是在豐台車站曾一度爲我軍收復的前後，同事間不知從那兒吹來了這樣的風聞：我國空軍第×中隊，有九架的飛機，帶了九十顆的炸彈，去轟炸敵軍陣地，這消息，給予我們以『或許』的慰安。但隨此而來的是：『爲什麼我們這個大隊却仍沒有出動的命令呢？』

真的，積在我們每個中國人心頭的苦痛，已至無可復忍，非起來幹牠一下不可。我們焦急的等待，已經是不耐其煩，熱血在我們胸中奔流，我們開始怒斥我們的上官，怪他爲何不在敵人未曾料到的前，以迅速動作，來給敵人以一個猛烈的炸擊？

我們在天天期望着出動的命令，終於×月×日以秘密的形式頒下來了，敵人在上海的挑戰，我賢明的統帥已知道二十一年春浙滬的悲劇一定要重演，但此時既非彼時，站在國防前衛的守國空軍，不在說，要在我們的肩膀上負起我們神聖而偉大的使命！

我們以『枕戈待命』的準備，很快就打好了我們單簡的行裝，上峯的命令是『克日抵京』，所以



匯山碼頭空中所見

胡克敏繪

雖然風雨俱來，我們仍得冒雨而進營。我們跟着領隊的安隊長，飛得很低很低。我們跨過田野，越過河川，過了一程又是一程。每經過一個市鎮，一個鄉村的上空，都可以看見有無數的人頭仰起來，有的且不斷地揮手，好似民眾們也知道了我們是出發前方，而揮手慶祝我們的凱旋。

將到首都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風也發威的狂吹，震蕩着整架飛機，兩邊搖擺不定。於是，我們只能賴着我們的飛機和精神去和風雨搏鬥，這搏鬥無異啓示我們！你們於未臨敵人之前的一刻鐘，都得隨時隨地的鍊鍛你自己。

我們終於安全地降落在大教場的飛機場了，可是，不久，敵襲的警報就發了出來。我在担心着我們可愛的飛機會遇到意外的不幸，給數人的炸彈炸毀。

「我們從遠地送了這東西來，現在趕不及

添油起飛，如果給敵人的賊眼看見，豈不是白白送此無謂的損失？」

但敵人的眼睛畢竟是梟鳥，投了好多的炸彈，都在平民的住宅上，平曠的田野間爆發了，解除警報後，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還平安地擺在飛機場邊，我見了，恍如陷入於童話的傳說裏，對着我們要好的友朋，不禁說聲『無恙！』

當天的傍晚，我第×中隊輕轟炸隊，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從上海前綫回來了，多言而綽號『了哥』的吳君得意地述說着他的經驗談，『敵人的高射砲雖多』他告訴我，『但你用不着懼怕，他的射擊是漫無標準的』。

八月十六日的早上，我們圍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安隊長用了他的紅鉛筆對我們劃示了敵我陣勢的地圖。那時的敵人正擬以優越的炮火欲效一二八的故智從北四川路衝過來，但他們的計劃是失敗了，他們的援兵不斷地從國內運來，而我們是日的任務就是轟炸楊樹浦的敵軍碼頭，以制阻敵人的登陸。

我們親自檢查過已經安掛好了的炸彈，然後，依着隊長的指定一架一架的起飛。我們在機場的附近盤旋了好幾分鐘，集合了我們的隊形，取得了相當高度，便直向上海進發。

隊長所取的路線，是從句容趨金壇，直過太湖的邊緣，當日的天氣雖是雨後新晴，但一片片的白雲，仍充着多量水蒸氣，或濃或淡地在我們遇圍掠過。我俯瞰着我壯麗的山河，知道牠正委身於我們鐵翼的保護中，多水的禾田，蒼翠的青山，江南的佳麗，盡在我們的機翼下。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馬達的聲音互相唱和着，一路都顯得異常良好，出發對於我，還是第一次，但我自始就保持着興奮而痛快的心情。我沒存立功成名的念頭，給侵略者以打擊，我惟覺得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全力以赴的戰爭。在蘇州的附近，我們碰見了一隊的同路人，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回來，他並曾用信號打了個招呼，意思是說：『大家是同志。望你好好地豎立起你們光榮的戰績』。

那日我們適碰到我們航空中所慣用的名字Head Wind 鼎頭風，所以飛行了預定的時間，距我們的目的地尚遠。不久，終於到了真茹了，我得了隊長提示，遠遠地望見總有十架以上的飛機，高過我們二三千尺的空際向我們繞飛過來，我立即回過頭去，通知我後座的同僚，但見他早在緊緊握住機關槍的把柄，在尋找適口的獵物。

飛機不斷地前飛，上海北站的鐵軌最顯明的指示了我們一個路向，我們儘在可能範圍內，把我們的飛機密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敵人斜角度的高射炮，在我們的前面爆發，表示歡迎了。

先前所看見的十多架飛機，現在是益發和我們接近了，他是我驅逐第X隊，他們穩穩地握住上海的領空權，不讓敵機來對我們轟炸隊施行半次的衝擊。

我們的隊伍既經入了市區的天空，敵除了拚命在開着高射砲外，顫慄在我們鐵翼掩蔽之下，再沒有了其他的抵抗。市區中黃磚綠瓦的房屋，一座座的映入我們的眼簾，我們都很清楚的俯瞰着虹口，黃浦江；浦東也遠遠在望了。敵人的高射炮益發密集起來，一眼望去總有四五十發在我們的左右同時爆發。可是，牠對我們一點也沒有傷害，只見一縷縷的白烟球在空中逐次疏散開來。最後，安隊長找定了匯山碼頭的目標，一個信號我們就請登陸的敵軍吃了七十顆的炸彈。

我們飛過了浦東，頭上有我們的驅逐機在迴旋，陸上有我英勇的部隊在歡呼，就在如此簡單的序幕中，我們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我回頭遠望，見落彈地點正冒着濃濃的黑烟，那裏原是通商的碼頭，『但敵人用牠來作攻我的前營』我私自的想：『只好對不住了』！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我們以輕鬆的心緒回抵了南京，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出戰。——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

擊落三輪寬

方明

昨天晚上，敵機來我們剛到不久的太原附近襲擊，經過××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果，打落了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剛發亮時，距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北地的秋天，已是夠冷，括了一夜的西北風，水銀柱因而又降低了數度。風不但沒吹散了雲，反是帶來一塊塊黑的堆疊在那裏，好像担心着可怕的空戰又將爆發，裝出這一副鬱悶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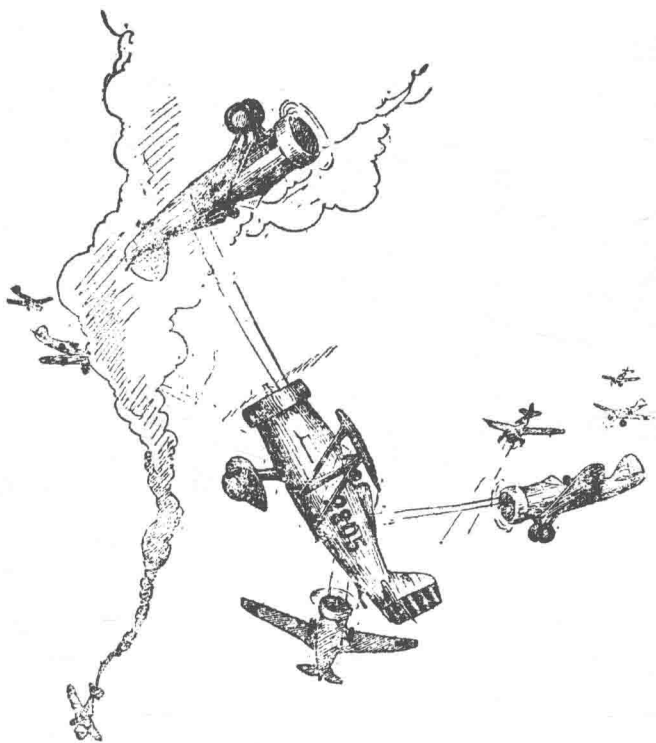
不管天容的喜或悲，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到敵機來襲的消息，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九架「霍克」機，準備凌空爲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出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他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的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天空前後飛着。老黃亦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機身老是搖擺不定，尾部還不時冒出慢長的黑烟來。

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敵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敵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是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的爆裂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



之後，用鷹集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架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架亦集中全力，向敵人的轟炸機攻擊，敵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描寫在封神榜裏的「鬥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洩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可是如果你有閒心，翹首東望，灰淡的陽光這時又分明躲在雲堆裏去。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敵机越打越多，當陳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窟窿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令人咋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又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北上空和敵機正在酣鬥，脫離不得。他就決定，親

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直向魔鬼跳舞的地方衝升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地失踪了。老黃血戰一傷，不能避免魔手的搶攫，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猛抬頭，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就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號。好像染滿了無辜中國百姓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擔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的戰鬥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敵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聳，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格就一陣机枪彈直打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臀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敵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敵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敵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烟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寇機就埋葬在這種火裏面了！

「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腴的大祭！」

奇光達到了這偉大的任務，我們相信他一定又在那裏哼幾聲老調的！但是當他覺到臀部的刺痛，他想這該是轉頭的時候了。

敵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墮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像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麋鹿似

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迸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將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五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敵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

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几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人家爲什麼人家給他「英雄」的綽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來，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

「敵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

八月十五日的回憶

紀人

一個近似黃梅天氣的八月十五日的午後我們從六百公里以外的地帶飛抵了南京；而在剛剛馬虎地用過了午餐，我們也就首都的上空領略了偉大的空戰的一幕。

是在將近一點的時分，我們在微雨中降落大教場的飛機。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飛機，在場的四邊牽成個弧形，這便是我們抗敵的急先鋒。所以我們見了，都深深的會覺到年齡雖然十分幼小的中國空軍，也將得展展他的羽翼了。

午餐間，見了許多久未見面的相識者，相問之下，知他們也剛從各地結集此間，且在最短的期間內，就要肩起我們偉大的任務，去轟炸上海的楊樹浦。

——昨天在杭州曾擊落十二架的敵機，并俘獲敵空軍人員數名，中有一名跳傘下降，見我驅逐機近前便揮手表示不要開槍，落地後，又雙膝跪在地上向當地的人民求降。周君說話時的態度一如從前，總愛用他的大姆指頭來加重他的語氣。

——今早我們剛離了南昌，聽說就遭了敵機襲擊，唉！真可惜，假使我們遲走二小時，不，一小時，那我們也就可以和敵機見見面，準定不讓他回去，他是驅逐隊裏服務的，他對此次機會的失去，引爲莫大的惋惜！

——小弟：不怕他精，不怕他呆，只怕他不肯來，你愁沒有機會麼？滑稽的張君說得大家都笑了。

我們談到各自的別後，談到今後的努力，忽地間，警報聲從飯廳的四壁反響過來，音調尖銳而悲

沉，象徵着瘋狂的敵機在多少時間內，就要到來幹他殘酷的殺人的工作。

我們連忙跑到機場去打聽：敵機二十八架是在浙省的邊境正向首都飛來，場裏的人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防空的部隊也抬出他們的高射機關槍，安置在築好的陣地裏了。我隊飛機已經趕不及加油，因為當地的飛機實在過多，僅有的機械人員都在忙着，發動機的爆發聲也就在不久之間蓋住整個的大地。



梁又銘

十五分鐘以後，緊急警報放出了，和城裏的警報聲適切地共鳴着，場子附近的居民望着天空在逃跑，以冀遠離機場，淒洪的號音把整個的首都陷從未有過的嚴重局面。

南昌空戰

我們的驅逐機三架，五架，一隊，二隊向南起飛了，灰黑的暗雲低垂在天空中，我們的飛機高過一千公尺，就得鑽進雲裏去。

我和幾位同事，站在機

場的緣邊，和看一個奇蹟一樣，並不存半點害怕的心理，眼見着我驅逐機在京郊護衛的森嚴，不相信盲目的敵人，真的會來瞎撞。二十分鐘過去了，雲比前好像更要低些，且似欲下微雨的樣子。我們以鷹隼般的視線注視四方，還是不見敵機的踪跡。

再過數分鐘，在西南方遠遠地有雙發動機的飛機四架正朝着機場飛來。

我們的轟炸機回來了！顧君指給我看。我看看來機的形式，跟我的轟炸機完全相同，恰巧我們的四架轟炸機於警報前離開機場，所以我也以為是我們自己的。

我以全付精神注視看來機，但正在這一剎那間，我京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高射炮也連珠似的響着，一縷縷的黑烟圍繞着四架來機的方向直至機場上面的空際。

敵機，呀！不是我們的，顧君叫我一齊蹲下來，四架的敵機剛好在我們的頭頂飛過。敵機貼着低垂的雲幕橫過機場，雙尾巴，翼底的太陽徽，都清楚的可以看見了；炸彈和小缸子般大的從機底掉下來，不久，聽見炸彈在空氣中磨擦的『初初』的聲音，按着，就是連珠更的洪亮的爆發的巨響，有二個炸彈正落在離我們百餘碼的空地上，我們幾乎可以聞着炸藥的氣息了。

敵機放了炸彈後，拉高機頭向雲裏躲着了，但另又有四架從雲隙裏出來，城裏的上空同時也出現了四架。向南飛來的四架，我一時一刻的注視着，並担心中牠的投彈，因為他的航線正在我們頭頂的上空，我這才覺得有點危險，地上的防空隊略七地放着機關槍，可是，總看不見敵機的下墜，我想走過我附近的一處機關槍陣地裏去，我自信着以我飛航的常識，必可打中一二敵機來。

上商飛的四架敵機止在我們的頭頂投彈了，一個，二個，五六個……可是，我心裏不驚慌，我也學過投彈，我知道炸彈尚有相當的時間前進，所以我是很安定的。

投了彈的敵機飛入雲端，但在光華門的空際又有四架出現了。且很清楚的可以看見炸彈掉下來，接着一連好幾發如雷的巨響，響聲過後，一縷縷的黑烟直冒上空，我心裏想：那裏準定死了不少的無辜的同胞，他們都和他家裏所有的東西付之灰燼了！

好，我們的驅逐機從郊外看見家裏起火了，他們就執行他神聖的任務，在京郊攔截敵人，現在回頭看見這乘隙而入的強盜，心裏更加憤恨，開着最快的步子來追他。我也懷着滿腔的熱望，望着我驅逐的隊伍能夠破空殺敵，我並以全市的人民生命，財產付託他，好像覺得：你能把敵機打下來，就無異救了一百幾十萬人的生命，反之，你不衝下去，你自己準然可以活着，但全城燬滅了！

果然，我們兩架驅逐機迫近敵機了，我們很清楚的聽見空中喀喀的槍聲，不久，敵機起火了，我們都不自覺的拍掌跳將起來，而對我們那位英勇的戰士，懷着無限的敬意。

剩下的三架敵機，朝着東方逃走，我們另一架驅逐機又追上了，和先前一樣，槍聲過後，敵機的後部即拖着一條火的尾巴，分明的，另一架敵機的油箱又被擊中了。此時，城市上空，我驅逐機又追着另一隊的敵機，我們簡直目不暇接，歡喜把所有的人都狂跳起來了。

我們眼看着敵機的墜落，給侵略者以打擊，我們神聖的抗戰，在首都發出他的信號了。在敵機擊落的一剎那間，我不禁代敵自問：『懷着侵略的目的從千里外來到此間，而得到如此的下場，你將作何感想』？！

——真倒霉，我們應該給敵人以甜頭的，今天却白白站在地上，反受到敵人的苦頭了，四週進攻了敵機，我心裏如此私下地嘲笑着我自己。

——我們明天就得到上海去對敵人作個痛快的回答。陳君高聲這樣地說着。

忽然，機聲又漸漸近了，我們抬頭一望，見我們的驅逐機一架正追着一架失隊的敵機入雲，過後只聽見機槍的響聲，機聲又漸漸地遠了，直至完全消沉。

解除警報的號音嗚嗚地響起來，同事們也從蔭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我們都懷着輕鬆的心情。忽又回到機場裏，想探問一個究竟。

空中寂然無聲，敵機除墜落者外，餘的都狼狽的逃散了。回想他們在數小時以前，浩浩蕩蕩的殺奔前來，很夠起勁的，可是，現在呢，有的幸而脫險，但眼見着伙伴們一個個的墜落，和回到他們的根據地裏看看座位前後的機關槍洞，也就够使他們寒心，嘆盜匪之不應做了。

解除警報的號音長地鳴着，一般市民也從各自掩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消息很快就傳了過來：遠在機場數百米外炸死了三個工人，機場除炸了兩個大洞外，一些也沒有損失。我們走向站本部，那邊已擠滿了一羣一羣的同事們，在大談其英勇的戰績。機場的兩個洞，約有一丈的寬闊和一丈的縱深，站裏有的建築如宿舍，棚廠，油彈庫等都還驕傲地矗立在那兒。我開始否定了炸彈的威力，而對人漫無標的的投彈，更使我們給敵人以強國空軍的一個否定。

——如果敵機下次再來，我們還是就在站裏好了。大家都如此地說着。因本日敵機的投彈，反把離開敵人投彈標的——飛機場的人們炸傷了。

解除警報後的三刻鐘內，站裏就連續接到幾起的報告：已經證實的，有五架的敵機墜落，餘的尙在調查。再過不久，敵機的機關槍，地圖，飛機的牌碼也送來了，此外還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日本女人的『千人針』，約有二寸的見方，聽說那便是日本軍人所靠以打仗的唯一的符咒，哈哈！

空軍東海大隊東海奮戰記

黃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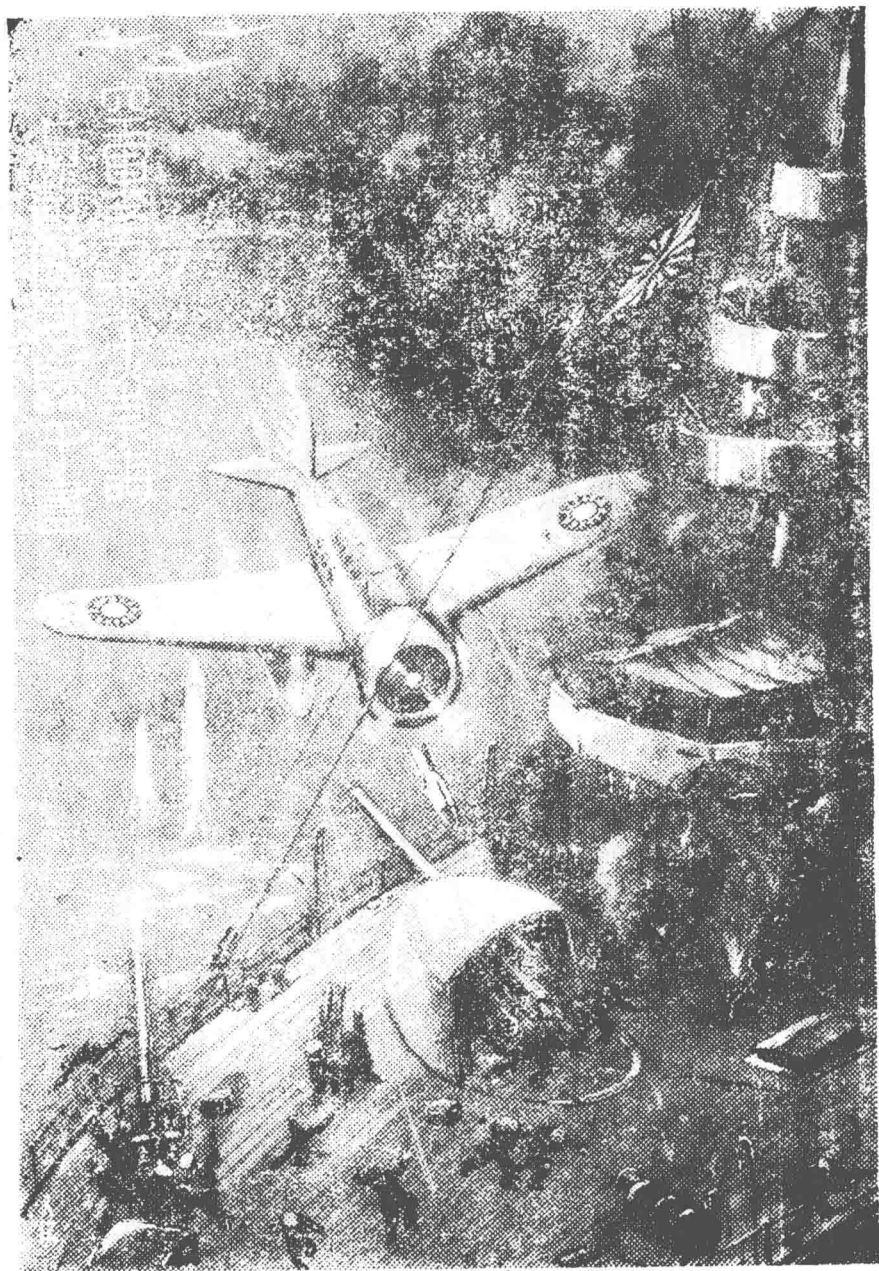
還敵人以轟炸·轟炸·轟炸！

「八一三」後，當第×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第二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大的戰績。如今相隔數月，雖已事過境遷，但因為當日之所以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則如今忽見光明，與世人相見。縱然事隔半載，自然仍是新鮮的事——新鮮火辣的印象了。

東海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要算這東海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打擊。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東海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機，以之作輕轟炸機，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小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東海洋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



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被我第×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力量，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洋面佘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蓋的，三千五千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

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秘密場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姿勢。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纔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佘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隊——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和膠輪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秘密集中了一百名寬橋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東海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骨幹。

這禮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天會撼，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東海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機轟鐵艦，是鐵的錘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昇入萬呎蔚藍高空。

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田野，展開翼下。

能見度二萬米，青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

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噓奏着雄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淞滬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誨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慢長的青煙，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航學第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但見高空萬雲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

正午頃，率領着六架×××機繼續遂行任務。

七千五百呎齊高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萬馬力的怒鳴中，佘山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莫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有些在冒烟。

高度七千五百呎，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

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澄碧的海中，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佘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着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弦的一米遠處，猛烈閃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烟，人員如螞蟻亂爬，終歸翻了過來，咚的一聲，汽鍋爆裂，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

歸途，青天，豔陽，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線徐徐出現，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機在慢慢逡巡着。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蠕動逃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下去了！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咚——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烟，突出海面數百尺。

烟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跳，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却無聲，我們的心如沸漿，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週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機一齊發出威武的吼聲，向白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以上是第二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第二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我們把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選了出來，來紀念「革命的笕橋」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沈崇誨副隊長。

西綫上空的突擊兵團

紀人

山西雖不是我的家鄉，但對牠的山岳河川却比之我生長的家鄉——廣東還要更爲熟悉。那晉東晉北的高山那西南兩面牽帶的長流，那中間的平原，與它的肚腸的河川，構成了山西大概的輪廓。實地



說起來，我們真可稱爲空中游擊隊，我們曾在幾個鐘頭之內由河南出發到晉北的邊緣，曾由冀西的地方，通過山西的腰間以至陝北，這空中的狩獵和一羣餓鷹般到處去找尋陸上的蛇虫。不獨動作敏捷，而且萬分机警，使敵人於二月之久跟不着他的夫路與來蹤，而每日的清早，午後，或黃昏却常常遭到這隊空中兵團的襲擊。

是在南口失守，敵軍乘勝追擊的時候，我們空軍的第X大隊由某線調到北正面來參與關係西北整個大局的晉北防禦戰了。我奉到出發的命令，正和幾位同事，在大啖其著名的孟津梨。傳令兵捧着一本打開着的通知簿過來，所以一眼看去，我馬上知道了是出發；而且是立即就出發。那時已經將近下午的三句鐘，再來一些瑣碎的準備，那末，實在很容易就到了天黑。但上峯的命令，是指定當日就要趕到太谷或太原，我們從簡去繁，當然不會有私務，致擔誤了國家大事。

洛陽，這具有意味的古城，我們是在他的懷抱中過了好些青甯的日子了。我們都一致的說，要將「洛陽」改爲「落陽」，因爲日本的太陽旗當牠到了這雄渾的古城，就要必然地西沉下去的。是在炊烟縷縷，夜氣襲人的時分，我們如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了。飛機場邊站滿了無慮三五百多的鄉民，他們攜女挈兒，舉着驚奇的眼光，來看這些穿霧行雲的怪物。他們有的幫忙着修理機場，有的在抬着各種必要的用物，他們都是誠實的鄉民，對於我們的戰具，——飛機，他也是湊集過一點一滴的汗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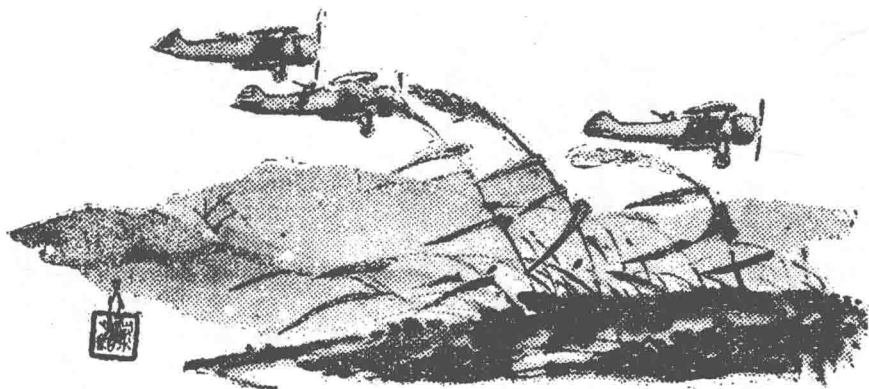
我們停機之後，一個個從機籠裏爬出來，雖然是暮氣襲人，但他們還不肯離開場地，他們要看個清楚，看看這空中的衛士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尤以看到我們穿猴子般的飛行衣時，他們誠實的面孔笑起來了。因爲這兒是在鄉間，飛機雖不時在他們的頭頂上翱翔，卻從不會在這些地方降落的。所以積在他們心頭的奇怪，實在說，早就欲以他們的眼睛來求究竟。

當天的晚上，我們住在一個農民的家裏。新任的場長是我以前的老朋友，所以事事俱覺十分方便。由于老相識的告訴，知道大營一地正停有十多架的日本驅逐机。那時

看到我
們穿着
的飛行衣
時他們誠
實的面孔
笑起來了



幾乎是
貼着山
上的草
木飛行，
不讓敵
人有由我
們机底
仰學的
機會。



候，敵機幾乎每天至少一次來光顧太原飛機場，三架，五架，七架，他們以質量上的優越，正以「挑戰」的態度，欲橫行山西的上空，不讓我們有活動之餘地。可是敵人的「妙策」，終竟沒有成功。我們的轟炸機反和他們的影子一樣，當他走到那兒就跟到那兒，待你想回頭給他一擊，他却又後退一步了。

假如說我們的民衆武裝，游擊隊，是敵人陸軍所感到的唯一的煩惱；那末，我們的空中狩獵隊，却是敵人的陸空軍所共有的煩惱。

決鬥雁門關

有一次，我們有三架飛機，奉到上官的命令出發大同以北去偵察敵人。所謂偵察，我們當也帶了少量的炸彈，預備發現好的目標時，好向他投送點禮物。

我們於出發之前，先就預定好了來往的路綫，並規定假如遇到意外，我們又經那兒走。是在敵空



了。此時的我們已位置於鐵路的右旁進行，爲着要越過那些高山，我們於是一齊將機頭拉高。

不一會，我們已升到六千尺的高空，大營在我們的右邊；翻過了脚下的幾道高山，就是大同。我們和敵人的陣地一步步地逼近過來。就在我們興奮着精神誇越譽爲天險的雁門關的時間，敵人的驅逐機在右前方發現了。我當時想想雁門關也成爲我們今日空軍的決鬥場。我們沒有餘暇再去俯瞰這歷代有名的天關，大家都拿出所有的精神，準備向飛來的敵人予以堅定的迎擊。

敵人的機數，一共有六架之多，且都是單翼的驅逐機。在當時的形勢上，不論在質與量方面來講，無疑地，我們是佔着劣勢的。

我們爲要達到所負的任務，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先去追逐牠。但我們也不迴避，我們惟有盡可能範圍內把隊形密集起來，這樣，讓我們後座的機關槍火力可以集中一些，也可以兼顧一些。但敵機並不向我們進攻過來，見他反着我們前進的方向在爬高，在相反的方向飛行，所以見他異常迅速的就遠在

軍大隊長，三輪寬在太原被擊落的時候，我們在山西各地活動的機隊，徒然間引起敵人的注意了。我們是日的路綫是沿同蒲鐵路直向北飛，我們早就決定雖然沿着鐵路，較有碰到敵人驅逐機的危機，但我們有三架飛機的集中火力，對敵人是不懼怕的。我們一路都以三千尺的高度鼓翼前奔，忻縣，原平，淳縣，一一從我們的翼下面道過後；可是過了代縣的時候，前面巒峯交錯的高山，阻着我們的去路

我們的機後。可是此時，他們已分成兩小隊左右散開了，而且很快就又追了上來。

我們祇把機頭推低一些，幾乎是貼着山上的草木飛行，不讓敵人有由我們機底仰擊機會。起初，右邊的一小隊先向我們攻擊，然後是左邊，織成了好似一道游龍的輾轉。處在這樣的境遇上，如果敵人飛航員的攻擊精神是旺盛的話，那末，我們三架機的被消滅是極可能的。不過：他們的攻擊，還在射程之外就開槍，及至有效的射程間，却早就拉頭走了。在他每一次的攻擊，我們後位的機關槍都和他唱起來；我們槍口的

我們為這地術術殺線



白烟，弧形的發光彈迫使敵人不敢再近前來。他們只一味照着老套子：俯衝下來，在射界外開槍射擊。

我們簡直在做攻擊防禦的演習。這樣相持了總有半個鐘頭，最後，他們有一架給我們的後位機關槍擊中了，飛機直向山峯上插下去，就餘機見了情勢不妙，就

如西歸的烏鴉一樣，各自逃散走了。

超低空轟炸保定

十月十日的清早，吳隊副把我從夢中叫醒過來，我一邊睜開我惺忪的眼睛，一邊聽着他站在床邊

我們幾個人
好似趕着一群
鴉和鴉



的說：「邊星夜來了一個命令，要我們去炸保定的那座新樂橋，我打算早一點起程，來往大約五百公里，我們完成了任務再回來吃早飯。」我看看我的腕表，六點還差一刻，夜幕尚低垂於天空中，我們靠了幾盞國產火油燈的光亮，穿備了全身的武裝。場裏的機械同志也於此時把飛機打着火來，發動機的爆發聲在黎明中雄壯地迴轉。

檢查的結果，我們只有三架機可以起飛。我也是出發一員，照例去將我們的武器巡視一遍，然後，便乘着微明的天色出發。

我們跨過向東蜿蜒過去的正太路，娘子關在我們的右面漸行漸遠的離開。我們轉向東北的方向，飛過平山，靈壽，見沱河磁河的流水已成半涸了。這是冀晉間天然的界限，一邊是層巒縱錯的高山，一邊是一些無涯的平原，出了娘子關後，大平原的草綠色映入

於吾人的眼簾，與晉省境地的黃土色成了個深刻的對照。當我們過了磁河之後，萬頃的白雲遮蓋於大地之間，此時我們既在高度表零度下三百尺的雲面飛行，目的無疑地是益為迫近了。

山西的地勢，平均要比海平面超過二千餘尺之多，所以此時我們的飛機實際上是在一千八九百尺的卜空飛行。我們只能見到天，可不能望到地。遠遠地朝保定那方向望去，白雲和綿花一樣，鋪得更厚更多，這就是所謂雲濤，我們在雲層之上來回地盤旋，欲覺得一道隙間來作我們下去的天梯，但雲是密密地佈滿着，正如天衣無縫，不容我們實現在腦裏閃着的意想。

最後，吳隊副舉手打了個暗號，叫我們一齊入雲低潛，我們點點頭，隨即半閉了油門，向雲海大步的躍進。正和平常我們在濃霧中行走一樣，我們把機貼得更近，幾乎可以觸到各自的翼尖了，高度表逐步逐步地減低，當她降到八九百尺之間，如哥倫布望見美洲大陸一樣的情緒，綠油油的大地，呈上我們的眼幕中來了。

機底正是沙河的上流，村莊附近，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順水

炸彈一個個從
機底掉下去
汽車輪子向四處亂滾
馬匹在驚惶中亂跑



東飛，約飛五六分鐘的光景，防守新樂橋兩旁的敵軍高射砲在機頭的前面爆發了。在這樣的低空中飛行，高射砲不是我們所怕的東西，我們感到威脅的是敵人的機關槍手。於是我們不能不應着當時的情況把隊形分散開來，迫使着敵防空部隊的瞄準，不能集中，讓我們有從容下降，俯衝投彈的機會。

我們輪流地俯衝投彈，上一落。織成了一道蜿蜒的長蛇，集中在一個目標轟炸。高射砲的白烟凝聚了天上的白雲，直至我們完成了任務，飛出雲端，還有間疏的一二團白烟發在吾人的機後送行。

奇襲崞縣

是敵軍以二三萬人的大隊，由代縣崞縣直衝至原平的時候，舉國同欽的郝軍長率領他的部曲從千里之外趕到，把敵人止於平地泉。那時雖是十月初旬，但於早晚之間，却深深地感到寒意，郝軍長部署既定，即下令作全線的反攻。靠了將士的用命，果然於一夜之間，就把敵人立足未定原平克服。敵人的主力，此時集結於崞縣沿鐵路的兩旁，我們於十一號晚接到任命，說是須於次日的清早去協助我軍的清晨攻擊。

我駕駛慣熟了的那架飛機發生了意外的故障，因此，那天我是被留在臨時的飛機場裏。我目送暴同志們的起飛，目送着他們雁行的隊形，好像比平時更爲雄壯。他們的機形在空中隱沒以至重新出現，我始終沒有離過機場。我每一刻鐘在計算着他們的行程，二小時後，他雁行的陣勢果然如期的飛返。

「怎樣？成績還好嗎？」我滿懷擔掛與好奇，迫不及待的抓住陳君就問：

「都安全回來了嗎？」我接上去追問着：

陳君除下他的飛行帽，把手掠他蓬亂的頭髮「今日的轟炸，說起來痛快得很！」他取出一支香烟

，一邊在抽，一邊在述說着他轟炸的過程。

今早我們偏東打了個大圈，所以特別費多了一點的時候，當我們經過定襄，五台山，出現於縣的北面，真正予敵人一個腦後的打擊。他想不到我們會在他們的後方包抄過來，敵人的隊伍，啊！多得很！」他嘔了一次的口沫，然後再得意地述說下去。「我想敵人起初一定當我們的飛機以爲他自己的飛機，因爲天氣不大晴朗，實在也不容易辨識。我們飛在三千尺的高空，當我發現一列列尚未除去炮衣的排炮，堆堆成四方形縱深的人馬，啊，我喜歡得幾乎跳起來了。我們五架机各自揀着好的目標俯衝下去就投彈，投完了彈繼之以機關槍，直至我們的子彈打完，我們還捨不得走，當敵軍一發現是我們的飛機的時候，隊伍一動也不動，欲藉他的故作鎮靜來騙過我們的眼睛，但我們却不留情地在他隊伍中投彈，在兵房中投彈，在馬廄間投彈，在排炮間投彈。他們的隊伍開始混亂起來了，可是，如糞坑屎虫，你能逃到那兒去？炸彈的爆發把人肉和泥土一起飛起來，把南向的炮口翻過來。

我們幾個人，好似趕着一羣的鵝和鴨，他們來不及回槍，都只管逃自己的命去。往田野間，公路旁亂竄，我們却一味向着敵人密的地方去攻擊。有一次，我在千餘尺開始開槍，直開至二三百尺才把幾拉起頭來。黑烟和灰塵一齊飛揚，殺得真個痛快！

陳君痛快的談吐，把我的毛髮爲之豎了起來。可是，他的痛快，却是我的遺憾，我恨悔着失了這次廝殺的機會；雖然我出發的次數已經不少，但像趕着山羊似的來開槍攻擊，我可從未碰過如此一次好機會的。

我和陳君一道去檢查他所駕的那架機，發現一共中了七八顆的步槍彈，顯然的，敵人起初實在以爲是自己的飛機，及至發覺是我們的飛機時，炸彈既經在他們身旁爆發，把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有武

器也不能使用了。不然，像這樣飛到二三百尺的低空去掃射，是很容易受到敵人部隊的槍彈損害的。「今天真可惜，我錯過了那個好機會！」是晚睡在牀上，我還這樣對陳君重複地說着。

最痛快的掃蕩

敵人藉了他們優越的火器，把原平又踏在他們的泥足下。但他們的損傷可也不小！我們失了原平，却索回相當的代價。是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在休息的某地接到了出發的命令；得令之後的半小時內，就一架二架地起飛。我們須得於黃昏之前回到太谷飛行場，還要添油掛彈，準備翌日的出動。當晚的天顯得惡劣得很，風在山林間發哨地狂吹，天色異常朦朧，這是黃沙的徵候了。但我們仍得及時去完成我們的準備，出動的隊伍是不能一刻偷閑的。我們在迷朦的月色下幫助機械人員的添油和裝彈，空的汽油箱在狂風下吹得「喀喀喀」地發音，這引人想起人倦馬嘶的古戰場。

說來奇怪，滿天的陰霾，給一夜的狂風掃得雲散烟消。當我們一齊出到機場舉首四望時，看見空中正閃爍着許許多多的繁星，時間就要到了天明。我們例行了我們檢查工作，然後，以十餘架成一大隊的雄姿，直向原平的天空進發。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現於山西天空的十隊，駐紮於太原的驅逐機也預先約定，于我們經過太原時，一齊集攏來，這也是第一次的有驅逐機來保護我們。自我們參加此陣線作戰以來，幾乎每一次都在單獨地執行我們的任務。

當我們到達平地泉的上空，離原平只有幾公里的時候，敵我兩方的炮火，在晨霧中遠遠地可以看到。兩方的炮火都顯得異常猛烈，由於我們自己飛機發動機的騒音，雖蓋過了地上的炮聲，但山邊路旁彌漫的烟霧，及在煙霧中閃爍着的火星，是不難推想到戰爭之在進行的。

此時我們的驅逐機高飛在我們二三千尺之上，直飛原平之北，意圖攔截掃蕩由北攻擊過來的敵機。敵人的高射炮拚命地由機底送上來，可是，牠對我們不能有什麼的損害。我們在原平周圍，來回地選擇有利的目標，我們不能胡亂地擲彈，因為城裏城外正還多着自己的同胞。我們不能和敵人一樣總是把我國平民的損害也報告在功績簿裏，他們是以殺人之多少來作勝利之誇耀的。

引向原平之北的與鐵道並行的公路上，有一道長長的黃色塵土飛揚起來，塵土的迷朦之下，有馬匹，有車輪，他們不是看了我們的飛機在逃跑；相反的，他們是趕來前綫增援的部隊。他們瞥見我們成羣的鐵鳥。立刻把行列停止下來，死亡的威脅抓住了他們，假如說：上帝造人是容許每一個人一生中准許一次插翼而飛來逃避他們的危險的話，那末，他們是決定用在這一次的逃避上了。我們臨時分派了半數的飛機去追牠，炸彈一個個從機底掉下去，汽車輪子向四處亂飛，馬匹在驚惶中亂跳，人是更不用說了。

在原平城外和我軍對峙着的敵陣，則在他們相當良好的偽裝之下，籠套於炮火的烟霧中很難辨別出來。高射炮的黑烟球，在我們的上面，左右散佈着，但這我們早就看慣了。最後，把炸彈對着敵人炮位上投去，因為炮口的星火作了我們良好的轟彈目標。

「痛快的轟彈——」兩天前心頭所存留着的遺憾，好似在這兒取償了。

我們依着鐵路線回來。北上的火車裏，有不少的軍隊在對我們揮手，他們都以歡快的情緒向前奔赴戰場。沿途還看見很多老百姓在幾個士兵的指導下，出力地爲軍隊掘着戰壕，令人聯想到軍民合作的需要，在這裏是益爲迫切了。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人中俞

我們從平漢路歸來，天色已經將晚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歡慰的人們，殷勤地招呼我們進食，而我們內心却迫切地感到但求休息的時候，傳令下來，又是立刻從大隊長那裏聽取了軍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地圖上翱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齊起飛。

這一次，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在那邊偷圖登陸的敵人。

從機場到吳淞，我們事先不但從未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夜晚襲擊，但是我們每人的心胸，是漲滿着「保衛國土」的勇氣，什麼都不怕的！

×

×

×

×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的作戰，我們正在裝架炸彈，準備飛過；而敵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們眼看着敵機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那晨後的一分隊忽然搖擺起翅膀，招呼它的同伴，說明已經被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還來不及接到命令，然而我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這抗戰中最可貴的武器任人轟炸，我們是必需起而迎戰的。

我們匆忙地僅僅起飛了四架——我們有一架是在匆忙中還未升空而翻了的——而敵人重的炸彈已



胡克敏



擲下來了。

我們趕上了一架敵人的重轟炸機，我們無情地擊，我們自己都奇怪，平時的射靶練習也不會如此準確過；而這次都異常順利地被擊下來。

事後調查，此次共擊下六架敵機。

敵人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 × ×

憑着這空戰的實際經驗，我們心中更有確信，勝利的前途是被把握着。跟隨了隊長，差不多半個多鐘點以上，我們飛近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北方所見的盡是高山叢林，現在，遙望前面，白茫茫大海，霧一樣迷濛，十餘艘敵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我們尚未飛近，高射炮的火光，像流星般紛飛了。

不一會，敵機也在左角起來了，在相距千碼上的遠空，敵機上的機槍也軋軋地遙擊過來。

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

我自覺，我忽然地自覺機身的速度減低了不少，汽油表的指針，漸漸地低落下去，顯然地油箱被擊漏了。

身後的 B 同學，忽然又打亮了一次紅燈，我回頭去一瞥，祇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裏，他那挺自由活動的機槍也懶懶地掛在一旁。

立刻，我們立刻離開那戰地，我很明白，我們已經處身於危險中。

但是『冷靜』，『冷靜是力呀！』

機身迅速地被降低，汽油表筆直地落下去，我們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來，我回頭招呼 B 同學，他還是那樣微笑地橫着，而鮮血却濺遍了四週。

在他那座旁的機壁上，我還可以看見他自己的鮮血寫成的。

『保衛國土』四個大字，點滴的流下來。

八百尺低空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大年

我們六架新銳而美觀的「諾斯羅伯」轟炸機靜悠悠的穿過一堆一堆的惡雲，機下掛着龐大的重量炸彈。好像六條飽腹的金魚在多水草的池中泳着似的。

炸彈們在相互對話了！

「我要粉粹敵人的彈藥庫！」

「我要粉粹敵人的保險！」

「我要粉粹敵人的侵略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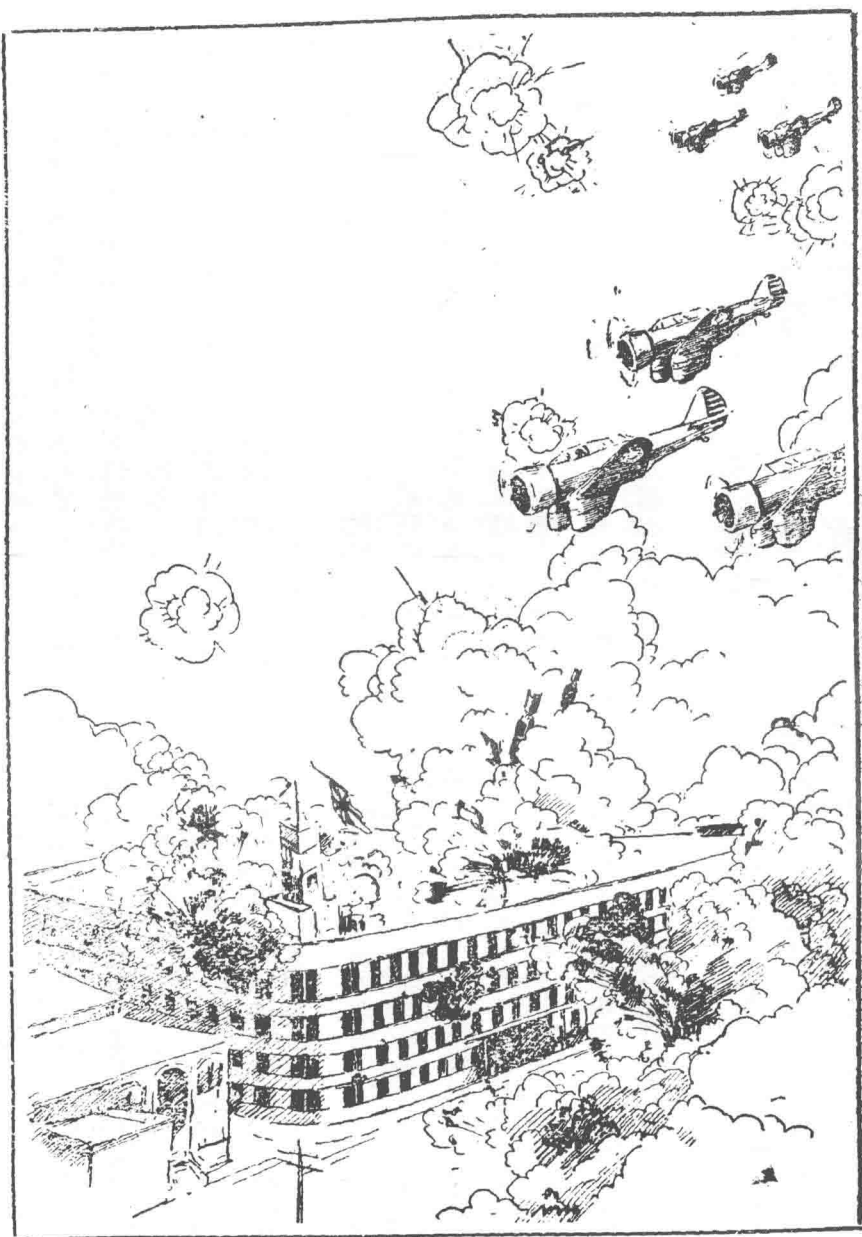
「我要粉粹每個侵略者的心！」

……她們多年被埋藏在陰濕黑暗深窖下，躍躍欲試也久矣！今日得一顯身手有說不出的快樂與興奮。

天氣惡劣異常，當我們起飛的時候還正落着濛濛細雨呢。但因為情況的緊急使我們不能去計算危險的程度。此次的任務是轟炸虹口日本兵營。那裏是上海敵軍的總樞點。堅固的建築，使輕量炸彈不能奈何牠；周密的防空，使襲擊者難於持行任務。最近的情報說敵軍大部已被我軍趕入兵營，敵乃據險頑抗。

我們翅膀擦翅膀的在雲中爬高，費了好大的時間才爬到雲的上面。大家將隊形略為疏散，透一口氣，對正上海方向飛去。

滾滾無際的雲海看起來好像可以站得住人，停得下飛機。若降落在雲海上走下飛機來玩玩正不知



繪敏克胡

如何快樂呢？我回頭望望同伴×君，他故意做個鬼臉引的我發笑。

計算時間再有十五分鐘就應是上海了。飛機×副隊長搖了搖翅膀手指下邊一個雲穴，大家會意了！學了個燕子掠水的姿勢我們六隻鳥出現於雲之下，緊貼雲底飛行。地面的房子漸漸密了起來家徽着目的地的接近。啊！真茹在搗了。國際無線電台高聳入雲，將要觸及我們的機翼。綠色的草地，白色的水汀路，襯托着宏大的建築。不想傳播文化的利器亦將難免於暴敵炮火之破滅！

我們的目的物終於看見了，牠是一所方方的堡壘式建築，附近並有一排一排的兵舍：裏邊滿裝兩脚禽獸與屠殺我們的軍火。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此時長機搖七翅膀，我們也跟着做個記號表示會意，立刻保持好投彈隊形，以等速，等高，直綫飛行，正對目標雄糾糾，氣昂昂旁若無睹的長驅直入於敵之領空。

就在這時候敵人對我們開了高射砲。團團青烟在我們飛機附近爆炸，多半都在我們尾巴後邊。驟看過去好像空中放滿了汽球。也有幾顆打得很好的，在我的機翼下爆炸，聲音震耳，而且使我的飛機一抖。

目的地上空到了，高度表僅指八百尺。此等高度敵人甚至用手槍亦可射擊我們。獸兵們惶惶失措無標的瘋狂的對我們射擊。地面的高射砲和機關槍聲均可清晰的聽到。槍聲密到簡直不能分辨。空中可嗅到濃厚的火藥味。

我們的炸彈一齊拉下了！她無情的對準敵營逝去，由龐大而變爲渺小，她們以翻山倒海的偉力囉嚶嚶……：整個敵營爲巨大之煙塵所遮蓋。我們的微笑送喪了無數侵略者的生命，這也是他們咎由自取！我們手上確實染滿了血跡，不過這是外科醫生上所染的血；而非劊子手手上所染的血！

不妙！一顆子彈突如其來，由下方貫穿了我的發動機包皮……又是一顆穿過副翼……轉眼間我的左翼落地燈亦爲之粉碎……接着我的座位前方飛機包皮又凸起二塊，伸手手可及。回頭看我的同伴，他毫不顧情況之險急探出半截身體噁噁噁！噁噁噁！……還擊敵營房頂上慌張失措的獸兵。

任務完成飛機又破了個信號，我們會意即各個解散飛入雲中開始我們單機的冒目飛行。槍聲漸遠而疏稀。

利用儀器將飛機擺平，同時擺好爬高角度慢慢爬高。我開始細心檢查飛機的創傷。她爲了捍衛祖國的緣故日夜馳騁於蒼空，爲了完成驅除暴敵的使命弄得遍體創傷。每個創痕深而黑，裏面埋藏着復仇之怒火，迎江發出嗚嗚的悲鳴。牠確實受委屈了！

汽油箱被擊漏了一只，遂將已漏者關斷，再檢查我自己身體，用左手摸摸腿，摸摸臉安然完好。回頭看看我的同伴，他笑着吐一吐舌，我亦報之以吐舌。

飛機漸漸衝出雲層，同伴忽用手將飛機拍的噼噼響。我回頭見一架敵人帶浮筒的水上驅逐機由很遠的後上方追來。我知道該機的速度有限而且下有雲海可做我的面幕故毫不採他而繼續奔我的前程。

因爲高度的不同，他真追上我了！他因緊張過度的關係，竟在正規之射擊距離以外而開了槍。我甚恨自身非驅逐機而不能與彼纏鬥，繼遂將機頭一推而入雲中。雲中飛行正如蓋被蒙頭睡覺，悶的恐慌。移時復將飛機拉出雲外，敵機仍在後方戀戀不捨的追趕，但是他不能追上。漸漸落後去了。他自知對我無能爲力，遂將機身抖了一抖翻了個筋斗向相反方向飛去。他這種在我面前表演特技，我至今想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雲海仍是如地毯一般鋪在空中，漫渺無邊際。天空發黝黑色。不染絲毫塵垢的陽光照着我機的翹膀，金屬發出閃閃的光耀的黨徽美麗而嚴肅。飛機的影子透到白雲上，影子的周圍有個彩色的虹圈。任務完成覺到一種輕鬆的感覺，同時覺到一種特別的快樂。朋友們！「最大的快樂藏在最大的危險中」！我回頭看看我的同伴，他又做了個鬼臉，我們二人不約而同的開口大笑，但是誰也不聽不見誰的笑聲。

平安着陸。廣德機場上站着引首望歸的其他同伴們，他們急切的詢問着經過詳情。機械士忙着數飛機上的槍洞。「一棵，二棵，……：這一棵最危險，穿過繁雜的油管電路而無擦傷汽化器。……：……：一共八棵」。又開母指和食指表示着數目。又說：「今日六架飛機無一架無彈痕，但是都回來了！哈哈！」

我與同伴將飛行帽推到腦後，挾着地圖，拖着笨重的飛行鞋蹣跚着往隊部走。

爲甚麼我們未被機關槍打落？同伴因怪異而發問。

「槍彈若有眼打不到我們，槍彈若無眼找不到我們」。

我說完後向他做一個鬼臉，二人都笑了！

月夜轟炸楊樹浦

家鵬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剛由××地方飛返杭州，一位同隊的同學，便來告訴我說：今晚工作已派定了有我，要我們準備夜間出動上海去轟炸，同時更要到部隊去看看命令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發。這消息真興奮極了，我的精神馬上緊張起來。

這還是我第一次擔任出擊的工作。

「轟炸！」這該是多麼雄壯的名詞。

今晚輪到我飛到強寇的陣地上空去發揮空襲的威力，我該要如何地予屢次空襲我不設防城市，慘殺我無數同胞者以重大的打擊，爲我無辜慘死的同胞出一口冤氣！

跑到隊部看了命令，知道與我同機是葉子雲同志，葉君是先進的戰士，出動轟炸已歷多次了，承他把關於出擊的許多問題，不厭其詳指示給我，同時對於工作互相合作的事宜，也彼此作了一個協定。

我們被派第五次出發。時間是正在午夜。因此我回來就倒在牀上，休養體力，專心準備出發，但是翻來覆去，總不能成寢，怯懦還是興奮，連自己已莫明其妙。同時各種幻想，便如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腦中放映。不久，魯次莘同學突然要我將家庭住址給他。不錯，我今天出發能否回來還是一個問題呢。在我個人，早以身許國，生死久置度外，何況又是出動轟炸敵軍陣地，回不回來本無所念。並且預先已立好遺囑，一切的問題都無眷念，不過我留杭的家屬，却有託知友照料之必要。因此除了感激他開了給他外，並且面告他「倘若我今天不回來，就請你轉告我的內人，我是永遠不回來了」。

我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觀念，萬一被敵人打下，我必與飛機同歸於盡，決不會偷生苟全，在敵寇中充當俘虜。否則就是給他們十顆炸彈的大禮。

想到這裏，萬念一清，便朦朧入睡。一覺醒來，已是深夜十一時，離出發時間只有兩小時了，連忙爬起來，穿上飛行衣，而我同機的葉君已在外面「萬！萬！萬！」喊起來，相互看了一下，是應到機場的時候了。

今夜正是舊歷十六、七、八，月亮圓圓地高懸天空，地面薄薄蓋上了一層低霧。望了一下天氣，真是喜之不盡，好一個夜間飛行的光明之夜。我與蔡君步着月色走到機場，看看時間還有半點鐘餘裕，於是葉君與我就坐在石階上重覆作了一次關於工作的協定，直到距離起飛前二十分鐘，才叫機械士開車，同時，我們也就緩步走到機旁，檢查攜帶炸彈，背上了安全傘爬進機內，葉君試了一下車，馬上開大油門，呼呼然踏上征塵。

起機後，我們提高着機頭，漸漸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對準着上海方向航行，不數十分鐘，一塊如橢圓形燈光明亮的土地，便在我廣闊視界上發現，我知道我們的飛機已漸漸地接近目標的上空，靠近大上海了。便站立起來，留意着四方的一切，約摸在吳淞口的方向上空，發現了兩盞奇怪的燈火，比星球要紅，而比地面燈火高，時沒時現，乍開乍閉，而似乎在空中游動，斷定倭寇已有相當準備，越加謹慎前進。這時明時滅的燈，一定是寇敵的驅逐機無疑了，我拍拍葉君的肩膀，指指那奇怪的燈光給他看，他會心地點點頭。於是我便撐握機關槍柄，準備廝殺時機的來臨，但它並沒來和我們麻煩。

已經飛臨浦東上空了！離我們轟炸目標——楊樹浦敵軍陣地僅一江之隔。這時寇敵似亦已知道我

飛到了他的頭上，紅的綠的高射砲彈已串串射出來，同時更有三兩盞照空燈向空照射，找尋我們的踪跡，那時我們已渡過黃浦江，便拉動炸彈機紐，將我們所載的××公斤禮



物，迅速投送下去，剎那之間，敵寇搜尋我們的照空燈，驟然增多至三四十餘盞，光芒四射，眩耀加甚，紅綠色的高射炮彈，更密如聯珠無目標地亂射，我們急降而下，回頭一看，熊熊大火，正烈焰飛騰地在楊樹浦敵陣地大燒而特燒了起來，我舉拍向葉君肩膀，遙指着火光給他看，彼此得意的一笑！

歸途中在松江上空，又發現同樣的兩盞怪燈（截擊驅逐機），但我們高高興興卒於安全歸來。

薄暮飛轟寶山

家朋

從九月到十月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江南朗潔的晴空，幫助了×大隊完成不少的任務。在東戰場幹了兩日餘的夜襲與轟炸，堅實的鐵拳，粉碎了倭奴淞滬一帶的陣地，熊七的烈焰摧毀寇敵無數的軍火與生命。

十月二十二日好天氣，不括風，××大隊最能利用這種機會出發送給敵人大量的禮物。當夜航燈車由××地開進機場時，成隊的鐵鳥已從根據地飛到待命，那雄偉和奇壯的姿態，正象徵着今天出動的勝利。

張代大隊長趕來宜達命令：「諸位同志，今天的任務是轟炸寇軍正在寶山趕修中的飛機場，由××大隊所屬××兩隊聯合擔任，×隊派機×架，×隊派機×架，××同××駕駛×號機。」經大隊長一一派定之後，大家急忙準備，穿好戰衣，整齊走向飛機場。機聲拍拍鼓舞了戰士的勇氣，激動了雪恥復仇的雄心！

深秋的白天，好似加速地縮短，一刻前曾高掛在西方的太陽，這時已漸漸朝向地面沉沒，在時鐘上祇不過是四點三十分的光景。這便是在戰術原則上所選定的起機的時間，戰友們，一齊迅速地爬進派定的飛機，依次地踏上征塵。

那天陳副隊長領隊前導，餘機成隊緊緊地跟隨在後，抬起机頭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朝着目的地飛去。這條航綫已是我們的熟路，不到幾十分鐘便見浦江如帶，淞滬在望。可是那血紅的太陽，完全沉沒了，夜幕籠罩着大地，偌大的寶山城好像變成一座昏暗無光的死城。設非寇敵用探照燈和高射器

編成一串串紅綠彈光，也許我們找尋爲目標沒這樣容易。

黑暗中我們搜索要轟炸的目標，靠領隊機敏銳觀察好久，發現了有點可疑的地方，一顆照明彈投下去，寶山機場的輪廓在我們視線中展開了，同時在照彈的光耀底下，隱約中看見敵人驅逐機連續地起來了八架，我們用同時投彈法，將各執所攜帶的××公斤禮物送給那塊兒方形的平地，剎那間塵灰四起濃煙似地蔽滿全場，但那八架怪燈一般的寇機却也漸漸地飛近，我們竭力保持隊形，大家緊握着槍柄，構成雄厚的火網，預備和倭寇拚個你死我活。可是漆黑的天空，使我們在保持隊形上發生了相當的困難，既不能開燈，敵機又漸漸地迫近，大有發生纏鬥的可能，爲避免相撞起見，我們便化整爲零，各自散開來應付這場爲惡鬥。

拍拍……好像敵機在黑暗中不能發現我們開槍探求；我們沉着應戰，寇機沒情進攻。拍拍拍敵機上的槍聲又在連續地發響，這一次却不是試探，因爲另一種由我機發出的不同槍聲，清楚地聽到，原來我們的領隊機已經與敵機接觸了。可惜天空太黑，無法戀戰，並且我們已達到了轟炸機場的目的，就開足馬力，安然飛返。

「皇軍」俘虜羣像

姚中言

近來空戰非常激烈，敵人的損失很是重大，這使我憶起一件擊落敵機，捕獲俘虜的事。

去年十一月一日敵機四架飛隴海路歸德車站轟炸，被我高射炮擊中一架，餘機倉皇逃去。那負傷的飛機也跟着向東圖逃，但飛到徐州蕭縣耿樓與管粥集之間，因內部起火不得不強迫降落了。這架飛機是日本九四式雙翼（中型）水上偵察機，當地在空中起火時，因為機上坐的指揮官是日本有名的海軍飛行員栗本敏樹少佐，憑他豐富的經驗，馬上命令駕駛員操縱機身，作橫滑姿式降落，希圖藉風勢來撲滅火燄，同時橫滑的時候，火燄也可以不吹到乘員的身上來。說也奇怪，橫滑了沒有一會，火竟自熄滅了。據他自己說這是神符及子女縫的保佑，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感謝着他們的神明。然而天曉得！果真神明有靈，他們該不至全被捕了；他們能夠不死，不過是偶然的幸運而已！

當他們的飛機安然降着地的時候，因為土地不平，飛機就翻了一個大筋斗。因之，同伴三人中航空曹長西橋莊太郎（轟炸手）就受了重傷；其餘二人，僅受輕微的灼傷，爬出機身之後，尙飛奔圖逃，卒被我當地鄉民一齊捕獲解送徐州了。他們在徐州住了五天，從徐州解到南京，又化費了一天工夫。這西橋莊太郎就沒有吃喝一點東西，雖然我方曾把他送到中央醫院去住頭等病房，可是他沒有福氣享受，只住上半年，就跟隨他的很多夥伴回不到東國，而回到西土去了！我們都很替他可憐，因為他頭腦簡單為他們的軍閥犧牲生命了，委實太無代價！他的死，連他自己都莫明其妙哩！

栗本少佐呢，他在徐州因為怕我們在報章上宣傳，所以不願說出真名姓，只說是「山野春二」，直到南京之後，才肯說出栗本敏樹。他現年四十歲，的確具備着一副很神氣的軍官姿態，據他自己說

，他有十幾年的航空經驗，三千多小時的飛行紀錄，他在日本海陸軍航空駕駛員中要算年歲最長的大哥，日本海軍所有的各種飛機，他都飛過。這次他所負的使命是指揮，所以飛機不由他駕駛。他的灼傷現仍未愈，加之這幾天天時不正，又有點感冒；現在每天都有醫生爲他診治。他也和其他俘虜一樣，思家之念，耿耿在懷！他今年雖已四十歲，但是他的妻室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青少女，並且還懷了幾個月的孕，因之他不怎樣願意打仗。他雖是個有些知識的軍官，他被日本的霸道教育矇住了他的頭腦——他說他之所以來打中國，是因爲中國抗日宣傳太厲害，中國是鄰近他們的國家，如果老是放任抗日情緒的發展，可致日本於死命，爲自衛計，所以便斷然的來打抗日政權。他這種想頭，委實太奇怪！試想，如果他們不來侵略中國，我們一向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會無緣無故的去抗日嗎？所以他的話是不能自圓其說，只要世人不盡是盲啓，任怎樣也欺瞞不了的！

這九四式水上偵察機，是個三座機，駕駛的那個名叫清水吉官，階級是二等兵曹，等於我國的中國士，他只在臉上被火燒壞了一點，沒有別的創傷。這個人很小氣，十足的表現日本民族固有的特性。據說有一天因爲守衛者偶然忘記了，少給他一枝香烟，這幾天來他還一直要求要補給他，所謂「皇軍」的醜態，只就這點已經夠醜的了！

有一天，中國紅十字會的總幹事龐京周先生陪了瑞士派來的紅十字總會代表去慰問俘虜，在代表尚未見到俘虜之前，他還不了解中國的態度，總以爲我方對待俘虜未必就如宣傳的那樣周到，並說應遵照國際戰時俘虜公約上規定辦法對待他們。但當代表看到了他們的起居飲食的情形之後，臉上便呈露出非常愉快的容色，他看見每個俘虜都長得又肥又胖，精神煥發，這已可證明飲食的豐足與住處的舒適。並且他曾親自問過俘虜們的生活情形，每個俘虜都報以很滿意的回答。他又會直接用英語與粟

本少佐談話，栗本少佐回答的也是些感謝中國優待的話。所以當代表出來的時候，對我們發表他這次參觀的印象，說是非常之好，確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聽說現在代表已經啓程到日本去了，不知他在那兒也可得到同樣的印象否？

冬日南昌上空

嘉鵬

在溫暖和春的一個冬日的下午，南昌環湖馬路的一帶，來往人是特別顯着擁擠，熙來攘往的，似乎是在去趕看什麼熱鬧的盛會。我一時爲好奇心所推動，便也要跟上前去探個究竟，彷彿在人聲鼎沸中約可聽的到——

『到公園去！到中山公園去！去看倭子的飛機！』

呵！原來是前幾天被我們打下的三架敵機，當中有一架遺骸，還比較完全一點，現在已經運到公園裏來供市民的展覽了。提到中山公園，那是一個幽靜的遊憩之所，如今居然把一架擊毀了的敵機運來展覽，陡然間園內的空氣變成了嚴肅起來。當我一步踏入園的大門，便很模糊的看見西北角的廣場上有一架殘缺不全的敵機遺骸，走近它的旁邊，最初映入眼中的是那粗大的發動機，雖是已脫離了機體，但却是惟一比較完全的一點的殘骨；螺旋槳是捲曲如象鼻，消失了原有的輪廓，機身也如臥牛般屈膝伏在一旁，塗着一個不紅不黑的倭徽。機翼和尾樞，亦只見着碎片，什麼一點也分別不出。我在螺旋槳上還發現註有「九六式爆擊機」幾個字樣，但從敵機身只有一個座艙，和我的飛航的經驗來認明，即可斷定那是一架驅逐機了。

看了這架敵機殘骨之後，不由我想起打下這架敵機之空戰的實在情形，經過是這樣的：

那是上星期的事，時間在中午的光景，是日天氣非常晴朗，溫和的日光浴着大地，早晨起來就會意想到敵機一定要來送禮。果然在十一時半的時候，防空機關便發出空襲警報，一會兒後，繼之又發出緊急警報，這時我担任掃蕩天空的一般友伴，早就有一部份在空中左右迴旋，等候着他的獵物；另



南昌公園中

胡克敏

一部份却擺着陣綫，去迎頭截擊了。

哄哄哄……遠遠地播送來一陣似乎是重轟炸機的聲音，聲中還夾雜有一種兩個發動機的複音，我知道這確是敵機。以後的聲音漸漸大起來，但可判別是從東北角飛來，於是我的注意力便隨着機聲轉向東北角上去。

喏，喏！來了來了！那不是敵機嗎？三架：三架：

——六架六架，那面還有三架：

不祇！那一面還有三架嗎？是九架了，

不對不對，後面又來了三架，一共是十二架了！

哎呀！都是重轟炸，都是雙發動機哩！

嘿！那裏只有十二架呢？上面還不是有飛機嗎？

是的是的！上面還有九架，飛得那麼高，又是那麼小，那大概是敵人保護來轟炸的驅逐機吧：

拍！拍！拍！機關槍響了，我們，驅逐機開始施行他的神聖任務，有一架獨自向左面一小隊三架敵轟炸機攻擊了。

一陣黑烟由敵機身裏直冒出來。

起火了，起火了，哈哈打下一架，我和十幾位同在土阜上看的朋友，都一面鼓掌，簡直忘了正在頭頂上還有敵機的來往飛過哩。

哈哈，更燒大了，更燒大了，一架九六式敵重轟炸機便在我們的狂笑聲中如臘燭光地烈燄俯衝下來！

轟！一聲巨響，正由那架被打下敵機衝下去的地方傳送到我的耳鼓。連接又來幾聲炸彈爆發的響聲。我們知道那一架敵機便在兩種響聲中消失他的生命和能力；所謂帶來轟炸南昌的炸彈也便權代了他自殺的工具！

隆隆，天空中飛機的聲音，顯得異樣的緊張，我們成隊的驅逐機，也更撕殺的十分起勁，他們分散了隊形，各自找尋他們的目標，毫不放鬆的，必等到完成好任務而快心了。

大概在青雲譜上空的一角，在我視線上忽又發現西方的空中，有兩架敵機正在糾纏着我機一架，我起初着實替他捏了一把汗。兩機都在翻上翻下想找尋他優越的射界和開槍的時機，形式是緊迫到一百分了，突然從雲端中衝出了一架飛機，俯衝地加入了這幕戰鬥，利用他居高臨下的優勢，拍拍拍向着敵機來了一個出其不意的攻擊，這次射擊瞄準得非常準確，只見那架敵機應聲而變成螺旋姿態，剎那間已如沒落的星球一樣，紅光一道衝撞下來，接着一陣狂烈火燄，便將一位所謂武士道戰士送上火葬場了。

等我轉頭去看天空中另一方向的那一幕，却已因敵機不敢戀戰，速度很快的逃了。但是，我機却捨不得那個獵物，亦正加速度地追趕過去，聽說在距南昌二十里路上空把他打下在楊過村附近的，那正是今天公園陳列着供人展覽的這一架。

魯南上空殲敵記

符祺

我們要以轟炸還轟炸！

我們要復仇！

我們要反攻！

(一)

反攻，全綫反攻，步炮空聯合反攻，英勇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在第二期抗戰中，把敵人打通津浦的迷夢打得粉碎了。

這是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抗戰，無論在陸上，在空中，從嚴格的紀律中鍛鍊出來的四方健兒，全國男士，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空中健兒，我們的飛將軍，在津浦北段，第一次就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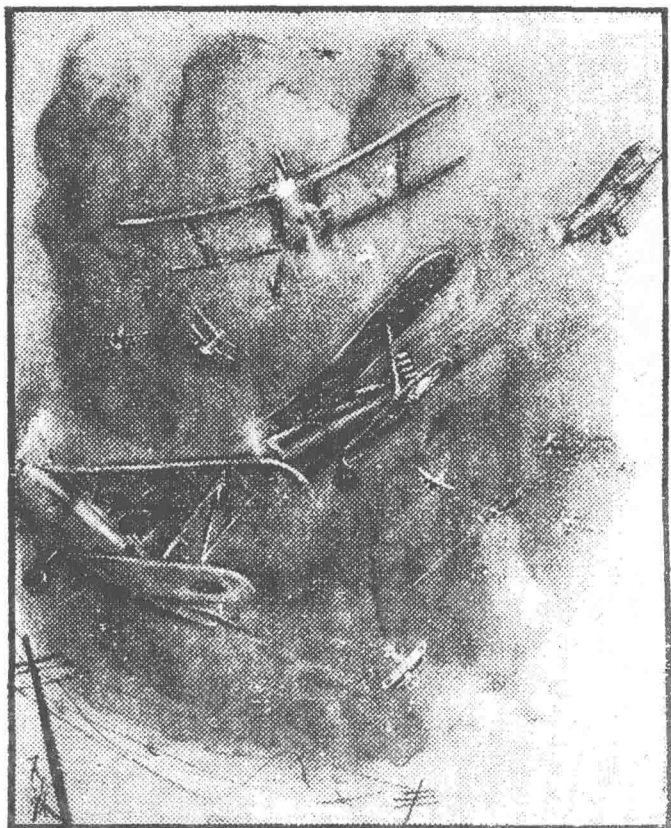
我空軍出動之前，津浦線的上空，不獨是被敵機控制着，祖國潔白的天空，被敵機所侮辱。他們一「三」次輪番來轟炸，向着平民，向着不設防的村鎮。

三月十八日，我機一隊出發去轟炸。及至入城一帶敵兵陣地，任務完畢，結隊飛返。發現敵重轟炸機兩架，這樣送上口來的食物，誰不高興？於是領隊的W隊長一下號令，突進射擊，羣機齊上。殺得敵機急遽迴避，好像已落虎口的肥羊，一霎時一機中彈起火，黑煙縷縷向地面落下去。

同時，真是同時L副隊長運用他極端熟練的技術，迅速射擊，又給第二架機一個致命的創傷。本來，L君是一個空中射擊的好手，現在只是隨便拿那漆着日徽的敵機打一回靶而已。敵駕駛員跳傘



了，L守着射擊軍紀，沒有掃射他，讓他落下地去，成了俘虜。
煞尾，敵人還送上一架偵查機來表演了一回「小丑」戲，牠同一個陸地的偵探者一樣，使用了無數的狡計，想隱蔽着自己而偵察些什麼，可是我們已佈就了天羅地網，縱牠似孫悟空會變，也逃不出如來的手掌心。



霎時，牠來了一個「跌覆」
(因L)對L低空逃脫了，R
分隊長瞥見其機關槍手，已被我
們射斃，便雄糾糾地追下去，它
這一次來一個右上突攀，狼倉北
逃，迫降在敵人的陣地，R追去
掃射，竟被地面敵軍射傷了兩個
手指。

全勝了，我大獲全勝了。

(二)

三月二十五日天氣晴和，我
機一隊，再度飛往前線殺敵，作
低空轟炸，並以機槍掃射。殘酷
的敵人在地面像螞蟻一樣的大，

他們那種怕死凌亂丟盡「皇軍」的面子的醜態，使我們空中憑視的飛將軍笑了，一種不屑的輕蔑的微笑！那裏去了？戰士們不禁在心中這樣問他。

在歸途中，又遭遇敵機一架兩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五架。不，愈出愈多，敵驅逐機竟有十六架之多。這時以我們的機種與性能，要避免戰鬥是很容易的。

可是中國健兒，他們怎肯從敵人面前引進？在這時，下了攻擊命令：但見×機齊上，爭取高空的優勢一場劇烈的空戰，於是開始。

向左後攻上去的是第×隊隊長鶯，他首先發現敵機五架，係灰色水涼驅逐機，伴着陽光向我逼近。我們的鶯隊長，一面用手勢通知僚機，一面靈敏地向左作戰略的迴避。交上手，敵機首先撲了一個空，即往左上突擊。我們的飛鶯乃用最敏捷的手法，潛入敵下方死界一面，攀取高度，敵機因失却目標，茫然潛下，這真是上門送死，鶯隊員自然不能輕易放過機會，立即拔機射擊，一時機似鸞翔，彈如蝗飛，敵方在用盡掙扎的力量，企圖以純熟的動作，各種技巧，上下左右，奮勇翻騰，拿出他吃奶的力氣，以圖脫逃，可是怎能當得起精嫺擊技的鶯隊長呢？只見鶯隊長上下迎擊，活活像一隻生翼的老虎。經過一分鐘之久，頑敵得到機會，已經在飛鶯的左右翼下擊中彈。左下翼接近機身前翼樑擊穿過半，鶯隊長殺得性起，不顧這些四面堵擊八方掃射，敵機終於無法迴避；被擊中起火，人機俱焚，隊長只才輕鬆地透一口氣來。他已想回頭尋覓何副隊長。正一轉瞬間又有敵機一架，風馳電掣般急遽襲來。

好吧，送上門的賣買，一發打發了牠吧。鶯隊員抖擻精神，迅即對正敵機射擊，好像運動場舉行決賽一樣。愚笨的敵人，他不知他襲擊何副隊長的成功，完全是出於倖倖。開始兩機在同高度，成

追捕狀態。這樣經過五分鐘，我們的鴛隊長，不願和他多糾纏，趕緊由守勢轉採攻勢，發揮優越之機能。來一個包抄的截擊。

敵人正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忽又有敵機一架自右後方襲擊，參加戰鬥。

敵人的兩機的龐大力量，已使鴛隊長入萬分危難之境。脫離戰鬥嗎？一無法脫身；不脫離戰鬥嗎？十之七八會爲敵機所乘。我們的鴛隊長，他能白白地犧牲嗎？不能，萬不能的。好了，背城借一，不惜同歸於盡！

以最高的技術，擊落了逆襲何副營長的敵機，我們的飛鴛，已飛得精疲力竭，可是仍得斷殺，殺，拚命的斷殺，掃射掃射，不斷的掃射，這時天空中好像有一無形的軸，我們的飛鴛，和敵機走馬燈一樣，盤旋的敵機爲衝鋒勇氣所挫，機頭下墜，我們的飛鴛立刻決定追擊下去。但是油表告訴他，不能再戀戰了。加上此四顧敵機友機都已星散。於是突凱飛回。

在××上空，不料又遇見敵我飛機凌空激戰。鴛隊長一眼望去，約見敵機五架，我機二架，你們五個敵兩個，不算好漢，我們的飛鴛那怕機損，人乏，油盡，他也鼓起勇氣，向戰鬥圈中飛近。可是已來不及了，我一架機以衆寡懸殊壯烈犧牲。我們的飛鴛，素性咬着牙關，改變了方向，在悲痛中飛返、凶殘的侵略者喲！你記着，我們的飛鴛，他一定要爲死難的同志報仇的。

(三)

另一角度。

我們的池分隊長，在戰鬥開始時便上升攀取高度，立在監視的位置，觀察全般的狀況。

他很清楚地看到我機四架，受敵追襲攻擊。於是不慌不忙，由上方進入戰鬥，偷襲強敵。一架敵

機中彈了，敵人發現前後被擊，立時脫離戰鬥圈。另一敵機又從上追來。他於是從容不迫地極重發揮所有的機動力，一面招架，一面還手，經過了幾分鐘，和幾次的突進與射擊，敵機頑皮得很，它好像一個試槍的靶子，打中了很多子彈，總未見着火墜地。

好，只要你吃得消——不動聲色地，入敵尾下方追擊，這才擊中要害了，瞥見該敵機毫不客氣地搶下去和地面接吻了。

此時另一敵機氣勢汹汹地追趕前來，已到池的機尾，池略施小技，迴翔着便脫離了敵機的監視範圍，重取高度，復居於監視位置。

霎時天空沉寂，敵機紛紛北逃，我機也陸續飛遠。有一架敵機偷偷地溜回了，快進我們的陣地，追擊我×隊員，看看追上，池乃急降援助，倒要看看這大膽的敵機是一架什麼樣的怪物，急沖至二十餘米附近，才見該机有特異的標誌，在機身除有紅疤痕的標誌以外，還有三條紅黃白色的條帶。呵，一定是敵隊長機，大概他是被×隊員截住在作困獸之鬥。該機機動甚為熟練。一見有尾追，即時急烈迴避。但是來不及了，一陣密射，眼見他吃不完兜着走之勢。

萬分不幸，池分隊長的飛機，因溫度過高，發動機忽然停動了，他此時不能不脫離戰鬥，敵機趁着機會迅即逃走，解圍以後的×隊員，未予窮追，即與同返防次。

×隊員已受傷了，他是怎樣被困的呢？他說他在上空追逐一敵機，在敵機後面四十五公尺的位置，用機槍掃射，當時敵機受傷向下逃走，他駕機隨尾追下，忽見有敵機追襲在他的後面，他立即回轉與敵纏鬥，約六七分鐘，兩下捉到一個對稱機會，各不放鬆，面對面地互相以機槍掃射。結果是兩下都受傷了，×回來檢查他的飛機，身中兩彈，一在翼中向邊射下，一在翼枝柱穿過下翼，這些都不在

要害，幸而人也沒有損傷。

(四)

我們的飛將軍口善同志，他是一個善人，他爲了看不慣野獸般的日帝國主義吃人，架機與之作生死的鬥爭，完成挽救國家民族的善果，善哉善哉！

他當日受着×隊長指揮，參加戰鬥。交上手，即有敵機一架，與他勢均力敵地，在天空互相追擊。這樣恍了兩個趟子，我們的善人，繞一個小灣，追到敵機尾部約五十米距離之處，即扳機掃射。可惜，只發出了十幾粒子彈，機槍忽然發生了毛病，用第二枝一樣，第三枝……：幾架機槍都發生了毛病。這一下可把善人忙了，立即脫離戰鬥，拉上彈掣，另裝子彈，試驗一下子，得了，又能發射了。在善人脫離戰鬥的一瞬間，回頭見左下方有一敵機，正追躡着×駕駛的第八號機。善人立即加以追擊，等到距離近二三十米的時候，扳機直射，只見黑煙直冒，敵機即向東方作尾旋下墜，駕駛員呢？善人行了善事，送他上了西天。

一機既毀，另一機又來候補，正想依案辦理，討厭的機槍又都發生毛病，因爲敵機已經迫近，脫離戰鬥，已不可能，好趁着迴避間，以左手操縱以右手拉上彈制另裝子彈。不過爲了旋迴稍緩，乃被敵機射中兩槍，第二槍打中了機座位前，登時出火，而且黑煙甚多，機已無力，向下而墜。高度甚低，跳傘也未必安全。於是我們。善人，以修行般的靜心，森冷沉着，滑翔下降，決與機共存亡。幸運得很，烟火漸滅，迫降××。

(五)

李分隊長廣西陸川人，廣西航空學校畢業的優秀生，秉性直剛，好與人鬥，在學校裏，就以好打

人出名，除了本隊×隊長，係李所敬服者外，其他無人不對李懷着畏懼與欽崇。他平日不大愛說話，×縣之役他追擊一架敵機，未曾射下，回來更氣得不開口。他說，再遇着敵機一定不能放過。

這一次的戰鬥，他當然更是奮勇當先，雖說×隊長曾囑他珍重，告訴他要留有用之身，多多索回侵略者的血債。不必作輕易的犧牲。

我們的鐵牛！李分隊長的綽號，在出發時未嘗不考慮到這一點。可是當他遇着了整批的敵機，分外眼紅，至必是忘其所以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衝擊，一味地進攻。一架敵機被他追得走頭無路，臨到了完結的時候，忽然斜刺又飛出一架敵機，乘不備向鐵牛掃射，但見敵我兩機，同時冒煙，是的，同歸於盡了。

這時惱了莫休分隊長，他乘戰勝三機之威，向打殺我們鐵牛的強盜復仇，他以全力追躡着，直追到一個迴顧，機頭差不多碰着機頭，敵人早已開槍射擊，而且更有適才戰敗脫離戰鬥的三敵機又來加入戰鬥，衆寡懸殊，可憐忠心的莫分隊長爲友人復仇爲國家民族復仇竟以身殉了，痛哉。（按莫分隊長休，廣西陽朔人。亦係廣西航空學校畢業，對於技擊素有良好成績）

這一戰，擊落敵機六架，可是損失了飛將（何信莫休李膺勛）三員。是的，他們三員是死了，他們的殺敵精神是不會死的，本月十日我們在中山公園舉行了一個沉痛悲哀的追悼會，他們是爲祖國爲民族，死在壯烈的鬥爭裏，他們已盡了最重的努力，最大的責任。未盡的工作，全在後者繼續努力來完成！

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

黃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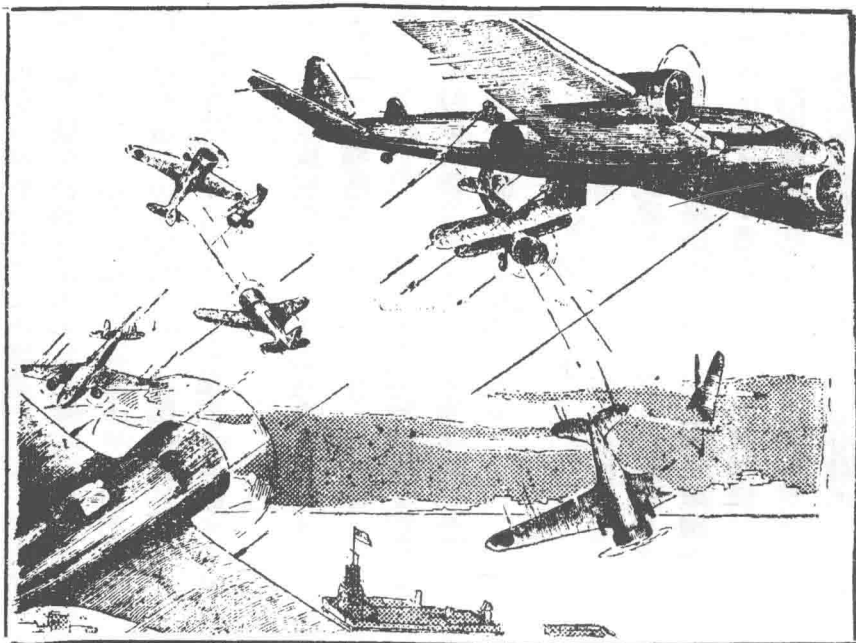
『二二八』武漢空戰大勝

××大隊打破歐戰空戰的紀錄

白山黑水已在望，嗚呼，我李大隊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一時頃，前方二千里的戰綫正在流血，光華燦爛的早艷陽曬在大武漢的頭上，當是時也，英雄而年青的中國空軍××大隊全體戰士們，在祖國美麗的青天之上，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中強盜們，機對機，槍對槍，呼號壯烈，在一百五十萬親愛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過的惡戰的結果，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在十二分鐘之內，擊落敵機十二架，為民族爭光，為抗戰盡粹，為萬千有難同胞呼出一大口冤氣！這是年青的中國空軍龐大勝利的破曉，英雄的××大隊永垂不朽的奇勳。

但勝利不是倖倖換來的、白熱的興奮過去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同志（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鵬程天逝，永不再飛了，為個人計，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男兒死得壯烈。為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終是一個悲哀永恆



大武漢上空殲敵圖

胡克敏繪

的損失。

青年戰士的熱血飄揚在大武漢的晴空，滴落在祖國的大地。英雄的「二二八」悲沉的「二二八」啊！四萬萬五千萬人仰望蒼空，為青年將士一灑哽咽感激的熱淚。犧牲的「二二八」，壯烈的「二二八」，永遠成為寇方空軍之「喪節」的「二一八」，××大隊的「二二八」啊！我們永遠紀念中國雲中的翼陣，領空的長城！

(一) 侵略者之大羣

「二二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漸逼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是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

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悶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這是敵方空軍戰略的奇襲！過去多次空戰，吃虧已不少，這次非給我們一個大破壞不可，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

鳴——鳴——鳴，大武漢悲沈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連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疏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蟄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似的，戰慄于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二)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

就在此刹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

×××隊和×××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

抵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也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

同時，從北而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裏坐着年青的呂基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被我軍戰略奇襲的動作粉碎了。

(三) 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織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凶猛個別的「纏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強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劍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直殺得天昏地暗，前向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四) 嗚呼，大隊長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五)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粹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關槍一串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烟——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爲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墮落下來，敵機追隨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身邊掠過——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掙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

「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很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烟，火，血花，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敵人號稱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

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六) 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凶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滾，滾，滾，滾，風聲，有些像電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滾，風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彎。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七) 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地逃走。有好多架遍身穿洞，搖搖擺擺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遠有數小時，沿

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十二分鐘前，三十八架敵機是抱着殲滅的快心來的。十二分鐘後，他們被××大隊殲滅了！我告訴人們一個秘密，當半年前，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參開大風作：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曾於六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目前，在「二一八」，便仍是這同一的××大隊，在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可說那一部歐戰史，無此「奇蹟」可尋。

××大隊不常戰，而戰必勝，非勝不戰，他們是寬橋的學生，鐵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全國沙裏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

今天，××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可以測知的，僅是他們也許又在辛勞，又在盡粹，也許又在爲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

今後，在他們長勝的翼陣之前，將有一道光茫，在永恆地牽引，誘導着他們，爲民族先驅，爲空軍前衛，向青天而進，抗戰前途而進吧。這一道光芒，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

遺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二一八」——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

翱翔千餘公里

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隊和××隊並翼遠征

霹靂一聲，爲五十萬死難同胞招魂

「二一八」之役，我第×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的窮酸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播！二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霧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微」，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一）松山機場的毀滅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壯美麗。有秘



炸彈在台北

胡克敏繪

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的柵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飛行團的根據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互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線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以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地加緊，一天天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的賣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候，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擔任任務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隊的調動，非常機密，擔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偵察起見，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航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尺高空升進。

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見杳遠。遠遠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

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華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馬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地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驚慌奔避的人羣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火花，巨大雷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酒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處，熊熊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煙的地點，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數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煙。

松山機場毀滅了！

(二) 新竹大電力廠的破壞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地收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光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遠

的空中。

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電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後（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

（三）任務達到！

下午三時三十分鐘，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烟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哭聲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阪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感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鋼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翱翔，回到中國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慶祝。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偉大的前途和意義。

戰士們，你們可還記得：

得途凌雲願，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去，

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

.....

（航校校歌）

大武漢天羅地網中天長節日的哀鳴！

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黃震遐

硝烟漫空中，人就是炸彈！

光榮的「四二九」，
前線濺着燦爛的血花；
江上的天是蔚藍的，
英雄的武漢在翼下。
隊員們都年紀青青的，
原是一羣笑嘻嘻的孩子，
天上陡起沉鬱的長鳴，

預報即來佐世保之大羣；
風聲是衝鋒的軍號，
馬達發出戰鼓的雄音！
潛熾在胸膛裏的——
是一汪悲憤殉國的激情！
看那驚沙揚處——
××各隊比翼而凌空；

海拔一〇，〇〇〇尺，
原始，現代，呼聲隆隆！
撞進佐世保貪婪著的隊羣！
蓬蓬蓬蓬蓬蓬，
硝烟，火流，白亮光芒中！
人人懷着顆壯大的心，
傾聽「天長節」日的哀鳴！

1。櫻花之天長節

「四二九」是日本皇國的天長節，也就是國慶紀念日，當這天時候，日本那鮮艷而天壽的櫻花正開得輝煌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倭國大小人民，被軍閥的鷹犬即「刑事」們驅率着，都要湧向東京的靖國神社裏去，向明治的仁丹鬍子和無數牛頭馬面的軍神們的畫像一一叩頭頂禮，表明奴性的

四二九空中戰
梁又銘繪



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卑屈與虔敬。此外，騎着「白雪」大馬的昭和天皇小子，也要在代代木閱兵場親自出現御身，檢閱他的爪牙軍隊。在整個日本，天長節確是最威風凜凜，最有神氣的一天：全日本都懸旗，整個瀨戶海面上全密放着禮砲，警條在東京的「銀座」街都被「君之代」（日本國歌）的歌聲所充滿。

侵略中國的日本大軍，一律跪倒在地上，向東遙拜，三唱萬歲，短搖粗腿的少壯軍人力竭聲嘶的揚刀大喊着「本齋！」祈求他們那神統三千年的「皇國」馬上就生吞「支那」，進而征服世界……台兒莊血的敗沒的消息，逼使日本軍部下了新的決心，而從事新的盲動；「北滿」對俄的大軍先後接到密令，紛紛開進關來。雲屯山積，準備投入血污的戰場來大量消耗。本來用來對付美國的海軍航空的精銳，已消耗了木更津，木鹿屋兩個悲慘的單位，現又急調佐世保的第十二航空隊到上海，準備在「天長節」那天，再加與中國抗戰之核心的武漢大都以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來繼續金子隆少佐（二月十八日在武漢戰死）未竟之志。

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在兒玉少佐統率之下，秘密飛到上海。和上海方面的重爆擊隊集中在一起。這十二航空隊一共三中隊，十二小隊，每中隊有十二架九六式戰鬥機，一共是三十六架戰鬥機組織成的一個威風凜凜的戰團。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佐世保戰鬥編隊羣在兒玉少佐領導之下，會同了田野牧少佐率領的九六式重爆擊機十八架（六小隊），集合成五十四機——五萬匹馬的威力，黑壓壓一片，向武漢航進。

2. 武漢衛空的長城

武漢是英雄的，革命的，誓死抵抗的啊！

從空中望下去，萬屋如海，中隔萬古不滅的長江一綫，由急逝的漢水以縱的姿態傾注入長江中，真所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降至現代，高高矗起的三點建築物，那便是江漢關，水塔，和隔江的黃鶴樓。而兩斤橢圓形的沙洲，拱衛着金色的揚子江的東西兩口的，便是蘊龍鴨蛋洲和文學上有名的「芳萋萋」的鸚鵡洲。

血的動力，力的源泉，山般的物資移動的總樞紐，民族精魂的首腦部——一切英勇偉大而革命的原動力，心臟，靈魂，都集中在此萬屋如海的大都中。

在飛機場上，一間精緻的會客室中，坐着站着說着笑着幾十個青年，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便是威震遐邇的××大隊——有敵機九十架紀錄的××大隊戰士。

在較遠的一個飛機場中，同樣也集中了十幾個青年的戰士，他們便是擊斃日本「荒蕪之美青年」川原中尉的××隊的南國孩子們，和與加藤大尉作殊死戰的鬥士們。

另外，一羣來自另一方向的青年，也在聞着留聲機，翻閱着雜誌，沉默地，英勇的執行歷史所賦與的艱險的任務。他們是一把威嚴的錘頭，屢次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頭上，

這幾羣青年，雖然沒有越多個，却個個都是百練成鋼的，他們還都是普通的青年，因為他們大部份還是年青的活潑的孩子，因為他們也許已不是人，而是某種程度的「超人」，因為國家和歷史所要求他們的實在太重太大了。

中華民國四月二十九日二時頃，當這一羣青年——「武漢衛空的長城」們正在談着，鬧着，熱烈的爭辯着津浦北段的戰況時，忽然警報傳來：

「敵機約五十架，已經過九江上空，向武漢方面航進中！」

3. 敵我之編隊羣

「嗚——嗚——。」大武漢空襲警報悲洪的聲音蓋滿了全城。

房門關上，又迅速打開，手指在地圖上忙着，電話中嚴肅的聲音，汽車呼的開來又閉去，螺旋槳開始搖動，猛烈的旋轉，飛機場灰沙揚起……

十分點內，一切準備就緒，××大隊和×××各隊先後起機，如流星射月，四馬匹「鐵馬」同時在空中奔騰的聲音，雄壯地激震着大地。

一時三十分，大武漢變成陽光下的死城，祇剩空中鐵翼縱橫，威武沉重的發動機聲如在奏着宏大的軍樂。地面上萬屋如海中，百萬雙眼睛從半蔭蔽的建築物內仰視上來。

毛大隊長率領的九架××機浮騰在武昌下游上空。在他左右後方的兩個領隊機，是劉宗武和劉志漢，隊員裏包括吳鼎臣，楊慎賢，陳懷民，信壽巽，一羣精幹的戰鬥員。

董明德率領着×架×機在漢口漢陽上空，緊跟在他後面，有曾在遠方擊落過日帝國主義戰機×架的空中英雄×××。

××隊從××起機，××隊從××起機，漸漸形成一個集團，裏面包含極多的空中英雄，在冷然高空，並翼齊飛。總共××架精銳的××驅逐機，發出大聲，拱衛着大武漢東西一百公里直徑的領空。

二時四十五分，大部敵機開始陸續侵入大武漢領空！到處是悲壯的緊急警報。
第一羣是兒玉少佐率領的佐世保戰鬥編隊羣的主力，一共二十四架九六式驅逐機，風馳電掣，從

武昌下游上空迅速的襲來。

第二羣是田野牧少佐率領的爆擊編隊羣的全部，一共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吊掛着十噸以上的炸彈，從武昌上游上空沉重的繞回過來。

第三羣是佐世保戰鬥隊的一個中隊，在爆擊羣後上方約二千尺的雲中躲閃着，這一個編隊的任務是掩護田野牧爆擊隊來進行任務。

空中的發動聲，如十萬金戈鐵馬，橫掃而過，無形與全武漢百萬軍民心臟加速跳動的節拍律相和合。

人就是炸彈！

毛大隊長帶着××大隊之花的九機，首先在武昌下游和兒玉少佐的佐世保大隊戰鬥隊猛烈遭遇！以九機敵二十四機，隊形一散，便個別的被敵包圍。雙方一百數十條機關槍的火流互相交叉，閃噴，爆裂彈，曳光彈，燃燒彈，穿甲彈的混合威力打擊機頭與機體，中彈的聲音如落雹。

毛大隊長被四機包圍，劉宗武亦被四機包圍，當場發生猛烈戰，敵人的九六式戰鬥機雖然敏捷終敵不過中國空軍之花的戰士們的精練的擊撲，劉宗武在纏鬥中當場擊落兩架，劉志漢擊落一架，楊慎賢亦擊落一架，陳懷民一架，先後擊落不下五架，但敵人以衆擊寡，所發的子彈亦不能不有所命中，劉宗漢的坐機就一共中了八十餘彈，支柱斷了一根，信壽巽的坐機中了七十餘彈，打得住冒烟。陳懷民的坐機受傷嚴重，人亦受傷，在山窺水盡再不能支的瞬間，他竭其餘力，開足油門，從背後猛撞一敵機（高橋機）而與之同歸於盡！

酣戰結果，九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脫離戰鬥（吳鼎臣受傷，信壽巽着火脫離，陳懷民殉職）。但他們却射擊敵機五架，把敵人的戰鬥主力完全箝制在空之一隅。

5. 漢陽砂烟上空

當兒毛少佐大戰時，敵機××大隊九架戰機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能分兵應援之際，田野牧少佐沉重的爆擊機羣却於此時緩徐的跨過長江，採取一萬尺的高度，分爲六小隊，向漢陽方面航進。

密集的高射炮火形成火柱，像一個大的鐵拳敲咚咚地插到天上去，滿空都是小綿羊毛般的炸點。多少人在下望着，在閃光中，威猛的轟振聲中，敵人的領隊機開始發煙，冒火。同時董明德率領的××隊的主力已從高空溜過去，開始用一百條以上的火光，注入田野牧爆擊隊的笨重的陣翼中。

在通過漢陽上空之際，田野牧部隊把數噸炸彈，一齊投下，一半落江中，一半落漢陽市上，砂煙火光騰起處，說明我國又有二百左右的非武裝民衆，做了敵機錯誤炸彈的犧牲者。

這時我董明德的××隊已於漢陽砂煙上空，佈置了殲敵的陣容，排山倒海，向田野牧部隊洶湧襲來。

6. 包圍痛擊

從孝感到黃岡，這一百里的空間，是田野牧部隊悲慘命運的火化場站。

二十五十分，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的緊密的隊形，在迫擊高射火力和上層大批精銳驅逐機衝鋒之下，逐漸崩潰而瓦解，紛紛着火，向武漢大地沉沒（××大隊朱嘉勛擊落一架）。周善擊落一架，李

康之一架，另傷一架。後上方的兒玉戰鬥隊以最大的速度趕來營救，亦無濟於事。馬上又被××隊迎頭攔住，一陣急促火流，射下五架來。一時敵人的戰鬥機和爆擊機三十架，在優勢的我軍（這優勢是由××大隊的九架犧牲的奮鬥所形成的）上下前後左右和地面的高射砲火消蝕之下，一架一架的潰滅，從孝感到黃岡，漫天燄火，都是田野牧和兒玉部隊戰鬥機燒得通紅的殘體。

天長節在中國武漢，是一片哀鳴。

7. 十五分鐘——生死之間

兒玉戰鬥隊被××大隊擊破，高橋，北山，齋藤各戰鬥士相繼斃命。田野牧爆擊隊和玉兒戰鬥隊的一部被我軍主力合擊，始終不能脫離包圍，終至全滅而後已。空戰三十分鐘，武漢上空即告肅清，不能不說是一場苦戰，一樁快事！但這時××大隊的信壽巽，却發生一件事蹟，使得地面上萬眾關心，全城注意。最初，信壽巽在與敵人戰鬥機遭遇的時候，便和四敵機纏鬥，猛衝一場一尾旋一脫離，又週到八架向他包圍攻擊，敵機子彈一長串一長串約鞭鞭，撕裂，通過他的機身，焦辣的臭氣開始蒸騰起來，證明明機身的某部份已經着火，天地有些旋轉，但信壽巽心裏很明白，個人的生命決不如一架優秀的××機來得寶貴，與其私心的救自己的命而跳傘，不如搶救國家所交給他的這一架寶貴的武器，決心一下，信壽巽的飛機已從五千尺的空中對準機場回來，風很大，火更旺，隨時都有波及汽油箱而轟然炸裂，把人在五千尺上燒成焦炭的危險。但信壽巽並不多想，亦不願想。五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後，機場纔在足下，尾巴後濃白的烟已構成一條白龍，地面上千萬愛護他的軍民都在替他捏看一把汗，料定他必在空中活活燒死！但信壽巽終於安全的降落到機場，事後檢查飛機，至少有七十

多個洞，燃燒的部份，距離汽油箱不過幾寸！

8. XX隊的無名英雄

XX隊從很遠的地方調來，這次以最大的決心，參加戰鬥。XX隊的士部，都在董明德誘導之下，在孝感青山黃崗漢陽上空奮勇擊撲，加田野牧爆炸機羣以致命的打擊。董明德首先和僚機合擊射落兩架，整個XX隊的紀錄，統計不下十三架。另外來自XX機場的XX隊亦射落三架。血戰三十分鐘，先後擊斃敵人在五十人以上。我方僅損失二架，傷二架。這一場空中會戰，要算英雄而俠義的XX隊打得最為精彩，亦最為謙抑。事後對於一切的慰勞嘉獎，都一笑置之，這尤其含有最大的歷史意義與榜樣。

9. 天長節的尾聲

「四二九」下午，日本那鮮豔而天壽的櫻花正開得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忽然噩耗傳來，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出征漢口，一去不返。正如櫻花是天壽的植物，日本武士也是一樣的不幸。慌亂焦急中，一面勒令新聞報紙匆忙製造假新聞，一面放出大批烈士憲兵，彈壓熱鬧的市面。東京銀座街的無綫電機還奏着「君之代」和「滿蒙行進曲」，太陽啤酒的泡沫還在傾瀉。可是，這時在高橋二等航空兵曹的家中，美惠子夫人却正開着蕭邦的「喪禮行進曲」，垂頭不語。

天長節完了，日本的太陽漸漸落下富士山去，照着漫山櫻花，嫣紅如血——象徵着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已在涵湧凋謝。

擊落敵機十四架！

「五卅一」嬌艷的午陽中……………

大武漢英勇之晴空如鐵!!!

丁佈夫

◆◆武漢第三次空戰大捷◆◆

(一)我軍編隊羣與戰略

五月三十一的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大武漢突然發出反抗的怒吼，同時在街路上，開始波動悲憤的人潮。

從長江下遊沿着上遊悄悄地飛來的三十六架日本海軍航空隊九六式的驅逐機羣，到達了鄂皖交界處的英山上空。

這面，英勇的武漢也迅速的武裝起來了——在×××機場的小原野上，有兩個編隊羣，共×××架××型的精銳機，比翼起飛，不到十分鐘，戰略的集中完成。即是控置一個編隊羣在五千米的中空。作爲戰鬥的主力部隊；另控置一個編隊在八千尺的高空，掩護主力作戰。就以這樣一個三千呎的立體縱深的鐵的陣營，運動在武漢空中警戒內圈的東南半徑上空。準備給強行進的敵軍，以陣前逆襲。

我軍第一個編隊羣，是「正義之劍」大隊，它翱翔在大地五千呎之上，每一個戰士，都帶着一付

格………

鳴………

鉄火流交併，光綫痕綜錯，正義與暴力博戰，人類與野獸撕殺。楊邏青山二十哩的上空，全世界億萬年文化歷史奮鬥的焦點！

戰鬥約十五分鐘，正義勝利了，「正義之劍」大隊在通盤合力之下，共擊落敵機八架，八架！一個龐大的數字！

「正義之劍」大隊的基幹勇士××，在十分鐘內擊落敵機一架之後，戰鬥方酣，機關槍忽然發生故障，已經咬住敵機的尾巴了，可是沒有槍彈射出去，熱情戰士一陣心焦，到口的肥肉快要脫離控制了。心靈一轉。他馬上開足油門，以最高速度向敵機尾部撞去，敵人如有所感覺，也開足油門逃避，避開肉彈。鳴……熱情戰士第二次再幹，他復以極小角度，旋轉机頭，向敵機翼部撞去，撞着全個死灰色的翼子，脫離機體，繼着一蓬黑烟，敵機遂不規則地飄向大地。朋！

意外地，我機完全沒有問題，熱情戰士帶着勝利，脫離戰鬥，回返機場。螺旋槳已經彎曲了，在它的尖端上，貼着一片「日徽章」的紅漆，「武士道」最醜惡的幽靈，被我們撕掉一片！

(三) × × 大隊

擊落敵機四架

餘下來的敵机，親見它的戰友們葬身烟火蓬中，驚心動魄，零碎而逃。有六架敵機拚命向上爬高，升至六千一百尺光景時，出其不意在六千三百尺高空，「志航」大隊的××隊羅英德隊長領機六架

，如旋風之捲曠野，密集火力，向高空敵機掃去，敵人沒有抵抗能力。

四架敵機先後尾旋了，急降大地。其中羅隊長擊落一架，韓參擊落一架，柳哲生擊落一架。羅英德隊長，嶼南國青年，中央航空學校三期生，年二十餘歲，個子並不高大，活潑而精悍，有政治的認識，有領導的能力，對自己非常虛心，對他人非常和婉，是在紀律生活中養成的人，尤難得的是熱情特別豐富。他如果不做一個飛行員的話，至少也是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典型青年，以這樣的戰士，來和殘暴長死的職業式的日本飛機戰，勝利屬誰不問可知了！

這裏，柳哲生英雄主義的戰功，也值得一述。當敵機竭力爬高的時候，柳哲生已經控制敵機一架在手，彈丸之鏈，直射敵機死角，聲如落雹。一彈正中油箱敵机着火，冒烟……條的烟火中放出一朵美麗的白傘，懸掛着的「武士道之華」搖手乞降。

英雄的中國戰士，他是決不會如「皇軍」那樣卑鄙，去「底滯攻擊」已經失了戰鬥能力的敵人的。十個月來敵人慘殺我無辜民衆和解除武裝的人員，不可計數。今天，中國的英雄却完全以不同的處置加諸敵人。於是，英雄的柳哲生一笑之後，他另外選擇別的博鬥裏去了。

（四）「流星羣」大隊

擊落敵機二架

另外，敵尚有九六式重轟炸機十八架，在驅逐機羣之後數分鐘，通過英山上空，向武漢飛進，有如向死亡線上爬行。但是當它們到達長嶺崗團風一帶上空之時，却前後盤旋，不敢向武漢進襲。

據我們估計，敵軍戰略以驅逐机三十六架，重轟炸機十八架，分兩個編隊羣——驅逐隊羣與轟炸

隊羣，先後於不同的地點起飛，戰略開進於英山上空，然後以驅逐隊羣遂行空中戰鬥，圖擊潰我驅逐機隊，至少也要將我主力抑留一邊；讓轟炸隊遂行主要的任務。將翼下掛着萬磅以上的爆彈，拋向大武漢。

但是敵軍竟陷於不可挽救的錯誤，兩編隊羣未能在預定地點集中，敵重轟機隊羣竄入了湖北境界，從英山直至長嶺岡團風，連一架「友軍」的影子都沒有看見。因而始終逗遛在大武漢圈外，在敵驅逐機隊羣我「正義之劍」大隊，××大隊二十五分鐘「苦戰」之內，猶不敢竄入武漢，遂行任務。

一直到了敵驅逐隊羣，被我軍打得頭破血流，倉皇逃到了團風的時候，轟炸隊羣才和它敗的「友軍」匯合沿江敗退。

可是，敗軍的厄運，現在尚未到了止境。我軍英明的首腦部，早就計定敵軍敗退的路綫，預先就布置妥定了。所以敗軍逃到江西湖口上空，又遭遇我「流星羣」大隊自××起飛而來的截擊部隊的痛擊。

喪失了鬥志的殘敗敵軍，遭遇我們精銳的生力軍，真是胆魂皆碎！於且戰且走的時候，先後又被悲落轟炸機二架。「流星羣」大隊也不想窮追，英雄的戰士們，放眼於長江下游祖國無邊際之空，半擊半喜。敵死灰色機羣的鱗光，漸漸地渺小復渺小，終而為祖國的大空所消蝕了。

一場大會戰宣告結束了，「二一八」，「四二九」之後，武漢上空第三次又大捷！
鐵的大武漢之晴空！鐵的大武漢之晴空！

(五) 嗚呼！張分隊長

是投也，悲壯戰死的是：××大隊基幹勇士張分隊長效賢。

當敵機陣被我主力擊潰，敵机狼狽分散，張效賢窮追一架敵機，在六千呎高空咬住敵機尾巴，翻騰着一個三十六度的圓圈，突然飛機發生失速，無法操縱。我忠貞無比的戰士，他不忍跳傘離機，他竭盡所有的技術，燬法改正，但終於在無可挽救中，尾旋墮於祖國芥芳的大地上，悲壯殉國。

「匈奴未滅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張分隊長寬橋五期生，安徽合肥人，二十七歲，八個月來轉戰祖國各綫上空，功績如繪。

可是，張分隊長是安心的他已找到了龐的代價。帶了無限的希望千哩飛來襲武漢的是本海軍航空隊，大敗而回。重轟炸機，破壞武漢的企圖，也完全失敗。在戰略上言，敵人這次的失敗，較「二一八」「四二九」二役，尤為重大。大武漢的一切，秋毫未動。東南三十里外的上空，紀錄着最偉大最壯烈的軍事榮史。

空戰約半小時後，大武漢之活躍與光輝復現。萬人蜂擁爭看橫店，董家湖。滿口的敵機殘骸。高原中尉和一些斃了的「武士道之華」，殘碎地躺在稻田的血泥裏。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實 價 國 幣 二 角

出 版 及
發 行 者 中 國 的 空 軍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航 空 航 員 會 印 刷 所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次霄等 著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月初版

謹以至誠向中國的空軍戰士致敬！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目次——

| | | |
|-------------------|------------|----|
| 卷頭小言····· | 編者····· | 一 |
| 我們怎樣建立了中國的空軍····· | 馬思譯····· | 一 |
| 中國在空襲下····· | 蔣宋美齡作····· | 一二 |
| 我怎樣炸出雲艦····· | 次霄作····· | 二〇 |
| 空中神鷹高志航····· | 廉夫輯····· | 二四 |
| 飛將軍樂以琴····· | 勤輿輯····· | 三八 |

| | |
|-----------------|----------------------|
| 中國四零四號機的神威····· | 昌文輯···四四 |
| 閩海文烈士忠勇殉國記····· | 鍾明祺輯···四八 |
| 轟炸虹口江灣路×兵營····· | 趙大洪輯···五二 |
| 轟炸登陸的×軍····· | 廉夫輯···五六 |
| 陳奇光擊落三輪寬····· | 平林輯···六一 |
| 北戰場蒼茫上空的回憶····· | 唐子靜作···六五 |
| 日本飛行士的日記····· | 譯自 China at War···七〇 |
| 黃岡空戰的壯觀····· | 朱民威作···七二 |

卷頭小言

會說故事的人，他能煽動兩片薄薄的嘴唇，信口雌黃，說出許多離奇幻變的情節，激動人們的弦。但說故事人的本身，未必就是故事中的人物。

我們現在輯印這本小冊子，是要故事中的人物，自己來吐露他們所構成的故事。

中國的空軍，離開建設時期還不過六年，牠的威力如何，在世界上是成了一個謎；別說外國人沒有準確的估計，就是我們本國人也不大明瞭。短短六年的時期，拿人生在世的年齡比較起來，雖說已經超越嬰孩的時期，但終究仍是一個孩子——一個孩子，無論他身體如何結實，天才如何高超，能力總是有限的。所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說是要仗着這個孩子的力量，去搏擊一個巨人樣的壯漢，大家總不免要担些心。

但時期已經過了一年多，這個孩子的能力，卻表演得異常超脫，擺在每個人眼前的事實，即為明證。於是謎上加謎，更引動了全世界人士的驚奇。

我們現在竭力搜集材料，把「產婆」說的話，「孩子們」自述的奮鬥史，以及站在地面上的「旁

「觀客」的觀瞻，和被攻擊者的自白，輯成這本小冊子，貢獻於諸君之前，或許對於這個謎可以得到解釋的參證。

例如，我們怎樣建立了中國的空軍，是替我國創辦杭州笕橋航空學校的裘愛脫將軍寫的，把我們當初建設空軍時的初步經歷，不加渲染，素白的寫出來。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之中國在空襲下，是在南京被空襲時的臨時速寫，簡直一分鐘一秒鐘也不疏漏的一篇素描。其他，則大都是飛將軍們在事後的自述，更覺親切感人。日本飛行士的日記則發表於漢口的 China at War 雜誌上，是從日本空軍的俘虜那邊得來，他們對於我國空軍作戰的勇猛，由此也可略見一斑。

沒有證據的誇張有什麼用呢？信口胡談有什麼用呢？閉上眼睛的胡思亂想有什麼用呢？我十分分的誠意，請你坐下來翻閱這本書，應該一字不遺的讀一遍。

我們怎樣建立了中國的空軍

J. H. Jouett 作
馬 思 譯

譯自 Asia Monthly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

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間，我擔任中國中央政府陸軍航空顧問的職務，同時管理三百五十個飛行員的訓練，這些人，現在正在攔擊日本的轟炸機並與其護送的飛機格鬪。

聘請我到中國去幫助建立中國的空軍——包括創辦一所近代化的航空軍校——這件事，是突如其來的。老實說，我接受這個位置的時候，並不十分熱心，雖然後來我很欣幸有這個幫助中國的機會。在我服務於美國陸軍二十年之後，我已經辭去了職務，想安定下來過一過平民的生活。我已在一家煤油公司內獲得一個極好的有實權的位置，我的同事也和我很好，很合作。這好像正是我享受一個有興趣的平民職業，和停止軍隊的流浪生活的機會。

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空軍，並且需要西方國家的有良好訓練的代表來開始牠國防中這一部門的發展。駐在上海的（美國）商務部的商務參贊，是一個老飛行家並且是一個對於航空事業

非常熱心的人。他和中國的要人十分接近，經了他的建議，一羣退伍的美國公民，便受雇於中國來完成這一件工作。商務部中有關的人員，對於這個發展都很熱心，對於組織和遣送我們這些航空教官，都有極大的幫助。

當時，中國的情勢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滿洲，和一九三二年的「皇軍」進攻上海，這兩件事，使中國政府相信牠被迫而作生死決戰之時機，已經不遠。要建立一批有訓練的海軍人員，需要好幾年；而船隻本身就需要成千成萬的金錢——而且還追不上日本。中國開始明白中國和外界的貿易，必須依靠海洋，控制着航路的國家，就控制着了貿易。日本以牠的地理的位置，控制了這些航路，靠了擁有堪察加以南的島羣和臺灣，牠可以封鎖亞細亞的海岸。這威脅了中國紡織廠及其他工業的出產；而對着這種情勢，中國中央政府斷定：一隊轟炸機，助以驅逐機，攻擊機，偵察機和運輸機，可以在較小的代價之下，發生有效的防禦力。

在不到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內，我從紐奧蘭飛到華盛頓，將我的條件電致中央政府，隨後就得到他們接受的回覆。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檢查美國陸軍航空學校二百個畢業生（現在都在後備役）的成績。從這些人之中，我選出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以 H. J. 羅蘭德爲首，機械師以

C. B. 克拉克爲首，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下，都做得十分好。）一個美國第一流的航空軍醫，五個機械師和我的祕書，完全了我們這一行。護照很快地就辦好了，同着妻兒，我們來到了中國。

在途中，我們訂下了學校的課程並購買最新的教本。自然，這些都是以我們陸軍航空軍校的教程和原則爲藍本的。我們將從事軍事航空中所學到的每一件事，都供獻於中國的中央政府。因爲看上去，美國是決無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性的。我們並沒有參加戰事，致損害我們美國公民的地位；我們的工作，純粹是顧問的性質。

因爲美國將「庚子賠款」都用作教育經費，中國大部份留美學生，現在中央政府都有權位的，對於美國都是抱着好感的。同時，美國的航空設備，是被認爲優於任何國家。這兩個因素，使我們這些非官方的使節，沒有被一個歐洲獨裁者所派遣的「官方的」使節所壓倒。這位歐洲的使節，有着他的外交的和領事的人員做後盾，而我們，則一離開美國，就全靠自己了。

可是我們是慣於自立的，我們和這個學校一起向前邁進了。在用熟了美國的商用和軍用的飛機之後，中國在頭兩年中購買了二百架各種式樣的飛機。五所混凝土的飛機庫，以及一所近代化的飛機工廠，也是在華的美國公司所建的。但我們個人的興趣，是在教練中國青年去駕駛飛行。

當時，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有五十架飛機——英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和二百個左右飛行員，其中有許多曾在美國學習飛行；有許多至少飛行了五年。他們參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戰事，並且轟炸過中國的盜匪、軍閥和叛軍。想起來，他們自然是知道如何飛行的。可是在檢驗之後，發現了這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多人，缺乏能力和敏捷；他們夠不上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因此，需要將他們剔除。

自然，這些失望的飛行員，都要「上天入地」地設法重新回到他們所選定的志向。可是，我們預先想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必會發生利用政治勢力和其他方法的事情。我們和蔣委員長成立一種私人的諒解，就是已經「清除」的學員或飛行員，決不能用任何理由，重行回到學校中來。委員長是忠於他的諾言的，如他所作的對這個學校有關的一切事情一樣。

要找到補充的人，填補到規定的數目，並不困難；事實上，我們雖然就只計劃以一百個練習生來開始，可是應募的人，是如此之踴躍。第一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大部練習生還只是孩子，在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庭、朋友和父母，從中國各省跑來。他們知道一旦入了空軍以後，他們必須將他們的全部生命，供獻給政府。在服務期間，他們可以結婚，但是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許！

作爲政府的航空顧問，準備建立戰略的飛行場地點，接濟的根據地等等計劃，和建議各戰鬪單位所在地的地點等，都是我的責任。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般人都相信日本還有五年就要斷然以壓力使中國降服；換句話說，就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根據了W·密琪爾將軍的原則，我深信他的建立一個獨立空軍的理想。我將他的理論，在中國找到了實行的機會。因此，一個空軍總司令部，就建立起來了，所有戰鬪單位，都在唯一的一個指揮之下，這恰恰在美國施行這個辦法的一整年以前。當時——和現在——蔣委員長是最高司令，蔣夫人爲航空委員會祕書長，周致柔將軍爲航空總隊長，毛邦初將軍爲前敵司令。

中央航空學校的課程，是四個月初級訓練，四個月基本訓練，四個月高級訓練；與美國相同。E·亞當博士，他是我在美國仔細選出來的，教授中國的軍醫如何挑選那些具有良好的平衡感（Sense of equilibrium），良好的平均發展的肌肉，目力完全健全等等的練習生。亞當博士創立了航空醫校，並在各方面，加強了這個學校制度的效率。

幾世紀來，一向過慣地上生活的這些中國的孩子們，感覺不容易——我們也都這樣的——使自己習慣於航空的環境，因爲這需要能對距離有準確的判斷和敏捷的決斷力。在空中，一個人須在

高速度、高空中、及嚴寒劇風等條件之下航行。所以，必須極其仔細地去挑選飛行員。軍事駕駛員須忍受的困苦，是地上面的人所體驗不到的。

我們試着選擇那些具備軍官的質地的孩子們——即畢業於高等學校的，能夠吸收關於軍事航空、無線電、盲目飛行、氣象學等的教授。他們必須活潑精幹，富有進取心，同時，能準確地完成他們的工作，不論是測繪地形圖，或者是裝置一個 Cotten Pin。因為訓練一個人學會飛行，要花去中央政府一萬五千元；我們不能讓一個愚蠢的學生，隨便燬掉一架二十萬元的全金屬轟炸機。

自八月間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以前的學生，也許已經死了不少；但我祇知道兩個——梁鴻雲和陳山康（譯音）。中國自然還有其他許多航空員，生存着來講他們空戰的故事，被大家認為民族英雄。也許最傑出的一個，要算我們學校中一位英勇的老同學——周廷芳（譯音）了。這位青年——他現在應該是二十五歲——照我回想起來，有着非常之好的平衡感；對於驅逐機飛行，特別有興趣，超過了轟炸、攻擊、或偵察的飛行。在八月間，當一大隊日本轟炸機出現於他所駐紮的城市上空時，周找到他的機會了，他升到轟炸機上面很高的空中，飛出那些保護的戰鬥機的視綫之外，突然地直落到他們的隊形之上，打下了六架。這幾架都是大型的兩引擎的轟炸機，每架中有六個人，祇是飛機本

身，每架就值十五萬元。而且，據中國官方的情報，機中還有一位將軍，他也和其餘的人一同被打死了。當時，中國軍已懸賞捉到一個日本的將軍，賞洋二萬元，不論生死。周照理可以領到這一筆大款子。可是他將這筆錢，悉數捐助政府購買軍火了。

現在，據中國駐美的官員聲稱，在戰事的頭兩個月中，各式的日本飛機被打下的有一百多架；還有兩艘驅逐艦，一艘砲艦，也被炸沉。

總之，中國的飛行員已經表現得非常好了。一九三二年級的畢業生，現在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升任大小隊長了。其中有許多孩子在畢業之後，被派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飛機工廠和航空學校，以求深造。自那時起，洛陽和廣州的航校，爲中美兩國的教师設立了。在訓練期間——現在是三年——練習生必須經過最嚴格的訓練。每年兩次，總有一萬人左右來投考，其中只收四百名。頭六個月是在洛陽受訓，在那裏及格的，再派到杭州去受訓六個月，然後他們到南昌去研究。

每一個練習生在畢業時，成績上必須有二百個小時的飛行，這等於繞着地球赤道環飛世界一週。平均在投考的人中，約有百分之十四，能通過筆試及體格考試。在這些人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能在航校畢業。實際上，這個百分數和美國陸軍航空學校的數字相同；而且，奇怪得很，在這個很少有機會

乘坐機器腳踏車和修理及駕駛汽車的國家中，他們的飛行成績，和我們的陸軍飛行學生的成績，極其近似。

自然，日本人的勇敢和愛國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美國人看到日本軍人和其他領袖們，利用這種特點來侵略他人，無不義憤填膺。日本人唯一的信條，就是愛國；爲天皇而戰死的人，他們異常崇敬，視爲不朽。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是不受文官管制的，不像美國那樣。陸海軍的首腦祇對天皇負責。任何內閣的選舉，必須能得這些軍官們的滿意。他們形成了一種軍事集團，只要他們一開始侵略——如一九三一年在滿洲和去夏在中國的事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就要攔在他們的手裏。大衆的情緒，變得如醉如狂，和一九一七年美國民衆的情形一樣。當海陸軍從事於侵略亞洲大陸的時候，民族的尊榮，迫使大衆完全做牠的後盾，否則，就要被認爲是叛國而受處罪了。

現在，日本希望實現牠的征服亞洲的迷夢，或者，至少將中國置於「日本門羅主義」之下。牠派遣了半數以上的空軍，和三分之一的海軍，去轟擊中國的城市，並且實行封鎖了八百英里的海岸綫。牠具有第一等的空軍攻擊力量。在最近幾個月中，牠也許可以使一般平民發生恐怖，但是牠並沒有能完成軍事上的目的。甚且在頭兩個月的戰鬥中，喪失了一百多架飛機和駕駛員。這對於他們的驕

傲，是一種如何的打擊！

任何空軍的效率，是有賴於個人的精神和其領導者的品行；飛行的技巧和使用機關槍的能力；飛機的質地；飛行場的設備和飛機的機件；國內的工業；訓練很好的補充駕駛員；和國內的機械工程師，發明者，及飛機設計家。

我們試看，日本的軍事精神是第一等的。他們改進了機械的技巧，並且他們的射擊也非常準確。他們最大的缺點，是在於缺少機械專家和飛行預備員。他們的飛機，從前都是由外國來的，現在，在美國和其他製造者的設計下，在日本國內製造了。我們知道在強大的空軍國家中，他們的設計家最少；並且日本對於改進飛行的貢獻也極小。他們自己所製造的飛機，式樣都很陳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卻是直接從外國買來。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航空方面費了六千萬元；牠擁有二千多架軍用飛機。中國空軍的實力，從來沒有公佈過，牠的飛機和引擎，大部購自外國，不過在數字方面不很可靠。日本認為中國有一千架飛機；據我的猜測，各式各種的，大約有七百五十架，但是沒有人確實曉得；因為飛機絕不會在白天陳列在那裏供人參觀——或者讓外國間諜去統計。

自從一九三五年，我們的合同滿期，離開了中國之後，中國主持空軍的當局，加強了很多空軍實力，並且增高了牠的攻擊力和機動性。爲了預防日本從東面和北面的進犯，於是建立了一種防綫制度。大體上看來，散佈在東北的防綫，好像扇子的形狀，集中在中國中部的一點上。爲了適應大隊飛機的需要，建造了許多前綫的飛行場；在這之後，是聯絡機場；再在這後面，是根據地機場；這樣形成了基本防綫。

可是，這些飛機場的選定和構造，祇是問題的一部份而已。更需要的是：連絡處所和材料貯藏所，可以貯藏彈藥、飛機零件和修理的部分。這些貯藏所，必須位於交通和運輸的幹綫上，但是仍須儘可能地不易受空襲。只有軍事學極好的人，才能算出一個空軍所需適當補充的材料巨大數目。祇是汽油和炸彈，一隊飛機所需的噸數，已經十分巨大了。這些問題，空軍卻必定要碰到而且要將牠們克服的。據我所知，在短短的三年中之中國，做成了許多事，而中國空軍之所以有如此的表現，受助於這個接濟的制度的地方，實在不小。

因爲中國空軍在數量上佔劣勢，中國駕駛員不能與每一次日軍的空襲相拚。要這樣做，是很笨的，因爲中國損失一架飛機的影響，要遠過於日本的損失一架飛機。

這種在數量上較少的原因，迫使中國保全牠的力量來，作空襲軍事目標時之用，而不能從事於大規模的沒有什麼大意義的「混戰」。照一般軍事家的意見，一次決定的空中轟炸攻擊，是不能阻攔的，尤其是如果被炸一面的空力較弱。

到今日為止，日本的空中轟炸戰術，好像有兩個目標：一個顯然是爲了威脅；另一個則是有着軍事價值的——阻止援軍和接濟到前綫上來。這後一個目標，是聰明的，因爲在現代戰爭中，源源不斷的接濟，只要短時間的中止，損失就很重大了。中國也明瞭這一點，他們正在努力保全空軍的實力，以便在目標良好擲彈便利的時候，打擊日本的接濟。

中國是警醒了。歷史顯示了在過去六十年中，外國割去中國的領土達二百五十萬方哩。換句話說，牠所失去的土地，多於牠現在所擁有的。牠在商業上被人榨取。在絕望之中，牠終於開始了戰鬥。我從三萬多里以外的地方望過去，衷心慶幸：我們會幫助了幾百個牠最有希望的青年學生，在空中與敵人戰鬥時，如何照顧他們自己。

中國在空襲下

蔣宋美齡作

——譯自 Forum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

此刻，我正在靜待日本空襲者的來臨，同時執筆寫此文，警報已於十五分鐘前發出，我照例到外邊來觀察空襲，並細看我們的防禦設施。當敵機來到時，我將把我所看到的，一一記錄下來。

自從日本在上海開始攻打我們以來，迄今已有兩月。在這兩個月內，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是不可言喻的。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說，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是今日的西班牙或在世界大戰時，他們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殘酷的、有計劃的空中轟炸與砲轟，像日軍現在所施於我們的配備不全，然而卻很英勇的兵士們的。這些專家又說，他們不能理解，怎麼中國的血肉之軀，竟能抵禦人類所不能忍受的事物。

世界大戰時，空軍的根據地離前綫都有數百哩之遙，轟炸機在一天內也許可以往返二次，如果對方沒有強有力的空軍加以阻撓的話。但在上海，現在我們並沒有飛機來抵制那些日機，牠們至多

只要飛行五哩，就可以回到根據地去重裝炸彈。牠們自由自在地在我們的陣地上翱翔，丟下密集的炸彈來，只要不飛入我們所僅有的少數高射槍砲的射程以內就得了。也許你們覺得奇怪，怎麼我們還沒有空軍來抵制那以上海為根據地的四百多架日本飛機（他們一共有三千多架，）你們該記着，中國的空軍年齡還不到五歲，而且其中有幾年，是因對於此種新式的武器缺乏經驗，而浪費了的。因此，當侵略臨頭時，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防空準備，不得不向美國等處定購大批用品，並且希望牠們能夠儘速運到。我們早知道日本將給我們些什麼。但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也萬萬想不到美國……

一 炸彈

現在，我可以看到那些日本轟炸機了——「三架——六架——九架，」小傑牟喊道。這孩子具有着極銳利的眼睛，所以我把他帶在身邊。

此刻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四十二分。天氣很明朗。天上有一堆堆的積雲。更在牠們以上，佈滿着整齊的卷積雲。三架日本的重轟炸機，從那些積雲中間的一條青色裂縫中，穿了出來，由北飛

向南。後面還有三架高射砲在打頭的三架周圍，佈滿了一叢叢的黑煙。現在牠們對着後面的三架射擊了。這邊又來了三架——所以一共是九架。在那些雲層上面，我可以聽到驅逐機的聲音。高射砲的爆炸聲，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在我的前面，離軍用飛機場不遠處，可以看到高射砲的閃光——那些轟炸機正向着這飛機場飛來。我們的驅逐機有幾架出現了。牠們本來都飛在雲上面。機關槍聲現在在我上面的高空中響着，那些飛行員正在雲端裏交戰。那九架轟炸機在城市上空不住地前進。牠們要擊中其目標，不能不保持着牠們的陣綫。打頭的三架，現在已飛到南面的城牆上了。

兩點四十六分——大股的火燄噴上來；一柱柱的濃煙與塵埃直向上升。牠們已投了幾個炸彈。於是牠們分散了。我們的有幾架驅逐機正在追擊。在我北面，一場空中惡戰正在進行着，那是在兩點三十四分開始的。所有的轟炸機現在都沒入了雲中，看不見了，但有幾架日方的驅逐機，依舊被我們的戰鬥機圍困着。

兩點五十分——西北方的空中在交戰。一架敵機很快地掠下來，有一架「鷹」式驅逐機緊跟在牠後面。敵機消失在紫金山背後了。那些戰鬥員正在雲端裏，飛進飛出。打頭的三架轟炸機，已丟下了牠們所帶的炸彈，正在迅速地向東逃走，飛回上海附近的根據地去。其他的六架，被我們的驅逐機

衝散了，正在南方的雲層內外盤旋着，企圖一擊其目標。

兩點五十一分——突然，在城市的西南方，有很大的幾股濃煙、火簇，與塵埃湧了起來。又有幾架轟炸機完成了牠們的使命。

兩點五十五分——北方空中依然有幾處在交戰，機關槍聲格格地響個不住，另外幾架轟炸機趁此時機，疾飛到南方去，把牠們的炸彈投在飛機場上。

兩點五十六分——又有幾個炸彈落在同一的地方。在稍爲偏西的高空中，空戰正在進行着。在城市上空，另一場空戰正在大家的眼前進行。一架中國的「鷹」正在追逐一架日本的單翼機。牠們盤旋迴翔，倏然迅速地掠下來，倏而又嗡嗡地急升上去。牠們的機關槍格格地響個不住。那敵機似乎打中了我們的人，不，他逃走了。牠們遠遠地彼此飛開，各自兜了一個圈子，隨即又迅速地彼此撲攏來。猛烈的高射砲火對那些正在逃走的轟炸機放射着。那只單翼的敵機似乎在半空中停住了。牠已被擊中了。我們的「鷹」又疾飛回來攻擊牠。牠停止了一會兒，於是就頭朝下直落下來了；火簇沖了出來；這架將要毀滅的敵機，向着本城南門附近的一個人煙稠密的區域落下去。橙黃色的火簇，拖着一條彗星尾巴似的黑煙，劃破了天空。我們的「鷹」在上面盤旋着，着牠的敵人墮地而毀。

兩點五十八分——現在敵機彷彿碰着了本城的頂端，發出了一大陣黑煙與火燄來。接着發生了一陣黃煙——一所房子在燃燒了。我們的「鷹」又盤旋了一會兒，才飛向北方去，因那邊的天空中又在響徹着戰鬥的聲音。在東北方與西北方的雲層內外，許多飛機正在交戰。這些空戰在三點零三分以後，就在分別進行。

三點十分——我們的一架飛機大聲地咆哮了一聲，迅速地掠下來。從雲層後面，來了三架日機，都在追擊牠。有一架緊跟在牠後面好像鉛錘似的直撲下來，但牠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三點十七分——現在已看不見一架飛機了。遠方的引擎聲，僅隱約可聞。在日機墮地毀滅的地方，還能看到一股濃煙。

三點二十分——現在空中已寂然無聲。此次空襲，歷時約四十分鐘。我將照例去察勘損害並統計得失。我驅車往日機墮落的地方去。人們都在街道上，彷彿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故似的。做母親的和兒童們，雖會看見或聽到一只火光熊熊的怪獸在他們附近的空中咆哮着，墮落在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因而發生了一大陣火燄，但似乎這跟他們並無什麼重大關係似的。救火員帶着皮帶和水桶在場施救。火已經撲滅了。我穿過了幾道門戶，走到一堆出煙的、燒焦的木料附近；人家告訴我，日機

的殘骸就在那裏。要檢出牠們來，是相當困難的。人家又告訴我，在那燒焦的木料堆中，可以看到一個日本人的毀傷得很厲害的頭，但我並沒有去看。我急於要知道，有沒有我的同胞遭難。大家都不知道。一個警察告訴我，他們必須把那些燬壞的木石移去後，才能知道這個。回到家裏時，我才得知日機被擊落了三架，而在上午還有兩架也被擊落。這兩架是在中途被截住的，並沒有飛到南京。此次來本市空襲的，共有九架雙引擎重轟炸機（每架載飛行員六人）和六架驅逐機。我們的損失是兩架被迫降落——但有飛行員四人受傷，一人殞命。

二 美國的態度

當我被空襲打斷時，我正在寫着：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也萬萬想不到美國會禁止軍用品輸華並拒絕簽發來華的美國教練員的護照的。因為我們乃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一種橫暴的、不正當的、無理的侵略中的自衛者。我們的生命正在被扼死——我們的海岸被封鎖了；我們的鐵路全線被轟炸着；而最壞的是那些日本轟炸機，正在經常地執行着大批屠殺我們的毫無防禦的民衆。家屋被炸燬了，幾十幾百民衆一下子被轟死了，還有幾百人同時受傷；破壞鐵路，用機關槍掃射公

路和沙船，因而工商業趨於停頓；這些，都在使那些毅然決然不怕轟炸的人們，漸歸於毀滅。

雖然這種種恐怖威脅着文明的根基，雖然對於國際條約和國際法典的橫暴蔑視，威脅着人類安全的基礎，然而我們却發見美國的行動正在阻止我們獲得我們自衛的工具，因而無異在幫助我們的敵人，實現其打得我們屈膝的恫嚇……

幸而，日人堆積在西方各國爲中國求公道的種種努力上的傲慢，以及日人在各方面的繼續不斷的無人道行動，使美國的官吏們，不能再對正在發生的事變閉着眼睛，而使羅斯福總統發表了一番實在有力的表示，美國見解的演說。這雖然來得遲了一點，但還是受歡迎的，因爲可以證明我們的信心是不錯的；美國決不會做預謀滅亡中國者的同夥。

美國國務院繼之而發的宣言，又把那些釘子向日本的棺材裏釘得（我們希望）更深入一點；同時，我們的信心也得到了鼓勵；我們的主張（Cause）將受着深刻的考慮，而使敵人尊重條約，及早從我們的國土上撤退。敵人對於美國的新態度，在表面上雖加以藐視，但在日本的高級人員中間，却一定已引起了憂懼。

三 在日本

如果日本的人民知道了正在中國進行着的事，我深信那些軍國主義者一定將不能繼續作戰——更不必說他們所作的那些殘酷之事了。他們正在從容地破壞日本的最大市場，所以他們絕對不讓日本的人民知道一點這種消息。一切的報紙，與一切的無線電都經過審查。人民所得到的報告，只是中國侮辱了他們的國家，曾向他挑戰，並且危害僑居中國的日人的生命。

在最初，那些軍國主義者曾允許他們的國民，他們在中國的行動，在一二星期內就可以結束的，而日本將由軍國主義者的計劃獲得豐盛的收穫。現在他們怎樣解釋正在進行着的事，是難以知道的。關於他們在上海方面的失敗，他們說得很少，但關於他們的機械化部隊在北方對付各省軍隊的力量，却描寫得淋漓盡緻。但從日本自身，在這些軍國主義者歸其本位以前，是希冀不到什麼公道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于南京。

我怎樣炸出雲艦

次 霄作

一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裏。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 Tail Spin Loom，Side Slip，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能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牠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

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三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檔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慇懃，似乎無暇顧及了。

四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二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也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

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再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沒有，那時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只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常作急轉灣，避回牠，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牠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使被掩蝕了。

五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外，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0km 的地帶，我們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震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日艦對這突來的襲擊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樁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泊近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鬪力解決的日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牠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牠投落一彈，同時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六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重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

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匹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震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煙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我那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清洗，且紮好了繃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綑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呼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不便？那就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刹那，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牠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圍。

八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上升，這是出於日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日機不肯放鬆牠的，那二架日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日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插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日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九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牠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日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牠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牠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牠伴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牠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

燒，在牠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牠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日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日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日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日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牠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日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日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鬪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日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牠的鬪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鬪，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日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我忍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 Beat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利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日機，子彈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術來迴避牠們的襲擊。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便佯作跌落，低了牠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望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夫去牠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爲我是一具屍體。

意想不到的，遺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範圍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日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牠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攔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紀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牠減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

空中神鷹高志航

廉夫輯

蘆溝橋的大炮聲響了，「八一三」上海也繼着狂吼起來了，整個的中國是不再容忍下去了，所
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咆哮起來，一致決定團結抗戰了！就在八月十四日的這一天，我們的英雄
高志航奉命率隊飛杭。那知甫到杭州，便得到日機來襲的消息，於是英雄首先起機迎戰……啊！他是
怎樣的安慰啊！

當日機進入杭市的上空，我們的英雄早已一機當先，攔住日機廝殺起來，其他的戰鬥員們亦各
起飛英勇助戰，只見天空中無數鐵鷹，翻天旋轉的殺得天翻地覆，不到五分鐘，我們的英雄已準對着
日人重轟炸機的領隊的那隻機，槍起彈落，首開記錄，其他戰鬥人員，也各合力把日機擊落了五架。日
軍受此重創，餘機即狼狽逃去。這一場空戰，結果是六對〇，我們的空軍第一次大勝，粉碎了日人的木
更津的鐵翼，全世界看見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力量！

八月十五日上午，日機又來襲杭市，還是木更津，有八九式艦上攻擊機十架。我們的英雄高志航，
再度率隊昇空迎戰。空中遭遇開始。槍響與風聲交鳴，日光和機身互映；一架，兩架，四架，六架，日機冒煙

着火，幾乎全隊覆沒，結果還是六對一，木更津又吃着個蛋。但英雄高志航在獨力擊落日機兩架之後，仍奮不顧身，續攻另一領隊，竟被流彈射中了左臂，乃負傷降落，赴廬山療養。這時，他得上峯之命，進級爲中校本級大隊長，並得獎金一萬五千元。

我們的英雄雖負傷了，殺敵之志却時時躍上他的心頭。因此，他等不及他的傷勢全愈，便於十月一日重返首都，担任空中的警戒，屢給日機以多次的打擊，發揮了他光榮的偉大的力量。

他不單是個忠勇的戰士，而且是一個對工作極肯苦幹的人，他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堅決精神。他在民國十八年，任東北航空大隊少校中隊長時，曾試飛由××到××一段的艱苦航程，雖受了重傷，經過九個月的長期醫治，但他對於航空毫不灰心，反而加倍努力，終於達到成功。同時，他對於部下的訓練，總是管束得非常之嚴厲。他說的好：「空中作戰，勝敗僅取決於數秒鐘內。若平日不將紀律養成，不服從命令，有如散鴉一羣，就說有優秀的技術，又何足以致勝克敵呢？」

還有，他對工作十分認真，常對他部下的軍需說，關於經費手續，或其他應辦的事項，必須每天有個清理與結算。因爲他覺得担任空中作戰，是隨時隨地都可犧牲的，如果有個萬一的不幸來到，那末，一切辦理得不清楚，祇交出一本糊塗賬，不是對不起國家了嗎！

這難道說，我們的英雄竟是個板起面孔的「鋼」人了麼？不，決不是的，他對人却又和平不過。他在以前就娶了妻室，生有一子二女，家庭中融融之樂，還是和一般人一模樣兒享受的。他在廬山休養的時候，曾將所得的一萬五千元獎金，給予他的愛妻，並對她說：「我平日沒有什麼多的積蓄，對你們無一點顧慮，現在這筆獎金，你就拿去好好的過着快樂的生活吧。」可見兒女情長，原是英雄本色，我們的高志航，何獨能例外！

高志航，遼寧通化縣人，現年三十一歲。幼時聰慧有大志，在他十六歲的那年，就已修畢奉天法中學的四年舊制課程，考入了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立志要做個軍人。可是，當第一次日俄戰爭結束以後，東北實已在日人勢力之下支配着，志航身為東北人，自然是更能體驗日人的壓迫的滋味的。所以，他就決心學習航空，來為國努力。

一個剛只十八歲的青年，遠渡重洋而去了巴黎，投入法國 牟克納高等航空學校肄業。「高」和「志航」這三個單純的字，在他的身上，到了這時才有了牠實際的意義。

兩年，他就在牟克納畢業了。我們的少年飛行家猶不以為足，欲再求深造，遂又轉到法國 義斯特陸軍航空戰鬥學校去，隨即在法國「夜間爆擊二十一團」見習，結果，他的學術兩科的成績，都特別

的優良，爲法人士所稱道。

民國十六年的革命浪潮，把中國所有熱血的青年都擁抱着了。我們的英雄高志航，自也有動於中。這年，他回到祖國來，任職於東北航空飛鷹隊。「九一八」事變起，志航更感於救國救家之迫切，乃投效中央，充航校中高級飛行教官，想以最大的努力，訓練出一批傑出的航空人才，築成中國空中的長城。一時受教於其下者，如最近「一二八」武漢空戰死傷的李桂丹、劉志漢等，均係優秀幹練之才，奠定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基礎。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間，中央更努力改革中國空軍，着意建設這一國防上的有力支柱，就派高志航赴義國去考察空軍驅逐。他在義國各驅逐航空團見習各級指揮及飛行，對於驅逐，得有門徑。翌年五月回國，將其細心考察研究並見習的結果，全盤獻給中央，時即被任爲空軍教導總隊隊副之職，以展其所長。

他擅長法俄兩國語言，說得和法俄人一般好的話；因爲他去過義大利一次，所以對於義語，也還講得流利。他在航校任職期間，並曾首創翻筋斗動作的飛行絕技，在我年青的中國空軍飛行人員內，這還是創舉哩。高志航，實在是個模範的中國空軍戰鬥員。我們要學習他！我們要崇敬他！

飛將軍樂以琴

勤 興 輯

在遠東如火如荼的戰爭中，天空中產生了一個大怪物，那就是樂以琴。其名也，如雷灌耳。呵，樂以琴，我要擁抱他，吻他。全世界擁護和平正義的人士在祝福他。全世界的侵略者帶着震慄的心，尖錐似的眼，在嚴嚴密密的監視他。

他是寬橋的學生，二十五歲，四川蘆山人，個子並不十分高大，而有鐵的體格，近於方型的臉，大號的鼻。他有豐富達到飽和點的情感，熱烈而揚溢，但在反面看來，他却非常寡言沉默。這位情感白熱化的青年，真是一首可以朗誦的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帝國主義的兩條沉重的鋼鞭，抽在「睡着的巨人」的心背上，把中華民族抽醒了，把最熱情的青年人，都抽得暴跳如雷。

山東半島是日本侵略中國北部的根據地。淞滬戰後，「帝國」的火焰更張，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的一個大鼻子的二十歲的青年人，他一分鐘都不能忍受。他深深地知道，要報仇雪恨，要與日人清算那一串長行列數字的血債，最直接了當的途徑，只有騎上飛的鐵翼，無情而痛快的打擊日人。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鶯飛草長。這位今日已威震全球，而當時尙浪沒無名的青年志士，帶着心頭積壓難消的一股不可抑制的怒火，踏過千餘里的漫漫長程，跑到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吓！祖國芬芳的江南，引出這位青年志士悲壯的淚來了！今日桃紅色的花地明天就要變成爲民族爲自由獨立而鬪的戰場，法西斯的砲火，不會饒過牠的。那麼，我們要不惋惜的戰鬪！

「西子湖之神鑒諸：我決以血灑出一道長城，放在祖國江南的天野。」青年志士仰首晴空，眼睛冒火，口中囁嚅。當此時也，春天的祖國的溫風，千百次吻他光而黑的額額。

中央航空學校的人伍生隊，在杭州梅東高橋，這位青年志士一脚踏了進去，舒了一口氣。幼年的中國空軍開着大門，歡迎這位未來的戰友加入。我們莫忘了這一剎那，這一剎那，是個可紀念的一剎那！其後，遠東滿生荊棘的大路之開闢，與這一剎那發生密切的關聯。這一剎那，給了其後世界的一大晴天霹靂！

鐵的體格，百鍊成鋼，半年入伍期滿之後，他升學笕橋航空學校第三期，這塊鋼還要經過兩個年頭悠久的苦鍊，要鍊得爐火純青。在平野的笕橋飛行場，在發動機隆隆不絕聲中，夜以繼日的可以聽到這青年戰士在唱：

「得遂凌雲願，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閑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具有犧牲精神，

「憑展雙翼一冲天。」

——航校校歌

一年，兩年，三年。一九三七年的悲壯的大時代，降臨在遠東。自「七七」醞釀到「八一三」，全面的聖戰展開了。一切都是血紅的：血紅的大地，血紅的天空，血紅的侵略者的牙，血紅的反抗者的

心，血紅的這隻母獅般的樂以琴的眼。

遠駐在西北一個古城的第×大隊，早已對戰神作歡笑的迎迓，數十個鐵翼在跨下，熱血在胸膛的空中騎士，已準備對不遠千里而來的侵略機羣，予以逆襲。

青年的樂以琴，他就是屬於這第×大隊的分隊長。第×大隊曾掃蕩在東線的上空，縱橫無敵，無愧的做了大中華民族的鋼盔，而樂以琴，他却做了常勝的第×大隊的鐵的前衛。

開戰之第二日，第×大隊奉命南調，垂直參加東線的保衛戰。八月十四日，日機來襲，在寬橋上空展開血戰，高大隊長志航，首先創造擊落日機的紀錄。十五日，第×大隊與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部隊會戰於寬橋附近的上空。寬橋是我們空軍的根據地，第×大隊挾着絕對的命令，牠必須要在寬橋空中陣地之前，殲滅挾着「杜黑主義」而來的木更津隊。

展開了遠東上空第一次大會戰。好一個樂以琴，一機當先，衝入木更津機羣陣內，壯烈的遂行空中陣內戰（狗鬪戰），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半空中兩條黑色的火龍，直插向半山之麓，「日章徽」粉碎了。

「優越感」的「皇軍」第一次感到自身的渺小，木更津全金屬的陣營擊散了，倉皇東逸，像關

敗的公鷄。追，追，追，樂以琴駕駛的二二〇四號霍克機，倏然變爲一隻餓鷹，一口氣追到曹娥江的上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又是兩條黑色的火龍，此次却插向曹娥江之畔飲水去了。

笕橋上空之會戰，勝利完全屬於我們，此役擊落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六架。樂以琴個人的紀錄是四架。

從此以後，「二二〇四」幾個數字，約束住每個空中強盜的心，他們一見到二二〇四號機，便望風而逃。

八月二十一日，東戰場英勇的戰士，正以血肉身軀，向滬西強頑的日軍進行陣前逆襲，打得日軍像潮水一樣倒流，我軍乘勝追擊，佔日陣地。當戰鬥方酣的時候，十餘架敵人的八九式艦上攻擊機，擺出一字長蛇之勢迎面襲來。我英勇的戰士，感到一陣苦悶。

廣漠無涯的遠東上空，浮着不少的獵物，第×大隊×支隊一羣量大無比的饕餮之徒，遨游天際，想飽食一頓野餐。隆隆隆隆隆隆，一萬匹馬力的鐵陣，向上海推進，其時一長行列的日機正匆匆的向滬西我地面作戰部隊掃射，出其不意地萬尺高空，我驅逐機如彗星之下射，樂以琴出現了，他以最威猛的姿態，控制他的敵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起了火的日機，飄落朱家宅；朋，利時化爲飛灰。跟着，格

格格格格，又是一架。其餘的獵戶都自飽餐了一頓。

八月以後，第×大隊的主要任務，在拱衛首都。誰都知道，樂以琴、劉粹剛兩員戰將在南京上空不絕的殲敵。三菱三井航空工業會社，竟變成我英勇的第×大隊的「料理店」。自命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在我第×大隊二個月的奮戰之下，全軍覆沒。

劉粹剛在武定門上空以「英麥曼」航法擊落日機。樂以琴在棲霞山小金莊上空以同樣航法擊落日機，都是著名的得到萬人喝彩的戰績。在那裏，我們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呵！碧碧秦淮水，蒼蒼紫金峯，南京的上空是我們的！是祖國的！是樂以琴的！

樂以琴，不愧是祖國江南大地的一頂鋼盔！

中國四零四號機的神威

昌 文 稿

——一個日本俘虜口中聽來的故事——

記得去年九一八那天的晚上，天無片雲，月明如晝。我們全體海軍官佐正在出雲旗艦上舉行慶祝狂歡會。那時候，貴國一大隊的飛機，突然在我們頭頂上出現了。這時候，我們的航空司令已經醉了，我們的飛行軍官和軍曹，也都醺醺然了。（那時我們根本不會把貴國的空軍放在眼中呵。）所幸留守各艦的砲手們，都還小心地守着他們的職務，於是數分鐘內，足有上萬發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彈被發射了出去。然而實在不能相瞞，這些子彈是完全虛耗了。因為事後調查，貴國飛機在敵國三隻巨型艦的周圍盤旋了一匝之後，就都高逝雲霄了，可是我們的砲手却盡了最大的力量，轟射了十多分鐘，直到天空中完全籠罩着煙霧才停止。

狂歡會很掃興地結束了，大家因為過度的快樂和緊張，感到十二分的疲勞，所以便跑回各自的艙中去就寢。不想就在這時，貴國的飛機又去而復返了。那天貴國究竟派來了多少架飛機，在倉皇中我們是完全弄得莫明其妙。可是我們知道在高射砲彈還沒來得及發出的時候，貴國的炸彈已經兩

點般地降落下來；等到我們的高射砲集中火力，毫無節制地射擊起來時，貴國的飛機又早已高飛遠颺了。

就這樣，像蜻蜓戲水似的，貴國的飛機往返上下，和我們周旋了足足一個鐘頭，我們的砲手都弄得筋疲力盡了。這時候，我們看見貴國的飛機得意洋洋地整隊回去了。只有其中最後的一架，好像還有些戀戀不捨似的，又獨自折回來，不顧我們高射砲的火力，對着敵國一艘砲艦的煙囪掠下去，一顆二百公斤的炸彈，不偏不倚地恰恰落進了煙囪裏！那勝利者立刻攢昇上去，在砲火交織的網羅中，安閒地游弋了一會，然後才飄然飛去了。

這時航空司令，親自把着探照燈，用光亮去追逐那可欽可敬的仇敵：「四〇四」三個大字，清晰地閃入了我們的眼簾。從此，這一個偉大的號碼，便銘刻在全體海軍官佐的心版上。

隨後時隔不久，便是九月重陽。這天，也許大家還記得，正是久雨初晴，秋高氣爽，一個最宜乎我們空軍活動的日子。午後兩點多鐘，一個十八架轟炸機十二架驅逐機編成的梯隊，便被派由上海出發，向南京進襲了。那時，貴國空軍的實力也許太薄弱了罷，在燕子磯附近，被我們遇到的只有那麼寥寥的八九架。在遭遇戰開始時，我們看得很清楚，貴國的飛機是在領隊機的指揮下，一齊向着敵國的轟

炸機搏擊。當然，敵國也不肯吃虧，領隊的坂本中佐把機翼搖擺數次，發出一個信號，十二架敵國的驅逐機，立刻一齊衝上前去，把貴國的驅逐機抵住，以便讓敵國轟炸機完成任務。

這時，我和川崎三郎隨着中佐，三面圍住了貴國的領隊機，一絲不放鬆地向牠不斷攻擊着。真使人敬佩呵，牠沒有一點慌亂，却那麼穩練地屢次利用「閃飛」，使自己逃出危境。搏鬥了足有二十分鐘之久，有一次，牠可真的陷入絕境了；牠的左右後方都已被我們釘住，看去絕無逃脫的可能；可是牠竟那麼出人意外地翻了一個筋斗，陸地向後攢去，翻到頂點時，牠改用「半側滾」，倏然把航向倒轉過來。牠這特技的運用，不但救了牠的厄運，而且使牠佔着優勢的高度，從容地對我們反攻過來。

川崎三郎就這樣犧牲在你們領隊機的鎗彈之下了。我在慌亂中，一時不及把航向調轉。只有中佐一人仍舊盤住牠，苦追不捨。等我有機會把航向調轉過來時，他們離我已經很遠，我只得遠遠地在後面監視着。

這時，貴國領隊機的操縱，顯然受了阻礙，因為牠的速度愈來愈慢，高度也逐漸降低下來。不一會，牠就被我們那架最精銳的「九六式」所追及，兩機相距只有四五百公尺了。

「馬鹿，川崎的冤仇，得以報復了！」我默念着。

可是想念未了，一個驚人的景象又在我眼前顯現出來。雖然機件已經損壞，貴國領隊機竟還有胆魄敢以九十度的小轉灣，突然掉轉機身，對我們那緊追在後面的「九六式機」加以迎擊。也許是因爲受了意外的震驚，中佐顯然有點慌亂了。他雖努力向上攢升，可是他的攻擊力却大大的削減了。嚇，我告訴諸位，諸位恐怕都不會相信罷！這時，貴國那傷兵似的領隊機，又向上翻起筋斗來了。對於這樣一位天神，菩薩也沒有法力可施。中佐的油箱突地爆炸起來，他和我們長別了！

這時，我驚駭得幾乎忘記操縱我的駕駛桿，那裏還敢向前追逐呢？可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我很想知道一下這神機的番號。我就冒險向前飛了一程，諸位知道牠是什麼號碼！原來也是「四〇四號機。」牠真是使我們感到奇恥大辱的神機呵！

從此，牠的英名傳遍了我們海陸軍的航空隊部。

閻海文烈士忠勇殉國記

鍾明祺輯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空軍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紀念日子。

八月十七日晨，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彩，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灣北站的雄奇的砲聲，像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正被日人的高射砲彈圍住，顯然已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日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一帶似的黑煙，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部忽然冒出青黑色的濃煙來。牠已經不幸地中了彈，必然遭遇到最後的命運了。陣地上多數的日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着天空企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日軍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塊，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嘈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饒命……」

一邊跑，大羣粗短的「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中國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三歲模樣。他的飛行衣已撕破了，却還是顯得十分英武地直挺的站在一個大墳堆上，沒有絲毫畏怯的神色。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祇有一人，眼睛彷彿冒出了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手槍。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手槍答覆了這個重大的侮辱：朋，朋，三個敵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蹬着。其餘的敵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同時，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上，都不敢抬頭。

日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顆彈子了！日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叫，勒令士兵把這個「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前後左右，都是日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的溫暖的大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日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時，他雄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着自己的太陽穴，毅然地，讓他自己這支手槍裏的最後一顆子彈，保證了他對於祖國的嚴肅的忠忱。

他的英勇，他的義烈，甚至使日人也不能不感到慚愧與敬仰。後來，就特地把他埋葬，還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故事，是根據我們自己得到的情報，和日人發表的消息而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是東北遼寧北鎮人，寬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說他好。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去執行殺敵的任務，不幸而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閩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先登出了關於閩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這通信的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

他對我們的閩烈士的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和敬仰，而發出「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

原文結論謂：「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中略）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摺之紙片，內容為鉛筆所書的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為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彼于鵬程萬里，深入戰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什襲珍藏，則劉月蘭之爲閩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菁摧殘，然對此深情嚮往的雄心，雖爲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轟炸虹口江灣路 × 兵營

趙大洪輯

我們六架新銳而美觀的「諾斯羅泊」轟炸機，靜悠悠的穿過一堆一堆的惡雲，機下掛着龐大的重量炸彈，好像六條飽腹的金魚，在多水草的池中泳着似的。

牠們多年被埋藏在陰濕黑暗的深窖下，躍躍欲試也久矣！今日得一顯身手，將有說不出的快樂與興奮。

天氣惡劣異常，我們起飛的時候，還正落着濛濛細雨。但因為情況的緊急，使我們不能去計算危險的程度。此次的任務，是轟炸虹口 × × 兵營。

我們翅膀擦翅膀地在雲中爬高，爬到雲的上面。大家將隊形略為疏散，透一口氣，對準上海方向飛去。

滾滾無際的雲海，看起來好像可以站得住人，也停得下飛機。若降落在雲海上走下飛機來玩玩，正不知如何快樂呢。

計算時間，再有十五分鐘就應是上海了。飛機隊長搖了搖翅膀，手指下邊一個雲穴，大家會意

了，學了個燕子掠水的姿勢，我們六隻鳥出現於雲之下，緊貼雲底飛行。地面的房子漸漸密了起來，顯示着目的地的接近。

我們的目的物終於看見了，牠是一所方方的堡壘式建築，附近並有一排一排的兵舍，裏邊滿裝着我們的仇人和他們的軍火。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此時機長搖搖翅膀，我們也跟着做個記號表示會意，立刻保持好投彈隊形，以等速、等高直線飛行，正對目標，雄糾糾氣昂昂地旁若無睹的長驅直入於×軍壘之上空。

就在這時候，×人用高射砲「歡迎」我們，團團青煙在我們飛機附近爆炸，多半都在我們尾巴後邊，驟看過去，好像空中放滿了汽球。也有幾顆打得很好的，在我的機翼下爆炸，聲音震耳，而且使我的飛機爲之一抖。

目的地上空到了，高度表僅指八百尺。此等高度，×人甚至用手槍也可射擊我們。但×軍却顯得倉皇失措，祇漫無標的地對我們不斷射擊。地面的高射炮和機關槍聲均可清晰的聽到。槍聲更密到沒有頓挫，空中可嗅到濃厚的火藥味。

我們的炸彈一齊拉下了！無情地對準×軍營落去，由龐大而變爲渺小，以翻山倒海的偉力，發出

了一陣吼聲。整個×軍營即爲巨大之煙塵所遮蓋。我們已收拾了無數侵略者的生命，這是他們咎由自取！

不妙！一顆子彈突如其來，由下方貫穿了我的發動機包皮……又是一顆穿過副翼……轉眼間，我的左翼落地燈也爲之粉碎……接着我的坐位前方，飛機包皮又凸起二塊，伸手也可及。回頭看我的同伴，他毫不顧情況之險急，依然探出半截身體，不停地用他的機槍在還擊×軍營房頂上慌張失措的守兵。

任務完成，機長又做了個信號，我們會意，即各個解散，飛入雲中，開始我們單機的盲目飛行。槍聲漸遠而稀疏。

利用儀器將飛機擺平，同時擺好爬高角度慢慢爬高。我開始細心檢查我的飛機創傷，發現汽油箱被擊漏了一只，遂將已漏者關斷。

飛機漸漸衝出雲層，同伴忽用手將飛機拍得彭彭響。我回頭一看，只見一架×軍的水上驅逐機，由很遠的後方追上來。我知道該機速度有限，而且下有雲海，可做我的面幕，故毫不理會牠，依然繼續奔向我的前程。

因爲高度的不同，牠追上我了！牠因緊張過度的關係，竟在正規之射擊距離以外，一無作用地開了槍。我甚恨自身非驅逐機，不能與彼纏鬥，遂將機頭一推而入雲中。（雲中飛行，正如蓋被蒙頭睡覺，悶得很。）×機仍在後方戀戀不捨的追趕，但是牠不能追上，且漸漸落後；牠也自知對我無能爲力，遂將機身抖了一抖，翻了筋斗，向相反方向飛去。牠這種表演的「特技」我至今想不出用意何在！

雲海仍是如地毯一般舖在空中，漫漫無邊際。天空發出黑色，不染絲毫塵垢的陽光照着我的翅膀，金屬發出閃閃的反光。翼上的黨徽更美麗而嚴肅了。飛機的影子透到白雲上，影子的周圍有個彩色的虹圈。因爲任務已完成，我有了一種輕鬆的感覺，同時還有了一種興奮的安慰。

轟炸登陸的 ×軍

廉夫輯

我們從平漢路回來，天色已經將黑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慰勞的人們殷勤地招呼我們進食，而我們內心却興奮地感到十分痛快的時候，命令又下來了，又是「立刻準備。」

從大隊長那裏取了軍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地圖上翱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起飛。

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偷圖登陸的×軍。

從機場到吳淞，路途很長。我們事先不但從未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夜晚襲擊。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胸，都漲滿着「保衛國土」「努力殺敵」的勇氣，也就絲毫沒有畏怯。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的作戰，我們正在裝架炸彈，準備飛滬；而×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

們眼看着×機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那最後的一分隊，忽然搖擺起翅膀，招呼牠的同伴，說明已經被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來不及接到作戰的命令，然而爲了國家，爲了英勇的抗戰，爲了我們朝夕相親的最可貴的武器的不能坐待×軍的轟炸，我們就迅速起而迎戰。

我們匆忙地僅僅起飛了四架——甚至有一架在匆忙中還未升空而就翻了——×軍重量的炸彈已經擲下來了。

我們趕上了一架×軍的重轟炸機，無情地開始襲擊。我們自己都奇怪，平時的射靶練習也不一定能夠如此準確，而這次却異常順利地一下就把×機擊落下來。

事後調查，此次共擊下六架×機，我們則僅因自己不小心而犧牲了一架。

×軍真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就憑着這次空戰的實際經驗，我們心中更有了勝利的把握。跟隨了隊長，我們愉快地聯翼行進，差不多半個多鐘點，就已飛近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在北方所見的盡是高山叢林，現在遙望前面，白茫茫的大海裏，正有十餘艘×

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我們尚未飛近，高射砲的火光，已像流星般紛飛了。

不一會，×機也在左角起來了，在相距千碼以上的遠空，×機上的機槍也軋軋地遙擊過來。

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不過是充分地表演了×軍的膽怯！

天，已經不讓我們看清楚那陸地上的一切了。

有一架我們的轟炸機，拋下一個照明彈去，而機身立刻向左旁讓開的時候，一架×機却在牠的背後偷襲上去。我們正處在×機的上空，我們迅速地對準了瞄準器，撥動那開關，前面機翼上四挺機槍就一齊射擊了，這時候，坐在我身後的R同學，也正在努力地掃射追擊上來的又一×機。

射擊！射擊！追逐！追逐！

緊張，興奮，充滿了這一剎那。

然而，這場面，僅僅是一剎那，×機好像不見了，而我們的轟炸機已經完成了牠神聖的任務而歸去了。

我們所能看見的，一架單翼的攻擊機還和我們在一起。

同時，我們更發覺了×軍的高射砲，是更加密集起來，血紅的子彈如雨點般在胯下飛射。

爲了比較可以避免高射砲的威脅，我們於是藉着房屋和樹木掩護，作幾十尺的低空飛行。我們看見了大隊×軍的陣地，一個圈子繞了過來，地上的民房起火了，火焰上升，牠使我們機身不能逼近地面，我們只得沿着火綫飛。

火光映耀，牠指示了我們以目標，有大批的×軍，大批的馬隊，正在行進。我們立即拉起炸彈架，五十公斤的炸彈，便弧形地落下去了。我們還用機槍掃射人馬，一排一排的傾倒下去。

地面上機槍的火花，焰火般狂飛。

我自覺，我忽然地自覺機身的速度減低了不少，汽油表的指針，漸漸地低落下去，顯然地油箱被擊漏了。

身後的R同學，忽然又打亮了一次紅燈，我回頭一看，祇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裏，他那挺自由活動的機槍，也懶懶地掛在一旁。

立刻，我們立刻離開那戰地，我很明白，我們已經處身於危險中。
但是，「冷靜！」「冷靜是力呀！」

機身迅速地被降低，汽油表筆直地落下去，我們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來，我回頭招呼R同學，他還是那樣微笑地橫着，而鮮血却已經濺遍了他的四週。

在他那座旁的機壁上，我還可以看見他自己的鮮血寫成的「保衛國土」「努力殺敵」這八個紅字。

陳奇光擊落三輪寬

平 林輯

那天晚上，日機來我們剛到不久的太原附近襲擊，經過××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果，打落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輕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剛發亮時，距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日機來襲的消息，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上九架「霍克」機，準備凌空爲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見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地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空中前後飛着。老黃也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

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日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日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爆裂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之後，用鷹隼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架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人亦集中全力，向日人的轟炸機攻擊，彼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封神榜裏描寫的「鬪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曳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日機越打越多。當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窟窿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令人咋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日機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北上空和日機正在酣鬪，脫離不得，他就決定親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衝！衝衝衝！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失蹤了。老黃血戰一場，不能避免魔手的搶擄，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這時他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就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號，好像染滿了無辜的中國百姓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担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戰鬪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日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聳，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格就一陣機槍彈打了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臂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日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日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日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煙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日機就埋葬在這煙火裏面了。

「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盛的大祭！」

日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隕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像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鹿。

鹿似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迸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將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五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日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擊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几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爲什麼人家給他「英雄」的徽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

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來，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

「日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

北戰場蒼茫上空的回憶

唐子靜作

事情已成過去，現在可以發表出來留個紀念了！

當「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的時候，我們這一大隊還駐防在西安。活潑堅毅的同志們，都抱定了一種「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切望着出發的命令的立即頒下，好去雪恥報仇。

我們移防洛陽的消息，是在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早上才發表的。所謂移防，其實是參加作戰的一種暗示。記得那時有一位同志問我：「移防嗎？爲甚麼我們還不出動？」我當時就很誠摯地告訴他道：「同志，不要着急，我們移防洛陽，說明白些，便是殺日軍去。因爲洛陽可以做我們的空軍根據地，太原、安陽、鄭州、臨汾、綏德等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飛行場。」他好似被我提醒了，快樂地舉起手和我道別——大約整理行裝去了。

到洛陽不久，我們就接到出發太原的消息。在這個時候，我全身的毛孔緊張着，一腔的熱血沸騰着，心裏好像在吶喊：「拚命的時間到了！」

在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就從洛陽飛到太谷。落地不久，隊長就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司令官由

太原打來的，要我們全隊武裝，聽候命令。可是很不幸！當天下午氣候突然變得異常惡劣，不得不無條件地中止出發。翌日早晨，不知怎樣，我的飛機和機關槍都發生了毛病，檢查結果，發動機中的滑油回路也不通了。隊長就派了數位機械人員負責修理，要到十四日才能動用，這使我感到萬分的納悶。

好容易到了十四日清晨，全隊担任工作的人員，很早就離開溫暖的被窩，因為隊長在昨天晚上已經發表當天的任務：須在今天早晨五時起飛，前去轟炸原平。匆匆盥洗之後，先把地圖以及應帶的物品裝好。那時，天空還張着一層黑幕，直等了數十分鐘，東方才慢慢地發白。隊員們全都集合在飛機場。飛機的溫度和油量都已配好，只等待着起飛的命令。不久命令下來了，我們迅速地跳進座位，檢查飛機，立時從地面升起。我是排在第二小隊的第二僚機，一行十一架，怒吼着向目的地邁進。只須五十分鐘，目的地就呈現在機翼底下了。隊長做個投彈的信號，大家一齊把炸彈擲向日人的陣地上，轟轟轟……黑煙冒出六丈高。當我正俯視着日陣上混亂的情形，兇殘的高射砲彈，恰巧在我的機尾上爆炸開來，空氣激烈的震盪，使我的機頭像斷韁的野馬似地往下直衝，經我拚命操縱的結果，不旋踵就恢復了常態。我忙向機尾上去檢查——還好！尚能自由地昇降，轉灣。我很興奮地飛舞空中，瞥見日軍陣上有一羣東西蠢動着，像汽車，細看又不像，像坦克車，又辨不清。我們就把吊在翅膀上的炸彈一齊

投下去。日人的高射砲彈在我們飛機的周圍爆炸着。任務既已達到，大家跟隨隊長，安詳地飛回防地。這天轟炸的成績，根據日方的報告，損毀坦克車二十餘輛，高射砲五六門，炸殺日軍一百多。「瞧吧，下一次再來！」我心中這樣想着。

返防不久，司令官來了一個電話，要我們這一隊趕快武裝，掛好炸彈，等候二次的出發轟炸。是的，在戰鬪員的心理，任務愈多，精神上越是興奮。大家喫好飯後，穿上飛行服，到機場坐着，一面警戒，一面靜候命令。不料到十二點多鐘，來了警報，說有日轟炸機十二架來襲；同時接到司令官的命令，要我們飛往長治準備明天工作。因為長治站沒有炸彈，所以每架機都滿載了炸彈去。在日機還未到達之前，我們已經昇空，飛向長治去了。到長治後，大家都去站上休息。想不到該站的設備如此簡單，連喫睡都發生問題，直到晚上九點多鐘，縣政府才派人來領我們到一所學校裏去，這也可說特別的優待了。在十點多鐘的時候，縣政府送來一個電報，隊長拆閱後，馬上就向我們宣布，要我們明天早上出發轟炸崞縣。好，又有了殺日軍的機會！我總覺得我們飛行人員，只要飛上天空，比什麼事情都來得痛快，尤其是大隊的出發。

十五日晨，我們起得很早，瞧瞧天，漆黑的。隱約地看到屋瓦上都被雨水浸濕得發亮，「毛毛雨又

在作怪了。」一個同志這樣說。

由於天氣的惡劣，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失望。到上午八點多鐘，天氣似乎又轉好了，隊長召集擔負任務的同志們到飛行場去，掛好炸彈，檢查發動機。在十一點半鐘奉命昇空，當天的任務是破壞崢嶸縣東北路上的一座大橋，炸燬了牠，可以使日軍三四天內不能運輸，在軍事上是有很大價值的。

飛了不久，就到了太行山的上空，因為氣流太壞，非得拚命地緊握操縱桿，休想操縱住機身。我想如果在學校裏使用這種飛行的技術，早被教官開除了。跨過太行山就是壽陽，再過壽陽，用不到三十分鐘便可抵達。當我們飛進目的地的上空時，全隊分列四個小隊，向右排成「T」字隊形，拖長到數十丈長。每一小隊採用俯衝投彈，假使從地面仰望天空，真像一條巨大的蟒蛇，張牙舞爪地翻滾而下，去攫取牠愛喫的食物。我們從容地行動，並沒碰到什麼障礙。

完成任務之後，我們依舊列隊飛回。到了忻縣上空，忽然我的機不受操縱地離開了隊形，震盪得非常厲害，使我全身的神經，因受不了過分震動的刺激而發生了疲倦，好像感覺得發動機架快要和機身脫離關係一般。看一看地圖，太原快到了，我於是鼓起勇氣繼續前進。那時的轉數，已降到一千三

百轉把油門開到底，反而減少到一千轉左右，我只好重新關起油門，再來檢查油溫、油壓、及汽油壓等錶，全都好好的，那一定是斷了螺旋槳！這時，亂風呼號，連我的眼鏡都戴不住。好容易到了太原，着地之後，急忙檢查飛機，果然四五寸長的螺旋槳被吹斷了。經司令官的允許，在太原換了一曾經被槍彈打穿兩個洞的螺旋槳，很擔心地飛回洛陽。臨別時，還有許多朋友叮囑我再來加入這個戰團。

日本飛行士的日記

青年的中國空軍，活動日見進步。在空戰中，中國飛行士表現空前的自我犧牲和勇敢。日本飛行士起初趁中國空軍幼稚的機會，在空中毫不受懲的橫行，但是在最近的幾次空戰中，整個武士道的气焰都失去了。現在當中國驅逐機升起迎擊日本轟炸機的時候，日本飛行士時常驚惶無措的轉身回去，毫無目的的擲下炸彈。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漢口空戰時，擊下日本飛行士林三郎大尉的飛機。林三郎是在加藤大佐「光榮」的飛機隊裏服務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今天洛陽上空將有空戰。加藤大佐興奮到極點了。他要派我和其他的飛行士一同去和中國人交綏。但是我不能夠參加戰事，上一次的戰鬥，對於我是失敗的。中國飛行士突然變成勇敢了。他們把子彈向我掃來。戰後，我在我的飛機上一數槍洞，共有四十四個。很可注意的是，戰鬥對於中國飛行士最危急的時分，他們還是開足馬力的向我們飛來。所以戰鬥時，必得離他們相當遠才行。

近兩天傳來大批惡消息。三田弘戰死在山西了。水上飛機隊受極大損失。鹽田戰死在南昌的空戰中。××在漢口被擊下。栗本失蹤。其他幾個皇軍中很優良的飛行士，像××、田中、長山等人，都戰死

在對中國人的空戰中了。

三月二十二日。

噩耗繼續傳來。我們陸軍的一個師團，在臨邑被圍。中國飛機轟炸牠的陣地。加藤奉令飛到山東去援助陸軍。喫晚飯時，加藤大佐說：「現在要和中國最良的飛機隊交戰了。我們應當把他們派來攻擊我們的每架飛機都毀壞。」後來我們大家唱歌，喝了許多酒。

三月二十四日。

昨天我們到達山東省城濟南。我們認識了那些比對我們說過的事物更嚴重的事物。晚上加藤報告我們消息，說我們必須和中國空軍交戰的時機已經來到。

三月二十五日。

我們飛到歸德的中國飛機場去，加藤在我的飛機前面飛行着。我的右面是勇敢的川原。當我們飛近飛機場的時候，中國驅逐機突然來襲擊我們，打了起來，在我右面的勇敢的川原的飛機燃燒起來了，像火炬似的落下去。

晚上加藤大佐陰沉的獨自坐着。他悲悼着已死的朋友川原。這次空戰，戰死的還有藤山大尉和其他幾個飛行士。加藤隊的人，今天飛回飛機場的，沒有幾個。

四月十日。

川原死後陰沉下來的加藤大佐，在第二次襲擊歸德時，自己也戰死了。

中國不能征服的可怕的思想，佔據着我們的陸軍和空軍。

(譯自 *China at War*)

黃岡空戰的壯觀

朱民威作

——選自香港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 復仇在武漢圍外

從「八三」武漢空戰擊落日機十二架後，油箱火化了二十多名日機師這恥辱，伴隨着日本對武漢的緊迫進攻。於是，日方從各處集中了大批的飛機，接二連三的向武漢轟炸。「八·一一」日機是七十二架的大編隊，投了二百餘枚炸彈，毀五百餘棟房子，死傷八百餘百姓。「八·一二」也是七十二架，投三百五十餘枚炸彈，毀四百棟房子，炸傷八百餘人。「八·一六」是三十六架，投一百五十餘枚炸彈，毀三百餘棟房子，殺傷二百餘人。無數的家屋毀滅在日機瘋狂的轟炸下，武漢陽三鎮鬧市，被炸得煙硝騰天，哀聲遍野，與二月前廣州大轟炸，正可做一個等級的對比。

「爲武漢死難同胞復仇，殲滅來襲日機」在中國青年飛航員心裏，日夜渴望這個機會的到來，好實踐對一般同胞的維護願望。

八月十八日這一天，黎明時分，忠勇盡職的防空監視哨，一站一站傳來：「日轟炸機六架，結隊飛

行於黎明濃霧中，有進襲武漢模樣」的情報時，空軍指揮當局，於是馬上指揮在××地機場待命的××等大隊，分別起飛。向武漢防空圈外迎頭攔擊，殲滅日機於來襲航路中。

小蒼鷹大隊的勇士們，奉向日機推入武漢航路的鄂東攔擊命令之後，一個個勇氣百倍，迅速的掛上手槍，登機，由××地起飛，在×千公尺的高空，迎着晴空晨曦，像流星似的向東航進。

二 黃副隊長首先發現日機

××分鐘的快油門飛行，小蒼鷹大隊已到達鄂東黃岡縣的上空。地面有晨霧迷濛，在灰漠的霧氣裏，鷹隼似的黃副隊長，首先發現了六架九四式的日本轟炸機，分做兩架四架兩羣，正在準備向黃岡縣做殺人工作。黃副隊長發現後，趕緊一拉機頭，領着大家向兩架的一羣沖殺過去。這時候，機敏的日人已發現我機來攻，慌忙的把炸彈丟掉，轉動牠雙翼機身，發射後座機槍來與我機纏鬥。那四架一羣日機也被我另一隊小蒼鷹包住，兩羣混戰的接觸，很快的纏爲一羣。黃副隊長與領機隊長對準一架日機尾部追擊過去，一串彈火的連射，把日機打下去。黃副隊長也就跟蹤而下，這機上日人馬上又迅速拉起機頭，反轉上升，打算佔住我追擊機的尾後死角，却不料小英豪蔡××正趕上可以制牠死

命的好地位。時機不可失，蔡××敏捷的瞄準了正在翻身的日機，按住發射器，一陣彈火流射，約摸五十發彈數，眼看牠命中起火，向下螺旋墜去。

在「八三」空戰中，曾打落敵機一架的徐××，這時候也控制了日機一架在手。可是，正當徐趕上要發射時，這更爲狡猾的日機，不用翻圈的老套來佔優勢以便反攻，却利用九四式側轉靈便的性能，在徐追得牠發急時，就側轉過來迎頭用尾舵來捧擾徐的小蒼鷹。這種使用機尾的纏鬥，在日人體重量逾過我機時，輕型的我機是只有小心避免，不能給牠撞上。徐三次追擊，都被牠側反機身，用機尾撞摔的鬪法躲過。最後一次，這頗老到的傢伙，却逃不了×隊長的彈火。徐說：「眼看牠着火，像一頭受傷的牛，沈重的向黃岡鄂城之間長江墜下去。」

三 向殘敗的日機追擊

剩餘的殘敗日機，在我機火網包圍中，不是死亡，便只有衝擊脫圍一條路。在我小蒼鷹縱身火陣中，牠確實只有用側轉翻身，找反噬機會，以便我機躲開，牠好突然降落，或是猛然爬高，脫離火網逃跑；可是，始終找不到這機會。在我機的火網交流裏，眼看又有一架失蹤，剩下的三架心慌了，冒了彈雨，不

敢纏鬥，甘心讓尾後死角被我機遙控射擊，兩架折高，一架降低，開滿油門逃了。勝利的我機，正殺得性酣，那裏肯捨，跟在後面像流星趕月似的咬住了日機尾後死角，發彈進擊。

滾滾千里的長江在下流，碧晴的晨空白雲在上走，追擊，發彈，越過了鄂東黃梅望江的水國，到子彈都射盡了，才逐次返航。

可是，蘇分隊長却因殺日心切，一直追擊到敵陣安慶，眼看自己子彈打光了，身邊只剩下孤獨的自己，眼看日機裏的射手又轉回槍口射角，做出還擊的樣子，也許牠也是沒有子彈的空城計，可是，自己再追過去，終不能用沒有子彈的槍打落牠，只好把這隻到口的肥羊丟開，忍了一口涎水駛回。

四 夾竹桃林蔭裏的風趣

夾竹桃的翠葉披下，一叢細碎的竹影，白楊棕櫚的林中，透過來。午後的微風，一隻小方桌子作成賭一百分贏鮮桔水的戰場。這羣青年飛行員，對於十小時前在鄂東的一場勝利空戰，似已覺得像一件長遠的往事，淡化在遼遙的回憶中。蔡××的臉上是那麼輕鬆，「八三」空戰在眼上額留下的傷痕猶在，而今天，却又幹掉日人一頭老牛。徐葆昀的波狀頭髮上，落有許多夾竹桃的細碎竹影，也抽空

談點與日機纏鬥的情況，像比擬飛蝶的舞翔。服務團黃仁霖主任所派的招待所主任劉興亞，把座位讓與黃副隊長，在爲東北同鄉阿蘇唱着悽惋的長城謠：「長城外是故鄉！高糧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自從小×子占領後，××××苦難當……」

龔大隊長也笑嘻嘻的站在這羣小弟弟後面觀望。

在「八三」空戰裏受了微傷的王綬昌，惋惜今日他這一隊沒遭遇到日機。劉分隊長則躺在籐椅上讀報。閩南海島上出生的他，如像一個沈毅的西洋人，告訴我：「在今天，我們的飛機返航後，一檢查，只有王隊長的機子上有一顆彈痕，算是開仗以來的新紀錄。」最後他又說：「衡陽今天我們的飛機也打了勝仗，把去襲的日機打落好幾架。」

中國飛將軍的自白

每册一角八分（外埠酌加郵運費）

作者 次 霄 等 作

選輯者 大 鵬

印刷者 大文出版社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廿七年正月出版

光榮的紀錄

丁布夫 黃震遐等 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自序

日本爲了污蔑中國，欺蒙世界，每年不知要花多少錢，不知要養多少「膏藥家」。可是我們過去對於「宣傳戰」太不注意，在宣傳兵力劣勢之下，我們讓敵人不斷污蔑。國際對我們太隔膜。國人對自己也不了解。

這種情形固然不止關於空軍方面如此，但因爲我們的空軍歷史短暫，中國的航空常識又不普遍，所以敵人和漢奸對我空軍的謠言，特別收到它的反宣傳的效果。

這種現象，在「七七」事變以至「八一三」抗戰前後，暴露得非常的明顯，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的關於我空軍方面的謠言，真是不一而足。

當此之時，國際對中國的空軍懷疑，同胞對自己的空軍缺少信任，中

國空軍建築在這種否定的情感上，真是一個危險！

中國空軍在「八一四」參戰之後，雖然以血和鐵來作雄辯，把日本的空軍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對於空戰詳實的記載，描寫，付之缺如，許許多多英勇無比的空中英雄空中勇士的壯烈史績，猶不爲人所詳知深信。許許多多敢作敢爲的戰地記者，普遍深入各陸軍作戰部隊，向世界報導我陸軍健兒的悲壯戰績，而因種種的關係，空軍戰士的「誓死不還」的精神，却少有周詳的表彰。

抗日戰事進到保衛大武漢階段，我和黃震遐先生會與漢口，大家都感到有這種必要——創造一種「空軍文學」用來報導空戰實況和鼓舞航空的狂熱。結果，我們總算獲得文化界的卵育，和全國讀者的好評。

這本集子的文字便是我和震遐先生的幾個「空軍文學」的創作，現在

把它集起來，出一個小冊。我們固不敢說它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但可以說的是如承認有「空軍文學」這東西，則這小集子，可以說是「空軍文學」的「創造集」了。

「我覺得這一年來的新文學中，最出色的是空軍文學。當然從前在亭子間裏，現在在天空中，居移氣養移體，吐屬自是不同，而空軍的環境，可以說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驚異的，所以激盪出來的文字，比人家的不一樣，不過在我的直覺上，似乎靈敏方面多，空闊方面少，我還希望將八千尺高空的靈性，再用加速度的發展……多給國民以偉大包容的氣象，把我們固有的界限，磨擦等習氣，掃除了。」以上是蔣百里先生在漢口大公報星期論上所寫的一段，我這裡錄下來作這本小冊的序罷。

丁布夫 一九三九年十月於成都

光榮的「二二八」

——武漢第一次空戰大捷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后一時頃，前方二千里的戰線正在流血，光華燦爛的早春之艷陽晒在大武漢的頭上，當是時也，英雄而年青的空軍「志航」大隊全體戰士們，在祖國美麗的青天之上，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軍強盜們，機對機，槍對槍，呼號壯烈，在一百五十萬愛國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的惡戰的結果，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在十二分鐘之內，擊落敵機十二架，為民族爭光，為抗戰盡粹，為千萬死難同胞呼出一口大冤氣！這是年青的空軍龐

大勝利的破曉，英雄的「志航」大隊永垂不朽的奇勳。

但勝利不是僥倖換來的，白熱的興奮過去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同志（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鵬程天逝，永不再飛了，爲個人計，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男兒死得壯烈。爲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計，終是一個悲哀永恆的損失。

青年戰士的熱血飄揚在大武漢青空，滴落在祖國的大地。英雄的「二一八」悲沉的「二一八」啊！四萬萬五千萬人仰望天空，爲青年將士一洒哽咽感激的熱淚。犧牲的「二一八」，壯烈的「二一八」，永遠成爲寇方空軍之「喪節」的「二一八」，XX大隊的「二一八」啊！我們永遠紀念中國的翼陣，領空的長城！

（一）侵略者之大羣

「二一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点点，高空中的發動聲漸逼漸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是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已開在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巢傾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

撲擊而來。

這是敵方空軍戰畧的奇襲！過去多次空戰，吃虧已不少，這非給我們一個大破壞不可，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

嗚！嗚！嗚！嗚，大武漢悲沉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日的稀疎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蟄伏在此青空之下，但見萬物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是防禦似地，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二）「志航」大隊

午后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車長徑，頗爲疎散。

就在此刹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發，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

×××隊和×××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那位青年戰士，也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

同時，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裏坐着青年的呂基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機的陣容。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志航」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被我軍戰畧奇襲的動作粉碎了。

(二)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障交戰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凶猛個別的一纏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縱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

●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快，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削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

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求，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打，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飛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四) 嗚呼 大隊長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 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衝。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山河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五)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關槍是一串無間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煙——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追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彈子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飄墜下來，敵機追蹤不捨，還在繼續的射、射、感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一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

面抵抗，一面企圖掙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很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烟，火，血花，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敵人號稱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

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 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六)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凶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有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雹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變。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着。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吃。

(七)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

轟炸機，殘餘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地逃走。有好多架遍身穿洞，搖搖擺擺的向東飛去。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志航」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十二分鐘前，三十八架敵機是抱着殲滅的決心來的。十二分鐘後，他們被「志航」大隊殲滅了！我告訴人們一個祕密，當半年前，掃蕩東線上空「志航」大隊，曾於六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目前，在「二一八」，便仍是這同一「志航」大隊，在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架。可說一部歐戰史，無此「奇蹟」可尋。

「志航」大隊不常戰，而戰必勝，非膠不戰，他們是算橋的學生，鐵

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全國沙裏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

今天，「志航」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可以測知的，僅是他們許又在辛勞，又在盡粹，也許又在為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

今後，在他們長勝的翼陣之前，將有一道光芒、在永恆的牽引，誘導着他們，為民族先驅，為空軍前衛，向青天而進、抗戰前途而進吧。這一道光芒，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

遺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二一八」——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

黃震遐 廿七年「二一八」日於武漢

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武漢第二次空戰大捷記——

光榮的「四二九」，
前線灑着燦爛的血花；
江上的天是蔚藍的，
英雄的武漢在翼下。
隊員們都年紀青青的
原是一羣笑嘻嘻的孩子，
天上陡起沉鬱的長鳴，
預報即來佐世保之大羣；
風聲是衝鋒的軍號，
馬達發出戰鼓的雄音！
潛熾在胸膛裏的——

是一汪悲憤殉國的激情！
看那驚沙揚處——
又又各隊比翼而凌空；
海拔一〇，〇〇〇尺，
原始，現代，呼聲隆隆！
撞進佐世保貪婪者隊羣！
蓬蓬蓬蓬蓬蓬，
硝煙，火光，白亮光芒中！
人人懷着顆壯大的心，
傾聽「天長節」日的哀鳴！

1. 櫻花之天長節

「四二九」是日本皇國的天長節，也就是國慶紀念日，當這天時候，日本那鮮艷而天壽的櫻花正開得輝煌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倭國大小人民，被軍閥的響應犬吠「刑事」們驅率着，都要湧向東京的靖國神社裏去，向明治的仁丹鬍子和無數牛頭馬面的軍神們的畫像一一叩頭頂禮，表明奴性的卑屈與虔敬。此外，騎着「白雪」大馬的昭和天皇小子，也要在代代木閱兵場親自出現御身，檢閱他的爪牙軍隊。在整個日本，天長節確是最威風凜凜，最有氣派的一天：全日本都懸旗，整個瀨戶海面上全密放着禮砲，整條在東京的「銀座」街都被「君之代」（日本國歌）的歌聲所充滿。

侵略中國的日本大軍，一律墮倒在地，向東遙拜，三唱萬歲，短髭粗腿的少壯軍人力竭聲嘶的揚刀大喊着「本齋！」「本齋！」祈求他們那神統

一千年的「皇國」馬上就生吞「支那」、進而征服世界……

台兒莊的敗沒血的消息，逼使日本軍部下了新的決心，而從事新的盲動：「北滿」對俄的大軍先後接到密令，紛紛開進關來。雲屯山積，準備投入血污的戰場來大量消耗。本來用來對付美國的海軍航空隊的精銳，已消耗了木更津，木屋鹿兩個悲慘的單位，現又急調佐世保的第十二航空隊到上海，準備在「天長節」那天，再加與中國抗戰之核心的武漢大都以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來繼續金子隆司少佐（二月十八日在武漢戰死）的未竟之志。

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在兒玉少佐統率之下，祕密飛到下海。和上海方面的重爆擊隊集中在一起。這十二航空隊一共有三中隊，十二小隊，每中隊有十二架九六式戰鬥機，一共是三十六架戰鬥機所奏成的一個威風凜凜

的戰團。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佐世保戰鬥編隊羣在兒玉少佐領導之下，會同了田野牧少佐率領的九六式重爆擊機十八架（六小隊），集合成五十四機——五萬匹馬的威力，黑壓壓一片，向武漢航進。

2。武漢衛空的長城

武漢是英雄的，革命的，誓死抵抗的啊！

從空中望下去，萬屋如海，中隔萬古不滅的長江一線，由急逝的漢水以縱的姿態傾注入長江中，真所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降至現代，高高聳起的三點建築物，那便是江漢關，水塔，和隔江的黃鶴樓。而兩片橢圓形的沙洲，拱衛着金色的揚子江的東西兩口的，便是羅廬鵬蛋州和文舉上有名的「芳草萋萋」的鸚鵡洲。

血的動力，力的源泉，山般的物資移動的總樞紐，民族精魂的首腦部——一切英勇偉大而革命的原動力，心臟，靈魂，都集中在此萬屋如海的大都中。

在飛機場上，一個精緻的會客室中，坐着站着說着笑着幾十個青年，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便是威震遐邇的隊××大——有敵機九十架紀錄的××大隊的戰士。

在較遠的一個飛機場中，同樣也集中了十幾個青年的戰士，他們便是擊斃日本「荒鷺之美青年」川原中尉的××隊的南國孩子們，和與加藤大尉作殊死戰的鬥士們。

另外，一羣來自另一方向的青平，也在開着留聲機，翻閱着雜誌，沉默地，英勇的執行歷史所賦與的艱險的任務。他們是一把威嚴的錘頭，屢

次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頭上。

這幾羣青年，雖然沒有幾個，却個個都是百練成鋼的，他們還都是普通的青年，因為他們大部份還祇是年青的活潑的孩子；然而他們也許不是人，而是某種程度的「超人」，因為國家和歷史所要求他們的實在太重太大了。

中華民國四月二十九日二時頃，當這一羣青年——「武漢衛空的長城」們正在談着，鬧着，熱烈的爭辯着津浦北段的戰況時，忽然警報傳來：

「敵機約五十架，已經過九江上空，向武漢方面航進中！」

3。敵我之編隊羣

「嗚——嗚——。」大武漢空襲警報悲洪的聲浪蓋滿了全城。

房門關上，又迅速打開，手指在地圖上忙着，電話中嚴肅的聲音，汽

車呼的開來又開去，螺旋槳開始搖動，猛烈的旋轉，飛機場灰沙揚起……

十分鐘內，一切準備就緒，××大隊和×××各時先後起機，如流星射月，四馬匹鐵馬同時在空中奔騰的聲音，雄壯地激震着大地。

二時三十分，大武漢變成陽光下的死城，祇剩空中鐵翼縱橫，威武沉重的發動機聲如在奏着宏大的軍樂。地面上萬屋如海中，百萬雙眼睛從半蔭蔽的建築物內仰視上來。

毛大隊長率領的九架××機浮騰在武昌下游上空。在他左右後方的兩個領隊機，是劉宗武和劉志漢、隊員裏包括吳鼎臣，楊慎賢，陳懷民，信壽巽，一羣精幹的戰鬥員。

董明德率領着×架×機在漢口漢陽上空，緊跟在後，有曾在遠方擊落帝國主義戰機×架的空中英雄×××。

又又隊從又又起機，又又隊從又又起機，漸漸形成一個集團，裏面包含極多的空中英雄，在冷然高空中，並翼齊飛。總共又又架精銳的又又驅逐機，發出大聲，拱衛着大武漢東面一百公里直徑的領空。

二時四十五分，大部敵機開始陸續侵入大武漢領空！到處是悲壯的緊急警報。

第一羣是兒玉少佐率領的佐世保戰鬥編隊羣的主力，一共二十四架九六式驅逐機，風馳電掣，從武昌下游上空迅速的襲來。

第一羣是田野牧少佐率領的爆擊編隊羣的全部，一共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吊掛着十噸以上的炸彈，從武昌上游上空沉重的繞回過來。

第二羣是佐世保戰鬥隊的一個中隊，在爆羣後上方約二千尺的雲中躲閃着，這一個編隊的任務是掩護田野牧爆擊隊來遂行任務。

空中的發動聲，如十萬金戈鐵馬，橫掃而過，無形與全武漢百萬軍民心臟加速跳動的節拍律相和合。

4. 人就是炸彈！

毛大隊長帶着又又大隊之花的九機，首先在武昌下游和兒玉少佐的佐世保大戰鬥隊猛烈遭遇！

以九機敵二十四機，隊形一散，便個別的被敵包圍。雙方一百數十條機關槍的火流互相交叉，閃曠、爆烈彈，曳光彈，燃燒彈，穿甲彈的混合威力打擊着機頭與機體，中彈的聲音如落雹。

毛大隊長被四機包圍，劉宗武亦被四機包圍，當場發生猛烈惡戰，敵人的九六式戰鬥機雖然敏捷，終敵不過中國空軍之花的戰士們的精練的擊撲，劉宗武在纏鬥中當場擊落兩架，劉志漢擊落一架，楊聖賢亦擊落一架。

，隨懷民一架，先後擊落不下五架。但敵人以衆擊寡，所發的子彈亦不能不有所命中，劉宗漢的坐機就一共中了八十餘彈，支杆斷了一根。信壽巽的坐機中七十餘彈，打得不住冒烟。陳懷民的坐機受傷更重，人亦受傷，在山窮水盡再不能支的瞬間，他竭其餘力，躍足油門，從背後猛撞一敵機（高橋機）而與之同歸於盡！

酣戰結果，九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脫離戰鬥（吳鼎臣受傷，信壽巽着火脫離，陳懷民殉職），但他們却射落敵機五架，把敵人的戰鬥主力完全箝制在空之一隅。

5. 漢陽砂烟上空

當兒玉少佐大戰鬥羣被××大隊九架戰機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能分兵應援之際，田野政少佐沉重的爆擊機羣却於此時緩徐的跨過長江，採取

一萬尺的高度，分爲六小隊，向漢陽航進。

密集的高射炮火形成火柱，像一個大的鐵拳般咚咚地擂到天上去，滿空都是小綿羊毛般的炸點。多少人在下望着，在閃光中，威猛的轟隆聲中，敵人的領隊機開始發烟。冒火。同時董明德率領的××隊隊的主力已從高空飛溜過去，開始用一百條以上的火流，注入田野牧爆擊隊的笨重的陣翼中。

在通過漢陽上空之際，田野牧部隊把數噸炸彈，一齊投下，一半落江中，一半落漢陽市上。砂煙火光騰起處，說明我國又有二百左右的非武裝民衆，做了敵機錯誤投彈的犧牲者。

這時我董明德的××隊已於漢陽砂煙上空，佈置了殲敵的陣容，排山倒海，向田野牧部隊汹涌襲來。

6. 包圍痛擊

從孝感到黃岡，這一百公里的空間，是田野牧部隊悲慘命運的火化場抬。

二時五十分，十八架九六式爆擊機的緊密的隊形，在追擊高射火力和上層大批精銳驅逐機衝鋒之下，逐漸崩潰而瓦解，紛紛着火，向武漢大地沉沒（××大隊朱嘉助擊落一架，周善擊落一架，李康之一架，另傷一架）。後上方的兒玉戰鬥隊以最大的速度趕來營救，亦無濟於事。馬上又被××隊迎頭攔住，一陣急促火流，射下五架來。一時敵人的戰鬥機和爆擊機三十架，在優勢的我軍（這優勢是由××大隊的九機犧牲的奮鬥所形成的）上下前後左右和地面的高射炮火消蝕之下，一架一架的消滅，從孝感到黃岡，漫天燄火，都是田野牧和兒玉部隊戰機燒得通紅的殘體。

天長節在中國武漢，是一片哀鳴。

7. 十五分鐘——生死之間

兒玉戰鬥隊被又又大隊擊破，高橋、北山，齋藤各戰鬥士相繼斃命，田野牧爆擊隊和兒玉戰鬥隊的一部被我軍主力合擊，始終不能脫離包圍，終至全滅而後已。空戰卅分鐘、武漢上空即告肅清，不能不說是一場苦戰，一樁快事！但這時又又大隊的信壽巽，却發生一件事蹟，使得地面上萬衆關心，全城注意。最初，信壽巽在與敵人戰鬥機遭遇的時候，便和四敵機纏鬥，猛衝一場，「尾旋」脫離，又遇到八架向他包圍攻擊。敵機的子彈一長串一長串的鞭撻，撕裂，通過他的機身，焦辣的臭氣開始蒸騰起來，證明機身某一部份已經着火，天地有些旋轉，但信壽巽心裏很明白，個人的生命決不如架優秀的又又機來得寶貴，與其私心的救自己的命而跳傘，

不如搶救國家所交給他的這一架寶貴的武器，決心一下，信壽巽的飛機已從五千尺的空中對準機場回來，風很大，火更旺，隨時都有波及汽油箱而轟然炸裂，把人在五千尺上燒成焦炭的危險，但信壽巽并不多想，亦不願想。五分鐘，十分鐘後，十五分鐘，機場纔在足下，尾巴後濃白的煙已搆成一條白龍，地而上千萬愛護他的軍民都在替他捏着一把汗，料定他必在空中活活燒死；但信壽巽終於安全的降落到機場，事後檢查飛機，至少有七十多個洞，燃燒的部份，距離汽油箱不過幾寸！

8. 又又隊的無名英雄

又又隊從很遠的地方調來，這次以最大的決心，參加戰鬥。又又隊的大部，都在董明德誘導之下，在孝感青山黃岡漢陽上空奮勇擊撲，加田野牧爆擊機羣以致命的打擊。董明德首先和僚機合擊射落兩架，整個又又隊

射落的紀錄，統計不下十三架。另外來自又又機場的又又隊亦射落三架。血戰三十分鐘，先後擊斃敵人在五十人以上。我方僅損失一架，傷二架。這一場空中會戰，要算英雄而俠義的又又隊員打得最為精彩，亦最為謙抑。事後對於一切的慰勞嘉獎，都一笑置之，這尤其含有最大的歷史意義與榜樣。

9. 天長節的尾聲

「四二九」下午，日本那鮮艷而美麗的花正開得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忽然惡耗傳來，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出征漢口，一去不返。正如櫻花是天壽的植物，日本武士也是一樣的不幸。慌亂焦急中，一面勒令新聞報紙匆忙製造假新聞，一面放出大批刑士憲兵，彈壓熱鬧的市面。東京銀座街的無線電機還奏着「君之代」和「滿蒙行進曲」，太陽啤酒的泡沫

還在傾瀉。可是，這時在高橋二等航空兵曹的家中，美惠子夫人却正開着蕭邦的「喪禮行進曲」，垂頭不語。

天長節完了，日本的太陽漸漸落下富士山去，照着漫山櫻花，嫣紅如血——象徵着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已在涵湧的凋謝。

鐵的大武漢之晴空

黃震遐四、二九于武漢

——武漢第三次空中會戰紀——

(一) 神鷹的編隊羣與戰畧

五月三十一的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大武漢突然發出反抗的怒吼，同時在街路上，開始波動悲憤的人潮。

從長江下游沿着上游悄悄飛來的三十六架日本海軍航空隊九六式的驅

逐機羣，已到達了鄂皖交界處的英山上空了。

這面，英勇的武漢也迅速的武裝起來了——在又又機場的小原野上，有兩個編隊羣，共又又架又型的精銳機，比翼起飛，不到十分鐘，戰路的集中完成。即是控置一個編隊羣在五千米的中空。作為戰鬥的主力部隊；另控置一個編隊羣在八千米的高空，掩護主力作戰。就以這樣一個三千呎的立體縱深的鐵的陣營，運動在武漢空中警戒內圈的東南半徑上空，準備給強行進的敵軍，以陣前逆襲。

我軍第一個編隊羣，是「正義之劍」大隊，它翱翔在大地五千呎之上，每一個戰士，都帶着一付「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可佩的俠腸。第二個編隊羣是「志航」大隊之一部，它把握着八千米高空的優勢據點，每一個戰士都只知道為祖國的生存而艱苦奮戰。

兩個編隊羣合計有五萬匹的馬力，集結成爲一個龐大的鐵拳，伸在武漢的上空，播着震動周圍數十里外的宏響。百五十萬國民的熱情，也隨之沸騰到五千呎上祖國的天空。看呀！大武漢已戴上一頂堅固無比的鋼盔了！

五千呎以上的空中，鐵翼在跨的戰士們此時俯瞰大地。

武漢完全以英勇的直接戰鬥的態勢出現，新式建築物紅色的屋海，表現着大武漢熱烈的抗戰情緒。龜山蛇山隆起島堡式的雄姿。蜿蜒的揚子大江，通過武漢，向東逝逝的洪流億萬年不絕，說明一國生命之無窮無盡！

(二) 正義之劍 大隊擊落敵機八架

嗚嗚嗚嗚嗚嗚……悲壯的緊急警報，敵機羣已迫近武漢警戒

圈。

現在是正午了。武漢高空一碧如洗。

武漢已在神鷹翼下沉靜的藏匿起來，惟餘百五十萬衛國丹心的搏躍聲，通過五千呎以上又又架發動機的旋迴。而發出震天動地的巨響，隆……十分鐘後，武漢的鐵拳怒吼了！伸出去一掃，這一掃，恰恰掃在竄到武漢東南楊邏青山上空敵機羣的頂上。

格……

鳴……

鐵火流交併，光線痕綜錯，正義與暴力搏戰，人類與野獸撕殺。楊邏青山二十哩的上空，全世界億萬年文化歷史奮鬥的焦點！

戰鬥約十五分鐘，正義勝利了，「正義之劍」大隊在通盤合力之下，共擊落敵機八架，八架！一個龐大的數字！

「正義之劍」大隊的基幹勇士××，在十分鐘內擊落敵機一架之後，戰鬥方酣，機關槍忽然發生故障，已經咬住敵機的尾巴了，可是沒有槍彈射出去，熱情戰士一障心焦，到口的肥肉快要脫離控制了。心靈一轉。他馬上開足油門，以最高速度向敵機尾部撞去。敵人如有所感覺，也開足油門逃遁，避開肉彈。嗚……熱情戰士第二次再幹，他復以極小角度，旋轉機頭，向敵機翼部撞去，眼看着全身死灰色的翼子，脫離機體，繼着一蓬黑煙，敵機遂不規則地飄向大地。朋！

意外地，我機完全沒有問題，熱情戰士帶着勝利，脫離戰鬥，回返機場。螺旋槳已經彎曲了，在它的尖端上，貼着一片「日章徽」的紅漆，「武士道」最醜惡的幽靈，被我們撕掉一片！

(三) × × 大隊擊落敵機四架

餘下來的敵機，親見它的戰友們葬身烟火蓬中，驚心動魂，零碎而逃。有六架敵機拚命向上爬高，升至六千一百呎光景時，出其不意在六千三百呎高空「志航」大隊的××隊的英德隊長領機六架，如旋風之捲曠野，密集火力，向爬高的六敵機掃去，敵人沒有抵抗能力。

四架敵機先後尾旋了，急降大地。其中羅隊長擊落一架，韓參擊落一架，柳哲生擊落一架。

羅英德隊長，是南國青年，中央航空學校三期生，年二十餘歲，個子并不高大，活潑而精悍，有政治的認識，有領導的能力，對自己非常虛心，對他人非常和婉，是在紀律生活中養成的人，尤難得的是熱情特別豐富。他如果不做一個飛行員的話，至少也是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典型青年，以這樣的戰士，來和殘暴畏死的職業式的日本飛航者戰，勝利屬誰是不問可

知了！

這裏、柳哲生英雄主義的戰功，也值得述的。當敵機竭力爬高的時候，柳哲生已控制敵機一架在手，彈丸之鏖，直射敵機死角，聲如落雹。一彈正中油箱，敵機着火，冒烟……一條的烟火中放出一羽美麗的白傘，懸掛着的「武士道之華」搖手乞降。

英雄的中國戰士，他是決不會如「皇軍」那樣卑鄙，去「澈底攻擊」已經失了戰鬥能力的敵人。十個月來敵人慘殺我無辜民衆和解除武裝的人員，不可計數。今天，中國的英雄却完全以不同的處置加諸敵人。於是，英雄的柳哲生一笑之後，他另外選擇別的搏鬥裡去了。

(四)「流星羣」大隊擊落敵機二一架

另外，敵尚有九六式重轟炸機十八架，在驅逐機羣之後數分鐘，通過

英山上空，向武漢飛進，有如向死亡線上爬行。但是當它們到達長嶺崗團風一帶上空之時，却前後盤旋，不敢向武漢進襲。

據我們估計，敵軍戰略以驅逐機三十六架，重轟炸機十八架，分兩個編隊羣，驅逐隊羣與轟炸隊羣，先後於不同的地點起飛，戰略開進於英山上空，然後以驅逐隊羣進行空中戰鬥，圍擊潰我驅逐機隊，至少也要將我主力扣留一邊，讓轟炸隊進行主要的任務。將翼下萬磅以上的爆彈，拋向大武漢。

但是敵軍竟陷於不可挽救的錯誤，兩編隊羣未能在預定地點集中，敵重轟炸機隊羣竄入了湖北境界，從英山直至長嶺崗團風，連一架「友軍」影子都沒有看見。因而始終逗遛在大武漢圈外，在敵驅逐機隊羣和我「正義之劍」大隊，××大隊廿五分鐘「苦戰」之內，猶不敢竄入武漢進行任務。

一直到了敵驅逐隊羣，被我軍打得頭破血流，倉皇東逃到了團風的時候，轟炸隊羣才和它殘敗的「友軍」匯合沿江敗退。

可是，敗軍的厄運，現在尚未到了止境。我軍英明的首腦部，早就算定敵軍敗退的路線，預先就佈置妥定了。所以敗軍逃到江西湖口上空，又遭遇我「流星羣」大隊自又又起飛而來的截擊部隊的捕擊。

喪失了鬥志的殘敗敵軍，遭遇我們精銳的生力軍，真是膽魂皆碎！於且戰且走的時候，先後又被擊落轟炸機二架。「流星羣」大隊也不想窮追，英雄的戰士們，放眼於長江下游祖國無邊無際之空，半悲半喜。敵死灰色機羣的鱗光，漸漸地渺小復渺小，終而爲祖國的大空所消蝕了！

一場大會戰宣告結束了，「二二八」，「四二九」之後，武漢上空第三次又大捷！

鐵的大武漢之晴空！鐵的大武漢之晴空！

（五）張效賢之死

是役也，悲壯戰死的是：又又大隊基幹勇士張分隊長效賢。

當敵機陣被我主力擊潰，敵機狼狽分散，張效賢窮追一架敵機，在六千呎高空咬住敵機尾巴，翻騰着一個二十六度的圓圈，突然飛機發生失速，無法操縱。我忠貞無比的戰士，他不忍跳傘離機，他竭盡所有的技術，設法改正，但終於在無可挽救中，尾旋墮於祖國芬芳的大地上，悲壯殉國。

「匈奴未滅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張分隊長寬橋五期生，安徽合肥人，二十七歲，八個月轉戰祖國各線上空，功績如繪。

可是張分隊長是安心的，他已找到了龐大的代價，帶了無限的希望

千哩飛來，襲擊武漢的日本海軍航空隊，大敗而回。重轟炸機，破壞武漢的企圖，也完全失敗。在戰略上言，敵人這次的失敗，較「二一八」「四二九」二役，尤爲重大。大武漢的一切，秋毫無動。東南三十里外的上空，紀錄着最偉大最壯烈的軍事光榮史。

空戰約半小時後，大武漢之活躍與光輝復現。萬人蜂擁爭看橫店，董家湖，澗口的敵機殘骸。高原中尉和一些斃了的「武士道之華」，殘碎地在稻田的血泥裏。

丁布夫 二十七年「五卅一」於武漢。

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二一八」之役，我第四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一」以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為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窮酸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反攻的拳頭，馬上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擂！二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

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靄慘霧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徽」，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血火花，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

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一）松山機場的毀滅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壯美麗，有祕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柵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XX飛行團的根據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巨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線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引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之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

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要地便天天要受感到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地加緊，一天天地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瞬」的寶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機，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擔任任務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

隊的調動，非常機密，擔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偵察起見，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的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空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里高空昇進。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漸杳遠。遠處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了。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馬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的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的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

驚慌奔避的人羣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死花，巨大的雷震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烟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沸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

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處，熊熊的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烟的地点，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體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烟。

松山機場毀滅了！

(二) 新竹大電力廠的破壞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

廠上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警報一聲，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的收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光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達的空中。

新竹大電廠和軍用無線電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後（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連。

（二）任務達到

下午三時三十分，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烟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耳門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

哭哀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板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感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銅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翱翔，回到中國的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祝慶。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多大的前途和意義。

南國長空殲敵記

1. 「加賀母親」的老羞

在近於五萬噸自稱爲太平洋無敵的「皇國」艦隊，封鎖南海綫，妄想阻塞中國出海的「走廊」之間，尚有排水量二萬六千九百噸的加賀航空母艦，

像一坐水城，六百五十公尺的深度直插在碧波無際的珠江口外深水處，從上空下瞰，活似許多島羣中的一個島嶼。在牠的懷抱中，不下一百架三菱和騰倉航空工場精製的九五式和九六式的飛機羣，整視着南海之空。只要它高興，一個小時之內，那象徵最醜惡最野蠻的紅日徽就會蹂躪大廣東上空光輝的雲彩。

那裏知道，當我們「東海」大隊的鐵拳時空用奇襲的英姿，插在南海上空的時候，加賀母艦，空有二百隻「荒鷲」，它們竟似酣睡一般，毫無知覺，待我們把南海上的浮屍——敵艦，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頓，睡着之「荒鷲」才驚醒過來，隨之，發動，升空，忙亂了一陣。然而，海天一色，除了幾隻傷艦在噴火，傾側，冒煙，發出嗚然求援的哀鳴之外，一無所現。我們的轟炸隊，任務達到，已安全飛回了。

因之，加賀母艦時常發出老羞之怒，她一次二次驅她的子機們，一羣一羣的不斷擾亂大廣東，每一次都帶了三千磅以上的炸彈，向我無辜平民頭上亂撒。

然而終有一天——「四一三」，遭遇了我保衛的羣大廣東領空流星大隊，那真是「加賀母親」的不幸！她的愛子們，有許多竟是一去不復還。

2. 鐵的「流星羣」

流星羣大隊之下，管轄×個隊，共有×型機與×型機××架。數十個忠貞而勇猛的操縱者，做了「流星羣」大隊的靈魂。他們多數是南國的健兒、受過嚴格的訓練，茶紅的臉，血赤的心，是日本人一見就要頭痛的，那樣子的。

他們鐵一樣的體格與鐵一樣的決心，控制着××架鐵的飛行器、集結

而爲鐵的「流星羣」大隊，所以它的光榮與勝利、乃不是偶然的！

鐵的「流星羣」大隊，在「八一三」神聖抗戰一開始，奉命北調，和保有最大榮譽的「志航」大隊比翼，轉戰東綫上空。其後駐隊揚州，保衛大江北，在江淮大平原的上空，不絕的與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鏖戰，戰績斐然。

現在，「流星羣」大隊回駐華南，保衛抗戰重要的經濟地區的大廣東。它好似一座龐大的鐵塔，矗立在珠江下遊一帶縱橫三百餘公里的天空上。

當大廣東的晴空日子，「流星羣」大隊的鐵騎巡弋南方大港與二百公里粵漢綫南段上空之時，有如三萬匹鐵馬，在天之郊野，凌風疾馳，二千公尺之下，山搖海撼！

敵人如果敢爬進「流星羣」大隊控制的天空，他百分之八十是死亡。

3。「南支實在好」

當「志航」大隊在武漢上空創造「二一八」光榮紀錄的半個月後，「二二四」之日，「流星羣」大隊在粵北上空也建立了豐功偉蹟，自南海飛來的艦上航空部隊，大敗而回。

四月十日 前來報「二二四」之仇的大批敵機偷襲廣州，在市區內人口最密集的地点，投下重量的爆炸彈與燒夷彈，屠殺平民婦孺三百餘人。

四月十日，三百平民婦孺，血肉橫飛，不忍卒視的悲慘的景況，瘋狂了南海的巨魔——加賀。只是過了三天——「四一三」上午九時四十分，巨魔背上已忍耐不住忙着一場擾動。

隆隆……：發動機的哀號奏處，二十五隻死灰色的怪鳥，陸續拋向上

空，幾個迴旋，迅速地編成了魔手似的隊形。隆隆……向大陸推進。

早晨的陽光，怒視着死灰色的魔手、閃爍着死亡的鱗光，点点的黑影，掠過萬頃的碧波。鬼影下，海風捲着哀濤，大聲唱着喪曲。

二十分鐘後、唐家灣偷過了，跨進大陸。

南國之春，綠油油的大地，一望無涯，美麗的村莊，繁榮的城市，不停地在翼下奔逝。「皇國」海軍少壯飛航者心想：「原來南支實任好，海軍首腦部高唱南進四十年，是有其原因的。」

悲壯的黃埔，雄偉的白雲，平靜的海珠，繁榮熱鬧的市區，構成南國的美的焦點！——在望。這長間，一百萬以上的平民，都沒有武裝，可以任「皇國」飛行士隨意轟炸。

那裏知道，我們鐵的「流星羣」已經是磨拳擦掌，準備火辣辣地「迎

逐」運軍南海之「貴客」了。

4. 雙方的戰略和陣容

悲壯的警報與萬掌齊鳴的交響中，「流星羣」大隊鐵翼升空。又又架發動機雷鳴，激昂地掩蓋了萬籟聲。

十時二十分，敵機羣到達虎門上空時。隨即變更機陣，遣派驅逐機八架，轟炸機二架爲先頭部隊，殺入廣州市空，而主力（轟炸機九架，驅逐機六架）則盤旋於萬頃沙與虎門間的上空。敵軍的戰略，顯然是企圖以十架驅逐機的「苦戰」抑留我軍主力於天空之一隅，於後九架轟炸機在六架驅逐機掩護之下，竄入市空。

指揮官這樣正確的判斷敵情，流星羣大隊之第又又與第又又兩隊，遂各負任務。又又隊升空後，祕匿於黃埔高尺高空，嚴陣以待；××隊則

南飛虎門，擊敵主力。

敵先頭部隊，竄入黃埔上空之際，出其不意又又隊天神們自高空下降，垂直痛擊。敵人發現我機高高在上，立即想把機陣拚命爬高，但終為我軍控制，逃不了又又隊射擊範圍，遂不得不將陣形分散，企圖以個別戰鬥，挽回頹勢。於是一場惡戰，結果，又被我軍各個擊破。這一場戰，我機集團作戰的技術，顯得非常優越，我機能夠以一機拘束一敵機，而集結其餘數機為一運動的打擊力量，打下一架，再打第二架，第三架……

三架敵機，都是這樣給我勇士鄧從凱的機關槍打落來的。

可憐的敵先頭部隊，在十五分鐘之內，被完全擊潰，轟炸機在大河白雲慌忙亂丟了十餘個彈之後，殘兵敗卒，轉身而逃，神勇的又又隊，奮機窮追，一直追出廣州灣才罷。

待又又隊帶着興奮未已的雄心回帥虎門上空時，友軍又又隊已經與敵軍主力部隊混戰約二十分鐘。××隊以少戰衆，全憑着萬丈火燄的鬥志，和精練神靈的技巧，截擊敵軍於海外，使敵機沒有一隻能飛越虎門上空。

5. 勝利——南海揚着祖國的怒濤

於是又又隊加入戰鬥，得到增援後的又又隊，益奮神威，千百條中國之鐵與火之融合的流線，不規則的向敵機的要處打着，敵蓋是主力所在，也够頑強，但惡戰二十分鐘之後，敵機終顯得慌亂起來。這時，黃新瑞隊長、見時機已到，立即改變戰術，把機頭一抬，以「英麥曼」航法控制敵領隊機，敵機要想側滾圖逃，可來不及了、槍聲響處，對手應聲而落。又又隊基幹戰士武振華，戰鬥技術素來有名的，這時他與一架敵驅逐機作長時間——五十分鐘的「狗鬥戰」，上下翻騰，互相追逐，結果，敵機終在地

面上萬眾掌聲中變爲火球，飄飄下降。繼武振華之後，鄒廣績也以極巧的技術，擊落敵機一架。此外有數敵機受傷。

頑強的敵軍，至此才不敢戀戰，保護傷機，向南海而逃。中途中敵傷機兩架，又先後跌落。我勝利已在握的空中健兒，追出海岸線百公里之外，才放下興奮的雄心，現出和平歡愉的微笑。他們在南海上空盤旋有頃，隨結成美麗如花的隊形，發動機緩緩的旋轉；奏着凱歌。

勇士們此時俯瞰南海，南海正捲着祖國的怒濤。

6. 南國上空三勇士

想不到「南支」綠油油的大地，竟做了「皇軍」少壯者的火化場。一小時前數個蠻橫霸道的「武士之華」，一小時後做了異國的冤魂。

「流星羣」大隊××與××兩隊，攜手奮戰，共擊落敵機八架，創造

華西空戰史的新頁。

戰後約二十分鐘，惡耗傳至南海巨魔，可憐的「加賀母親」，大大的
一場悲痛，她流下哀子之淚來了。

我們這方面——

在萬里長空中，又又隊要建立虎門上空的空中塞線，阻止敵主力要超越虎門，這顯然是個堅苦的任務，又又隊居然不辱使命，達到任務，這是一個雄偉無比的戰績、因任務的堅苦，我們的勇士吳伯鈞、李煜榮偕所駕又又驅逐機二架，於擊傷敵機多架之後，悲壯戰死。

吳伯鈞廣東新會人，年二十三歲，前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畢業，是一個南國型的少年。李煜榮河南洛陽人，年二十四歲，笕橋第六期生，是一個慷慨悲歌的北國健兒。歌頌呀！聖火神光之輝耀處，吳李二勇士含笑回

到他們不降不屈的祖國大自然之甜蜜母懷中，他們無負大慈母！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懷那悲壯的南國上空二勇士！

丁布夫 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於廣州

怒轟南海記

（一）南海「風景線」

抗戰迄今，從錢塘江口以北一直到秦皇島的沿海地帶，皆被敵軍佔領，最近，廈門又陷於敵。魔手開始伸到了華南。留下來的沿海區域，惟有一片聖潔的大廣東。

可是沿着廣東的南海，却是敵海軍擾亂華南的出處。

控置着排水量二萬噸以上的，以第三艦隊爲主幹的敵兵艦羣，橫霸在南海。除此之外，尚有幾乎三萬噸的加賀或赤城航空母艦輪番地作南海的蠢動，這二隻巨魔中之任何一隻，背上經常帶着近一百架海軍航空兵團的艦上戰機。綜合這些凶惡蠻悍的力量，它威脅着我們大陸的華南。

差不多一百公里闊的珠江水面的下游，從南海一直插入大廣東的心腹——廣州。在珠江的大口外，撒着一羣大大小小不等形的島嶼，那就是萬山羣島——敵海軍在南海的主要根據地之一。這裏不單是敵艦進出的站驛，還有水上的，陸上的飛行場，對華南沿海，企圖作無情而簡括的控制。

我們要粉碎敵海軍的華南沿海控制企圖，首先就要粉碎那萬山羣島，這個任務，就落在我英勇的空軍肩上。可是，珠江口內外，敵艦叢集，飛機從這裏上空通過，要通過二三百門高射砲火集結的火網。同時，航空母艦和海上飛行場。一得到消息，他們就可以出動幾十架驅逐機，前來截擊。所以轟炸南海，確是一件艱難的工作。

然而，無畏的中國空軍，他一次二次……仍是不絕的作南海狩獵，如第Ⅱ大隊及駐翼嶺南的第Ⅱ大隊，都曾在南海建立過奇勳。

(二)「萬山」隊處女遠征

最近——本月十一日，一日之內作南海三次轟炸，威振遠東的，却是「萬山」隊。「萬山」隊擁有年青而熱情的，久歷戰場而不倦的戰鬥員十數人，又型霍克戰機又又架，它是進可以攻——轟炸，退可以守——驅逐的鐵的集團，當「萬山」隊整個陣形凌風御空的時候，就等於一千匹鐵馬飛行天野。閃電所過，萬物為摧。

這次「萬山」隊奉命對南海作處女的遠征，出發前，每個青年戰鬥員的心腸都沸熱如火，所以，他們準備得非常迅速，在奉命後的一小時內，隨即又架輕型機自武漢機場升空出動，沿蜿蜒如線的粵漢路南飛，一小時後到達廣州以北約五十公里的××。

五月十一日的拂曉，曙光來自東方，南國的天空浮着輪廓不清的、情

意闌珊的魚肚色雲，又又機場發着怒吼。機械士將炸彈掛好，我青年的空中戰士，跨上鐵翼，與祖國的陸地告別，漸漸升空，由五百呎，至八百呎，一千呎，二千呎，然後將機首平衡。此時青年戰士，已放身高空中，南祖國高空熹微的朝陽天鵝絨似的擁抱着我遠征南海的神鷹部隊。

爲了要繞過內伶仃我神鷹部隊遂在高空經過離出發地一百三十餘里的又又而出海。於是，碧蒼蒼的南海，在鐵翼底下出現，在每小時三百公里的高速度下，鳥瞰南海，那是頂有趣的：暴風擊着海面，南海捲着反抗的怒濤，全民族不屈的精神，都在這祖國之海激發。

(三) 二千五百磅的禮物

六時二十五分鐘了，計算航程快到了盡頭，領隊機做了一記號，空中英雄而銳利的眼，把視線拋向荒漠蒼茫的海面——萬山羣島在望。四隻龐

大的兵艦，停泊羣島附近藍黑色的深水處，八隻煙突吐出濃厚的煙柱，這海上的魔鬼們已升火待發，不知將有什麼陰險了。

那是肥美而集中的狩獵物，「萬山」隊的青年獵人，暗自慶幸，眼見早茶時，他們將有一頓可口的野餐了。

五分鐘時間迅速地過去，×隻神鷹已控制在四艦的上空了。艦上白色的小動物，爲發動機旋轉聲所驚慌，一陣擾動。繼着，高射砲乱放，一羣砲彈爆發後遺下的烟的蓓蕾，在機陣的左右緩緩地擴大，寫着一幅生動的海空戰景。

領隊機做了一個單機俯衝投彈的記號之後，機陣變更了單縱隊形，領隊機首先瞄準敵艦，將縱操桿一推，用最大的角度，把機頭向下壓迫，從二千呎的高空，完全垂直的急降到八百呎低空，才扳動投彈機關，同時再

以三四倍於地心吸力的力量，奮力將機頭在五百呎低空處拉起。

當第一架機頭拉起的時候，第二架照樣的俯衝下去，跟着第三架，第四架……一分鐘內，三千五百磅炸彈團，全部絡續爆發，轟轟轟……。

從二千呎高空到八百呎低空，經過一千二百呎的垂直俯衝程，要瞄準投彈，又要起機上爬，飛機下降的速度比炸彈快，投彈之後飛機繼續下衝時，炸彈還高高在上，所以這是一件極堅苦的工作。然而「萬山」隊健兒，完全精確的做到了。

投彈後，神鷹回到高空，翔揚偵察，證實四艦均被炸傷，二艦重傷，完全失去操縱能力。我神鷹盤旋一匝後，飛回大陸。

(四) 以六戰勝二十

稍息了一回，上午九時一刻，「萬山」隊又作第二次海征。

春日南國的晴空，蒼藍得像脫了底。這次「萬山」隊出征，是以六機分作二小隊，鐵翼下橫掛着三千磅的炸彈，沿着第一次的航線，通過約三百公里的航程，到達目的地——萬山羣島。發現停有重級巡洋艦二艘，戰鬥艦一艘。

當我神鷹到達萬山羣島上空，正待轟炸時，正前方發現死灰色的水上輕轟炸機二十架，由南向北，迎面而來，但計算兩機之間，尚有相當距離，湯隊長所領第一逐迅速地利用這短促的時間，在高射砲彈花四射裏頭，俯衝轟炸。從上空俯瞰，炸彈爆處，火燄推動烟濤，一巡洋艦受了致命的打擊，着火，傾側，待沉。其餘二艦，慌忙救護。

待第X隊回機的時候，楊X隊長所領第X隊，已與敵機遭遇戰鬥。第X隊此時立即加入戰陣。我們的神鷹兵以六機戰敵「荒鷺」羣二十機。碧天

如鏡，機關槍的火線綜錯，交流、萬里長空，閃耀着動盪的鱗光。

楊×隊長以一機戰數機，在堅苦戰鬥中，擊落敵機一架，擊傷敵機一架，楊隊員擊傷敵機一架，被擊落的一機，變為火球，葬身大海，被擊傷二架，却不知飄向何處去了。

我神鷹因任務已達，沒有戰鬥的必要，幾個回合之後，便結隊飛回，敵機並沒有追趕。

第三次出動，是在下午一時，由原出發地至原目的地，任務是搜索轟炸敵運輸艦，於二時四十分達到，安然飛回。

此次「萬山」隊遠征南海，轟沉敵艦一艘，重傷二艘，輕傷二艘，并意外地擊落敵輕轟炸機一架，傷兩架。

「萬山」隊這次的收穫是偉大的，我們年青的神鷹兵團，無敵於遠

東！

遠征的「萬山」隊已把所有的任務完畢歸來，當記者看見這羣衛國的
勇士的時候，相與歡慰。

丁布夫 五月十八日於武漢

血戰衡陽上空

(一) 衡陽「鐵空」的煉造者

在保衛大武漢的戰鬥中，衡陽與宜昌一樣，同為大武漢的後衛。

敵人夢情迅速結果武漢的生命，因此，它不絕的以龐大的航空工業的侵略鐵拳，垂直打擊武漢，同時還越過武漢，冒險伸到宜昌，衡陽的上空，拋下重磅的炸彈，望我們武漢的後衛要地，拚命的搗。

敵人的「空軍」沒有什麼長處，有，就是它依賴優越的兵力——飛機數量。縱然如此，漠漠的中國之大空，成羣成隊的「日章徽」飛機的操縱者，仍然常常感覺到自身的渺小，它們有如在冰海上爬行，發動機帶動着打着寒噤的心。

終於有一日，在衡陽上空，不幸遇着我們無敵的「萬山」隊了！
一個月前的一日，湯卜生隊長以電話告訴我，他要到衡陽。

「有任務麼？」

「去煉造衡陽的！——你所說的「鐵空」呀！哈哈！」

「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

「祝你勝利！喂，不要忘了把你的戰況寫稿子給我！」

「當然，當然。好吧，再會！」

八月十八日，我聽到衡陽空戰我軍勝利的消息，接着我聽到我軍以三
機戰二十七機的消息，最後我聽得湯卜生隊長就在這一戰上悲壯殉國的消

息。

衡陽的「鐵空」是煉成了，可是英勇的煉造者呢，他不復返了！

（一）八百萬元的獵物

八月十八日早晨，二十七架「日章徽」的重轟炸機羣，自敵人前線的航空根據地安壓起飛，它們是雙發動機單翼式的，每機安置機關槍六支。在和平的晨光下，銀灰色的機體，好似要浴了的樣子。

它們以每小時二百公里的速度偷過了鄱陽湖，跨過了南潯線，通過萍鄉。蓮花的上空，進襲衡陽，在八時許到達了它們的目的地。

在衡陽機場的小原野上，三架×××式「天日之徽」的驅逐機，在警報後的適當時間，慷慨升空，用最高的速度向高據点上爬。天半雖然掛着片片的雲層，可是這終是一個快晴的日子，良好的能見度，幫助了我們的貪婪的狩獵者的鷹磷。

當「天日之徽」的鐵翼升到五千公尺高空的時候，戰士俯首鳥瞰，三千公尺上發現大V字隊形，醜惡不堪的「日章徽」機羣。我們領機上英勇的戰士帶着微笑發出記號，一瞬間，高空埋伏的三機，運用慣於垂直俯衝的性能，如天神下降向敵機羣後上方撲擊。後面留着的。是白色的光線痕。

爲首一機坐着的是我情緒白熱化的，短小精幹的湯卜生隊長。第二機上的一員，是百戰百勝的副隊長劉依鈞。第三機上的一員，是「巨人」張慕飛分隊長。

在這三位戰士領率下的「高山」隊，它產生過著名的戰士閻海文，它燬滅過價值7000000元的上海敵軍倉庫，掃蕩過價值20000000元的南海四大敵艦。今日，眼前又放着價值八百萬元的獵物——日本航空工業的精品。當然的，每一個戰士都突出血紅的眼睛，掛着欲滴的饑涎了。

兩陣相接了，那完全是意外的。敵人忽然發現「天日之徽」高高在上，竟未能襲入衡陽上空，就倉皇皇在郊外拋了它的大批炸彈，減輕它的負擔，自北向東旋回，望來襲的路線逃走。這一湯隊長引領機把機身右傾，來一個右旋，開始瞄準敵編隊的第三中隊的左後衛機作第一次攻擊，劉依鈞也作一個較大的右旋，向該中隊的左翼機放出他的火流，張慕飛則作一個小的右旋，去攻擊該中隊的右翼機。

頑敵也發揮它慣用的戰術，把隊形更密集起來，構成無隙的火網，防禦我機的進擊。

(二) 衡峯，湘水，湯隊長英靈

第一次攻擊沒有結果，但是敵人的幸運亦只有片刻的工夫，在十分鐘後，第二次攻擊又進行，湯卜生和劉依鈞的兩條火流，在這一次攻擊中，

却集中向巴已經發現動搖的敵軍第三中隊的左翼機射。劉依鈞的曳光彈，改正了湯卜生火流的射程，格……擊中了，湯卜生只用了很少的子彈，擊中了敵機的油箱，火花飛起來了，死滅抓住了它，讓它拖着冗長的烟尾巴，穿過一片雲層迅降，無可救藥！

恰恰是同時，該中隊的右翼機，被張慕飛無情的鋼丸之鏈所鞭撻，與左翼機同樣的伸出它的悲運的尾巴，機頭下墮，冒火，尾旋，在那片吞了左翼機的雲層裡消失了，不再見了！

最後一中隊左右翼兩機的消失，全個編隊羣就增加了它們逃走的速度，超過每小時二百十公里的速度。五分鐘之頃，一二兩中隊找到一片大雲，鑽了進去。跟在後面的第三中隊，當它開足速度也想鑽入那片雲時，殘敗的隊形不能保持了，把左後衛機丟在後面。

衡岳之峯是千載不滅，湘江之水是萬古長流的。湯卜生隊長英靈也永恆飛躍在衡峯湘水的上空。湯隊長啊，水可枯，山可爛，祖國的生命遠久不滅！你的同學，同志，你的朋友抗戰到底的決心，是遠久不移！

可是，我們再不聽到湯隊長的笑聲，再不能讀到湯隊長的好文章了！我們無敵的「萬山」隊的戰友！不吸紙烟的一隊勇士們！記着：「國仇，隊仇都要趕快報復！」

（四）壯快的第五次攻擊

戰鬥的時間已經三十分鐘過去了，我們只擊落兩架敵機，而犧牲了湯卜生隊長。劉依鈞的心，似火一樣在燃燒。

敵人此刻可恥的躲在大雲層裡頭。費了劉依鈞張慕飛的大事搜索。

雲層終於稀薄了，第一中隊還留在雲裡頭，而第二三兩中隊被雲層去

在下面。燥急的戰士，心情一鬆，第四次攻擊的機會是到來了。格……：第三中隊的左後衛機沒有左翼機的掩護，受到劉依鈞的攻擊，慌張無措，後衛機不能發揮威力，全個中隊，狼狽不堪。那面，張慕飛却非常冷靜，他增加了坐機的速率，向右前方轉進，捉住敵軍的弱點——第二中隊的右翼機，猛注以火流，敵機好像淋了一陣鐵雨。

兩架敵機雖受了傷，但沒有跌落。這一次戰鬥又完結了，劉依鈞的心又燃起怒火。在攸縣上空，湯卜生長隊陣亡的又悲又壯的印象，如在目前。刺動了劉依鈞報仇的熱情益熾，全個劉依鈞現在被自己的怒火所焚燒了！那面，張慕飛仍然冷靜，發怒的唯有他那條火流。第五次攻擊在這邊開始了，第二中隊右翼機的死角，被張慕飛的火流捉住，就在那一陣鞭撻下，沒有着火，沒有冒烟，眼看它脫離隊形，悄悄地从三千公尺上向大地

急降。

張慕飛的收獲，無異在劉依鈞的心上加油，從鐵翼俯視，那已是湘贛交界萍鄉，蓮花的上空了，海拔五百公尺的是武功山的山地區，視線回到身前的儀器板上，油門表針已接近○子不遠。

「沒有油了，危險就在當前；敵機羣將要竄入贛境了，報仇只在一刻，我必須在武功山這邊，擊落敵人的領隊機，作湯隊長祭禮！」

劉依鈞，現在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或在死，不知道自己是個魂靈抑是個肉體，意識已經把他拋進戰友湯卜生那又悲又壯的印象裡頭。劉依鈞的精神與湯卜生留在空中的印象歸併了！兩次事情。竟直是一次呵！

俯衝，急升，躍進，「日徽章」銀色的V字機隊中，斗然增加了一隻「天日之徽」的綠的「怪物」，頭上噴出一條不可遏阻的無間怒火，對準領機

，格格格格格格。

「怪物」在敵的V字機隊中，不斷的做了二十公尺航程的射擊，始脫離戰鬥，悲運的火團在目的物——敵領機內蓬起，跟着伸出它的烟尾巴。一分鐘後，它粉碎在那武功山山地區碧綠的原野上。

勝利已經掛在祖國的鐵空，油量迫使二戰士不能再作第六次的追擊。只好任殘敗敵軍竄越武功山，他們心情從容地將飛機強迫降落於攸縣，唯有使他們永遠不會放鬆他們的悲戚的，是湯隊長沒有和他們比翼凱旋。

丁布夫 二十七年八月卅日於武漢

渝空初戰記

(一)從武漢來的空襲箭頭

武漢死了，重慶躍進而為聖戰之一切力的總匯，標準地成為殘暴的敵「空軍」戰畧上的「爆擊都市」。

拋上大量的修築費，經過長時期的修築，才可以使用的漢口機場，（漢口機場於我軍放棄時，曾予澈底破壞），最近二個月來，敵人一直集中了大部份華中戰場第一線使用的飛機，而從這裡起，劃出一支箭頭，沿着長江直接重慶。

可是，事實上兩個月來，從武漢伸出的空襲箭頭，沒有一次能指到重慶，而達成它破壞重慶的任務。四川季候的「天然偽裝」，確相當地掩護

大重慶抗戰之力的安全。另一原因，則是敵「空軍」中的著名老將的多數戰斃，新出世的操縱者的技術太不高明。

一月十五日敵「空軍」空襲重慶，可以說已竭盡了它所有的智能。從這次空襲，我們在敵軍所應用的編隊情形，和戰略佈置上看來，可知已是敵軍認為是空戰以來最有計劃的一舉。但是結果怎樣呢。萬磅以上的炸彈，價值數十萬元的一架新銳轟炸機，消失在華西廣大無垠的山地區，僅僅屠殺一些無辜平民。「少壯日本」不是最講究「軍事光榮」的麼？今天「軍事光榮」隨同飛機炸彈，在廣大無垠的中國毀滅了！

（二）全金屬的決心

一一不這天，重慶四面的山叢，剛剛休息在溫暖的陽光裡。下午一刻鐘之頃，山叢裡空窩出頭壯的鳴聲，整個山城的血路也湧着沸血的洪流，

但一下子就靜止了，有一力起來代替了它的波動：X 機場平地裏怒吼，緊急警報的聲浪，與之唱和。

原始的，靜了、現代的，動了，世界上一切力，一切魂靈，一切希望，都向一個焦點集中，這就是中國的戰士，中國的馬達！

那面，穿過利川，石柱上空，沿着大江流航進的，是死灰色的，掛着搖搖欲墜的「日章旗」的，空襲重慶的大編隊羣，爲自一機是偵察機，飛在前頭，做了後面跟着而來的入編隊羣的嚮導。

灰色的大編隊二十七機，跟在後面，它失了靈魂，被偵察機領向恥辱的大漩渦，尙不自覺。

這面，相當於敵軍二分之一兵力的，蒼色神鷹 X 架，已飛騰大重慶上空了！美麗成隊的雙翼新庚型機，每一架載着我們初參戰的青年戰士。這

幾位大膽無倫的新生插翼之虎，在四千五百呎上空，把握着良好的能見度，耿耿地等候着將來送死的日本羊羣。

也偶然地閒情的俯瞰下面：

狹狹的長江水流，流着不斷的東歸之幽情，中間迴旋着民族求生之沸血泡，一片華西綿亘矗立的山峯叢，擁抱了祖國生命的根，那三个山頭組合的城市裏，儲藏着七十萬抗戰不屈的人民，七十萬條心呵，只裝得下一個情、這個情，就是今日的這一個「勝利之戰」。

情是看不見的，看得見的只是一百四十萬個滿含了期望之淚的發光的小東西，瞬炯……。

無畏的戰士，戰意如火，燃燒英雄的心——全金屬的馬達，全金屬的火器，全金屬的決心：「國家第一！中國空軍第一！今日戰勝第一！」

(三) 衝，衝破他那密集隊形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所謂「海荒之鷺」，只敢在五、五千五百呎高空、偷襲重慶。

在大興場上空，神鷹機隊發現大V字隊形，高在一千呎以上的前方，我軍處於一個不利的高度，長機戰士遂當機的發出上升的信號，頃刻之間，七百匹的鐵馬羣，奔騰天野，十分鐘之內，我軍以適當速度，爬到一個有利的高空。

我軍有利高度的適時獲得，大大動搖了敵軍戰鬥的意志，尙未到達戰畧展開的時期，就匆忙地把預定的戰略流了產，而在離市空尙有一個較大的距離中，便將編隊分散飛低，以一中隊從我軍的下方遊過，向××機場陽襲，這九架機的機種不明（似攻擊機），沒有攜帶炸彈，企圖引誘并抑

留我軍作機場上空的戰鬥，好讓它的主力進襲市空。

我軍升到適當的高度後，首先發現的是陽襲××機場的九機，其次發現的，是敵軍的「誘敵」企圖。於是馬上迴航，搜索重慶市空。果然十八架「九六」轟炸機，繞道向重慶市空航進。

作為主力的十八架轟炸機，在向市空的航程中，分爲兩個轟炸中隊，第一個中隊先入市空，把五千磅炸彈，迫不及待的向市盲目的傾瀉，增加下民族血債的一頁。

第二個中隊沿着第一個中隊的航線，將要迫近市空，這瞬息俄頃的時候，我長機發出誓死的信號，七百匹馬力的鐵拳以極高的度數，向敵陣俯衝。那是一個一千公呎漫漫俯衝過程呵，需要鐵的身體和鋼的意志。

這支鋼鐵製的俯衝箭頭，毫無猶豫的插向已進入嘉陵江上空的敵軍第

二外隊心上。十餘條怒火匯成洪流，雷霆萬鈞的向敵軍頭頂壓來，誓死的精神使密集的火網毫無效果，在火與血高壓下：密集隊形被迫拆散了，這是一海之荒鷺」從來未有的遭遇，多架受了重傷，一架終於尾巴拖了長長的白烟，粉碎在重慶東南山地區。

這一架敵機，是給巨大的火流所出擊落的，事後論功行賞，戰士們微笑地相互推讓，「管他誰擊落的、中國戰士擊落的好了。」

（四）我們只有一個傷洞

當無畏的衝鋒已收到了戰果，敵二中隊損失一機之後、遂不能不放棄它空襲重慶的企圖，而將近五千磅的炸彈投向嘉陵江中和江岸沙地，減輕它的載重、來挽救自身的悲運，加大馬力逃走，向第一個中隊及陽襲部隊集合、重新集結火網，掩護傷機、且戰且退。倉皇狼狽的情形，實是空戰

史上所少有！

相當距離的追逐，神鷹才微笑歸航，回到機場，一檢查，只有在一架機身上發現一個傷洞。

敵人認爲最有佈署的一個戰鬥，不到三十分鐘結束了，它以相當重大的傷亡，而只達完此次出戰的四分之一的任務，（只有四分之一的炸彈落在重慶市區。）勝利是完全屬於我們，擊落一架敵機是小事，而破壞了敵毀滅重慶的企圖是大事。落在重慶市區的敵機，總量是很小的，要知二百餘市民的傷亡不是敵彈的威力，而是重慶市區的消極防空太差，房屋與人口的太密集，而且是立體型的密集，這是非常須要設法的。

（五）英雄的重慶

敵軍敗慄而歸，氣憤之餘，第二天遂揚言大轟重慶。

但是這說大的重慶大氣特沸燥，所謂「海之蕩蕩」竟眼巴巴的望着明朗的重慶而興歎。請看從漢口到重慶這一千公里間我在，不能以待驅逐機的掩護，敵轟炸機隊怎樣實踐無恥的揚言？

重慶是英雄的，一点都不懦弱，中國空軍的新的向潮時期已經到來了！
！到來了！

一月十五日之戰，乃是中國空軍新高潮到來之前哨一擊！

丁布夫 二十八年一月廿日於重慶

「東海」大隊奮戰記

「八一三」後，當第四驅逐大隊英勇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東海」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岸的戰績。

「東海」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軍抗戰過程中，要算這第二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痛擊。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東海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羅斯諾機，以之用作輕轟炸機，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

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洋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被我「志航」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成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洋面余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蓋，三千五千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自身的渺小。

（一）二十五歲的沈崇誨怎樣死的？

「東海」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秘密場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姿勢。當敵人用他全力向江浙兩省上空從事侵略時，它只讓英勇的「志願」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纔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余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陣——堆住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

的運輸艦上，和矇矓大艦光流流的甲板上。

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祕密集中了一百名算橋的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東海」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

這「東海」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的騎兵金戈鐵馬齊在天下馳過一樣，「天會撼，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東海」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機轟鐵艦，是鐵的錘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東海」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昇入萬呎蔚藍天空。

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

能見度二出米，并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

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淞滬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誨的一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烟，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二)白龍港最悲壯的一幕

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航學二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

但見高空萬里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艦敵蹤跡。

正午刻，率領着六架又又又飛機繼續遂行任務。

七千五百呎青空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匹馬力怒吼中，余全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摸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有些在冒煙。

高度七千五百呎，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

第二次投下三千碼！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澄碧的海空，陡然激起山般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余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着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弦的一米達處，猛烈閃光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煙，人員如螞蟻亂爬，終歸翻了過來，咚的一聲，汽鍋爆烈

，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

歸途，育天，艷陽，頭上有一層稀疎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過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海岸線徐徐出現，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在我們下力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又又又機在慢慢逡巡着。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蠕動逃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又又又飛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下了去！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咚——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煙，突出海面數百尺。

煙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躍入水，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無聲，我們的心如沸泉，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過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又又又飛機一齊發出雄武的吼聲，向白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

禮●一

以上是一「東海」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東海」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我們把這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選了出來，來紀念「革命的筭橋」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沈崇誨副隊長。

黃震遐 二十七年四月

擊落敵機十一架的 劉粹剛

晨曦湧出了，

浩瀚的大美景，

雲層如花朵，

天似鍍金，

馬達——戰鼓，

風聲——軍號，

心中——殉國的情熱，

突破江南的晨霧啊！

保衛我祖國的天路。

(一)

長白山的銀峯依稀 龍江的黑水滾滾南流啊，流不盡遊子的哀愁，洗不盡男兒的恥辱。

二十五歲的劉粹剛，是遼寧昌圖縣人，這你可想像「八一三」對他的嚴重意義了。

在大時代中 經過恥辱的逃亡，萬里南來，參加鐵血救亡的戰線，從軍校到航校，通過黃埔與笕橋，從野外演習到空中射靶，嚴整的生活，鐵的紀律和夙夜匪懈的工作，把一個二十初度的青年鍛煉成爲一個鋼的軍人，英勇的戰鬥員，和堅強的領導者，使他具有法國空中英雄馮克的謹慎確實，德國空軍英雄李希霍芬的果敢敏捷教射擊能力。加上滿腔願爲國家復興努力，爲民族革命殉節的熱情。這青年是不可敵的。

活躍於寬廣的草坪上。淺黑的皮膚，明亮的眸子，爽直沉毅，說話有力。如鷹一般的人，這是我們的劉粹剛。

中央航校二期畢業後，由他領導的能力，不久便昇為××隊隊長，地點在南昌。這××隊中的成份，是最優秀的，一共十三個青年，沒有一個到三十歲，最小的只有二十一二歲。這邊是袁××，最年輕，最沉默，有時沉默得像在害羞似的。但飛翔如鷹，射擊的分數是百分之百。那邊是梁××，副隊長，他將以他的「血之祭禮」，開拓大勝之路，還有傅××航校的優秀學生，此外余董史姚曹五人，都是最優秀的射手。全隊平均的射擊成績，時常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一羣青年——從全中國東西南北沙裡淘金一般挑選出來，而在精神和體格上無不最標準化的戰鬥員，便是日後成就歷史偉業的××隊的基幹

。中國大空中的鐵的前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位淺黑，明快，又是非常嚴密的二十五歲的隊長。——劉粹剛，便是他們的組織者。

北方風雲漸緊，全國喊出了「保衛蘆溝橋」的呼聲。我們準備已久的空軍的一部，終於向北方開始集中。

「你們放心，我決不會被敵人打死的，假如殘廢了，我便自殺！」風蕭蕭兮贛江寒，又又隊在出發東征之際，十三個青年的意氣，凌霄而化白虹了。

(一一)

八月十四日，揚州做了又又大隊的根據地。準備對上海方面取攻勢。

關北方方面的港戰，已經過一夜的奮鬥。在八月十四日一大早，三百五

十萬市民包含着千萬種興奮的情緒開始他們對於抗戰的企望，人人咬牙切齒，希望我軍趕快把敵人消滅，好一雪心頭的恨。可是敵人的兵器非常犀利，海軍的大炮又很精確地掩護着他們，使我軍前仆後繼，進展非常困難，在隆隆的敵炮聲中，三百五十萬人的希望暗淡了，由熱狂的興奮，轉為悲憤的沉鬱。但恰巧在這時，街上忽有人喊起來：

「飛機、飛機」。

「中國飛機，中國空軍來參戰了！」

劉粹剛率領着他全隊的青年鬥士，和××隊在一起，湊合成大的集團，以烏雲蓋日之勢，猛然進入上海上空，五百公斤的炸彈，早就掛在霍克機的肚皮上，領袖的訓詞：「你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默銘在心中。越飛越近，越陳越低，眼看着日寇兵艦一條條

呈現眼底，一個信號、馬上從一萬尺的高空之上，馬達怒吼，一隻隻無腳的怪物連串俯衝而下，向擠在浦江中的敵艦猛烈襲擊，五百公斤的大炸彈很重的觸在水上，夾着巨大的爆聲，烟柱和水柱宛如山立。日寇受此奇襲，狼狽的情形，已是無法形容，炸彈偏左偏右，大艦亦隨之左右搖蕩不已。平時射擊有百分之百成績精良射手，更把他們機關槍子彈，如急雨般撒布在充滿驚惶逃避人員的敵艦甲板上。剎那之間，便發生狼籍滿船的死傷，許多敵人都跳水逃遁。

第一次轟炸的結果，敵驅逐艦一艘受到重傷，左右傾倒，慢慢向吳淞口方向爬去。

當天下午，第二次出發轟炸，五百公斤的炸彈，又繼續向虹口和敵軍司令部陣地猛烈擲下。這次敵方也派出幾架驅逐機迎戰，大上海上空，陡

然呈現緊張熱烈的景象。但結果都被我方擊散。祇有副隊長梁义义的一架受到重傷，被逼降落在離開上海二公里的地点。

據當天下午偵察的結果，知道那艘晨間受傷逃出吳淞口外的敵驅逐艦，果已在長江口外沉沒了。

八月十四日的大轟炸，是中華民族給與欺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斷然的反擊。使他們領畧領略我們的力量，嘗嘗我們鐵掌的滋味，看到這烈士的情況，三百五十萬市民的血液奔騰如怒馬，心花狂放如火山爆發，千萬的腦子，千萬的手臂，千萬感動到淚落的眼睛，一齊仰向天空——祖國蔚藍的天空、上面是那繪着青天白日標識的中國空軍的，在翻騰驅逐。

「中華民國萬歲！」每一個人心中都在怒吼。

(三)

八月十五日，大風來自東海，揚子江上，驚濤裂岸，天地晦暗。全又又大隊從揚州出發，向上海作再度的攻擊，終以驅逐機輕快的性能，難以抵禦大風雨的撲擊，半途而返。

第二天，敵機給了我們一個反擊。約摸有十餘架的敵機，忽然飛臨揚州上空，向我軍襲擊。這一天空惡戰的結果，劉粹剛首破血錄，射落敵機一架，到了第二天，全隊又向上海反攻，劉粹剛，傅××，雍×諳戰士并翼作戰，各人都射落敵機一架。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劉粹剛和他的戰士們，在上海上空縱橫奪擊，打得長谷川的水上機，東奔西散，焦頭爛額，這三天中的紀錄，一共是五架（劉粹剛三架，袁又又一架，不明者一架）。上海方面的制空權，可說被××隊掌握在手中了。在此堅強的，威風凜凜的鐵翼掩護之下，

我方的陸軍亦大有進展，八月二十二日，居然中央擊破敵軍，進佔匯山碼頭。

九月初，敵軍大部的陸軍，乘船從北翼迂迴過來，和我軍展開激烈的登陸戰。××隊爲協助陸軍作戰起見，奉命將全威力指向揚子江岸，把所有的炸彈，機槍彈，成噸的擲壓在敵軍的頭上。六日，瀏河附近，五百公斤的敵雷彈命中掩護登陸的敵艦二艘，轟聲響處，火光冲天而起，十二日，吳淞瀏河間，又命中敵艦一艘，艦身傾側，濃煙四冒。十四日，楊行劉行間，適逢佔領陣地的大部敵軍在運動，一頓機槍和破片彈，殺得敵軍狼奔豕遁，四散如蟻，多數儲藏軍需品的村莊，同時起火，十七日，威力轉向羅店，在砲煙瀰漫之上，和敵機大戰，副隊長王×又射落敵機一架。給地面陸軍以決定的援助。

××隊奮鬥到九月十七爲止，保持的紀錄是：射落敵機五架，（其中有五架是劉粹剛個人的紀錄），先後擊沉（或傷）敵艦四艘。給侵略我之敵寇以數十萬日金的重大損失。同時期我方祇傷機一架（梁鴻鑾），充其量不過二十萬元而已。

在京杭一帶掃蕩東線上空的××大隊，是我空軍的磁石，吸收了數十架的敵機，使之粉碎，這是防禦作戰的頂點。反之，劉粹剛指揮的××隊，則是中國空軍攻擊的鐵拳！

（四）

九月中旬以後，滬戰日趨激烈。由於第一線部隊的後退，敵人的陸軍航空隊得了根據地。整個東方戰線上空的日寇空軍，陡然增加了好幾倍。這使我方空軍作戰，不得不採一種避實擊虛的游擊方式。同時首都方面仍

不得不加以適當的防禦。整天東征西討，連飲食睡眠的功夫都沒有。從八月二十二日起，××隊便從揚州移住南京，一方面向敵軍不時出擊，一方面還有和××隊共同擔負首都空防的任務，這時××隊員的緊張滋味，可以想像得到。從九月九日起，敵方對我首都的襲擊，採取了大集團主義。每次派出的機數，都在四五十架左右，並且還用多數的梯隊，行波狀的襲擊。這使我的防禦，特別感到困難。但××隊全體戰士，本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無不以一當十，越戰越勇。每次都把來襲的敵軍雁陣，打得沒命奔逃。九月二十日，敵轟炸驅逐機五十架來襲，我××隊僅以九架迎敵，在雲中翻騰旋轉，十盪十決，大敗之，劉粹剛，袁××，董××和友軍××隊的樂以琴各擊落一架。二十二日，敵機五十一架再來，劉袁董三人，又各擊落一架，另友軍××隊董××亦擊落一架。二十五日，敵機九十六架

分批而來，各隊和防空部隊協和抵抗，又擊落五架，總計敵方在五日之內，猛襲南京三次，前後被我擊落證實的，凡達十三架。

這时期的劉粹剛，面容消瘦，皮膚被日光晒得漆黑，一天到晚，拼命與敵機鏖戰。每天滯空的時期，常在七八小時左右。他的坐機「二四〇一」號，每次都被敵彈打得彈痕累累。但我們每次都無恙歸來。敵人用他們優勢的工業能力壓迫我們，但中國有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鐵的男兒！

「我決會被敵人打死的，假定我殘廢了，我便自殺！」這是壯士的聲浪。

十月十二日，首都上空呈現出最雄壯的一幅空戰風景畫。這天拂曉敵方又用龐大的空軍集團，向首都進攻。劉粹剛，高志航兩位空中英雄，同時凌空作戰。縱橫奔殺，大有趙子龍單騎馳騁百萬軍之勢。高志航擊落敵

機一架，楊××亦擊落一架。另外擊傷一架。酣戰之後，將敵方的雁陣完全衝散。劉粹剛本人，則被一架敵方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緊緊追擊不捨，越降越低，危殆萬狀。地面千萬的首都軍民，仰望青空，莫不爲我們青年的民族戰士捏一把汗。可是，陡然間，劉粹剛把機頭一仰，很快的來了一個美麗的「英麥曼轉法」，就用千金一刻的時機，把一長串的機關槍彈射進敵機的內部，敵機灰色的翼子側轉過來了，緊跟着像石頭一般跌落到地面，觸及民房而粉碎！

痛快，痛快，整個首都的歡呼聲如春雷暴動，整個首都市民出汗的手掌都拍腫了。

劉粹剛在這時爲止，擊落的敵機，正是十一架。

長白山的銀峯依稀，龍江的黑水滾滾南流啊。青年的戰士，你那不減

的精神，將永遠永遠地作爲中華民族的火炬。指示我們將來那雄大的翼陣，浩浩蕩蕩，向東方邁進！

黃震遐廿七年三月於武漢

江南大地之鋼盔——樂以琴

在遠東如火和茶的戰爭怒潮中，天空中產生了一個大怪物，那就是樂以琴。其名也，如雷灌耳。

呵，樂以琴，我要擁抱他，吻他。全世界擁護和平正義的人士在祝福他。全世界侵略者帶着震慄的心，尖錐似的眼，在嚴密監視他。

他是算橋的學生，二十五歲，四川蘆山人，個子并不高大，而有鐵的體格，近於方型的臉，大號的鼻。他有豐富達到飽和點的情感，熱烈而揚溢，但在反面看來，他却非常寡言沉默。這位情感白熱化的青年，真是一首可以朗誦的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的

兩條沉重的鋼鞭，抽在「睡着的巨人」的心背上，把中華民族抽醒了，把最熱情的青年人都抽得暴跳如雷。

山東半島是日本侵略中國北部的根據地。淞滬戰後，「帝國」的火燄更張，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的一個大鼻子的二十歲青年人，他一分鐘都不能忍受。他深深地知道，要報仇雪恨，要與敵人清算那一串長行列數字的債，最直接了當的途徑，只有騎上飛的鐵翼，無情而痛快的打擊敵人。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鶯飛草長。這位今日已威鎮全球，而當時尚泊沒無名的青年志士，帶着心頭積壓難消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踏過千餘公里漫漫長程，跑到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嗚！祖國芬芳的江南，引出這位青年志士悲壯的淚來了！今日桃花色的花地，明天就要變成民族自由獨立所鬥的戰場，吐兩斯斯的狗火，不命饒過它的。那麼，我們更不憐惜的戰

「西子湖之神鑒諸：我決以血洒出一道長城，放在祖國江南的天野。
」青年志士仰首晴空，眼睛冒火，口中嚙嚙。當此時也春天的祖國的溫風，千百次吻他光而黑的鬚額。

中央航空學校的入伍生隊，在杭州梅東高橋。這位青年志士一腳踏了進去，舒了一口氣。幼年的中國空軍開着大門，歡迎這位未來的戰友加入。我們莫忘了這一剎那，這一剎那是一個可紀念的剎那，其後遠東滿生荆棘的天路之開闢，與這一剎那發生密切的關聯。這一剎那，給了其後世界的一大晴空霹靂！

鐵的體格，百鍊成鋼，半年入伍期滿之後，他昇學笕橋航空學校第三期，這塊還有經過兩個年頭悠久的苦鍊，要鍊得爐火純青。在平野的笕橋

飛行場，在發動機隆隆不絕聲中，夜以繼日的可以聽到這青年戰士在唱：

一得遂凌雲願，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閒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共有犧牲精神，

憑展雙翼一冲天。

——航核校歌——

△▽……………△▽

一年、二年、三年。一九三七年的悲壯的大時代，降臨在遠東。自「七七」醞釀到「八一三」，全面的神聖抗戰展開了。一切都是血紅的，血紅的大地，血紅的天空，血紅的侵略者的牙，血紅的反抗者的心，血紅的這雙母獅般的樂以琴的眼。

遠駐在西北一個古城的第×大隊，早已對戰神作歌笑的迎迓，數十個鐵翼在跨下，熱血在胸膛的空中騎士，已準備對不遠千里而來的侵略機羣，予以逆襲。

青年的樂以琴，他就是屬於這第×大隊的分隊長。第×大隊會掃蕩在

東線的上空，縱橫無敵，無愧的做了六中軍民族的銅盔，而樂以琴，他和做了常勝的第X大隊的鐵的前衛。

開戰之第二日，第X大隊奉命南調，垂直參加東線的保衛戰，八月十四日，敵機來襲，在寬橋上空展開緒戰，高大隊長志航，首先創造擊落敵機的紀錄。十五日第X大隊與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部隊曾戰於寬橋附近的上空。寬橋是我們空軍的根據地，第X大隊挾着絕對的命令，它必須要在寬橋空中陣地之前，殲滅挾着「杜黑主義」而來的木更津隊。

展開了，遠東上空第一次大會戰，好一個樂以琴，一機當先，衝入木更津機羣陣內，壯烈的遂行空中陣內戰（狗鬥戰）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半空中兩條黑色的火龍，直插向半山之麓「日章徽」粉碎。

「優越感」的「皇軍」第一次感到自身的渺小，木更濺空令厲的陣營擊散了，倉皇竄逸，像鬥敗的公雞。追，追，追，樂以琴駕駛的二三〇四號霍克機，悠然纏有一隻餓鷹，一口氣追到曹娥江上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又是兩條黑色的火龍，此次却插向曹娥江之畔飲水去了。

笕橋上空之會戰，勝利完全屬於我們，此役擊落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六架，樂以琴個人的紀錄是四架。

從此以後，「一二二〇四」幾個數字，約束住每個空中強盜的心，他們一見到二二〇四號機，便望風而逃。

八月二十一日，康戰場英勇的戰士，正以血肉身軀，向滬西強頑的敵軍進行陣前逆襲，打得敵軍像潮水一樣倒流。我軍乘勝追擊，佔敵陣地。

官戰鬥方酣的時候，十餘架敵人的八九式艦上攻擊機，擲出一字長蛇之勢，迎面襲來。我英勇的戰士，感到一陣苦悶。

廣漠無涯的遠東上空，浮着不少的獵物，第×大隊×支隊一羣大量無比的饕餮之徒，遨遊天際，想飽食一頓野餐。隆隆隆隆隆隆，一萬匹馬力的鐵陣，同上海推進。其時，一長行列的敵機，正匆匆的向滬西我地面作戰部隊掃射，出其不意地萬尺高空，我驅逐機如彗星之下射。樂以琴出現了，他以最威猛的姿態，控制他的敵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起了火的敵機，飄落朱冢宅、朋 刹那化爲飛灰。跟着，格格格格格格又是一架。其餘的獵戶都自飽餐了一頓。

八月以後，第×大隊的主要任務，在拱衛首都，誰都知道，樂以琴，劉粹剛，兩員戰將在南京上空不絕的殲敵。三菱三井航空工業會社，竟變

成我英颯的第×大隊的「料理店」。自命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在我第×大隊二個月的奮鬥之下，全軍覆沒。

劉粹剛在武定門上空，「英麥曼」航法擊落敵機，樂以琴在棲霞山小金莊以同樣航法擊落敵機，都是著名的，得到萬人喝彩的戰績。在那裡，我們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呵！碧碧秦淮水，蒼蒼紫金峯，南京的上空是我們的！是祖國的！是樂以琴的。

樂以琴，不愧是祖國江南大地一頂鋼盔！

丁布夫 二十七年三月於武漢

「肉彈」陳懷民

四月二十九日，敵海軍航空兵團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在敵國瘋狂的慶祝「天長節」的一天，「遠征」武漢。死灰色的立體縱的鐵陣，冒險拋上中國的天空，發動機打着寒慄，沿長江向上游進襲。

千餘公里的長江線，無邊無際的大中國之空，似密撒死亡之網。

收拾完了「木更津」，「二一八」奮戰威振遠東的「志航」大隊今天開始來料理「佐世保」了。「志航」大隊與××隊××隊，并翼升空，截戰於武漢近郊上空。

三千公尺之下的地面，全武漢的二百萬黃帝子孫，引領東望，熱血騰

沸。

「忠航」大隊以少數飛機，與敵多數的驅逐機羣遭遇，以一對四之比，拘束寇強於天海之一隅，而讓××隊與××隊集結主力，從容展開對竄入市空的敵爆擊機羣的包圍殲滅戰。

××大隊的勇士們，遂陷於硬戰苦戰之中。當兩陣對圓的一瞬間，年青的陳懷民，與××大隊九位戰友，相率悲壯的突入佐世保立體縱深的空中陣地裏頭，縱橫掃蕩。不五分鐘，陳懷民以最靈活的姿態，將敵機一架控制在手，彈丸之鏖，無情地打在敵機的死角，這一架敵機，就如秋風裏的落葉、螺旋的捲降大地，只有乳白的半空，暫遺留一捲長烟，輕鬆，飄渺，乃至於無。

陳懷民鼓其餘勇，跟斗一翻，撥轉機頭，他今天決定要和「名振皇國」的「佐世保」見個高下。可是，它的勇敢，引起敵人的注意，因此，他

遂陷於五架敵機的重圍之中。在集中射擊之下，他的飛機受傷了，操縱不靈，這架機是很容易被敵人擊落的。

在淡淡的乳百色的空中，羣機亂舞，閃爍着銀色的鱗光，地面上幾百萬隻眼睛，驚心動魄的在欣賞這稀世罕有的動的鏡頭。

突然，被五架敵機包圍的陳懷民機，開足馬力，高度的速率，在長空劃了一條長線痕，向一架敵機的背上衝去。

大地在拚息，每個人心頭卜卜的跳，只是在數秒鐘的一刹那，陳懷民機已接近敵機。朋！兩機觸處，火花四射，濃烟巨浪一般的翻騰半空中，兩更火流冉冉下墜，肉彈陳懷民與敵同歸於盡，全武漢的靈魂爲之震驚。

中華魂戰勝「武士道」！空中「肉彈」，沈崇誨之後又一人，陳懷民太使人感泣了！

陳懷氏原籍山東，生長江蘇，廿二歲，算備航空學校第五期畢業，身材中適，靈敏活潑，風姿英美，抗戰以來，隨第×大隊轉戰東線上空，奇勳屢建。「二一八」之役，亦參與作戰為第四大隊基幹的戰鬥員之一。「四二九」之役，以身作彈，擊落敵機，他的精神所給人的感召太深了！

肉彈！肉彈！陳懷氏！

天雲在望，江浪滔滔，我以窒息而沉重的心情，懷念我悲壯慘烈的勇士。

丁布夫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於武漢

憶我壯士閻海文

在江南淡青的天下，

大地曼舞着金黃油菜花，

在一棵低垂的楊樹底下：

埋着我們空軍壯士的戰骨。

那墳——

是一個深深感動了的

不知名的日本武士替他造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紗，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只有江灣北會戰的雷鳴，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風聲隱約中，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前進，前進！」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炮圍擊，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炮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帶狀的黑煙攔阻着霍克機它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煙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天天空上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

！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木裏，街頭墻堦，陣地上，到處都蜂擁來，指天劃地，喊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浮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羣粗短地「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

中國的飛航員真地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只有廿二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只有一人，但眼睛冒出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左輪。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朋，朋，朋，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蹬着。日本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面上，都不敢抬頭。

「皇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青年的中國航員只剩一顆子彈了，日本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

齊怪聲亂吠，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望着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花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酸心，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咪的距離，他英武的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崩！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空軍支那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廿二歲。

他又是東北人——遼寧北鎮，算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多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名

他好。

廿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濰陰，八月十四日到了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閩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見登出了關於我閩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木氏過去一知名的文藝作者。對閩烈士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結論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中路）：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為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為南通州安東巷劉月蘭女士，於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為閩之愛

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嚮往之心情，雖爲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黃震遐 二十七年二月於武漢

武漢的突擊

十一月十一日的黎明，

好睡的人正在夢鄉，

隔宿的雲還未散去，

戰士的血已在心裏沸揚；

突然發出怒吼的……：

是偉大崇高的衡嶽之陽！

×

×

這片離開武漢七百公里之原野！

是夜之砲幕下的××機塢，

秋老的大地在堅苦忍耐，
英雄的中岳也咬緊牙關。

砂烟突起處……

四神鷹之花機振翼飛翔，
它們與祖國大地悲壯的離吻罷，
火樣戰情促我壯士征航。

×

×

是衡山地區三千公尺上空了，
戰士眼前起了一陣光芒，
這是什麼一回事？

向蓮花攸縣之線東望：

湯卜生英靈的微笑，

融和勝利的東方曙光！

×

×

上升復上升，

前航復前航，

翼底下奔逝的是……：

蜿蜒的鐵道線和著名的湘江，

那美麗的洞庭湖湖沼地帶，

祖國溫薰的柔形，似水蕩漾，

矗立湖邊的古岳陽樓上，

有憂國懷鄉的宋代歐陽。

×

械陵礮前線，

×

烽火迷漫，混戰一場！

看哪……：

東亞門羅主義者貪婪的奪取，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拚死反抗，
「我們無抵抗的通過敵陣上空，
飛向日本強盜的後方。」

×

×

一小時一五〇公里它航速，

向失去了靈魂的武漢進航，

滾沸沸的長江現在像一條死蛇，
綠油油的大地如今是一遍蠻荒，

這過去抗戰之力的總匯！

如今！如今一切都完了，

沒有文化，社會，熱和光。

X

X

朝霞紅麗的七時三十分，

讓滾滾的呼聲迫近武漢，

看哪………

襄河之畔延燒着燬滅文明的野火

，軀殼尙存的是黃鶴樓，水塔，江漢關，

武漢呵，武漢，

東方文明的第一次被燬滅。

似蠻族侵入了古羅馬之帝邦，

幸有那文化的最後遺影哪，

是抗日戰死者的血跡。地久天長！

放眼在下游二十公里的空上，

多情戰士心作遐想：

燬滅了金十隆司的大編隊羣，

勝利者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

長空一碧如洗……

那是光榮的「二一八」的古戰場！

又

又

「四二九」烙印在碧天上，

那是空戰史上最迷人的一張，

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往那裏走？

廿二歲的陳懷民。人就是炸彈！

當三宅坂慶祝櫻花的「天長節」，

誰人來問美惠子心底的創傷？

又

又

這裏是楊羅壽由的太空了，

宅曾晒過「五卅一」熾熱的午陽，

幽廣和「燕鷺」的河灘築三戰，

張效賢之花機令人永遠難忘，
聞名「皇國」的高原中尉一舉而斃，
侵略者之大羣不能全師而返「

多情戰士不勝其回憶了，

這是撤退後的第一次回顧武漢！

「從前數人千方百計要來破壞你，

今日我們也來燬滅燬滅你這大廣場，

過去是我們的，所以我要愛惜你，

現在是敵人的，所以我要把你燬個精光」。

X

X

戰士從五千尺上空下瞰，

日本工兵部隊在忙亂地修築機場，

是早茶的時候了，那是一頓好的晨餐啊！

二百磅，四百磅，大炸彈破空下降！

硝煙的山嶺平地裏浪起來。

斷肢殘體在黑色爆炸中飄蕩。

誰說這不是第一等畫景？

訴諸戰爭時，我們對倭奴只有這樣！

X

X

祖國的微笑掛在青天上，

戰士的微笑掛在嘴角上，

武漢機場一片天昏地黑，

未撤退的市民聽到最痛快的聲響，

他們抬起垂了好幾天的頭，

四隻成隊的神鷹從頂上凱航，

「讓我們永遠遺留在這痛快的一刻啊！」

我們幾時可以奔回祖國溫柔的懷抱間？」

布夫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重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丁布夫主編

空軍文學叢書
第一種

光榮的紀錄

每冊實價 角

著作者 丁布夫 黃震遐

印行者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郵箱廿四號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